大盜禪師

鄭成功

反清復明

外一章

司馬遼太郎 著・莊華 譯

歷史小說53

大盜禪師

鄭成功反清復明外一章

司馬遼太郎 著・莊華 譯

歷史小說53

歷史小說

53

大盜禪師—鄭成功反清復明

司馬遼太郎 著・莊華 譯

另一位民族英雄「狄青」

在五族共和的今日，特別來強調「民族」英雄，似乎有點「見外」，但是，深一層來想，促成五族共和的，却又是這些英雄氣蓋山河的巨力。

因此，古來英雄，悉歸山河，英雄的魅力，就來自他們的無私、來自他們的一往直前、來自他們似是命定的悲劇下場，而英雄的故事，也就格外引人、格外令人唏噓。

讀完鄭成功反清復明外一章故事，請再來讀姜穆著的「狄青傳」，看看這位家喻戶曉的歌仔戲中常見的民間英雄，在作家筆下，又是怎樣一位悲劇人物?!

歷史叢書㊺

大盜禪師

鄭成功反清復明外一章

司馬遼太郎著
莊華譯

時報出版公司 印行

目次

浪人 七
右大臣家 一七
逃出幽靈城 二六
金井半兵衛 三四
攝津高槻城 四三
巡廻密探 五一
武士的跟班 五九
兵法 六八

由比正雪 七八
駿河的正雪 八七
山伏町 九五
鄭成功 一〇四
仙道 一一三
楠不傳 一二一
張孔堂 一三〇
丸橋忠彌 一四〇
雉鷄草原 一四九
珍陀美酒 一五七
五島之行 一六七
鄭將軍 一七七
海上 一八七
寧波 一九七

福州城 二〇六
平國公 二一五
國姓爺 二二四
厦門島 二三一
酒匂川 二三八
江戶的張孔堂 二四六
榎町的武者小路 二五七
吉祥院 二六六
斬殺 二七六
家光之死 二八七
侯爺和尚 二九五
石谷將監 三〇五
奉行町 三一五
道灌山 三二五

黑色波浪 三三
脫逃 三四

浪人

一

劍藝本是一門低賤的技藝
我却曾用它在攝津住吉的海邊
糊口度日

這是江戶時代初期（譯者註——十七世紀初）的劍客浦安仙八在雜記中的卷頭詩。他晚年時自創急流劍法，而他這句「劍藝本是一門低賤的技藝」更使他朴直老實的個性躍然紙上。

本來劍藝是在室町時代（西元十四世紀——十六世紀）中因兵卒的重視而發展出來的，經過了百年的歲月，和西洋的情形一樣，武士的地位每況愈下，降到和藝人、工匠等賤民同列。浦安仙八正處在這種時代，而他詩中所提到的攝津住吉（在大阪）的海濱正是這個故事的發生地。

亘古的海風不斷地吹向海岸，岸邊的岩石崢嶸地迎着海浪，岩上老根盤蟠的松樹排列成林，林中有一個神社靜寂地座落在一片松濤中，遙望着大阪灣中浮着的淡路島，這便是有名的攝津住吉神社——古來漁民祭海神的聖地，也是古詩歌中讚詠的勝景。它附近濱海的小漁村中，只有二十來戶人家，而浦安仙八也可以算是村民之一。他的父親本是丰臣時代的浪人，自德川家康攻破了大阪城後，他便四處流浪，到了上了年紀時，正好走到住吉的海邊，他便就地築了一間小屋定居下來，靠替漁民拉網、跑跑腿做點雜事賺錢，過着吃不飽餓不死的日子。

「總算有了個兒子！」這個嬰兒便是浦安仙八。浦安仙八的母親是何許人？怎麼來怎麼去的，現在都不可考了。不管如何，仙八九歲時開始自練劍術，這並不是因爲他有什麼天賦異稟，而是時代潮流所趨，環境使然。例如和他同時代的名劍術家宮本武藏也是一面傳藝授徒，一面研究劍藝而成爲一代宗師的。（在時間上來說，當仙八成人時，武藏已垂垂老矣。）

宮本武藏絕頂聰明，骨格清奇，相貌非常搶眼，是千萬人中選一的奇才，叫人一見難忘；相反的，這位浦安仙八相貌平凡，就算只和十個人站在一起，也無法叫人記住剛才的十個人中有這麼一號人物，所以後來就有人給他取一個別號叫「霧般的仙八」。

仙八十七歲時便練就一身絕技。他可以把一個盛酒的空桶投入海中，讓它隨波飄離海岸，不知何時跳入水中的仙八忽然從離桶不遠的水中浮出頭來，這時只見這酒桶被他吸住似的向他漂去，說時遲，那時快，他突然湧身跳上酒桶。站在桶上，拔出短刀，用「心氣」迫使海面上飛舞的海鷗飛臨在他頭上，只見他輕輕地用刀一揮，鳥就被劈成兩半了。

有一天，仙八正蹲在松林中的砂地上，住吉神社的神官老爺忽然出現在他面前問道：「你在練劍嗎？」仙八一見神官頓時全身發抖，忙把臉埋在砂中，嚇得不敢仰視——在當時，階級分明，住吉神社的神官對當地的人來說，是僅次於神明的一等大貴族，而村民世代都是侍奉他的奴隸，漁民們見到他不但不敢抬頭，連眼睛也不敢睜開，何況仙八才只有二十歲。

「你練劍幹什麼？想做浪人嗎？」

仙八聽了這話不敢出聲。

「浪人都該去死，這是幕府大人說的話。」

「該去死？爲什麼？」

「現在各地通衢大道旁都張貼了布告，嚴禁平民租借房屋給無人雇用的浪人居住，浪人不准隨便在城市中逗留，在街上徘徊，你看，這不是擺明要把浪人趕到荒山野地裏去讓他們自生自滅嗎？」

本來在慶長末年和元和元年間，德川的東軍和豐臣的西軍打仗以來，擁豐臣的諸侯便廣招浪人助陣。後來又因關原之戰，招了更多的浪人，豐臣關原之役失敗後，許多浪人便湧到大阪城保護幼主對抗德川，後來大阪城終被攻破，浪人四散奔投。一直到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在位時，長崎發生島原之變，浪人又蜂湧到島原半島佔城作亂，反抗德川幕府。不幸在第二年被幕府用鉗形戰術剪平了。當時浪人被殺無數，有幸逃得性命的浪人，却開始了走投無路、過着毫無希望的悲慘生活。

「其實，也許推翻了倒好呢。」不知多久有聲音說道。

「您是說浪人嗎？」

「我是說幕府。」這聲音淡淡地道。

「啊？」仙八大吃一驚，誠惶誠恐地抬起臉來，仰望上去，哪來的神官？眼前的人分明是個乞丐！此人身穿一件單薄簡便的浴後和服，露出毛茸茸的小腿，半趿着鞋，肩上扛着一根寶藏院流的鎌槍，大模大樣地坐在橫倒的枯松幹上。

「您是誰？」

「我呀，」拍！一掌打死了釘在腿上吸血的蚊子，「就是你看到的這樣一個雲遊四方修鍊劍藝的人。」

這位高大的身材中透着謙和的人，當日就在仙八的小屋中借宿一夜，然後又要走不走地住了十天，一直到附近的一個開賭場的官方包打聽來問仙八說：「什麼叫做浪人禁令你知不知道？」他才從後門縮着背溜出去，臨走的時候他對仙八說：「我叫丸橋忠彌。」他那一口出羽的土話，仙八實在聽不懂，就追問道，「您剛才說什麼？」一問之下，倒眞不簡單，原來此人是土佐二十四萬石的太守長曾我部家的血胤，臉上長着一個長曾我部家如假包換像長芋一般的大鼻子。

「嚇到你了吧？」

「是！」仙八眞正吃了一驚。長曾我部家的當家主，盛親老爺在關原之戰中反叛德川投入西軍的故事家喻戶曉，關原之戰敗後，一度成了浪人，流落在京都寺子屋教人劍術。到了大阪圍城之戰時，盛親又招集殘部，以一方大將的姿態重整旗鼓，開入大阪城，擁護舊主奮戰到底。大阪城陷時，和其他人一齊被捕後自刎而死。據忠彌說他就是盛親的遺孤，當戰亂之時，忠彌的生母懷着身孕出奔山形縣的山中，受當地人民庇護而將忠彌撫養成人的。

「仙八，你是哪家的遺少？」

「不敢，不敢。」仙八慌得雙手直搖：「只是豐臣家一個步兵的孩子而已。」忠彌聞言忽然把頭伸過來小聲地說：「喂，你，膽子小得像螞蟻的人可不能在這世上混喲。」忠彌的話似乎代表着傭噹苦澀人生的浪人哲學。「你得想想看，世界上沒有比浪人更可憐的了。」的確，在德川和豐臣相爭時，浪人是有希望的，憑一桿長槍，一身武藝，就可以掙得功名利祿。可是到了關原一戰定了天下後，世界就變了，勝者爲王敗者寇，擁護豐臣的浪人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想要回老家種田，田地也被沒收了；想做生意，沒有資本；想教書又沒有學問。至於他們子女的情形就更悲慘了，背着罪犯家族的名聲，承着上代的因果而輾轉於泥塗之中。忠彌繼續說道：「膽大的浪人去殺人越貨，聰明的浪人去招搖撞騙，無勇又無謀的浪人只好做秋天的蚊子了。」

「秋天的蚊子？」

「等着霜降時受凍餓死！這就是浪人的世界。」

「那麼您呢？」

「我走蚊子的路。」忠彌毫不在意地回答。

二

仙八送走了忠彌後，若有所思地沉默了兩、三天，「三條路，哼！我哪條都不走！」正當他這麼想的時候，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臨到他身上了。這一日，從擁有住吉村土地的地主老爺那裏來了一個家丁，他到村長網元六右衞門家中盛氣凌人地命令道：「去把仙八給我叫來！」就地將村長家權充審查庭，應命而來的仙八則規規矩矩地正跪在階前的土地上。

家丁問道：「仙八，你和那浪人是什麼關係，從實招來！」

「別開玩笑了，您老。他是個流浪的浪人，我連他從哪裏來的都不知道。」家丁一本正經地把仙八的口供記在放在他面前的矮桌上的記事本中。

「他叫什麼名字？」

「丸橋忠彌。」

「他是哪裏人？多大年紀？長相如何——」家丁連珠砲似地問下去，折騰了半天才告一段落。仙八戰戰兢兢地反問道：「請問那個浪人做了什麼壞事？他是通緝犯？」

「二樣都不是，他沒做壞事，也不是通緝犯。」家丁停了筆。

「那麼爲什麼要這麼愼重地調查他？」

「眞是蠢到家了！」

「蠢？那個浪人？」

「我罵你蠢，二十歲的人了，連世界上發生什麼事都不懂。你知不知道有一條不准隨便留浪人住宿的禁令啊？」

「可是——」仙八再一次地反問：「丸橋忠彌到底哪裏不對嘛？」

「他哪裏都不對。」家丁回答：「他是浪人就不對，他是浪人又到處旅行亂走更不對。」

「可是——」仙八當然知道禁止留宿浪人的禁令，那不是等於不准浪人旅行嗎？不准浪人定居又不准浪人旅行，那叫浪人怎麼辦才是呢？

「誰叫他們命中註定做浪人，活該。」家丁一副江戶幕府全權代表的嘴臉。其實這個小漁村的村長是德川政權末端的末端，連入流都談不上，而家丁更不知算老幾了。

「現在，」家丁改變了口氣：「該審問你了。」仙八一聽此言，本能地想拔腿就跑，不過既然沒做什麼壞事——仙八壯起膽子問道：

「有什麼事要審問我的，您老？」

「你這小子，今年幾歲？」

「屬牛的，您老。」

「屬牛的，那今年二十歲了。這就麻煩了。你要知道你老子是個浪人流浪到我們村子裏，到處幫閒打工，一直受我們村人的照顧到死。你是他兒子，當然也算個外地人，我們村人不是世代在我網元家爲奴爲佣就是漁夫，你雖然自小一直幫漁夫忙，也可算是個漁夫，但是現在我要你清楚地說出來，你是浪人還是漁夫？」

「這怎麼說呢？」仙八覺得自己像池塘裏的一隻小蝌蚪，被別人一直追問道：「你是青蛙還是癩蛤蟆？」而這隻可憐的小蝌蚪連自己將來會變個什麼都不知道呢。

「到底你是浪人還是漁夫？」家丁又向他吼道。仙八想，做個漁夫也不壞，如果承認自己是想做浪人，村長也許馬上以新頒的浪人禁令爲名，把他當場五花大綁趕出村去，那他就得像死去的爹一般地四處流浪……。

「怎麼樣？想清楚了沒有？」家丁突然用他的長煙管敲仙八的肩頭。

「要我馬上回答，辦不到！」跪在面前小貓似的仙八被煙管一敲竟突然圓瞪雙眼猛虎般地咆哮起來。

家丁驚得一呆，頓時洩了氣，一聲不響地把記事本往懷裏一揣，起身下了臺階就出門逃之夭夭了。村長六右衛門慌忙追上去陪他同行。

「你得當心那小子。」家丁一面發抖一面嘴囁：「到底狼的兒子是不會變成狗的。」

「您誤會了，他只是狗的兒子而已。」村長隱隱地替仙八辯護，可是家丁還是自顧自地搖着頭。

送走了家丁，村長六右衞門回家叫起仙八：「跟我來。」說着就出後門而去。後門正對着一片洶湧漲潮的大海，六右衞門叫仙八幫忙把砂地上的小船推入海中，二人上了船，六右衞門單手操着槳，海風不住地向岸上猛吹。在風中，木訥的六右衞門反來覆去的只用二句話向仙八進行疲勞轟炸：「你就決定做漁夫吧，只要找個村女做媳婦就成了。」他說：「你也不要挑三揀四的，我能馬上給你找個女人，今晚帶她到海邊和你睡一覺就算成了親。將來生幾個孩子。人有了家才會安心過活——這比那做浪人可憐一輩子要好多了。」小船沿着海岸繞了一大圈終於回到岩岸邊。與其說是仙八被說服了還不如說是六右衞門倚老賣老地替他決定道：「好了，就是今晚，找個姑娘成親。」在退潮聲中村長提出二三個比較合適的姑娘的名字，叫仙八今晚戌時（晚八時）到附近的「猫兒松」下的岩洞裏去等就成了，「別忘了帶一條蓆子。」村長提醒他。

「一定要去哦！」村長口沫橫飛地再叮嚀一遍才離開，他身後的海波越來越高，看樣子今夜的浪更有得翻騰洶湧的了。

右大臣家

一

找個女人成親！不管是什麼樣的女人，和她睡一覺就可以變成漁夫了。這麼簡單就決定了仙八的將來，草率得連留給仙八考慮的餘地都沒有，村長六右衞門總算放了心，不然給那個家丁白紙黑字地記上一筆說我網元六右衞門收藏一個浪人之子，那就百口莫辯了。仙八一天不能成爲德川治下的良民，網元村長就一天脫不了干係。至於可憐的仙八却給弄迷糊了：浪人的兒子做浪人，這不是名正言順嗎？但現在的浪人天天活在刀口上。做個漁夫不是可以

安穩一輩子嗎？話說回來，浪人的命是賭來的，好不容易投胎成人身，拼着這個身體用一生和命運賭一場，看誰輸誰贏不也是很過癮嗎？話又說回來，仙八的確想要個媳婦。不是說只要我肯，今晚就可以抱到個妞了嗎？就算六右衛門老爺是村長吧，他能叫什麼樣的妞兒來「猫兒松」下和我成親呢？仙八不由得流出口水，他把村中的女孩兒都想了一遍，唉，會來的恐怕只有那個成天搖着一個大屁股，瞎了一隻眼，老是流口水傻笑的的半白癡千磨了。村長老爺說只要是女人就好，不要挑三揀四，眞是豈有此理。

不管仙八怎麼想，到了晚上，老天下起傾盆大雨，仙八想今晚的事一定泡湯了，這麼大的風雨中哪個姑娘肯到岩洞中去等我。可是到了約定的時刻，仙八却在小屋中坐立不安——她現在正等着我吧？想着想着他霍地把衣服全脫了，只剩一條布條圍成的丁字褲，再把他父親留下的銅製大刀斜背在精赤的背上，刀帶繫在胸前，一付海賊的打扮。出得門來，海天恰似翻倒了一般，他憑着一雙夜猫眼在一片漆黑中奔去。仙八沿着海灘跑了一陣，然後爬上黑暗的沙丘，向想像中的「猫兒松」方向望去，看見那兒似乎有着月暈般模糊的光影。「那是什麼？」仙八屈下身子向光圈中望去。「猫兒松」是一棵巨大的老松，它的根被參差的岩石分開了，形成一個可以容二三人坐臥的大洞。今夜這個洞似乎像大燈籠般亮得很。仙八再走近一點探頭窺去，洞中打掃得很乾淨，還亮着一盤油燈。仙八四脚着地偷偷地爬進洞時，

噗！燈滅了。

「濕成這樣——」暗中有女人的聲音傳來，同時一條乾布蒙住了仙八的肩和背，馬上把他背上的水氣吸乾了。那門的是仙八一點也不覺得洞中「有人」的感覺。

「請用吧。」耳邊又有女聲響起，漆黑中的某處有酒應聲端來，既然人家有請，仙八就不客氣地咕嘟嘟大口喝下去，一會兒仙八就覺得身體變得輕飄飄的，內臟和血管全部氣化似的舒服極了，而他也醉得豁出去一般，天不怕地不怕了。

「啊啊，轎子來了。」

怪了，仙八想，他們怎麼能把轎子抬進這一帶岩石突出而松根盤蟠的岩洞中呢？但是他的心志已經溶化到無力懷疑的地步了。

「請上轎吧。」仙八不待人催促就爬進轎子裏去了。轎子抬起來就向前走去，搖搖晃晃地使仙八更醉了。

「去哪裏啊？」仙八問了一聲，馬上耳邊就響起了回答：「偷進大阪城去走一遭。」哦，去大阪城。醉中的仙八也不知在轎中過了多久，等他恢復意識時，只覺得他正壓在一叢草上，四週散着幽香，似乎有山崖，他便往上爬去，慢慢他才發現原來自己正壓在一個身材嬌小的女人身上。女人身穿柔軟的絲綢，喘着氣說：「我叫千磨。」仙八的喉嚨突然乾極了，

「你叫千磨？就是村子裏的千磨？」住吉村中有這麼樣的千磨嗎？怎麼摸也不像呀。仙八翻身下來向旁邊一看，錦帳、垂簾、分明身在御殿中。

「我本來在——」仙八低頭望着女人肚臍下的茸毛，小聲的說：「吉住海邊的洞裏。」

「沒錯。」女人也小聲地回答：「我和同事在吉浦的海邊玩了一整天，拾了好多貝殼，累死了。」她的聲音像唱歌般地說下去：「我是某位貴人的侍女，和其他五十個侍女加上警備的男女共三百人一起侍奉着主人來吉住海濱玩耍的。」

「別騙人了。」仙八大聲說。仙八的小屋正在海灘上，如果眞有這麼多人來玩，仙八怎麼會不知道。何況他們第一件事就會叫村人廻避，趕走一切閒雜人等，不准有人走近海灘的。

「您說的貴人是誰呀？」

「——是日本第一貴人。」

「誰呢？」仙八焦急起來。女人拉着仙八的右手指拖他到身邊，在他耳旁低語：「右大臣家。」

「右大臣？是哪位？」仙八再問。

「秀賴大人哪。」

老實的仙八驚得心臟呯呯跳個不停，右大臣秀賴大人（豐臣秀吉之子——譯者註），怎麼，三十年前大阪城陷落時，他不是在城中燒死了嗎？

「這位右大臣老爺，」女人娓娓地繼續說下去：「爲了陪侍淀太后從來沒有出過大阪城，有一次趁着侍奉太后一齊到京都二條城去會德川老爺的機會，順便帶太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曾來過這吉住海邊作一日拾貝之遊。這種機會在我二十三歲的一生中只有一次，就是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快樂得很。秀賴大人身材高大，皮膚白皙，那個女人一見他就傾心。可是因爲他是第一貴人，所以他連大阪城外的世界是個什麼樣都不知道。平常只寫寫字，彈彈琵琶，打打鼓，跳跳舞來打發日子。說起來這也是德川公別有用心的歹毒安排。」

「等一下，那麼您——」仙八叫出聲來，可是底下的話因爲身子抖得太厲害說不出口：

「這個女人是幽魂！」黑暗中的仙八抵不過澎湃的情慾，再次把女人抱入懷中，女人也報以熱烈的反應，一時二人都被喘氣和激情淹沒了。

事後，女人的長髮散在床墊上，又說起話來：「每年到了今天，我們就乘着大風到吉住海濱來玩一天。——你呀，」女人的話題一轉：「就因此變成漁夫了。」

二

女人拿着一星的燭火在黑暗的長廊上帶路，仙八在隔一個疊蓆遠的距離後面跟着，這還是原來的那個女人，不久前汗濕的頭髮現在在暗中散出一股肌香，怎麼看也不像個鬼魂。剛才她用非常文雅的敬語叫仙八起身，「讓我給您帶路，我們到處去看看。」她帶他出了錦帳，走上長廊，廊的盡頭是冥土呢還是刑場？仙八打了一個寒噤，低頭一看自己還是只穿着一條丁字褲。

「要帶我去哪？」

「小聲一點嘛，我要帶您去拜謁右大臣，他就在『虎之間』那間屋裏。您可要注意您的儀容舉止哦。」

（講什麼儀容，我渾身上下只有一條內褲呢！）仙八就以這樣的「儀容」跟在女人後面走了半天，忽然她停下來把燈放在廊板上，仙八抬頭一看，原來他們已到了一重杉木門前，女人拉開門閂，在門上敲了幾下，門應聲而開。從那裏開始的長廊都是用上等黑漆油得精亮、赤脚踏上了比冰還冷的地板，仙八進了屋，是一間大廳，少說有一百多坪，而女人不知在何時不見了。仙八一直往前走，房間的盡頭有一層垂簾，仙八快要走近它時，有人噓的發

出警聲表示有貴人，仙八慌忙後退數步，叩頭似地平伏在地。剎時百燭齊亮，仙八慢慢地抬眼上望，只見一位衣冠束帶貴人的影子飄進簾後坐下。

「浦安仙八。」旁邊突如其來的叫聲，對仙八來講無異平地轟雷，嚇得他以額伏地，不敢冒犯天威。

「仙八，趕快謝恩。」旁邊的聲音又道：「承蒙右大臣的奏請，朝廷已經把無官無職的你升到『從五位下』，任駿河太守之職。」（是怎麼回事？小漁村浪人之子竟被昇成從五位下、駿河守的大諸侯？）仙八嚇糊塗了。

「應受的封祿如何？」上面的聲音說。原來除了官位還有封祿和領地？這是眞？是夢？

「不用說，封以豐臣家直系領地中的駿河久能山，祿位五萬石。」

「啊！五萬石的大諸侯，可是——」仙八慌張地在心中盤算，德川家康就是在他的老巢駿河府病死的，他的遺言指定要葬在能見到駿河灣的久能山上，雖然當代的將軍，他的嫡孫——德川家光，造了一座日光廟，分了些靈骨專門來祀祠家康公，但德川家的宗廟還是在這久能山。而現在這久能山竟變成我的領地和治下，這是怎麼回事？

「現地埋有篡奪我豐臣家社稷的老賊的遺骸，不過不礙事，你只要把它掘出來，再築一個更美的城便可。」

「請、請等一下，」仙八叫起來：「您是說我得負責去築這個城？」——我這個只圍了一條兜襠布，全身赤裸的仙八有什麼力量擔此重任？

「力量是由你手中發出來的。既然已經給了你資格，你就該隨時隨地記得你是豐臣家的屏障，從五位下的駿河守和久能山城主。」

「是，是，不勝惶恐之至。」仙八不由自主地講完了，像星星般閃爍的百隻蠟燭突然一齊熄滅。再度陷入黑暗中的仙八，除了退出以外，別無他法。仙八在走廊上看見一個燭臺亮着蠟燭，有衣服褲子等必要的官服一套，長短配刀一對。「這大概是賜給我的」，仙八想着就穿戴上身。他順着長廊走下去，終於有一個房間亮着燈火，他像撲火的飛蛾般地被吸引進去。他用力把紙門打開，走上疊蓆，只見一個高大的胖和尚坐在那兒。

「原來是駿河守。」和尚抬手打個招呼。他盤着雙脚坐在那兒如盤根的老樹，戴着一頂僧帽，只露出二隻比別人大的眼睛。他的眼珠不動，却能知曉四週的動靜，仙八有被他吸住的感覺。

「今天眞得大大地恭喜啊。」和尚豪放的說。一定是指我升官受封的事，仙八想：「眞是荒唐——」。仙八對這件事還是疑雲重重，拜領了已滅亡的豐臣家領地和官職，實在毫無意義。和尚又說：「豐臣家給你官祿是獎賞你熱心劍術，所以高高興興地拜受就得了。」

「可是——」仙八底下的話被和尚威嚴的眼光噤住了。

「不管怎樣，你應該覺得高興，現在全日本國中像你這樣受封的差不多只有五千人呢。」和尚接着說。

「五千人——」仙八自語着。

「正是。」和尚非常肯定地回答。聽語氣這個和尚對五千人的身世都一清二楚似的，仙八說道「可是——」

和尚打斷他的話用莊嚴的聲音說：「雖然封爵受祿有五千人，却沒有幾個像你得到這樣高的地位。」聽到這聲音，仙八的胸中昇起一股慷慨激昂不再因循苟且的氣概。

逃出幽靈城

一

這是夢罷？仙八想了不知多少次，簡直是惡夢，把它壓下去，它又回來，根本醒不了。仙八望着坐在對面的和尚，和尚則盯着新綠色鑲着金線織錦緞邊的疊蓆，但仙八覺得和尚正盯着自己。

「和尚老爺，」仙八急得捶着疊蓆：「這是個夢吧？」

「不是，是眞的。」和尚回答：「是一個只要努力就可以實現的夢。你既已受封爲駿河久能山五萬石，從五位下的城主，那就從現在起一點一點地把它實現起來。」

「實現什麼呀，您老？」

「你難道忘了嗎？你就是不爲右大臣（豐臣秀賴）也要爲宮女千磨想想。」

「那個女人？」

「正是，她已經是你的妻子了。」和尚說道。

仙八一聽此言不覺地血往上衝，全身發抖起來，腦中亂紛紛地百感交集，由秀賴的亡靈册侯封地，還有那女人的肌膚之親的記憶清楚地現在心中。

「你下去休息吧。」和尚說。

仙八退到長廊上，不知何時有個小廝稟燭侍候着，由他前導終於走出殿宇看到星光了，這是內殿，再下台階穿過彎彎曲曲內院的石階到了外殿，又不知經過多少進，走到一進白牆的大房舍前。小廝說：「這就是駿河守殿舍。」原來在宮中各諸侯有自己的殿舍，玄關的二側燒了二盆篝火，進了玄關，空無一人，連個家人都沒有，小廝也不見了。（幽靈城吧——）仙八疲倦的脚自然地走向寢宮的方向，這裏倒有個人影在走動。竟是千磨，她已準備了一桌酒菜，等仙八坐在火紅的坐墊上，她就舉起雪白的手把酒捧在胸前：「恭喜大人。」她輕聲道。仙八想：「這又是指我受封得祿的事。」賀喜大人」，從此高昇爲豐臣家的大諸侯爺哪。」千磨又重覆一遍。可是豐臣政權在三十年前就滅亡了。

「這裏是陰間冥土？」

「不是，大人，是大阪城。」

（才不受妳騙呢，這裏一定是陰間。）仙八朝四週望望，只見講究的紙門隔扇上畫着華麗的全幅蒼松苔岸，狩獵探幽圖，古桐木柱上釘着秀吉太閤老爺特訂的黃金釘，這裏的確是陰間的豐臣家。

餐後仙八和女人上了床，仙八咬着女人的肌膚，口中流着口水，想想這事，仙八覺得還是身在人間。

「剛才我們說的那事，」仙八放開了女人問道：「那個和尚叫什麼名字？」千磨臉朝下伏在被上，背部上上下下還喘個不停，似乎非常滿足，她用作夢般的聲音說：「是小偷嘛。」

「什麼？」仙八在暗中睜大了眼睛。不久仙八看見女人睡熟了，他起身上厠所，出了長廊，侍夜的小斯從黑處出現，仙八擦起袍襬由小斯領着走向厠所。仙八出來以後，小斯向前跪下，用一塊布按着仙八股間揉擦起來，小斯的口中吐出少女般芬芳的氣息。仙八的情慾被他惹動了，心中亂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把握住小斯的肩，一手抓着他的衣領。（我怎麼會變成這樣？）仙八呆住了，在這個夢中我竟變成這樣的人？以前在漁村時也有夢過練劍的事，但是從來沒有這種無節無度荒唐無稽的夢。好不容易小斯擦完了，整好衣裳，仙八問他

知不知道那和尚是何許人？小斯說：「他是貴不可言的人。」看不出來才十二、三歲的孩子所懂得的典故倒不少，絕不是仙八可比的。

「您知道不知道菊亭大納言老爺（等於副首相——譯者註）？」

眞遺憾，仙八不知道。「這位大納言是豐臣秀吉處理對天皇朝廷事務的顧問，當時秀吉以關白（輔政大臣）身份挾天子令諸侯，掌天下大權，左右天皇朝廷。那和尚就是他的庶出孫子，早年剃度入京都名刹，以俗家背景漸漸爬上住持之位。不幸豐臣滅亡，德川派對京都的天皇朝廷勢力大增，菊亭家也隨着沒落了。他不得已再回寺爲僧，眼看德川派的公卿寺雲直上，而他本來被人家形容爲「指甲尖上都滴出智慧」的大才，竟無用武之地。因此有一夜他寫了一張告白，用短刀插在山門上：

正本清源一匡天下

從此從京都貴族社會中消失蹤跡。有人說他去了澳門、蘇門答臘和呂宋。」

「再多告訴我一點，」仙八求他：「現在他在這裏做什麼？」

「準備推翻德川政權。」仙八等着小斯如此回答。但小斯却說道：「像我這樣的小孩不知道這種事，大人。」

「那麼那和尚叫什麼名字？」

「大濤禪師。」小厮回答。爲了要在市井中穿梭，仙八想，他當然會用假名。仙八回到青松環繞的房間中，把蠟燭移近千磨的臉，她鼻頭浮着油光，唇兒微微地開着，口中有點口臭的味道，哦，這可不會是夢中能見的吧？仙八想着就睡着了。

二

天亮了，仙八睜開眼就嚇呆了，頭上是一片青天，仙八慌忙坐起來，竟然身在一片枯草上，不遠處有一段矮石牆，有個黃色影子一閃而過，原來是一隻黃鼠狼一溜煙地跑去。這是哪裏？仙八眞的清醒了，只見身子埋在一片荒草中。他像黃鼠狼般小心翼翼的走到石牆邊，伸頭往外一看，下面正臨着深谷，這才發現原來此地在高山之上，仙八很快就恢復他年輕機敏的本色。「這兒根本不是大阪城內殿。」可是眼下這片城廓形勢宏偉，除了江戶城就只有大阪城了。（又是一場夢罷？），不對，我身上還穿着秀賴大人賞的官服，一對長短配刀也好好的放在草上，可是那華麗的殿堂，那小厮竟全無蹤跡。

好可怕，我一定是給狐仙迷住了，仙八想，可是狐仙怎麼會給我一對配刀呢？石牆的那邊有一角高樓矗入天際，這不是德川家重建的大阪城天守閣嗎？天氣晴的時候，由吉住村海

邊也可以遠望見這座高樓，不錯，這裏是大阪城。當然這不是豐臣家建的大阪城，因爲豐臣秀吉所建的美麗的大阪城在元和元年五月大阪夏日之役中，被燒了幾天幾夜，連城牆都燒得東倒西歪。後來德川氏在元和六年命令各諸侯運進大石，重修城牆，到了寬永七年，也造了一個天守閣——當然這跟壯麗的豐臣時代的天守閣比起來，根本只能算是個馬棚。現在由德川幕府派了重軍代職城主駐守在此，等於是個要塞守備隊。有司令官加上二股軍隊：京橋和玉造。這些兵都是由江戶地區中的旗本（江戶時代一萬石以下，五百石以上，有資格直接進見將軍的武士）直接選出來的。

「這下怎麼逃得出城去呢？」仙八蹲藏在草中苦思不得脫逃之計。德川家的守軍佔住了此城各要道，根本不可能逃跑。萬一被發現了，只有被捕，任殺任剮必死無疑。而且現在肚子餓了。仙八只好靜靜躲到深夜，也許那個華麗的夢世界會再顯現，仙八不覺想起禪師和千磨來。

好不容易太陽西沈入海，大地暗了下來，仙八等了又等，什麼事也沒發生，只聽到守軍報時的梆聲。「這樣下去會餓死的。」仙八一害怕就站起身來，開始偷偷地四處亂走。內城和外廓間有一道深溝，上面有一座橋。現在內城的城門緊閉，守兵都聚在守衞亭中。仙八老貓般偷偷地貼近門邊，用力去拔那根樑木般的大門閂。門閂被拔得吱吱嘎嘎響，馬上驚動了

守衛，五、六個兵從守衛亭中探出頭來，赫然看見仙八正在拔門閂，即時騷動起來。仙八一概不理，專心拔着門閂。這個仙八眞是這麼蠢嗎？不是，這是他性格可愛的地方，只要決定了做什麼就不輕易放棄，像小孩心無二用地專心遊戲一般。門閂被拔開了，背後的守軍連喊帶叫地亂成一團。由於離大阪之役已過了三十年，島原之亂也平定了七年，和平的歲月軟化了兵卒的心，從戰國時不怕死的好戰變成優先考慮自身的安危；由顧全大體的秩序變成優先顧慮到自己身分的安定。所以守軍們全像會叫的狗一樣只大聲嚷嚷，不肯衝上前去拼鬪。開了門，仙八正要往外奔，一個年輕的兵發狂似的拔出刀來衝向仙八一揮，仙八一閃躲過，毫髮無損。這名小兵出生在太平的日子裏，戰技和武功根本不夠好，被仙八轉身出手一擰他的手腕，便把刀奪下了，再稍微用擰小樹枝的力量一旋他的脖子，他就頭朝下地向橋下飛去。仙八乘機跑過橋進入外廓之中。仙八方向不明地在左奔右跑了一陣，終於看見外廓城牆邊的橋了，這就是進出外廓的京橋門。門前已經亂烘烘地圍着一羣兵，根本不可能從橋上突圍衝出城去，而廓外的護城河既深且廣，除了鳥兒，一般人絕不可能跳得過去。

這一下死定了——仙八準備一拼死命。這又是他可愛的地方：只要盡了人力仍不能挽回天命，那就把這一身臭皮囊自行了斷了乾淨，强比那被捉受辱的好。他跳上石牆，脚下一片黑暗。人工掘成的護城河故意設計成向河中心傾斜的角度，使敵人從上面跳下逃走時，會碰

到城基的斜面而粉身碎骨。仙八一蹬牆石飛身跳下。當他飄在空中時，腦子裏全是昨夜的那個令人陶醉的美夢：能在陰間豐臣家受封祿成爲久能山城主，「從五位下」五萬石的駿河守，這麼顯赫的諸侯實在此生足矣。想着想着這位新任的駿河守往下直落到水中才恢復意識。

第二天仙八從淀川堤的北岸爬上陸地，全身不成人形，連容貌都變了，外衣和褲子經過昨晚的災難四分五裂，要是沒有長短二把配刀，眞是和乞丐沒二樣。他倦極了，一面靠着堤岸休息，一面想：逃到京都去吧！他站起來沿着堤岸走，懷中連買個糯米餅的錢都沒有。走到將進市區的關卡附近，看見一個茶棚，仙八就用懷中防身的小刀和店主換了幾個糯米餅。正要吃的時候，聽到背後有人叫：「浪人。」聲音非常耳熟，他猛回頭一看，只見一個高大的和尚戴着草笠遮住了上半個臉，從微笑的嘴和下巴看來果然是昨晚那個和尚！

「昨夜眞險……」和尚只說了四個字轉頭就走，仙八盯着那寬廣的背影，覺得他一定對昨天所發生的事一清二楚，仙八好像被吸住似的手裏拿着餅就跟着和尚的背影追去。

金井半兵衛

一

和尚忽然廻身叫道：「仙八，我帶你去見一個人。」說完就背過身自顧自的順着進入市街的上坡路走。他的草笠披開了道旁的垂柳，驚動了血紅色的小蜻蜓，紛紛在草笠頂上飛舞。仙八被魘住似地跟着他。由市街轉了一個彎走上田埂，成熟的稻穗遮掩着小徑，和尚分開稻穗快步向前，每走一步就驚起一羣蝗蟲亂飛，寬廣的背影襯着稻浪有如神仙在雲中行走的瀟洒韻味，不愧是「大濤禪師」，名符其實。浦安仙八抵抗不了大師的引力，只有跟着他的脚步向前邁進，心中却很不安，要我見什麼人呢？和尚似乎能察覺仙八的思想，頭也不回

的說：「是個殺手，很特別的殺手——金井半兵衛。」照和尚的說法，此人以殺人爲人生的目的，每到一處就殺一人，把死人的頭埋在附近神社的院子裏，上面放一塊大石頭，稱之爲「首塚」。這人說他要在全國六十四州內做六十四個首塚才罷休。

（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啊！）仙八想。現在已非戰國時代了，說起來天下也已經太平了三十年，但是有一種天生魔星懷有一身壯志熱血，耐不得庸庸碌碌的生活，非得做些轟轟烈烈的事不可。我要見的人也許就屬於這種人吧。再說這和尚到處訪求這種人物，到底想幹什麼？地面漸漸潮濕起來，他們走進森林中，那裏有個小廟，廊沿上坐着一個人。

「這就是那個專門殺人的人？」仙八很懷疑，因爲此人骨格纖細，上身很長，胸前肩上瘦得皮包骨，臉上掛着一副「能」面具中老翁似的微笑，約有二十七、八歲的年紀。本來要介紹仙八和他相識的和尚，到了這裏却脚步不停的一直走進林中深處消失了。

「眞搞不懂這個和尚到底是什麼人，也許可以問問這個金井半兵衛吧。」仙八一面踏着地上的青苔一面走近廊沿，廊板有如線的陽光從林中洩下。仙八把壯碩的身體鄭重地彎着，問道：「請您指教，剛才那個和尚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

「你說什麼？」他似乎吃了一驚。

「剛才那個和尚。」

「你說什麼和尙、和尙的，這裏根本沒有和尙。你一個人從森林的小徑走到這兒來的呀，你瘋啦？」

仙八又碰到頭痛的事了。

「走吧！」金井半兵衞說完就從廊沿上跳下地，轉到廚後去了。半兵衞的右肩上掛着繩子綁着一個大袋子在背上，看那形狀裏面是個琵琶。旅行的時候要背着這種樂器作什麼呢？

「在下浦安仙八。」仙八一面跟着走一面把自己生在住吉村，父親是大阪浪人等等都講了一遍。

「別謙虛了。」半兵衞突然說道：「你不只是浪人罷，你不是有官位嗎？」

「官位？怎麼說？」

「駿河守，從五位下的久能山城主。」

（這像伙連那個夢話都知道！）

金井半兵衞向京都方向走去。仙八跟在後面，因爲仙八不知道進了京會有什麼事發生，他反正也沒有特別的地方可去，索性暫時隨着半兵衞由他擺佈。他們走到枚方的地方天黑了，他們進了一個小茶店打尖。仙八口袋裏連一個小錢都沒有，只好厚起臉皮對半兵衞小聲的說：「要叨擾您了。」

「這是什麼意思？」半兵衞的聲音澆了仙八一頭冷水。仙八爲了錢只好低聲下氣的說：

「……可以算你的？」

「噢！」半兵衞答：「你是說你就算我的？」不知怎地突然興致來了，叫了飯菜不算還叫了酒。——但是今晚可得睡野地喲。金井半兵衞飯後帶仙八到堤岩下找露宿之處。淀川岸邊有許多舊船，船上的破棚，裏面的破蓆子都還沒有爛壞，半兵衞找一條破船當臥室就進去睡覺了。

到了半夜，「哇！」仙八覺得手脚都被什麼抓緊不能動了，大叫一聲跳起來，却發現身子也被壓住了，睜眼一看只見半兵衞正騎在他身上，以捧跤的手法用右手緊抓仙八的右腕，右膝抵住仙八的左腕，右手拿着一把二面開鋒的利刃正要割仙八的頸子，仙八拼命扭動。

「不要動，動多了等一下血會濺得到處都是。」半兵衞的口氣像個殺鰻魚的厨子。

「你今晚不是說過你的『命』就算我的了嗎？」半兵衞反問。

仙八這才頓悟到原來半兵衞和那怪和尙一樣是妖人。和尙說過他專門殺人，一點也沒說錯。

「我呀！」半兵衞騎在仙八身上方說：「向神許過願，要在六十四州中一州做一個「首塚」，而在攝津我還沒有做過，剛才你說你生在攝津吉住村，所以把你的頭給我吧！」半兵

衛就下刀開始割仙八的頸子，仙八痛得大叫起來。

「等、等一下，拜託、等一下，我有個主意，」仙八說：「如果我能找個頭來代替，你就可以放了我吧？」

「眞的嗎？」半兵衛考慮一下，答應了。「可是得要個諸侯的頭才行。」

「什麼地方的諸侯？」

「還是攝津地方的諸侯比較好。」半兵衛說下去：「枚方這地方屬河內國，對岸就是攝津國，攝津高槻城主內藤紀伊守是五萬石德川派的諸侯。你只要潛進城去把他的頭割下來就可以了。但此事非同小可，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照仙八想來，不管如何，只要不割自己的頭就好了，所以馬上答應了。這是仙八權宜之計，等時機到了，乘機逃離這個瘋子。

二

半兵衛和仙八渡到對岸高槻城境，好不容易找到個旅館住下。半兵衛在白天是個非常隨和的人，仙八想：他做個和氣生財的商人倒很配的，他對女佣們也很和氣。正閒着無事時，

金井半兵衛告訴仙八說：「我也是個武士之子。」

這個半兵衛的身世，照慶安太平記上說：

當時柳州小田原郡北條家的浪人，金井民五郎（又名半兵衛，又名政國）爲了修行武士道，發下宏願在全國六十餘州中，每到一州必殺人取首做「首塚」一座……」。

平凡社「大百科事典」中亦記載着：

金井半兵衛（——一六五一）

和由比正雪同類。名正國，幼名半之助。父半左衛門爲北條氏康的豐臣前守，正次之裔。正次遭讒流放駿河有度郡金井村，故改姓金井。同村大勝寺日峨和尙會看相，有一次告訴半左衛門若不削髮爲僧，終必暴死，從之，入富士大石寺爲僧，其子正國非常反對，憤而出遊天下。

還有在慶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官方發布的「人相書」中有如下記載：

金井半兵衛，生於攝州大阪。

一、約年三十許。

二、長臉、黑膚。

三、身長而瘦。

四、雖然出生地是大阪但口音非常文雅。

五、少鬚、黑髮梳髻。

這樣看來他是個很俊的男子。而仙八眼前的半兵衞也溫和地微笑着說：「我是宇宙間的微塵一粒，」接着拔出刀來把飯枱上的杯子一斬二半，「却要把天下一刀二斷。」

世間有一種人如金井半兵衞，是半猫半虎的性格，泰平時不肯躲入山林，到了亂世就出來呼風喚雨，把天下攪得天翻地覆。德川政權也以殺這種人爲藉口，而殺盡反對勢力，慢慢坐大起來。

「這樣一想，」半兵衞接着說：「就覺得會發狂而死。」

「可是爲什麼您要作『首塚』呢？」

「因爲太無聊了。」

「原來爲了解悶，這種說法實在太可怕了。那些流出的血可不會饒他罷？」仙八想：「果然是個瘋子。」心中想的也現在臉上給半兵衞查覺了，就說：「不止解悶，還有別的好處。」

「什麼好處？」

「這個嘛，一來可以練膽壯氣，這要心無二用地準備才行。一旦風雲際會便可脫穎而出

了。」

「眞是無聊而且蠢極了。」仙八想。看來這傢伙沒什麼了不起的渡世潛修的深意，使仙八一直對他敬畏有加的自卑感一掃而空，仙八又變回到那個生在住吉村中自在坦蕩的仙八了。他跳起身來，一脚向半兵衞的心窩踢出，等到仙八飛越過飯桌在對面牆邊落下，回頭一看，金井已經彎腰倒地，臉色發青，似乎沒有氣了。仙八回到飯桌前想繼續吃飯，哼，果然此人沒什麼了不起！却發現自己心跳不停，而牙齒抖得不能咬嚼。這不是因爲害怕，而是他開始發現了而我。在小漁村中長大的仙八，到現在除了漁人外沒見過別人，除了村子外沒到過別的地方。到現在才發現原來世界上充滿了可怕的人，後來又碰到大濤禪師而被他唬得暈頭轉向，隨他擺佈，對半兵衞不也是如此嗎？只爲了昨夜的事就怕他，侍候他，搞得心裏戰戰兢兢一點也不自在。但從現在起一切要改觀了。仙八好不容易把飯吃完，把飯桌推到一邊。那個半兵衞如何發落呢？綑起來送給官府是最順理成章的做法，但涉世未深的仙八還想不到這一招。不論如何，再不救他就眞的要沒救了。仙八左手抱起半兵衞，右手使個甦醒法一推一壓，半兵衞開始呼吸了，「我是怎麼了？」他那尖瘦的臉如一隻大夢初醒的狐狸。仙八右掌一揮，出手一個耳光把他打倒在地，他正要爬起來，仙八左掌又掃向他的右臉，這樣連續十個耳光把半兵衞打得變了一個人。

「對不起，都是我不對。」半兵衞捲着身子，雙膝跪地，叩頭道歉。

「原來是個孬種。」仙八再撲上去揍他，一面打，仙八的心好像從霧中走出來似的清楚起來。打完了，仙八和半兵衞的主從關係也掉反過來。

「小子，你的錢是哪裏來的？」仙八爲了自己一文莫名才委身侍他，現在可得好好問一問。半兵衞囁嚅着說：「是搶來的，您老。」

「是小偸對不對？」

「是，您說的不錯，可是我沒有偸老百姓的錢，我都是找有錢武士家下手的。我一直希望，只一次也好，能到大諸侯家作一票。聽到您能從大阪城中逃出來，武藝非凡。像您這種人潛進高槻小城一定易如反掌，因此才把你騙到城下，您老……對不起，冒犯您了。」

攝津高槻城

一

仙八出了一口怨氣後就橫身躺下了。旅舍的窗外可見到初紅的楓葉、田園和遠處淀川的景色。眞是「春眠不覺曉」仙八亂引了一句漢詩，文不對景，應該是「秋眠不覺曉。」才是。仙八和半兵衞的關係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後，半兵衞縮在屋角坐着，仙八躺着。世界上原來是力氣大的佔便宜。仙八也終於問明了半兵衞要潛進高槻城的原因是爲了要偸庫中的金子。「無論如何請您幫忙。」半兵衞的臉堅決固執，看起來實在不可愛。

「不簡單哦。」仙八說，雖說是個五萬石的小城，城還是城，是個背山而建在平地上的

城。此城爲織田豐臣時代基督徒諸侯高山右近所建，城下有個小碑，有他的名字。內殿稍微偏南，東西長五丁（一丁約一百零九公尺—譯者註），南北七丁。城基是用掘護城河的土塊和石頭建的，防備工事也很馬虎，但是由於它位於京都和大阪之間的戰略地位上，所以德川政權派了一個德川派直系的城主。

「您的武功連大阪城都逃得出來，對付這個城一定沒問題。」

這就是我的「萬兒」了。在偷盜的世界中，只要揚名立萬以後，一生就餓不死了。仙八想。

「那次是被大濤禪師騙的。」仙八老實的說。這種態度感染了半兵衞，他一改謙卑的態度，惡狠狠地說：「不准你在背後說禪師的壞話。」仙八突然又感到害怕了，這禪師到底是什麼人？

「是星中的金星，是山中的須彌山，德川將軍連給他提鞋都不配。是我們五千人的首領。」對，仙八想，和尙有次也這麼說過。那麼這五千人就是以禪師爲首，秘密結社會員的人數了。這五千人大概都是不容於世的浪人罷？後世人考證起來，在中國明清之際，有所謂青幫和紅幫，成員包括各路人馬，他們自有嚴密的法規，對當家的絕對忠誠，是行動力很强的秘密地下組織。聽說禪師曾在中國沿海一帶和南洋走動，他一定在青幫和紅幫的發源地：

長江岸邊看到這些，而把他們的一套組織法帶回日本，說不定也帶了一大羣青、紅幫的徒弟到日本潛在德川治下。

「禪師很有本領。」半兵衞又開始說：「比如說我們只要心中想要禪師來這兒，他馬上就會坐在那個樹蔭下。」

「騙人。」仙八想着，但還是不放心地回頭去看看有沒有禪師坐在背後。

「駿河守，禪師的幫會是有嚴密的尊卑次序的，這是組織的法臘。」法臘是指釋迦佛主的弟子所排的長幼之序。「仙八大人在我的二、三位之下。」

「您的階級是什麼？」

「正四位中納言。」

啊！又被那和尙騙了，仙八想，在大阪城中他告訴我，像我這樣高位的沒有幾個。現在連半兵衞這種差勁的人都作到正四位中納言。中納言是公卿地位，有昇殿議事的資格。

「太不公平了。」仙八憂鬱地想，但並不生氣。這種鬼城中豐臣家的爵位，是不必費心去計較誰上誰下，就算這渾蟲在我上面又怎麼樣？

半兵衞急忙勉勵他說只要立了功名，禪師一定會見你的情的。

「功名？」仙八問。

「比如說偷進高槻城一趟。」半兵衞正說着，忽然旅館老板走進來說：「客官，請快點準備上路吧，再拖就會帶給我麻煩了，請早些上路吧。」這當然是碍於德川幕府所頒的嚴令：無職浪人只能在旅館住一宿，不可多做逗留。現在太陽已高照，在老板的催促下，中納言大人和駿河守大人就如此地被趕到路上來了。

——這是什麼世代——今井半兵衞戴着斗笠的臉欲哭無淚，把不離身的琵琶背在背上，二人向古曾部的山中走去。上了山有一個古神社是拜鎭山的濃味大神，爬上附近松樹的高枝，就可以看見高槻城在約十八丁外。（一丁約一百零九公尺，譯者註）。半兵衞拿出袋中的望遠鏡。仙八知道他是在看有沒有潛身入城的入口。

二

「笨蛋！」仙八想，要想進去除了夜晚游泳過護城河外別無他法。如此這般，仙八終於在不情不願的心情下被拖下水了。他隱隱地知道參加秘密幫會並不好，但仙八自己也搞不懂爲什麼會拒絕不了。這裏面是有一個深深的理由，當時所有浪人的心情孤獨無主，非常徬徨，多少總是希望有個諸侯這類的身份作爲安定身心的精神保障，所以祿位的高低無所謂，

主要的是求一個有所屬的感覺。但是在現行的德川政策下，是不可能讓他們的願望實現，而他們又無途徑進入士農工商的世界，只剩幫會還是一個准浪人進入的組織。就是這種無根無屬的恐懼感使仙八拼命也要游過那高槻城的護城河。人是奇妙的，仙八想，自從他出了漁村，每天都碰到許多新鮮事，而他也能照自己的意志不仰天不求人的過活，這種生平第一次的自由，使他覺得這才是人生哪。

半兵衞遠在仙八後面游着，涉世未深的仙八根本不知道這是半兵衞故意要讓仙八去打頭陣所使的詐術。過了河，開始爬城基，半兵衞教他用木釘敲進石縫中，一步一步往上爬，還好這城基土塊多於石塊，爬起來不算困難。難的是城基頂部垂直的白色城牆，高約一丈。這可不是用逃出大阪城的手段就能應付得過去的。仙八大叫：「不行了。」

「不要孬種。」半兵衞對仙八叫：「不要再說這種喪氣話。」他給仙八打氣。

「那麼你有什麼妙計嗎？」仙八問。

「有。」半兵衞說：「你新加入我們幫會，有很多事你還不知道，我們幫會可是有神保佑的，祂罰叛徒的時候比鬼還苛嚴，好的時候比觀音菩薩還慈悲……。」

仙八又看到了幫會的另一面，它往往是邪教的宗派，不錯，半兵衞不是說那禪師會在人想他的時候出現嗎？仙八對禪師更感到異樣的恐懼和憧憬。

「我們就這樣等下去。」半兵衞對奇蹟滿懷信心。

「一直等到天亮呀?」

「不等到天亮，那算什麼有信心呢?」

「會有像觀音菩薩顯靈那種奇蹟嗎?」仙八實在不想嘲笑他。

「不要亂講，我們老大可是神呀。」半兵衞的脚只踏在城基和白牆間一寸寬凸出的邊緣，仙八也只用大脚姆指挾着牆緣，如果風再大一點，就會被吹掉下去了。現在只有相信神蹟了。忽然仙八的臉上碰到了一個繩子頭，襯着黑暗的天空搖來搖去。仙八囁嚅着：「是繩子!可不可以抓住?」

半兵衞點點頭。其實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抓住它別無他法。這時半兵衞的鼻子上方也有一根繩子垂吊下來。仙八試抓住繩子，試試它的拉力，呼的一聲它就綳緊了，抓痛了仙八的手掌，仙八想都沒想就抓住它往上爬，終於翻過牆邊，他身子一挺挨入牆內黑暗的草叢中。

「讚岐守嗎?」馬上上頭就有聲音問。

「不是，是駿河守。」頭上的聲音笑着說：「啊，啊!我搞錯了。」

「現在進來的是大納言吧?」黑暗中半兵衞惶恐的聲音說：「不是，是今井中納言。」

那聲音笑着說：「我眞是有點醉糊塗了。」一付好興緻。

仙八在暗中凝神看去，只見一個大樹椿似的人坐在那兒，正是大濤禪師，他的手左右揮動正趕着蚊子呢。仙八想都沒想就叫道：「首領——。」

禪師停了手，沈默着，似乎生氣了。「誰叫你叫我首領的?眞的首領可是在你眼睛看不見的那麼高的地方哦。」

「是哪一位呢?」

「是不在這事上，却能拉着繩子主宰命運的人。」

「這個大胖小偸!」仙八想。禪師把繩子都收回來放在一邊，一定是禪師放繩子給我們的。

「有沒有酒臭味?」禪師興緻又好了。

「您眞是好興緻。」半兵衞哆嗦着講客套話。

「這位紀伊守，」禪師說：「就是城主內藤信正，歷代爲德川族的諸侯，今天他請我吃飯，還叫來重臣陪席。現在正是酒宴最熱鬧的時候，所以我溜出來了。」

「越來越搞不懂了，」仙八想：「這個和尙會是德川派諸侯的座上客?」

「藏金庫在那邊，」禪師說：「守兵不在，鑰匙在這兒。」說着就把鑰匙遞給半兵衞。

「拿了金子馬上離開。金子運到京都的老地方去。」禪師走了。

「這太容易了，這就叫破藏金庫呀。」仙八想。

半兵衞開始行動了，看不起他武功的仙八吃驚了，只見他沈着腰，下半身「漂」似地在黑暗中移動。仙八於是也學着他彎下腰快速地「漂」去。金箱很容易就弄出來了，可是這個搬運工作可大費工夫，不知來回爬了多少次城牆，渡了不知多少次護城河，似乎永遠搬不完。

最後，終於把的二箱金子背上岸了，兩個人都精疲力盡，仙八好幾次都幾乎沈入水底。

「這就是駿河守的職務？」仙八自己都覺得太丟人，笑不出來了。

巡廻密探

一

把金子運去！這句話後面所費的功夫不是清白世界中的人可以想像的，連骨頭都能被壓碎了也不一定。試想把藏金的箱子從護城河岸背過濃味的天神山，每次背一個。這單程就有十八丁，往返有一里路，加上在天亮前一定搬完，仙八和半兵衞只好用飛毛腿的架勢往復奔波。

「把金子運到京都的老地方去。」那個妖和尙，大濤禪師說的倒輕鬆。原來這裏離京都不遠，空手走的話約五小時便可到達。這次二個人却搬了二、三天都搬不到京都。請想想

看，不能用推車載着走官道，只能一次背一箱的在夜晚走山道。金箱全部有六個，第一站運到濃味的天神山，在淀山東岸堀一個洞把它埋起來。這時天已開始亮了。白天不能行動，所以仙八和半兵衞走進樹林倒在岩石上準備睡覺。二人聞着青苔的清香——下一站就是京都了，人的工作能力眞是驚人——一面討論着下一站的集中地該在那兒，說得興起連覺也睡不着了。仙八也搞不懂自己怎麼回事，似乎漸漸地對很多事都見怪不怪了，是不是他認爲大濤禪師本身就是個謎的緣故？加上這個叫金井半兵衞的傳令人到底是什麼身份？換句話說，仙八已經把這個偷盜集團多少看成自己的歸屬了。雖然這個組織和這次的任務到現在對仙八來講還是在夢中般的不眞實。不過人天生怕閒，一有工作就不管它的目的，馬上就興緻勃勃地做下去。

「今夜爬三里山路可以到明神山的丹波。」半兵衞提議。

「不，再多走二里怎麼樣？會到哪裏？」仙八問。

「到老阪山後面。」半兵衞答。

「那就走到那兒好了。」仙八主張。

「別開玩笑了，哪有人能一次走五里的。」半兵衞說，一人一箱，各運三箱，等於走二個半來回。五里的距離實際走起來有二十五里，人的脚力絕對不能勝任。

「半兵衞，你眞是個懶鬼。」仙八從枯葉間怒瞪着半兵衞。半兵衞也意識到仙八那不眠不休的工作精神已再度被喚醒了。仙八想半兵衞這個人眞會偷懶，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結果還是依半兵衞所說的，一趟走三里，二個往返是十五里。其實普通人一天走七八里就精疲力盡了，這十五里是普通人的一倍，何況夜中爬山不易，仙八和半兵衞得往返奔波於山道間。太陽下山了，仙八嘲笑地望着半兵衞大汗淋漓的背影，却沒說什麼。

如此這般每晚搬運，終於搬到京都西郊嵯峨野的清滝川上游的山中。這已經是第五天了，差不多到終點了。

二人進入一座屋子，仙八累得無力去注意四週的環境，只問了：「這是哪裏？誰是接頭人？」就倒下睡着了。這一睡睡了一天一夜，三次有人端飯進來都沒吃。第三天早上他終於醒了，把臉轉向剛端來的飯柏，啊！如大夢初醒的人一樣大叫一聲，這才發現旁邊還有一個穿着宮中下級女官服的年青女人侍候着。

「這裏是夢的別墅，大人。」她含笑道，可是她的眼睛却很不高雅地亂瞟。就算仙八涉世不深，這次也心裏有數了，他想，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騙我，我可不受騙了。

「這裏是別墅啊。」仙八看看屋中擺設、欄杆的彫刻和紙門上的繪畫，的確不是普通的房子。侍女說這是叡山的住持法親王爲避京都的塵囂而建的別墅。並且依廟的規矩叫來迎院。

「這是什麼地方？」

「梅尾的山中，大人。」

原來在高山裏，難怪從谷底有山風吹來，蠻冷的，窗外的天空看起來似乎也更接近。窗子臨着一片深谷在斷崖邊。

「很深哪。」仙八用筷子指着窗外的山谷。

「從這裏下去一直可以通到地獄呢，大人。」

「現在我該怎麼做？」仙八問道。侍女的臉好像握住仙八的命運似的命令道：「大概得在這裏輕鬆一陣子吧。」

「就這樣什麼都不做，」仙八繼續吃飯：「跟你一起玩嗎？那半兵衞呢？」

「半兵衞大人去教琵琶。」

「琵琶？」

「他在京都的堂上方教琵琶。」侍女告訴他說，這個半兵衞是全國知名的琵琶高手，他的學生中有四、五位公卿級的人物。說起琵琶來，得算公卿級的西園寺大人是一代宗師，半兵衞就是跟他的弟子叫公兼的學來的。去年公兼急病死了，而他選的繼承人——他的養子——還沒有將口訣完全學全，所以半兵衞現在住在京都教他。」

「這傢伙居然是個琵琶高手，以浪人的身份出入公卿宅府，膽子也眞夠大。」仙八說。

女人告訴他：江戶的幕府在京都設有所司代的職位，用來嚴密監視天皇和朝廷公卿的行動，嚴防別有用心的野心家接近他們，半兵衞要是不用琵琶名門上方堂的名目，早就被暗殺了。幕府手段毒辣，常有浪人學者進入公卿府第和主人歡談終日而歸，但到了早上却發現他的屍體倒在公卿府大門口蓋着薄霜，這種謠言在市井中屢有傳聞。

仙八又驚又怒，那個吉住村仙八的老實個性又顯出來了。浪人眞是一塊讓人宰割的肥肉，要殺要剮都毫無招架之力。該殺的幕府，仙八恐怖得有點發抖。

但仙八對政治形態發怒是沒有道理的，因爲這時現代化政治意識還沒有形成，德川家康自從馬上得天下後，爲了維持政權只知道千方百計將諸侯一家一家地消滅，沒有想到這樣會造成許多浪人，擠滿了後街小巷，鋌而走險。這時幕府的智力未熟，顧慮不週，只夢想讓浪人在這世上消失，沒有其他疏導的辦法。而可憐的浪人就被警察機關監視着，一有不對便殺無赦。

「所以要死呢？」侍女說：「還是要起來謀反呢？」仙八緊張地縮着鼻子，「謀反」是革命殺頭的代用語，這個年青的侍女却這樣輕鬆地說出來。

「你是什麼人？」仙八提高聲音問。侍女憐惜地笑而不答，好像對一個有幻想病的病人

一樣。

仙八只好垂下頭把茶拿到嘴邊。那個窗外崖邊似乎有人在動，仙八一看原來是個男佣在割草，而女侍不知何時走出去了。

二

吃過飯，仙八根本無事可做，走到斷崖邊，見到了那個剛才在割草的男佣。此人看起來還算年輕，但頭髮都稀了，眉毛也疏疏的，額下的相貌像牛，削下巴、嘟着嘴，行動遲鈍。

「喂。」仙八在他眼前大喊，他也不理，是個聾子吧？第二天仙八上厠所時在窗子裏向外望，又看見那個男佣了，別墅的東北角有一大片大草地，草高一丈。那男佣蹲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但是四週的草似乎慢慢地往他身上倒去，把他掩住，好像他被草溶化了似的，一會兒就沒有踪影了。

「我見到一個怪人。」仙八告訴女侍。

「怪人？」

「他是一個男佣人，臉長得像牛。」

「沒有這個人呀，」女侍說：「我們這裏只有三個修行僧（哼，恐怕不是修行僧吧，仙八想。）並沒有男佣人，你大概看錯了。」

「是嗎？」仙八被她一說，又覺得像是作夢夢見的吧？自己也懷疑起來。「可是昨天你也在這裏的時候，他就在那崖邊除草。」

「……」侍女不理他，俐落地把遮雨的板門拉上，舖好床墊，準備睡覺，氣氛改變了。

「您太累了。」侍女說。仙八自從搬了這趟金子以後，四肢五臟都疲累不堪，也許會生幻覺吧。侍女說：「你腦子有點不對勁了，睡罷。」。仙八覺得悲哀，世界上那有這麼便宜的事？一件件任務逼着他去拼命，做完了又命令他去休息，到底有什麼目的？——那女人脫了衣衫，把脚伸入仙八的被褥中鑽進來了，仙八寂然不動，他爲能使心如止水感到得意——你們到底把人當成什麼了？這個女人，不，這個組織不要以爲可以把我當麵團一樣地隨便揑。仙八背過身去馬上睡着了。這是仙八學劍藝的功夫，他可以利用呼吸的調和統一心志，感覺上就好似把心縮成一根針那麼小，然後放下。馬上就瞌睡沈沈了。不久仙八的腦中似乎有什麼部份催他醒來，那部份有蒼天綠草，草中一躍而出的是那個牛臉的男佣人，仙八的意識深處閃出一個聲音：「巡廻密探。」不錯，半兵衞以前告訴過他，在幫會中有一種和幕府所派到各郡國打探消息的官方間諜同名的「巡廻密探」。

本來德川幕府的特性就是搞密探，這是以前鎌倉幕府和織豐幕府都沒有的。仙八生於德川初期，情形還不嚴重，到了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就發展一個完整的諜報組織，對各諸侯的內情瞭如指掌，而他親自擔任情報組織頭子。吉宗之後這種制度也逐漸衰微了。而在仙八時代，三代將軍家光並不直接掌管情報機關，他委任中根壹岐守正盛，五千石的旗本，組織了一個情報網叫「與力二十騎」，一騎到底有多少人員，外人不得而知。他所用的人都是像石取的旗本這樣中上級貴族而不是像後代那種伊賀族賤民。官方巡廻密探的任務是看到諸侯國中有不對勁的地方，便馬上令快馬回江戶通風報信。又負責對諸侯國土地人民作調查，對幕府直轄領地的代官（地方官）和奉行（警備長、市長）有指揮權。可是半兵衛所說的幫會中的巡廻密探當然是和官方那種貴族密探不一樣。侍女把仙八搖醒，仙八睜開眼一看，自己的頭和胸上汗出如漿。

「做了惡夢吧？」女人嘲笑他。

仙八坐起來發楞，好像眞是做了一場夢。

武士的跟班

一

仙八健忘。這個本領並不簡單，這也可以算是人世間的一種美德、特別是學劍藝的人，健忘是必修的。

「把它忘掉！」幼時仙八就是這樣稟受父親的庭訓。父親說，所謂的武藝就是用身體來戰鬪，劍藝不是用來決定先攻對方的頭還是對方的身體，而是在敵先就要能察覺對方的心意，同時做出反應，也就是心——體——劍三個一體的自然反應，這和頭腦完全無關。仙八小時在吉住的破家院中有一棵木瓜樹，開着美麗的花。「好美麗的花！」仙八叫道。「把它

忘了！」父親告訴他，如果忘了花，等明天再看到它時便像第一次見到一樣地再一次驚訝於它的美麗。第二天仙八再看到花時一點也不驚喜。「因爲你不能『忘』了它的緣故。」父親罵他。仙八想：這不可能吧？是人就會自然記住經驗過的事，因爲人長着一個比蛇和猫都要大的腦子。可是父親說你慢慢修練下去就會『忘』的，「劍術家是猫。」，仙八一聽就氣餒了。過了幾年以後，眞的，仙八發現他會忘了，他「忘」了修練了幾年的劍，他也忘了過去種種不幸的事。因此現在他把巡廻密探的事也馬上拋到腦後，也許是因爲那個割草的人不再出現了。所以仙八把他忘了。

這一日，金井半兵衞從京都回來了，仙八聽到隔壁房間有響動。

「誰在裏面？」仙八問。

咚！一聲琵琶回答了他，半兵衞回來了。仙八進了他的房間。

「你從來沒有到過京都街上吧？」半兵衞轉過臉來問仙八。

「京都市內？」

「去過沒有？」

仙八從這個山上就曾見過山脚下的京都市，不過，自從仙八出了小漁村後就沒有到過什麼別的地方，更不用說繁華的京都了。

「明天我帶你去。你看，我很照顧你吧？」

仙八一臉愛去不去無所謂的表情。

「我說的是有命令要我帶你去。」

「那就更沒趣了。」仙八說。仙八很不服氣，因爲組織的制度，他才不得不聽命於這個半兵衞。

「你是想不聽我的命令呀？」

比武功你比我差多了，憑什麼你就可以用中納言的地位來指揮我？仙八想，何況這是盜賊的幫規，又不是眞的官職。照仙八想來，世間最不公平的事就是天生的地位這碼子事了，爲什麼生在將軍、公卿和諸侯家的人，天生就有錢有勢，可以做威做福？這眞是豈有此理。而現在這個和現世相對的黑暗社會——幫會，比如說以禪師爲首的這一個——應該掃除這種世間不平的制度，而以個人的實力來做階級的標準才對。

「眞是一派蠢話。」半兵衞告訴他：「在我們這種秘密幫會的世界中反而更須要嚴密的階級制度，不然這五千人中大家都互相比來比去，誰都不服誰，那不是一團糟了嗎？」

「如果幫會取得了天下，那我就得在你之下啦？」

「笨蛋！叫禪師來跟你講這些。」半兵衞告訴他，明天要他去京都見一個人也是禪師的

命令。

「去見什麼人？」仙八問。

「——大納言。」

「那個人的眞名叫什麼？」

「你聽了準會嚇一大跳。」半兵衞舐舐嘴唇，賣個關子才說出一個名字。仙八毫無反應，根本沒有聽過此人。

「唉呀，唉呀！你眞是土到可怕的程度了。」半兵衞說，天下的浪人沒有不知道此人姓名的，他以浪人的身份能夠得那麼高位，那麼出風頭，是所有浪人尊敬和羨慕的榜樣。

「他是幹什麼的？」

「總之——大概是——學者。」

「學者呀？」仙八大失所望。學問之於浪人就好像女人會作衣裳一樣的，是當然會的東西嘛！在戰國的末期，織豐時代後期，突然興起研究學問的風潮。並非浪人預知將來有一天會不得已轉業教書而先作準備，而是那時諸侯流行起用儒官，憑學問昇官比憑武藝昇官要來得快而且容易。比如說羅山，林道春就是最顯著的例子。道春本爲京都的浪人，家康用他負責幕府文書的工作，漸漸進入幕府樞機參與計劃軍國大計，他提出思想統一的政策，歷三

朝將軍而不衰，隱然一方大老，勢力薰天。幕府現在這樣殘酷冷血對付浪人的政策，多半出自這人的主意。這也許正是幕府用浪人整浪人，以毒攻毒的計劃呢！其他還有熊澤蕃山，他一直大聲疾呼，認爲這個時代的政風一定會造成思想偏激的危險；山崎闇齋，他們學風狹隘峻烈，不肯阿諛奉承官學，一派清流。這些都是當世經世救國的大學者，也是許多想脫出困境浪人們所景仰的對象。

「不對，此人也不算學者。」半兵衞改了口氣。

「那麼是武藝家了？」

「差不多，是學者和武藝家之間的人。」換句話說，此人是軍學家，這也是時勢造英雄的時代產物。

「你把他的名字再說一遍。」仙八說。

「由比正雪。」半兵衞說。

二

浦安仙八和由比正雪在「御所」見面了，地點在京都西郊的宇多野，這裏高大宏偉的建

築林立，莊嚴的廟宇櫛比，是平安朝歷代天皇退位後的隱居之地，後來變成密教的廟宇區，境內的宸殿和官方的公家別墅很多，其中這座「御所」是歷代寺中住持法親王的起居殿，由比正雪正在此逗留作客。

「眞是了不起的人。」半兵衞不時口中唸着。浪人能和京都顯貴交接，更是不可思議的事。

「浪人的身份在京都逗留，幕府的人難道不抓他嗎？」仙八覺得奇怪。

半兵衞說正雪是例外，因爲正雪在幕府設在京都專門監視天皇公卿的機關「司代所」中公然進出，而且和旗本出身的京都奉行（市長）一起談學問。奉行大人以賓師之禮相待。

「諸侯們也敬重他？」

「是，是多麼了不起的人呀。」

仙八想，這是浪人想都不敢想的美夢。可是爲什麼半兵衞要介紹他給我呢？半兵衞好像對他的事很熟嘛。

「你爲什麼要這麼好心地把他介紹給我呢？」

「不是，是禪師的命令。」半兵衞搖頭。

他們到了「御所」門前已是巳時（晚十時）月亮正在山頂的上方，正快要下去了。「大門緊閉的。」仙八不安起來。夜色中他看見那個莊嚴宏偉的大廟門，聽說連幕府的京都司代所都沒有這麼堂皇氣派。它却能爲正雪而開，看半兵衞的話不假。半兵衞走到廟門前十字路口，路旁有一株枝幹高大的老松，半兵衞在松根上坐下。

「怎麼了？」仙八問。半兵衞說，命令叫他們巳時時在此等候，說不定馬上就有人來接他們了。開始降霜了，啊，已經降霜了，仙八心裏有很奇妙的感覺，記得在吉住村第一次被搞到這種陰陽怪氣的幫裏時，才只是初秋，現在却已降霜了。

廟門的旁邊有一片廢墟似的空地，還留有很多大石基，半兵衞說那是從前最熱鬧的彌勒寺遺址。月亮慢慢往下降了，等呀等的也沒見一個人來。

「的確是巳時沒錯吧？」

「不，沒錯。」半兵衞回答。終於似乎有人影走近了，站在半兵衞面前，仙八在無月的夜色下定睛看去，只能見到此人的輪廓，看他的裝扮，好像是武士的跟班。

「這邊請——」仙八和半兵衞追着跟班小跑而去。正雪到底還是沒有住在「御所」，仙八有倖災樂禍的得意。終於到了一家堂皇的宅院，二人由前門邊的小門進去。

「這是坊官宅院。」跟班小聲的說。坊官就是寺中住持的俗家總管，論地位也等於諸侯的家老（總管），尤其是這裏的坊官地位可比諸侯大夫。

「正雪原來在坊官家做客呀。」仙八想，就算不住大寺，住在這兒也就非同小可了。跟班出乎意外地沒有帶他們進主屋，反而拐到了守門人的房舍，進門幾步就上了地板，只有一間而已。一盞燈放在架上，地上散着亂七八糟的東西。

「啊，啊，他們剛才在這兒賭博。」跟班解釋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德川幕府對皇族和朝廷非常刻薄，一年的供養全部只有五萬石，使京都中天皇、公卿和官員的生活極爲清苦。自然成爲破落戶的公卿們都把自己的宅院中比較偏離的房子，選一間出來租給賭徒做賭場，收取租錢補貼用度。又因爲警察無權進入公卿宅院，所以不能抓賭，而使賭徒得到安全保障，兩取所需。

原來大名鼎鼎的由比正雪是這樣才會被留在這宅子裏作客。和那半兵衞所說的話完全不一樣，仙八想。

「月亮要落下去啦。」跟班看看窗外，自言自語。看來細皮白肉的跟班架子還蠻大的，坐在火爐邊盤着腿，不知何時拿出煙筒，一斗、一斗地抽起來。看樣子正雪是不會來了。

半兵衞耐不住了，彎下腰問：「請問正雪先生在那裏？」

「就是我。」跟班口中咬着煙筒：「我就是叫這個名字。」他說得非常輕鬆。嚇得仙八和半兵衞幾乎仰身翻倒。

「可是，像您這樣名滿天下——。」半兵衞說。

「才不是什麼名滿天下呢。」跟班說：「但是希望從現在開始，能夠名滿天下。」他沈着，緩慢的聲音，使仙八感到有一股不怒而威的力量，所以抬起頭來向他望去。

只是一個很平凡的小兵的樣子，四肢短小，身體從任何方面看都顯虛弱。似乎以仙八的臂力，只要一捏就會碎了。他的額頭比普通人窄多了，唇色焦暗，兩眼轆轆地亂轉，一副優柔寡斷的樣子。

「不過，」半兵衞奉承地反駁：「像您這樣一位知名的兵法家，貴族旗本子弟這樣多。」

「你就是半兵衞吧？」跟班反問。「你一定聽到禪師說我什麼話了。禪師太高估我了。以爲我在幾年之內會成爲名滿天下的兵法家，對我有種種期望。可是現在完全不是這回事。現在我是在這坊官廳中開賭場，抽抽頭，賺點中間錢。我是不久之前才從東國流浪來這裏新入伙的。」

這時，忽然窗外有風吹進來，把灯火吹滅了。仙八突然覺得窗外有人在偷看。

兵法

一

人的遭遇是無法預知的，事情演變到目前狀況誰也沒辦法。有時命運會使你碰到怪人。人和人之間關係其實是很奇妙。命運讓你遇見怪人，如你和他們在一起，一定會不知不覺地受了影響慢慢地墮落下去。避免的方法，最好是你先看透他們，然後不讓自己再受他們影響。這也是劍藝者重要修爲之一。仙八的父親曾經這樣教過仙八。目前這跟班，也就是我父親所說的怪人。

時間不知不覺中過去，天快亮了。半兵衞和仙八和這跟班坐了一晚，雖然有些疲倦，但

越來越不想和這個自命爲由比正雪的跟班分開。這正是仙八父親所謂人與人之間奇妙之處。他二人所以會被吸引並不是因爲對方風采——他那種瞟來瞟去的眼神根本談不上什麼風采。而是因爲對方說的話有如電擊，叫仙八和半兵衞知識大開。譬如說，他談到德川家康，他說世人都迷惑於德川幕府的强大，其實只是一種人云亦云的錯覺。如果眞正的研究起來，德川的勢力也只不過像荒原上的小草屋。稍爲被風一吹就會吹走，剩下的只是一片荒草的荒原而已。

「荒草原，您說是？」半兵衞用殷切的眼光看着跟班。

「您是說世人都被一窩風謠言給迷住了嗎？」仙八也想確認跟班的話。

「正是！」依照正雪的說法，所謂權力是靠世人的錯覺而建立起來的。德川的權力是靠關原之戰中五、六小時的戰功才建立起來的。

「那時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絕對比他的對手石田三成厲害嗎？」正雪望着半兵衞，半兵衞抵不住他那銳利眼神，垂下眼睛小聲地說：「我聽人家說東照大權現（家康）厲害得像弓矢神轉世來的一樣。」

正雪聽了一笑，換了一種叫人害怕的聲音說：「那就是我們的錯覺。」

於是正雪說出原因來：「在關原之戰初期，德川家康和豐臣派的石田三成勝負的機會本來是各佔一半，而且在中午以前，石田三成一直向前攻，大概又贏了三成左右。到了下午石

田盟友小早川秀秋背叛了石田，才使乘勝追擊的石田亂了陣脚，一敗不可收拾。家康離間計成功了。可是這次勝利實在贏得非常辛苦。這場戰爭其實並不能顯出德川比石田强到多少。只因爲他是勝利者，全日本就開始傳說家康非常厲害。產生一種氣勢，使更多的人產生一種錯覺而向德川低頭。這都是靠大家以訛傳訛才造成的。」

正雪繼續說下去：「我們不能否認家康狡猾的地方是他深知世間的人云亦云是一種可利用的力量。因此他用絕佳的演技掩飾弱點，扮了一個絕對强者的形像，使謠言傳得更利害。而他得以自如地操縱情勢，終於眞的得到天下了。

至於第二代將軍秀忠，從少年時，一直跟從父親轉戰各地。到了關原之戰，秀忠從江戶領一支軍隊走中仙道，想偷偷地和家康所率領部隊在（岐阜縣）美濃會合，可是在途中的小城——上田城被人發現。只好進攻上田城，惡戰苦鬪多時也不能攻破，反而誤了時間。等帶軍隊到關原的時候，戰爭已經過去，勝負已定了。

再說現在這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已經對自己父親與祖父的戰陣情形完全不了解，生下就坐上王位，對德川家的弱點一點也不知道。順着世間迷信權力的時勢，以爲德川家眞的比天下三百諸侯都强大厲害，威風十足。所以我說權力是利用別人的錯覺造成的。」

「所以您說，如果有風一吹，就只剩下荒原一片，就是這個道理？」半兵衞說。

「一點也不錯。」正雪肯定的說。「你還很開竅的嘛。」說着望半兵衞微笑。半兵衞受這樣誇獎，喜得伸直了背，用手抓腮，樂得不知如何是好。仙八看在眼中覺得半兵衞簡直是差勁淺薄透了，心想這傢伙怎能眞的懂得這些話？一面很生氣。但他不自知他自己已經對正雪越來越傾倒了。

「比方說，」正雪話題一變：「對那位仁兄也是一樣。」

「『那位仁兄』就是指我，」仙八的心怦怦跳起來。其實正雪所用的稱呼非常不客氣，好像叫自己管家或門人一樣。但是仙八並沒有覺得對方太冒失而生氣。

只見正雪指着自己胸口說：「剛才看到我的時候，一定想我是武士的跟班。這不能怪他。因爲我的服裝是個跟班。看到我穿戴像個跟班，大家就會認我是跟班，這也就是世人會被謠言騙住的道理。可是如果我現在改穿豪華的貴族服，那麼你還會認爲我是一個跟班嗎？」

「那怎麼會！」半兵衞覺得好笑地回答。「是大納言老爺，小的有禮了。」

「不要胡說八道！」正雪一聲斷喝：「就是開玩笑也不能過份。」

「這個大納言是一個來路不明叫作大濤禪師的和尚硬起的稱號。我由比正雪還是由比正雪，這才是我本人！」

「您這個由比正雪的名字是怎麼來的？」仙八問。

「……」正雪突然瞪視仙八：「你爲什麼這樣問？」

「沒有什麼別的原因，只因爲我自己是剛從攝津住吉村出來的，對外界情形都不太懂，所以對很多事都覺得很好奇。」

「慢慢的就會懂了。」正雪說完挺一挺身便不再說了。

天大亮了，星星都消失了。金井半兵衛離開正雪和仙八走了。留下來的，仙八連衣服和髮型全都換過。

正雪對仙八說：「從今天起在這宅子裏上班。」以後就帶他見了其他佣人、長工，後來又帶他去見坊官老爺。坊官梳了一種諸大夫的髮髻站在長廊上，而仙八跪在廊前的草地上。坊官看他一眼道：「你就是仙八？」如此，謁見主人的手續就算完成了。仙八就和正雪一樣成了這宅子裏的打雜佣人了。仙八覺得很奇怪，主人明明講只要一個佣人就夠了。這當然是由比正雪的原故。但是爲什麼正雪要去溝通、講情，拉仙八進來做佣人呢？眞是怪人！仙八決定看看這葫蘆裏賣什麼藥。

由比正雪在這宅裏用的名字叫做「銀平」，做事非常巴結，掃地，替主人跑腿，天天屁股都不沾板櫈，所以主人也很喜歡他。當他同仙八在一起，一點也沒有擺架子、托大的樣

子。

兩人在門房中同屋而居。有一夜銀平買了些便宜的酒和仙八共飲。兩人都醉得陶陶然的時候，銀平問道：「仙八，你從大阪城逃出來過，是吧？」

仙八突然酒醒了，好像「逃出大阪城」的確替他揚名立萬，弄得任人皆知了。這時銀平眼光有敬畏之色，說道：「眞是了不起，禪師已經告訴我了。」

又說：「現在你把情形，比如大阪城的內城，本丸，外城——三之丸，還有外廓，各大門的位置，石牆的高度，護城河的水深等等，詳詳細細告訴我。」說着就拔出筆來要畫在本子上。

仙八講來講去沒有什麼系統，銀平却非常熱心尋根究底的問下去。比如，仙八說：「石牆的石頭。」

「大石頭有多大，有一張疊蓆還是兩張疊蓆大？」他問。

如此引導仙八說明石頭是什麼石頭。石頭和石頭間縫隙大得可以用手指插下去，還是用木釘插進去。等到仙八說到：「我在內城中向下亂跑……」

「等一下，」銀平叫停，然後問：「你亂跑下來的石階有幾段？」

「忘記了。」仙八說。

「再仔細想想看。」銀平就是如此這般每天晚上都對着仙八一點一滴，巨細無遺問下去。到了仙八終於說完已經過了一個月，時令也已進入冬季。「啊，他叫我來是爲了這個。」仙八終於懂得大濤禪師叫他來住下，是要他把大阪城的構造，內部的情形和弱點告訴銀平。銀平的精力驚人，他把仙八告訴他的種種記下來，加上畫的圖樣有二三百張紙。其中有仙八的口述，加上他的想像就繪成一大片空中樓閣似的大阪城。比如說，仙八說「從內城的石階下來以後，跑到門那邊去。」

「等一下，這個石階到門中間是一個廣場還是道路？把它仔細想出來。」他就是這樣不叫仙八想出來絕不罷休，千方百記地誘導仙八回憶。

「這要是廣場的話，是可以容納千人的廣場，還是可以容三百騎的廣場？」仙八好不容易想起來是底面大門口小的梯形廣場。

銀平就解釋說，這種廣場就爲算人數故意建成底大口小的梯形；這樣可以很容易算出一隊三百騎出城參戰，等兵走完了，再排三百騎出城。仙八想：「這倒是有點道理。」

銀平對於城廓非常熟悉，往往仙八講一，銀平知十。到年末把一切整理出來竟有三十册的書畫。

「這是天下第一秘本。」銀平說。這秘本分爲兩部分，一爲「金城繩張秘法」這裏的所

謂金城是金城鐵壁的意思。一方面大阪城又名錦城，爲了怕觸犯幕府的禁忌，故意改一改。所謂「繩張」就是「設計」的意思。用白話來說，就是設計使人攻不破城的秘法。如果有個好學的諸侯讀了這個書，照樣建一座如大阪城的城池將會如何呢？

第二部分是「攻城秘法」。在裏面把攻金城的原則——攻擊弱點——詳細記下，構造的弱點，用圖畫來說明，再寫各種攻擊方法。但是如果要提到要點中的要點的時候，書中只寫上兩個字：「口述」而任由書面空白着。這是當時日本技術書的慣例。

「你要拿這本書做什麼呢？」仙八想知道。

這時的銀平和仙八與他初識時候完全是另一個人。

「這是軍學家用來抬高身價裝幌子的東西。」銀平說。

「裝幌子的東西？」

「是啊，是爲了要造成一種時勢來迷惑世人用的。」銀平說。「最重要的是如果要將軍、諸侯來問學，學者必須要有一種法寶才罩得住。」在莊嚴的著書立說的背後，還得帶有學問的神秘性才行。這就是跟班銀平漸漸成爲知名的軍學家的戰略。

「那麼什麼是軍學家呢？」仙八問得很幼稚。仙八的幼稚却引起銀平覺得有趣。所以他坦白的說：

「這並不是能成什麼家的問題。我以一個浪人身份要想穿金裹銀，建立起和諸侯一樣的地位，只有做個軍學家才可以實現。」

西元一六一〇年是有名的「元和偃武」，這是德川家康宣布的終戰宣言。自那個時候起已經有三十年了。所有的諸侯，旗本等大小武人爲怕忘記佈陣之法、戰術，以至於築城法和敵人首級確認法等等軍事知識，所以提倡「軍學」而且馬上流行起來。知名的有：

甲州流軍學

北條流軍學

其內容不過紙上談兵，自吹自擂，非常不實際。甲州流的軍學創始人是小幡勘兵衞景憲，他是甲州武田家遺臣之子，後來做了浪人。德川家秘密命令他潛入豐臣秀賴的大阪城中，做通風報信的工作。大阪之戰開始，他便逃出大阪城，把大阪的軍情送給攻城軍。「元和偃武」之後，在江戶開始軍學研究。他便以一本叫做「甲陽軍鑑」的故事書做藍本——這本甲陽軍鑑的作者未詳——加上許多自己想像，添油加醋地湊成一本自稱武田家傳來的「秘本」。來增加神秘性，從此他以講述軍學成名。

北條流的創始人是北條氏長，本爲勘兵衞的門人，後來獨立開壇講學，名氣變得比勘兵

衞還大。很多諸侯都入門爲弟子。把氏長的「兵法雌鑑抄」、「雄鑑抄」、「士鑑要法」、「微妙至善卷」，及兵法問答等當作秘傳書，愼重珍藏。諸侯之間爭相借閱，鈔寫和作筆記的大有人在。

銀平又說：「我不是只希望作個軍事家，而是有更大希望。」可是後來終於沒有實現。

由比正雪

一

跟班銀平不喜歡談往事，他到底爲什麼會叫做由比正雪，尤其那裏出生，是什麼階級，他都一概不說。人家問他，他就苦着臉說：「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

有一天黃昏，仙八和銀平到京都辦事回家途中，看見太陽正在西邊愛后山頭，而東邊的叡山映着一片紅光。

「的確不錯，環繞皇城各山都特別美麗。」仙八說。他正和銀平巴嗒巴嗒地走在郊外的路上。

「不要浪費心思，」銀平撇着嘴不屑地叫他。照銀平的意思既然有富士山那樣日本第一美的山，就不要浪費心思去讚美二、三流的山，浪費自己的感情。眞是一個討厭的人，仙八很不以爲然。他雖然覺得愛后山與叡山是二流山，但是自天子建都京都以來從天子到文卿雅士都一致尊崇，多少文人騷客都賦詩歌來讚美它們。

「那你說那座山是日本第一山？」

銀平似乎忍住了，笑說：「富士山。」

這是不用說也知道的事。仙八對銀平很失望。馬上銀平就查覺他的不快而說出了使他心平氣和的話：

「你不要低估自己，老是以爲自己是笨蛋，而把我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頭腦中所想的事，高估成多麼偉大的思想。」

也許銀平的「除了富士山以外，不要爲其他的山浪費感情」這話是怪論，可是這正代表銀平這個人生存的原則。仙八正在想時，似乎銀平又再察覺仙八心思，說道：「我的小名就叫富士太郎。」這倒是第一次聽他講自己的往事。當時一般人在十四、五歲都會嫌自己的小名，例如彌太郎，未免太土了。所以自己取一個比較體面的名字。富士太郎也是其中之一。其意義很單純，富士山是日本第一高山，而他希望能像它一樣的意思。銀平本性看來並不複

雜。仙八心裏想着。

「那您是希望像富士山一樣的意思囉?」仙八問。

「完全不對。我當然是日本最棒的人，所以希望能有一個可以配上我的名字。」銀平的意思很明白。我既然是日本最棒的人，你再也不必考慮別人，只跟着我就可以了。「懂了吧?」依照銀平的意思，他自己才學最棒，但世人看不清楚，所以他得有崇拜者在身邊圍繞着，才會使世人認爲他是世界上最棒的。銀平說了這意思以後，眞把仙八嚇了一跳。

「我崇拜你?」

「因爲你是我門人嘛。」銀平說來似乎以爲理所當然。

那麼他要收我作徒弟啦！唔，這很好。既然是門人，如果連崇拜的老師出生地都不知道，總有一點說不過去罷。所以仙八就問：「到底您是那裏人?」

這時京都北山和西山夕陽都已經下山了，路上一片黑暗，在前面走的銀平竟沒有回音。然後就一直沒有出過聲。黑暗中路難走得很，仙八就叫本來就帶着燈籠的銀平，想要他點燈籠。可是還沒有回應。足音也消失了。怪人！怪人！仙八想。仙八轉向北走，右邊妙心寺的寺院被薄霧罩着，只能看見淡淡的燈火，正面前方的衣笠山立在一片黑暗中。不想突然有聲音從仙八旁邊響起：「出生在駿河（今靜岡縣）。」

「燈籠呢?」仙八問他要燈籠。

他把燈籠放在地上，打燧石取火。風從西邊吹來，火一燃就熄了。仙八趕上去蹲下，用手掌幫忙擋風。好不容易點着了燈，仙八正要站起來的時候，抬頭看他的臉。

是個別人！是那個時候見過的人。是那男佣人！在深山怪寺中見到過的那割草的怪佣人。仙八的臉幾乎要碰到他的臉。那人顴骨非常突出，跟牛一樣！記得當時仙八就問過金井半兵衛那人的事。半兵衛說：「這裏沒有這樣的人，說不定是幕府派出來的巡廻密探。」仙八當時覺得不可思議，這幕府巡廻密探眞是可怕。從那時起再沒有見過這個人。

那個人一臉專注，心無二用地把蠟燭放進提燈，臉上沒有其他表情。

「燈籠拿着。」那佣人蹲着不動。仙八汗出如漿，手不自覺地抖個不停。接過燈竟站不起來了。不知什麼時候頭頸邊有冷冷的刀子抵住的感覺。仙八一看是割草的鐮刀。

「這是我本行，你要是打什麼歪主意，我割了你的頭就像割草一樣。」他力量之大仙八根本不是對手。

「銀平呢?」仙八勉强從喉嚨中擠出一點聲音。兩個人還是對着燈籠蹲着沒動。如果平常老百姓路上經過一定會覺得這兩人怪怪的。

「就是那跟班呀?不用擔心，那傢伙去到妙心寺前面找住在棚子的女人去了。那傢伙就

愛落翅兒，每三天一定去一回。」

「喜歡女人？」仙八想，原來如此。他那長相一定會受到女孩子歡迎的。

「你是誰呀？」仙八作諂媚微笑狀和他攀交情。這種弱者的舉動，這種屈辱的表情，在仙八是生平第一次經驗，他感到痛恨不已。

「太差勁了！我！」仙八想到我和這人無怨無仇，竟然要對他強顏奉承，不禁滾下淚來。

那人不帶表情說：「就是半兵衛告訴過你的那種人。」

仙八眞是嚇了一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麼他連我和半兵衛私下講的話都知道呢？一定偷聽過我們的談話。

「再瞞你就不夠意思了。半兵衛說的不錯，我是幕府的巡廻密探，可是不是你的敵人。」

「不是敵人是什麼意思？」

「傻瓜！是你的伙伴。」接着，就談起銀平的出生地在駿河。是染房「紺屋」的孩子。仙八心想原來如此。他並不是浪人之子（浪人是把名份捨棄的武士，和平民身份不同——譯者註）。銀平還裝出一付天生英雄的樣子，現在聽了密探的話才知道他多會裝腔作勢！我還眞心誠意的爲他着迷。他常自吹十四、五歲便已智慧超人，自比富士山……。呸！

巡廻密探繼續說下去。銀平在家鄉常向人吹牛說：「你們別小看我家只是染坊，我老子本來是石田三成的殘黨，近江佐和山城的旗幟、鎧甲的帶子都是我家染的。」結果爲了這個傳聞，他父親瀰右衞門還被德川幕府的駿河守奉行（警察總監）叫去訊問。老父親鄭重否認：「我們只是單純的染坊而已，絕對不是什麼殘黨。」叩了不知多少響頭才被放回家。他父親回來後便罵銀平：「都是你惹的禍，是你研究學問研究得走火入魔了麼？」

「眞傻！說什麼要忍耐，要安分守己；使自己的兒子居然落到以自己眞名爲恥的地步，那種父親便是窩囊廢。」他父親聽了勃然大怒，大罵他一頓。不過不知道銀平是發了瘋還是有意如此，他就不放棄他那一套假造的家譜傳說。

「數典忘祖的東西！」他父親氣得又哭又喊。

「我才不是數典忘祖，我祖宗是織田、豐臣、德川家的。」銀平反駁。然後他就到駿河臨濟寺——這東海區有名禪寺，以前是戰國時駿遠二國的太守今川氏的家廟，非常顯赫。——去當公家的小廝。從那時起才眞正研究起學問來。在這寺中藏有今川氏的重臣家譜，他偷讀之下，見到有「由比美濃守正宣」，正好銀平的父母住在駿河的由比，因此決定將來出了頭以由比爲名。後來銀平由寺中不告而別，自己到了江戶。他在寺中時就拜一個駿河出身

的高松半平爲義父，他以武士長子身份取一個像武士身份的姓叫高田，配着武士的長短刀，由東海道到江戶。仙八可以想像得出那時他多麼趾高氣揚。

「到了江戶以後呢？」仙八問。

「這才叫做慘呢。」巡廻密探笑着說：「不知道什麼原故，他沒有當成武士，反而拜了叫鶴屋的糖果店老板做義父，當了糖果店的養子。不過這一段時間也不長，不知那一天他離開了江戶，十八年中沒有蹤影。要問他到那裏去了，我不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

仙八想，一定沒有做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因爲巡廻密探專門盯「大人物」。小魚小蝦的事他才沒有興趣多管。

仙八回到坊官的門房中，銀平已經回來，坐在那兒。旁邊點着燈。由背影看來似乎在寫什麼。

「眞會裝腔做勢。」仙八看看他的背影想起他的過去，不禁有點悲哀。倒不如仙八是劍藝家，不用假做出身唬世人。

「銀平。」仙八想逼出銀平的眞話，故意在他身後叫他一聲。銀平一驚，很快回頭。仙八馬上逼緊一句「你從糖果店出去以後到那裏去了？」一擊中的，銀平驚得呆了。過了一下，他垂下眼皮，半瞪着眼睛道：「不要問這個。」

仙八大踏步向前，叉腿站在他面前說：「駿河府重臣家譜的事是怎麼一回事。」

銀平一付沮喪洩氣的樣子，額上淌下汗珠，這自己在說什麼都不清楚。不過，銀平馬上就平靜下來諂媚地笑着。仙八看他那種完全洩了氣的臉，不覺氣餒，沒有想到銀平有如此差勁的反應。現在連一個小孩都可拿刀子割下他的頭。仙八身上沒有帶刀，他向前盤着腿坐下。

「我和你就等於鷓鴣和鷲。」銀平伸手到盤中拿起煙管：「根本不能相比的。不必以爲我是能跟你平起平坐的人。我只想吃一隻小青蛙，根本沒想飛上青天。」他諂笑着。

「卑鄙無恥的東西！」仙八越想越氣，不自覺地把身子越伸越高，而銀平相反地嚇得縮成一團。

「這個傢伙怎麼會變成這樣沒出息——」仙八正想着。

「仙八——」銀平頭都沒有抬起來說道：「怎麼樣都要看禪師面子放我一馬，今天晚上這件事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銀平突然用煙筒往下一敲，仙八急向後一跳閃開。

「不要怕成這樣！」銀平徒然大聲一喝。「我只是搕煙灰。」這就是銀平劍藝勝過仙八的地方。仙八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嚇成這樣。這是仙八和銀平不能相比的地方。

「劍法卑鄙之處就是有時得乘對方不備或焦急緊張時嚇他一下，以此就能取勝。比方說

剛才那個敲煙桿的聲音就嚇着了你。怎樣！你把這碼子事放下不提，好好跟着我，當我是親人好嗎？」

——什麼——仙八無聲地動着嘴唇。

「我想離開這宅子出去旅行，往東去就可以到江戶，我有仇要報。」

「仇？」

「我的義父，不是你說的鶴屋糖果店老板，而是那第一位叫做高松半平的，以前爲了別人死於非命。我最近查出來這個人在江戶。」

「不管什麼事，總之，又在編故事了。」仙八有戒心。再看看銀平，他眼中流出淚水，這也許是被自己編的故事感動了吧？

「你是爲了報仇而練劍的呀？」仙八問。

「跟我一起去江戶怎麼樣？」

仙八想，我在這裏鑽破頭也不會找到事情做的。就單考慮吃飯問題，在這宅子裏作工，他們什麼時候要我走路，我就得走路。跟銀平到江戶去，也許還有得混一點。仙八終於點了頭。可是到江戶又有什麼前途呢？他覺得很氣餒。

駿河的正雪

銀平就此在關西消失了，沿東海道向江戶走的是由比正雪。他的身份也由跟班變成西部某大藩的武士，披着一個披風的有錢人家子弟。跟他一起走的浦安仙八，配着大小兩把劍，一副忠厚老實相。

「到江戶爲義父報仇。」正雪嘴上這樣講，但是到了江戶到底要不要報仇連自己都還沒有決定。這次到江戶是生命轉捩點，是青雲直上封王封侯呢？還是身落草莽成盜成賊？這必須稍稍了解一下這位野心勃勃的正雪的前半生：

在駿河有個自稱久米公的青年人，名叫富士太郎，也正是由比正雪。他的養父叫做高松半平，本是福島浪人，在江戶開了一間叫做「石川主稅」的軍學塾，收入勉可糊口。後來因

爲殺了人逃出江戶，躲在駿河，委身做商家寺小屋的私塾老師。當時在臨濟寺當雜差的久米公才二十二歲，是一個俊小子。這一天，他到小時候求學的塾中來。高松老師見了這以前班上的高材生，就沒好氣地問他：「怎麼了？掉了五文錢在這裏麼？」

久米公微笑着搖頭。「錢倒是過得去，不過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啊，父母都亡故了嗎？」

「那還不算，現在連嫁出去的姐姐也死了。」久米公說道。

那年冬天，惡性感冒大流行，每天都有一兩百人病死。燒屍體用的柴火都不夠用。遠從甲斐，每天都有運柴車排隊運柴而來。

（這就是所謂先動搖別人的心志，再下手的手法。）半平老師聽到這話心中非常激動，而久米公却是淡淡歪着頭，一臉認命的表情，一聲也沒有抱怨。

「那你今後作何打算？」

「所以我今天斗膽來找老師商量。」只在廟中當雜差的久米公說出的話，用字文雅不輸王公大人。

（眞是一個聰明的小孩子）半平想起久米公小時候，十歲就會背論語、孟子。學塾中也只有他讀過大學和中庸。半平想教他其他連自己都沒念過的書時，這小子却說：「不用了。

以後我會到臨濟寺中去學的。」果然，不久就退學進臨濟寺了。高松還爲這件事恨他好一陣子。一別幾年，這一次是他第一次回到塾中來。

「從現在起，我要怎樣做呢？我自己考慮了很久，也想找個人商量。可是沒有可以商量的人。」久米公說。「我看老師沒有師母，也沒有小孩子，如果不嫌棄的話，我願當老師的孩子，侍奉老師。」還有自願爲人義子的人呢！老師又興奮又感動。因爲寺小屋的塾師和多數浪人一樣，都感情脆弱渴望親情，一口就答應下來了。

有一天早上，半平看久米公起身特別早，就問他爲什麼這麼早起。他說：「回父親的話，我昨夜其實根本沒睡，我在開始看太閤記。（豐臣秀吉傳——譯者註）一直放不下，所以看到天亮。原來秀吉公本是尾張村中的一介草莽出身的呀！」聽到這種事半平嚇了一跳。這本書平民都不知道。因爲德川初期這是禁書。不用說坊間不敢刻版印刷，連手抄本都很少，是非常稀有的書。半平常常自誇「駿河這一帶有太閤記的只有我一個。」此書是大部頭的通俗書，共三百六十卷，所以正雪看的「秀吉是無賴出身」這一段，只有少數知識份子才知道。久米公驚異之餘也同時激起了他對未來的憧憬。

「嗯，也許是吧。」高松故作不感興趣地回答。「那本書對你有害！」他不單是說德川時代看秀吉傳記會惹上殺身之禍，他也擔憂傳中到處惹禍的青年秀吉會引起青年人的野心，

終於身敗名裂，所以想對久米公的昂奮的情緒潑一點冷水。

此後，久米公遍讀義父收藏的中國和日本的兵書。有一天他問義父：「天忌滿是眞的嗎？」他說的天下政權就好像新月誕生一樣，漸漸脹大勃興以至到了爛熟光圓，然後必然漸漸衰滅。這就是天恨圓滿，盈久必衰的意思。如果這是眞理，那麼如果在德川政權下的某處又有一個日吉丸（秀吉幼時小名），他一定會漸漸長大强盛，終會取德川而代之。

高松半平聽了大怒，拍着疊蓆大罵他一頓。如果這話給有心人聽去了，不但會砍頭，還要株連九族。半平怕得連臉都變樣了。

「不能成大器的人。」久米公暗中輕蔑地想。什麼時候起天下浪人都對德川怕成這樣？可見德川政權越來越氣盛了。

又過幾年以後，有一個來路不明的人叫做「楠不傳」的軍事學家來到駿河府長住。他的名聲一天大似一天。

他說：「軍學中有武田信玄的甲州流，上杉謙信的越後流等等。有人說我們的武田流和上杉流差不多，其實不對。要和我們創始人楠木正成來比的話，也只中國的諸葛孔明勉强可比。」他對門人熱心地解釋。江戶初期所謂的軍事學家就和現在江湖賣藥的差不多。久米公初次聽到楠木正成的名字和這種論調，興奮不已，排除萬難親自拜訪楠不傳。

楠不傳在駿河府久樂寺後面，租了一間民房做講壇，前門張着代表神權的草龍，兩邊掛着長燈籠，路面洒着淨水，氣派非凡。進入講堂，正面供有三幅牌位，中間寫楠木正成，兩旁是同正行，同正澄。香煙繚繞。好不容易等楠不傳出來了，一看身裁矮小，是一個袖珍型人物。粗眉厚唇，披髮垂肩，身穿藏青色絹製和服，外罩和尙似的火紅外衣。久米公被他威儀折服得叩頭在地，報上名字道：

「賤名是高松與四郎。」這是久米公從義父取得的新姓名。

「我叫楠不傳。」久米公一聽這傲倨的回答，頓時大爲失望。這樣似乎太狂，不像一個飽學之士。

「請問楠木正成是織田右大臣（信長）的敵人還是朋友？」久米公想楠木正成一定是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同時代的武將。

楠不傳笑起來：「比那早多了。先從時代講起，信長時代之前是足利義滿將軍時代的室町幕府，奉醍醐天皇之命討伐鎌倉北條氏。這時足利義滿還是武家大將。他轉戰各地，英勇無比，但終於在攝津湊川不幸戰死。」他很親切地一一教久米公。這也是當時軍學家的手段，因爲不學無術的門人太多，所以必須懇切地慢慢由淺而深，否則上門的主顧全給嚇跑了就慘了。

「太平記讀過了沒有？」

「學生孤陋寡聞，實在還沒有。」久米公—正雪—老實地答復。

「太平記有楠木正成公的事蹟，讀了就知道他有多麼神武了。」

正雪心想，又是老套。什麼甲州流和越後流，我正想找一派新的學派，可是這次也失望了。「楠流」根本不新嘛。可是由於正雪年紀輕，不敢造次，便伏地禮拜，懇求入門爲徒。不傳沈默了半天，似乎在端詳正雪的樣子。一會兒之後，很乾脆地答應了。不僅如此，還把自己秘藏的太平紀四十卷，全部借給正雪。當時書籍非常少，有藏書也是塾師的資格之一，也是權威的表徵。這位楠不傳竟破例的肯借給正雪。正雪回家以後，出示義父半平。半平親自提着禮物去謝楠不傳。——誰知這一去竟種下禍因，半年之後，竟被楠不傳所殺。

這就是由比正雪告訴浦安仙八去報父仇的往事。

至於楠不傳，他是熊野人，他的父親熊野權現又名竹房實內。他在本宮廟中做住持。在伏山一帶擁有很多信徒。他組織了一個熊野修驗道拜廟巡禮團，帶信徒到江戶去拜廟。權現的酒品極壞，却又貪杯。有一夜醉在路上的時候有人見他在江戶赤坂丹織部的門前被人殺了。楠不傳在熊野家鄉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去江戶。不知是否對父仇有所猶疑，還是別的原因，他竟在江戶開了軍學塾。一面查訪仇人。最後終於查出仇家是石川主稅，已改名爲高松半平，現在在駿府郊外。因此楠不傳就遷到駿府講學。

「天助我也！」當楠不傳知道高松半平的義子要求入門爲徒時，高興極了。他就用借書計引誘高松半平拿禮來謝他。他一個僕人曾見過高松半平，看了來客便報告說：「正是這個人，一點也不錯。」楠不傳對自己的刀術沒有自信，馬上報仇怕不能成功，所以決定先和他混半年，等到時機成熟，把他灌醉後再殺他。這也是軍學者的一種謀略。

到了秋天，不傳故意叫人傳話給半平，說他快要到江戶去了，在駿府的日子不多了。

不傳選了一個下着秋雨的黃昏，叫僕人到高松家去叫高松與四郎（正雪）：「主人要你馬上去一趟，悄悄的去，不要告訴任何人。」一付神秘的樣子。正雪着了慌，馬上和僕人趕到駿府的塾中，發現老師根本不在。這個僕人名字叫做芳，他和主人的侏儒形的身材大不相同，是個高大粗暴的傢伙。他居然大剌剌地往上一坐說：「我主人有令，要我把這些東西轉交給你。」說着把三樣東西放在正雪前面。那是一封信和一卷織錦面的古書，裝在一個破舊的錦盒裏。

楠不傳在信中說：不要以爲我不顧半年師生情誼，故意不見你。在我看來，你的才華出衆，是千百年來的第一人。除你以外我楠流繼承人不做第二人想。這信作後日相見證據。從現在開始五年之內你可以拿此信找我。我就把楠流秘笈傳給你……。

正雪才鬆開眉心放下心來。不過，老師到那裏去呢？他問芳。芳只抬一抬下巴說：「去那邊，」接着說：「這第三件東西就是告訴你不傳老爺現在正去殺你養父。」

「啊！」正雪不自覺站起來，可是芳用眼光阻止他：「聽我說，這是合法的報仇（武士級的人若要報仇，只要取得官方許可證便可殺仇人——譯者註）高松半平眞名是石川主稅，幾年以前他在江戶赤坂殺了人。這被殺死的人正是不傳老爺的老太爺，竹房實內先生。」

正雪嚇呆了，不過他腦筋轉得飛快，對事情理解力驚人。（這大概緣於受兵法訓練之故）馬上會悟過來。一拍大腿，原來如此。楠不傳怕正雪的武功比他高，所以要僕人把他叫來。這是調虎離山之計！他却一面侵入高松家去殺半平。爲了不令正雪起疑，故意寫什麼「五年之內找到我——繼承人」等等的信，消除正雪的敵意。這大概也是兵學的應用。

這時已經入夜，正雪提着燈籠，頂着風跑回家去。家裏什麼人都沒有。最後在院子拐角扶桑樹叢中看見半平的屍體，可是頭已經不見了。

據傳說，這是正雪弄的狡獪詭計。他把義父的頭割下來，弄得別人無法辨認，再將自己衣服配上義父的頭作爲兩人埋在一起，讓人家以爲父子二人都已死了。如此久米公也從人間消失了。從這點看來，正雪也不是好相與的角色。後來正雪就到江戶，入糖果屋爲義子。然後漫遊各國，一直到現在，和浦安仙八走在東海道上。

山伏町

一

旅途中，正雪對仙八非常不客氣。喊仙八好像在罵狗罵猪。仙八很生氣，很想反抗，可是每次看見正雪儀態威嚴，就囁嚅起來。旅行到現在正雪始終沒有和仙八同室住宿。每次都替仙八訂下隔壁房間。如旅館只有一間房子可住，仙八就依命睡在走廊上。一窮如洗的仙八，只好照辦。不只如此，每到旅館，正雪必定要兩個坐墊疊起來坐（貴族坐墊通常較厚——譯者註）。去向旅館主人加要一個坐墊也是仙八的事。旅館的人每次都問仙八說：「您的主人到底是那裏來的貴人呀？」正雪在登記簿上寫下：

駿州浪人由比正雪，門人浦安仙八

不明就裏的人只能憑想像瞎猜：「一定是一位貴不可言的人，隱名旅行。」爲了怕麻煩，仙八只好都鄭重其事侍候着。

到了三河國岡崎城，剛好有諸侯到江戶去值守的行列經過，所有大旅館房都住滿了。他們只好住小旅館。這種旅館可沒有單獨房間，只好在大統舖中用屏風隔開，算是一間房子。仙八既沒有隔房可住，也沒有走廊可睡。只好蹲在外廊下淋雨。一夜下來冷得連呼吸都凍住了。旅館主人看見仙八的樣子，大吃一驚，認爲正雪是一位名份極高的人，所以仙八如此服侍他，就去找來官方旅館督察，穿着正式官服前來拜會正雪。正雪對於督察的禮數要受不受的樣子說：「不必多禮，我現在只是浪人的身份。」聲音故意放得很低沈，講話又是慢吞吞的。這正是大家週知的貴族說話方式。聽的人更以爲他必然是隱名旅行，身負重命的大諸侯，不然就是西部某國的大採辦官。他問正雪到底是那一位。正雪緩緩答道：「嗯，大概就是這一類吧。」

第二天，他們正走在太平川五十八墩的大橋上時，正雪告訴仙八：「我用這樣態度對你是因爲要讓世人把我看成老虎，爲了這個目的，跟我的人一定要扮成兎子才行。換句話說，你要做出仰我鼻息察言觀色的樣子，在我面前要垂頭哈腰。」

「你的目標就是讓世人把你當作老虎？」

「不錯，就是爲了這個目的，我才讓你做我門人。而你的一生也就是爲了讓世人把我看成老虎。」

只爲了這目的？仙八悲哀地想。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做兎子就可以吃一輩子，也不能說不好。再想一想世上的武士，不都是這樣的嗎？同樣是一個人，只要他威嚴可以服人，叫別人佩服他，他就一世不愁食祿了。但是不論正雪如何裝腔作勢，仙八却是一成不變地老實樸直。「原來如此，在世上混原來還得一招半式！」仙八似乎已經對微妙的處世學有一點了解了。

當他們住進三河吉田（現豐橋）的旅館時，仙八問正雪：「大濤禪師到底是什麼人？」

「是盜賊！」正雪毫不猶豫地答道。

眞的麼？仙八很懷疑。因爲照仙八自己的感覺，那位禪師一定是日本第一高貴的家族。如他的行爲看起來像盜賊，那必然有一個非常重大的目的。仙八問正雪這種想法對不對？

「正是！目的很大，是想盜天下那麼大。」正雪告訴仙八：「那個禪師現在對天下無數的叛逆、無賴、盜賊等來說，他就像神一樣。自己非常有信心，覺得他是爲了正義而行動

的。爲了這目的，必需先找到充裕的資金，所以做偷做盜都無所謂。」

等他們走過箱根，離江戶越來越近了。他們住宿在小田原。仙八問正雪：「您報仇的事怎麼樣？不能用比武方式來解決罷？」

「武力不值得一談。」正雪說。因正雪長得像晒乾的青蛙，又小又乾，一點風采也沒有。更別說力氣了。

「我怎麼樣？」仙八問。

「是呀，像你仙八這種武功，大概就不得不用刀解決。或者用拳頭，也可以打死他。不過在動手之前你早已死了，因爲早被他毒死了。」

世傳由比正雪是百年難得的軍略家，有一點眞確。因爲正雪了解到所謂軍略和軍學只是把古今中外的邪惡智慧加以整理組織化的學問。

「注意，我還沒有說動手以前，不要去殺他。」正雪說。

「爲什麼？」

「雖然他是我殺父仇人，但是他也是我的師傅呢。」

當然，正雪這話是講給仙八聽的，至於他心裏想的什麼，誰也不知道。

二

到了江戶，仙八想，正雪一定會馬上去找楠不傳。可是正雪似乎對計劃比復仇行動更有興趣。

江戶有一個山伏町（山伏區之意）是宗教特區享有自治特權。江戶的警察和行政官都管不到牠。這個地方是屬於寺社奉行（禪寺神社管理機構）管轄的。當初西洋人到日本時，對日本宗教風俗大爲吃驚。「崇信惡魔並穿着魔鬼似的衣服」就是指山伏町地區的教派。原來這裏所謂惡魔是手拿火炎劍的不動明王、感德大門王，他們的信徒亂髮披肩，額上綁着頭巾。柿色的外衣掛着念珠，背上背着笈箱（雲遊和尙所背方形藤箱——譯者註），手拿金剛杖或錫杖，腰中佩着劍，並插着嚇人的利斧。他們的法螺聲傳十里，又常用咒法，是非常特別的教派。這既非佛教又不是日本的神道。而是密派傳入日本時，有一派結合了日本國有的神道、神仙術與密教而自成一宗。這就是基督教傳說的日本惡魔教。初成立的德川幕府對管理他們非常頭痛，只好將他們分成兩個集團：本山在京都的聖護院和三寶院。江戶的一支就集中到牛込區山伏町。

「原來是這樣的地區呀。」正雪一面說一面在四周坡道上上下下的來回走動。這一帶還是雜木林立。只有坡道成爲交通線穿梭在山林之中。道旁散佈着貴族、旗本的宅院。在山伏町的入口，有一長列以木瓦爲頂的相連房屋，每家都有繩子掛在門楣做裝飾品。門楣上有：妙觀坊、靈智坊等等名牌。正雪走到一間不動坊前把格子門打開，走進玄關。

「眞是稀客呀！」一個中年婦人一見他就叫起了。這女人鼻子很小，旁邊還有一顆黑痣，厚厚的嘴唇，一看就是淫賤相。仙八正想着時，正雪突然走上前，一把摟住女人的腰，就往身上緊壓。女人一面發抖，一面喘氣。

「眞是膽大包天。」仙八想，見到正雪這樣無視於世間道德，心中一陣淒然，幾乎忘了呼吸。終於，正雪放開了這女人，問道：「又來打擾了，主人大人在家嗎？」雖是很客套地打招呼，可是口氣却很倨傲。女人整一整衣服下擺，似乎還沒有從興奮中恢復過來。全身抖個不停，上身也搖搖幌幌，好不容易靠上一根柱子說：「——後面。」肥下巴的肉一直抖動。「他在禱告。」果然傳出沙啞不堪的唸經聲，聽那聲音，是一個身體不太好的男人發出的。

走進後面，見到和想像差不多的一個男人。這男人一見正雪就唉呀，唉呀，叫出聲來。忙把自己所坐的蒲團反過來放在上座，請正雪坐下，自己走到下位，伏地請安。特別謙卑的把屁股蠶得很高。

於是兩人對座言歡。仙八約略聽出這男人以前似乎受過正雪的恩。

「浪人越來越難在江戶市中逗留了，所以請你去向你們寺社奉行(約等於寺管區警察長)那裏講一聲，讓我門人浦安仙八在這兒借住。」說着就把仙八介紹給主人。然後又講出完全出乎仙八意外的話：「我想把這個仙八送入那邊軍學道場，拜入楠不傳門下。」

「送我到楠不傳門下？」仙八正驚異着，正雪又對主人說：「這是爲了探察楠不傳的虛實。」

「原來他帶我來到山伏，只是爲了要讓我潛入楠不傳門下。」仙八想。

要仙八留下，依規定必須有一個保證人。而這個人最好是和公家無關的武士。所以正雪就拜託這位主人替他找到一個保證人。如此浪人才能平安無事地住在江戶。

不動坊主是出生在大和吉野，幾乎和山伏町同樣古老的世家中。他就拜託寺社奉行——也就是這山伏自治區最高長官朽木能登守的管家井源大夫做仙八的引見人，引仙八去見楠不傳。

第二天，仙八搖身一變，成了楠不傳在室弟子，正雪則住到江戶另一地方去。

之後，正雪每天算「易」，能知道幾時吹風，幾時下雨。他就告訴不動坊屬下的山伏信徒說：「這是一個使山伏町繁榮的辦法。」正雪把預測的天氣寫了很多張布告，叫人分貼在

市中人多的廟前和神社前，叫做「鳥居」的山門牌樓的架子上。

「午後陰，未時下雨」。也有時候更正確寫着「申時下雨，酉時初刻雨停。」

這些預告三次大約可以說中一次。可是人是很奇怪的，不準的時候大家都不理會，如果預測中了，就衆口喧騰，到處傳述。如此過了一個月，「山伏町天氣神」的名頭不脛而走。又經好事者一再渲染，終於越傳越遠：「有一個稀世軍學家住在山伏町，他在無聊之餘，爲了解悶用筮易作卜，能知天文。」惹得很多人都專門到山伏町看卜文。

如果有人要見這位不可思議的卜者，就得請不動坊主引見，否則別想見到這位奇人。這是正雪膽識過人之處，故佈疑陣，增加人們的好奇心。

其中也有不相信的人，故意來山伏町求證的。到了春天花季時，有位身份很高的旗本老武士到山伏町來訪問正雪。可惜正雪不在家。老武士就到燒餅坂的茶屋去歇脚。這時老武士的從人說：「占卜天氣就等於代天說話一樣不可思議。」他從門簾縫往天上看，一片晴朗。他說：「這雨藏在那裏呢，別信這種傻話了。」

這個時候茶棚裏間，傳出一個聲音：「足下所言，陽中有陰，終陰也。」意思是說，占卜有陰陽兩面，而這個從人所說的話帶出雨字。所以雖然是晴天，却借人口說出陰來。一下便會有雨吧。老武士一驚，回頭一看，一張白臉在黑暗的裏間非常突出。再細看，此人長髮

披肩，穿了一件火紅的外套，坐在那裏，十分威嚴。那人便問老武士：「您是那一位？」老武士回答說：「行。現在我有興緻，請先生再仔細卜一遍天氣。」

這個人把十指張開當做筮竹，掐指算了半天。最後說：「酉時（午後六時）雨，戌時（午後八時）晴。」

他用沈鬱的聲調說出後，深深一揖而出，只聽見木屐聲響，喋喋而去。

老武士回到市谷的家中時已是日暮時刻，他興奮地等到了酉時初刻，果然下雨，一直到戌時突然放晴。

「啊，啊！這個人如放任他在村野，一定會領頭作亂的。」這老武士不是別人，他是江戶幕府大名將石谷十藏。他跟第二代將軍出戰大阪之後，又擔任過平島原之亂的副總指揮。有許多有名逸事，在世上傳說。後人印象中他是幕府中處理浪人問題的權威。他不主張盲目地逼迫浪人。相反的，應該憐恤浪人的處境，設法使有能力的浪人才有所用，才是解決浪人問題的上策。同時他也說到做到，在自己家中養了不少浪人。一有機會便推薦給諸侯公卿。

第二天，石谷十藏到將軍殿中告訴大臣同仁，牛込的山伏町有一個浪人叫做由比正雪，是個異人。他把昨天的事敍述一遍。由比正雪的名字就此在千代田城中傳揚開來。

鄭成功

一

仙八住在楠不傳的學塾中，有一個年輕的女人常常來端茶倒水，有時坐在楠不傳身後替他搥腰。仙八想：是楠不傳的女兒罷？有時又想：這也許是楠不傳的侍妾。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關心起人家的身份來。有一次正雪意外地說他：「你的弱點就是好色！」軍學的基本就是找出敵人弱點。

「我，好色？」仙八吃了一驚：「你才是好色呢，第一次到山伏屋，在門口就和女主人……」仙八對正雪那時候的行爲，一直覺得驚訝和嫌惡。

「啊，啊，啊。」正雪像叫人似的大笑起來，「怎麼你記着這件事啊？做這事的是我呀。我做完就忘了，而在旁邊看的你，却到現在還不能忘記，你看是你好色呢還是我好色？」他拍打着疊席笑着說。好講這種似是而非歪理的風氣，是當時禪宗的特色。故意用似是而非的歪理使人迷糊。這一招是正雪在臨濟寺當和尚的小雜役時學到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仙八搞胡塗了。

「我是說：眞正做的不算好色，記在心裏想的才是好色。」

「仙八，」正雪馬上轉換話題：「把楠不傳的那個女孩的臉畫出來。」說着就拿了畫紙和顏料等用具給仙八。這些用具是他以前和仙八一齊畫那個大阪名城圖——現在已經成爲名書了——剩餘下來的。仙八拿着筆先畫一個輪廓，再畫那女人最飽滿的前額，再下來就是小貓兒一樣的敏感靈活的大眼睛。還有她特徵之一的頭髮，是人人討厭的捲髮。所以她的髮鬢鬆散的彎曲着。髮髻也鬆鬆的，雖然繫上帶子仍然散散的。

「這傢伙！」正雪心中極爲驚異，這才是仙八的眞本領，仙八還在一絲不苟的畫着，他用細工筆描女孩的頭髮，一根一根的，似乎故意增添她的情韻。事實上仙八根本不知有「渲染」這類的省筆畫法，所以畫出中國和日本畫中從來沒有的眞實感。她身材矮小，挺直的背，連她身穿的綿布和服的花紋都密密地描出來。等到畫完太陽已經偏西。正雪是個怪人，

這麼長一段時間裏他從未走開，一直盯着仙八畫畫。

最後仙八在女孩脚邊畫上灌木叢。等一切畫完已經入夜。

「這是什麼樹？」正雪問。

「這是連翹花。」不傳的院中有從中國傳來的灌木，早春時開着鮮黃的花，聚在枝頭。

「這女孩叫什麼名字？」

「叫阿園。」

「你愛上她了罷？」正雪想如不是愛上她，仙八不會記得這樣清楚。

「眞是變了一個人。」正雪指的不是他愛阿園的事，是指他意外發現仙八有繪畫才能。其實仙八自己也是在畫了之後才發現的。

「眞的畫得非常生動，好像活的一樣。」正雪一臉諷刺的表情。「浦安仙八你實在做不了武略家。這一點可以確定的。」

「爲什麼？」

「爲了女人，這樣大費週章一筆一筆描繪，這不是武略家可以做到的。」

第二天，仙八輪值洒掃不動坊，所以沒去軍學塾。一大早就起來掃大門口，這時有個矮小的怪人來訪，像影子一樣地一閃就溜進門裏。

二

那個矮小的男人在裏間客廳中和正雪對面而坐。這時仙八既爲門人，便等在廊上，怕正雪有什麼差遣，以便馬上去辦，從拉上的紙門傳出談話聲。

「在江戶城下放一把火，這城就可以完全拿下了。」來客說。

仙八的呼吸停住了！

「不對，先要拿下大阪城，以大阪做爲根據地，以那裏的財富作爲軍資，才能號令天下。」拍的一聲有下圍棋子的聲音。

原來是在下圍棋，仙八這才開始呼吸。這是正雪的壞習慣。他常常喜歡說一些既不是玩笑也不是出自本心的即興話，根本不理談話的主題，忽然跳出別的主意來。不久，正雪大聲叫仙八，仙八進到房裏。

「就是這個人啦，愛上那女孩子。」正雪給客人介紹。

客人吸着長煙管，手脚像孩子似的短小，臉却有孩子的兩個大，秀麗到有點令人不舒服的程度。

「這就是神。」正雪說。仙八再看他皮膚白得像磁一樣細緻，頭髮散着，結着唐人一樣的髻，衣服還是山伏區中常見的僧袍，紅柿色的衣服，袖口寬大，配着他那奇特的臉倒很相配，很像是中國人。

「這位是蘇一官。」正雪說。和仙八猜的一樣，正是中國人。這時日本行鎖國政策，荷蘭人和中國人只能在長崎登陸，不准到其他地區隨意旅行。這個中國人一定是化裝潛入的。

「告訴他吧。」正雪察覺仙八的疑慮，就向那人說。

那人說出來的事可大了。

大明帝國末期數十年中，敗象畢露，國政混亂，官吏結黨營私，流寇洗刼諸州。東北關外的滿州勢力勃興，覬覦內地。滿州爲金人，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世代散居關外草原。這時有一位英雄人物，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出現，統一各部落，屢次越過長城衝入中原。這便是清朝的前身。明朝集重兵守山海關，清人屢攻不下。

「萬里長城就是從那裏起。」正雪插嘴說。軍學家知道這些，能夠增加自己聲譽。

「這時外患方興，內亂又起，李自成起來了。」

「李自成是誰？」仙八問。

「像我一樣的人。」正雪指着自己鼻子。

「是什麼意思？」

「是亂世梟雄。」蘇一官說下去。李自成是陝西米脂縣的無賴，在家鄉豪紳艾氏家中做牧童。後來入銀川驛站做一名小兵。這時就像正雪一樣有野心，以爲匹夫應以天下爲志，加入馬賊幫中，也和正雪加入大濤禪師幫會的情形相似。馬賊頭目高迎祥後來便收他作女婿，等高迎祥死了，他便成了馬賊頭子。

「大多數創業英雄都是流賊出身的。」正雪插嘴道。

李自成越鬧越大，自稱闖王，席捲山西、河南、湖北、廣西、四川等地。李軍所到之處姦搶燒殺，慘如地獄。

「仙八，當你從住吉小村出來時，正是李自成佔領西安城，自僭帝號，並攻破北京，明朝崇禎皇帝自縊在煤山的時候。」

「我從住吉出來的那一年？」

「對，這亂風是由中國傳來的，以後就該日本囉。」正雪說。

「那李自成已經稱帝了嗎？」仙八問。

「還不知道。」正雪沉着臉說。「現在有兩種情報。一個說李自成還沒當上皇帝，一個說山海關守將迎努爾哈赤入關討李自成。努爾哈赤的馬隊攻入北京，而李自成已經自殺身

亡了。」

「中國的正雪死了呀！」仙八心中覺得非常奇怪。但正雪話鋒一轉談到倭寇。

倭寇是從室町時代到戰國豐臣期間（約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活躍在中國沿海和南海的日本海賊，漸漸的中國海賊也加入行列。到了德川初期，日本海賊漸漸衰微，而中國海賊霸佔了這個地盤。這時候有一巨盜興起，名叫鄭芝龍，他是福建泉州府安平鎮人，擁有中國最大的私人商船隊，也可以說是亞洲首富。明朝爲了招降他，給他一個海軍遊擊都督的名義。鄭芝龍在尚未出頭時曾住在日本平戶地方。（在長崎北方，爲中國、韓國商船最近便的小港。現仍有鄭成功的事蹟——譯者註）他和日本女人生了一個兒子，取名鄭成功。

「鄭氏父子目前怎麼樣？」

「鄭氏父子爲了反清復明，以自己的海軍結合明朝遺臣在陸上組織的陸軍和清軍對戰，這就是目前狀況。不過前途艱辛，所以鄭氏以自己和日本的深厚淵源，正式向德川幕府求援，希望日本社會上的浮浪之士，組成義軍去中國協助他的反清復明大業。」

「這位蘇一官就是以明朝大使身份前來日本的。當然不是堂堂皇皇的入境。最先扮作日本人乘紀州船東渡，入大阪再到京都會見大濤禪師，然後由品川附近海面，改乘小舟入江戶，才到這裏。」

「仙八，」正雪的聲音興奮極了。「我腦中有一個三分天下之計。日本國中數十萬無處投奔的浪人，編成倭寇軍團，開去幫鄭成功、鄭芝龍反清復明，成功以後，借他陸軍和亞洲第一大海軍艦隊，艨艟艦百艘開入大阪灣，一舉佔下京都大阪，便可以跟江戶決戰。」

正雪越興奮，仙八就越惶恐。正雪正在做七彩的白日夢，仙八却對自己的將來不安起來了。

正雪說：「你當然先做海軍先鋒大將殺入中國，爲進軍北京的前驅。等到日本方面事成，中國一定會封你一個侯伯爵位，給你一州一郡作領地。」這正雪眞有意思，仙八冷眼旁視，正雪像春蠶一樣吐絲，把自己陷入絲網中，越陷越深。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多麼脆弱，反而自我陶醉，連眼睛都紅了。

「仙八，想通了沒有？」正雪似已查覺仙八的心思：「你看，李自成不過是米脂縣放牛的人，都能坐上金鑾殿，就算只有三天的天下，究竟天下讓他給拿下了。鄭芝龍是少時在肥前王島賣雜貨、胭脂、花粉的人，也能在海上揚威，壓迫陸上的清兵。李自成和鄭芝龍眞是鳥中之鵬，一般燕雀豈能看透他的志向？」正雪被自己的話感動了，把腰間的小薄刀拔出，指着仙八咽喉：「弄清楚對手是誰了沒有？」仙八苦笑着，一面用雙指把正雪的手腕鉗住。正雪痛得掙起身來，終於把刀丟掉，直挿在草席上。仙八俯身拾起小刀，順手就挿入正雪腰

間刀鞘中。

「你？」正雪的狂態消失了：「在這世間到底想要什麼？」他靜靜的問：「這個女人嗎？這個畫中的阿園嗎？」正雪一拍疊蓆，爽利地說：「好，現在我證明給你看，這世上沒有任何願望是不能實現的。比如這個畫，」正雪說：「如果我能叫這個有血有肉，血管裏砰砰跳着脈搏的畫中人，出現在你面前的話，你會將你的命賣給我，完成我的大志嗎？」

「這畫中人？」眞有此事？仙八想：說不定正雪又狂起來了。所以順口說：「可以！」這一下點頭的人不是正雪，而是蘇一官，這個神一樣秀麗容貌的中國人，用皙白的手指拈起畫的一角，拿去塞在膝下。

到底要做什麼呢？仙八糊塗了。

仙道

一

蘇一官是個清秀英俊的中國人，與其說他瘦，不如說他像琺瑯磁娃娃般的透明。仙八對他越來越有好感。

「我把這畫上的人變成眞人給你。」蘇一官說。仙八直覺這中國人似乎眞有本領可以做出這種奇蹟，所以低頭彎腰地道謝，同時覺得胸中似有凉風徐徐吹過的舒暢感覺。仙八第一次覺得低頭求人居然也有這樣愉快的一種甜蜜感。

「你很喜歡這個女孩子吧？」這中國人皙白的手指，順着畫上女人腰部的線條描下去，

仙八目不轉睛的盯着他的手指的動作：「你愛她到願爲她捨命，對吧？」他頭也不轉地對仙八說。仙八本來並不覺得自己有多愛她，可是被這中國人一說，就覺得自己燒成灰都還愛她，一種洶湧的愛情湧了出來。

「是，我就是燒成灰都還愛她……」

「對呀，一定要這樣，沒有這麼愛，這個方術就無效囉。」

「方術？」

「是仙家之術。」中國人告訴仙八，中國不像日本這樣野蠻，而是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先進國家。有很多研究神仙術的。其中的精粹有仙家、道家，黃帝之道等等研究仙人的思想。仙八想：這蘇一官恐怕是一個仙人吧？

「好吧。」中國人收回手指，把疊蓆上的畫卷起來，交給仙八。「這張畫你拿去貼在自己喜歡的地方，比如說森林中老樹上面，或廟宇的門後，也就是門扇打開後，會把這幅畫遮起的地方，總之要人家不容易看到的地方。」

「然後呢？」

「明日戌時三刻畫像就化成肉身了。」中國人又說：「照黃帝經中所說，人，形死神存，可變可化，其變無窮，去吧。」中國人用清澈的聲音命令着。

領命而出的仙八，走出山伏，經過燒餅坡。恍惚間只記得他已經到高地的牛込袋町邊了。在仙八的時代，這裏還是有雜木林的山丘和窪地，還是武藏野的原貌。

草地往上斜，上面有一個小臺地，南高北低。而仙八所站的臺地邊緣，正是當年戰國時代德川家尚未入主江戶以前的牛込區所在地。是遠在小田原北條氏的屬城。第一個城主是在天文年間由上洲遷來的大胡氏族中的彥太郎重治，後來因地而改名牛込氏，領地一直到日比谷。仙八根本沒有用腦子想就到了那裏。林中很暗，仙八把畫像貼在一株矗着的死樹樹幹上，便走下高丘。

第二天仙八去軍學塾上課，楠不傳還照例講着太平記。那時，所謂的軍學家都把太平記看成歷史書，而將文中所寫的合戰戰略、戰術和武將言行都看成史實而深入研究，並以之教導門徒。

每日應有的日課完了，仙八就去打水，掃院子，做種種雜事後才回家。可是今天木瓦的屋頂漏了，仙八奉命修補。屋頂究竟那裏漏？仙八想阿園一定曉得。他繞到後面找阿園。看見阿園在井邊，蹲在草地上洗衣服，根本沒有注意到仙八走近。這女孩頸子以上都美極了，可是仙八走近時却聞到一股味道。「有狐臭！」仙八很失望。仙八走近時牙齒打戰起來。心想：「這就是今晚戌時下刻（晚九時後）要在樹林和我相會的姑娘呀！」這個在眼前搓衣服

的女孩，在林中，會倒在我懷裏嗎？

「——小姐。」仙八激動得聲音都叫不出來。

阿園停下來，回頭驚訝地望着仙八：「有什麼事麼？」並沒有生氣的樣子。仙八想：她也喜歡我呢！

這時正雪正在和蘇一官說：「那件事是說着玩的罷？」從圍棋盤抬起頭看蘇一官。他指的是把仙八畫的人變成眞的人那件事。

「你希望是眞的，還是說着玩的？」蘇一官仍然看着棋盤，口中喃喃作答。

正雪說：「今天仙八眞的出去了。難道中土的仙術眞是那樣不可思議嗎？我倒想親眼目睹證驗一下。」

「如果見到了，又如何呢？」中國人問。

正雪微笑着說：「我就是這樣一個好奇心特別强的人。」一付高高在上的表情。說過之後立刻自覺態度不好而後悔。如果這次試驗成功了，他一定要想辦法叫蘇一官入幫，借他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宏願」。今天同蘇一官談話，本來就是爲了這個目的。所以正雪一直微笑表示自己的殷勤。

蘇一官用手指挾着棋子，徐徐伸到棋盤上，然後拍的一聲準確的放下。他個子雖小，可是風度和格調都要勝正雪一籌。

「等你看見這次仙術的成功，你就會答應浪人那件事吧？」蘇一官又說：「你個人答應參加沒有用。問題在你有這個『力』嗎？」中國人問正雪，他是在問正雪有無能力號召全國浪人。這位地下征夷大將軍與地下幕府將軍大濤禪師，需要鄭成功的軍資。所以將來如能合作成功，他便能組織由比幕府取德川而代之。

「不錯。」正雪說：「我有這個力量。」說後不免心中一凉，心想：我這個組織可以指揮的浪人似乎只有仙八一個人而已。

中國人終於抬起頭來，說：「晚上，到了時候，我們一起出去吧。」他把棋盤一推，橫身躺下，伸直身子睡了。

正雪想：這個人眞是仙人嗎？他自己說會大唐神仙術，可是正雪怎麼也難完全相信。

二

戌時下刻到了，正雪和中國人站在牛込古城遺址的小丘上，向下望着神樂坡。頭上杉木林筆直的矗立。再上面就是星光燦爛的夜空。這時有人沙沙踏着草地走上坡來。「是仙八。」

正雪想。踮起脚去看。中國人却沉默不響，想着正雪曾說此人功夫高，可是看他隨便走路的神態，却不見得有多高明，正雪在騙人吧？

來者果然是仙八。他爬這個坡居然非常辛苦，喘息重得很。脚步似乎總拉不開，昏昏沈沈彷彿夢中走路，後面還像有什麼東西在趕着他。爬坡時，越爬越覺得伸不開手足。終於爬到坡頂。這裏是以前城館遺址，仙八貼畫那棵枯樹以前當是和這城池一樣繁榮昌盛，樹枝伸向八方，當時樹葉必然蔭蔽着大片土地，可是目前却只餘枯枝。

「不要再走過來，停！」耳邊有聲音響起。仙八立即跪下把臉伏在落葉上。那張畫像與他相距不過幾張疊蓆遠。

「把身子投在地上。」耳邊似有牛虻聲一樣、嗡嗡的響。

仙八不懂怎樣「投」在地上。「你不懂中國人的禮節，要依中國五體投地才能叫畫像復生。」仙八楞住了，怎麼辦？

「現在我教你，這是最高敬禮，把身體從地上跳起來側面落下來，讓左肩，腰側和腿骨重重摔在地上。然後再跳起來用右肩那一邊着地，摔得越重越好。」在林間偷看的正雪，嚇得忘了呼吸。只見仙八的身影從星空下跳起，投向大地，又跳起又投下。正雪全身都起了鷄皮疙瘩，寒毛直豎。他知道日本降神是用狐狸傳神旨，現在仙八難道被中國唐神附身了麼？

「蘇一官先生，您看怎樣？」說着隨即轉身。那有什麼蘇一官，黑暗中只有風吹樹搖而已。

星光中仙八一再跳起摔下，很快就精疲力竭。「五體」都摔得痛楚不堪，終於心神恍惚起來。仙八勉強用手撐起身子，像青蛙似的向前抬頭一看。繪像竟活動起來，紙在飄動。朦朧中紙脹起來，終於化成一個人體。阿園還是穿着白天洗衣服時的打扮。寬袖子用帶子束住，露出玉脂一樣的手臂與皓腕，雙手合十，走到仙八前面，背過身子蹲下，慢慢地回過頭來。仙八爬着向她，呼吸吹在阿園的髮根，把鼻子湊近她，親她的耳後。「阿園小姐。」他喃喃地叫着。一陣狐臭傳來，仙八心臟越跳越快，似乎要從胸口跳出來。他拼命吸着她身上發出的味道。不知何時仙八已經緊緊抱着阿園，手在阿園胸前揉動，掌心好像要嵌入阿園的肉體，溫熱得手指都濕了。「這果然是阿園！」他血都凝住了。這時，女孩似乎用力掙着，但終於無力倒向滿地落葉上。此後的事，仙八事後都記不起了。

正雪記得很清楚，當天晚上，獨自回到山伏町屋中，身體好像溶化了一樣，四肢無力。勉強爬進蚊帳，一躺下立即發高燒，比重感冒還厲害的高燒。全身如火，意識飄浮在空間。覺得剛在小山丘見到的仙八的事，恍如夢中的錯覺。到第二天早上睜眼，霍然燒退，一切正常了。

「仙八！」他叫道。仙八像平常一樣，在紙門外廊下侍候着。聞聲拉開紙門：

「昨晚的事是夢罷？」正雪衝口就問。其實這也正是仙八所想問的。他半信半疑，不過仙八全身一陣陣痛却一點也不假。仙八沒有開口，呆呆地望着正雪。

「不管怎麼樣，那中國人是有一點邪門！」

至於那中國人，那夜消失後，就再也沒有露過面。

楠不傳

一

仙八完全變了一個人，整天發着呆，正雪覺得很奇怪。如果仙八正常，那晚奇遇以後應該會再去找阿園，但是仙八並沒有去。問他那夜見到的阿園的容貌，仙八完全忘記。如此，好多天都在發呆。更不可解的是他發起了紅熱病，一發作時便痛得直跳。他一定在想，名叫蘇一官的中國人說過的話：「人會變的。」仙八對正雪的態度就是一例。

「正雪——」仙八開始用輕慢的語氣連名帶姓叫他。一早就坐在有陽光的廊邊晒太陽。正雪有事要他去做，他也不動。正雪忍耐了十天，到一天早上實在忍不住，很兇的對仙八

說：「你等於是我養的一條狗，你忘了嗎？」他的聲音很小，剛剛好夠傳入仙八的耳中，因爲他很顧忌仙八的武功。

「養的狗——」仙八覺得這名詞眞鮮，再一想，也沒說錯。我從住吉村出來，難道不是當了狗的嗎？一出不就是給正雪收養了。但把正雪跟那個中國一比，覺得正雪差得多了，兩人之間簡直天淵之別！

「我本來從未見過世面，到現在還是笨頭笨腦的。不過我總是一點一點地開了眼界。所以現在看你，你實在小器極了。」

「你是說那個中國人比我偉大嗎？」

「根本不是大小之比。我看那中國人心就砰砰跳，那個中國人已經把我魂攝走了。」

「眞是瘋了。」正雪開始笑了。心想：我找到仙八的病因了。

「仙八！你對那個中國人有的只是信心，和你我師徒之情完全是兩碼子事。那種信心好像信法華經的日蓮宗，信本願經的阿彌陀佛。如來的宗徒對佛祖關係亦復如此。我們志在一匡天下，就必須也有這種信心。」

「不是，不是！是他把我靈魂全都帶走了！」仙八發熱的雙眼望着上空。正雪想了想，到這個時候如果不把他弄醒就無藥可救了。所以他叫道：「仙八，你的靈魂不歸到你身上，

你想想，會有人高興帶着你的魂兒到處走嗎？」

「正雪喲，」仙八壓低聲音說：「你怎麼不懂呢？這是有多麼甜美呀！」

「……？」

「我現在坐在這裏不動，心裏好舒服。魂兒實在太重要了，常常要操心。現在我却好像有油浸透我的皮膚一樣，或者說是睪丸深處冒出一股甜美的感覺令人有意想不到的舒服。這種感覺只有魂兒掉了才有。否則不可能得到的。」仙八一面說一面看自己的胸部，又看自己的皮膚和身體。

「眞聰心。」正雪想。但是正雪却用猫一般柔和的聲調說話：「仙八，仙八，你講的我全明白。可是那拿去你的靈魂的蘇一官很快就會回到唐土去，你怎麼辦呢？一直到冬盡春初時才有從大陸吹來的季節風，那時蘇一官才能坐船到南海，然後再順風揚帆到日本。他留了一封信叫我們等他回來。我們要再見到他，非等到那時候不可。」

「等他？」仙八反問；終於站起身來。

「是啊。在他回唐土期間你把你的魂租給我好不好？」

「哦。」仙八覺得正雪講得有理。不錯！那個唐人不在日本這一段期間，我不能讓我的魂兒沒有歸宿，所以正好租給正雪。便問：「多少錢一天？」仙八年輕的臉上出現一種未曾

有過的狡獪表情，像一個斤斤計較的老市儈。

正雪被仙八的神情嚇住了。本來仙八那種不服輸，不求人的勁兒，竟然變成這樣子。正雪覺得他有點瘋了，便提醒他：「駿河守，大濤禪師召集浪人結社入幫，是爲了打倒德川，不是叫我們去賺自己人的錢。這點你可別忘了。」

仙八笑道：「我的魂兒是給那中國人帶走了。和那個邪魔外道的和尚根本沒有關係。他要是敢管，我就先跟他翻臉！在那個中國人不在的時候，我把魂兒租給任何人，又干那大師鳥事？」

「好吧。」正雪屈服了，哄他道：「把魂借給我，一天算你二十文錢。」

二

正雪看見楠不傳以軍學權威的姿態，在江戶揚名立萬名聲大噪後，領悟到利用「軍學」做工具是一條接近諸侯、貴人，可以直上青雲的捷徑。唯一的難處是權威性不足。那楠不傳，不管是眞是假，人家總認定他是楠木正成的末代嫡孫，而他又擁有許多眞僞不辨的傳家秘笈。

「把那傳家秘笈拿到，再一刀斬了他。我就可以做堂堂第二代楠不傳的傳人了。嗯，這可以叫仙八去辦。」

自從仙八把魂租給正雪之後，簡直變了一個人，他橫衝直闖，絲毫不用頭腦。這夜，仙八就偷偷摸進楠不傳的宅院，當時正颳着大風雪，他雖穿了簑衣，混身還是透濕，轉過樹籬，便是上了擋雨木板的長廊。仙八用木匠的銼刀將木板門底凸槽挖開，將整扇木板卸下來。脫了簑衣走進黑暗的屋中。忽然他兩膝發抖，幾乎站不住脚，原來他聞到緊閉的屋中，瀰漫着熟習的狐臭味，非常刺鼻。於是那夜在牛込城丘上的種種經歷全湧上心頭。那件事使仙八初嚐生命的樂趣。可是後來正雪却很現實地告誡仙八說：人要把自己想成物，不能感情用事，否則一輩子都是跟在人背後的人渣。

「我就是工具。」仙八想。一面把方形紙罩的燈點亮。楠不傳與阿園都睡在蓆上。他連拍帶打把兩人弄醒。

「我是工具，所以什麼都做得出來！誰出聲大叫或想逃走，就一刀斬下，絕不寬貸！」仙八拔出大刀大聲喝着。

「是誰的工具？」楠不傳抬起像樹瘤一般又小又縐的臉問道。他非常鎭定地坐起來。盤起那小得好笑的脚。

「你在駿河府所殺的高松半平的兒子，現在叫做由比正雪那個兵法家！」仙八講這一串話的時候，不傳蠕動着那像蝦一般彎起的身子，向前一跳，想逃出屋外。說時遲那時快，仙八抓住不傳的衣領，拖他回到原地。

阿園一聲不響，只在一旁冷眼旁觀。仙八對着不傳，心裏却在想：「這女人到底是楠不傳的什麼人？養女麼？」

「我不殺你，」仙八在楠不傳耳邊低語，「但有幾點要你答應。你上次在駿府答應給正雪的軍事書和楠木正成的傳家寶現在都拿出來。」

「叫正雪親自來要。」不傳的要求不算無理。

「他有他的理由，不能親自來。」仙八說。

正雪並不想以楠不傳第二代傳人揚名，而要自立由比正雪名號。但是這楠木正成嫡傳弟子的名義，家傳秘笈與寶物仍然是揚名時不可少的東西。

「他說過，假如你不答應，叫我馬上一刀殺了你！再搜那些東西。一定會找到的。反正我現在只是他的工具，只聽他命令行事！」

「工具是嗎？」楠不傳很快出現笑容。「怎麼樣？作我的工具好嗎？」

「你叫誰作你的工具？」

「你呀！你作我的工具，我馬上把你要的東西給你。」

「免談！」仙八的意思是說，既是因爲有靈魂會思想，太累了才答應做工具，才跑到這裏來，連殺人也不在乎。假如被說服，那豈不又犯了「自己思想」、「自己選擇」的規則？這不就不成其爲工具了？這樣，一下做工具，一下又做人，仙八並不樂意。

「你死了心吧！免談！」這個從住吉村出來的年輕人現在正在享受不思不想的快樂。而這種快樂使他渾然忘了自己還有肉身存在，心中非常輕鬆自在。叫殺人就殺人，叫抱女人就抱女人，有一種自「人」中解脫出來的感覺，使人渾陶陶地沈醉不捨。

「等一下。」楠不傳直覺仙八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敵人。「傳家寶和兵書都給你。」

「還有一件事。」仙八重述正雪命令：「由比正雪從現在開始承繼楠木家家譜和軍學，而你從此不能待在江戶，一定要去什麼遙遠的地方。比如說回熊野家鄉。」

「如果我不肯呢？」

「要記得我只是『工具』。如果你不肯，我馬上要替正雪報仇，要你的命。」仙八道，楠不傳沈默地站起來。他似乎變了一個人，動作敏捷起來。他知道現在處境非常危險。露出那狡獪的莊稼漢用一派胡言的江戶軍學家賣假學問的原形了。越早脫身越好，因爲對手是毫無感情的，無法通融的，不知道會作出什麼事的「工具人」。

不傳把一個裡櫃一樣的木箱搬出來交給仙八，仙八打開一看，楠木正成的家譜。這是承認正雪是楠流軍學唯一繼承人必要的證書。一把短刀，一塊乾縐古織錦緞，還有紅布破衣服——「這是什麼？」仙八問，「是武士穿的戰袍」不傳回答。最後還有古舊得可怕的麻布旗，麻布的經緯都已稀鬆得要散掉了，上面寫着：「非理法權天」幾個漢字。這幾個字無人曉得它的含義，但是大家都知道當時楠木正成的軍旗上的確寫了這幾個字。

「這樣交給我不行，還得一件一件告訴我這些東西的來源和典故。」仙八說。

「正雪好歹也是一個軍事家。他總考證得出來這些東西的來歷的。」說完，楠不傳往窗外一跳，消失在黑夜中了。

「等一下。」仙八抬起身子來要阻止他。忽然他看見楠不傳忘記帶的東西——阿園。

阿園像木彫一樣，一直坐着沒動，兩眼一直盯着仙八。

「你到底是，到底是——」仙八在這個楠不傳沒帶走的東西面前，第一次感到狼狽不堪，話都說不清楚：「你，你到底是不傳的什麼人？」

「養女嗎？」

她搖搖頭。「那是他的女人？」她搖得更厲害了。

「那麼，那把自己養女或者愛妾丟了不管，逃之夭夭的人，究竟是你的什麼人？」仙八追問下去。

「我是他買來的。」

「買來的？」仙八接着說：「那就像廚房裏買來的鍋和碗一樣，要用的時候買來用。要走的時候也不帶走。對不對？」

「對。」女孩子馬上笑起來。

「你原來和我一樣，是工具啊！」仙八驚嘆起來。

張孔堂

一

牛込村中有一個叫「榎樹」（樸樹——譯者註）的地區，因爲這裏有一株四里方圓之內都可以望見的老樸樹，它的巨根突出地面盤成大網。這個根網遮蓋了四坪大的地面。但是這地區出名的並不是這老樹，而是一位「張孔堂」先生。這位先生是江戶大大有名的軍學家。有許多諸侯、貴人都常常慕名來訪。在關東地區，東北山區，還有東海官道上好多旅行的人都專程來拜訪。所以他才是這「榎區勝景」。

此人正是由比正雪。

「張孔堂」這名字取自中國的張良和諸葛孔明。在玄關的旁邊掛着一塊大木板，上面寫

着：

「軍學兵法六藝十能醫陰二道，其他一切指南之師也。」不管牌子大小、內容如何？都是江戶第一偉大的招牌。軍學，兵法，包括：劍術武術等；六藝：包括禮儀，音樂，射術，馬術，書法，數學；醫陰包括醫術、卜術和其他包括中國與日本一切「藝」在內。總之，這是正雪和仙八在山伏町事件兩年以後的事。

掛上這塊牌子的時候，仙八問：「這樣法螺是不是吹得太大了一點？」

「不會，世間的人就吃這一套。」正雪答。

正雪是一個很懂得時代趨向的人。而在這種時代也許才能生出這種人物。因爲在德川之前是豐臣時代，那時學問只屬於某一階層的人，並不普及。由德川時代開始，社會一般的人對學問的追尋才慢慢流行起來，因而造成師資嚴重的不足。連認識幾個字的浪人都可以在街上開塾授徒。因此像正雪這樣人物，在一般人眼中眞是文武全才，似乎這個大看板尙不足顯示正雪的本領。

「學問的事我不懂。可是論武功，你絕對不是我的對手。我看你根本沒什麼辦法去教人兵法。」仙八說。

「說得不錯，可是這樣才是我的謀略。」正雪說。「以前有一個叫做稻富一夢的人。他

是日本頂尖的火術家(火炮射擊專家)，而加藤清正大將把他迎到府中做食客，可是却不准他的家人去學火炮技術。家人都不了解爲什麼，去問主人清正公，清正公笑着說：『不用學火炮術，因爲大將只要使自己火炮多過敵國，在戰場上適當時機，讓敵人看到我們有鐵炮組織的隊伍就已經有效了。重要的，不是在乎什麼時候用火炮進攻而是在什麼時候、在最有利的機會讓敵人看到，才是重要的。而士兵學不學火炮技術沒有什麼關係。』聽的人都笑起來：『主公，原來火炮術這樣無用，爲什麼您要供養一夢這一流火炮專家呢?』清正公說：『這又有別的理由。如果讓別人知道我們家中有一位一流的稻富一夢，大家都會以爲我們加藤家的軍隊，火炮一定是非常厲害的隊伍。和鄰國作戰時，對方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這就是供養稻富一夢的好處。』」

「我現在也是一樣。」正雪繼續說：「現在我的門人浦安仙八武功非常了得，人們便以爲我能支使仙八這樣了不起的人，我的武功必然又在他之上。世上的人往往不要知道眞相，只憑着謠言氣勢就跟着倒下去。這就是渡世的訣竅。」正雪正是利用一股一傳十，十傳百的力量來渡世的。

「原來如此!」仙八心中雖不以爲然，但既已經答應做正雪的工具，也沒有多加批評。

「但是我只會刀劍之術，若是有人來求教槍術，你教不教?」仙八又問。

「那也教。」

正雪只知道如何持槍，根本談不到能教槍術。

「你怎麼教?」

「豐臣秀吉太閤老爺是上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戰陣專家，可是從來沒有聽說他自己持槍上陣。我是大將，把槍術分給下面的人去教就可以了。」

「那個人在那裏?」

「我昨天卜了一卦，下個月，戊日降雨，在雨中會有一個人背着槍來我們道場。現在我已經看到這個人的臉和樣子了。」

「那麼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名字?」正雪微笑道：「名字我怎麼知道?反正那個人到了玄關自會報上名來。」

「胡扯!」仙八心想：「但是也說不定眞有人會來。」仙八又想：「正雪本來就善於創造奇蹟。」

二

有一天門人徒衆集齊榎町塾中集會聽講。看見進門的路上鄭重地舖着細砂，(用掃把掃

成美麗花紋）。再抬頭看，只見到處都掛着草龍（粗繩相絞掛在門楣上代表神龍）好像神殿一般。這些徒衆忍不住互相詢問今天塾裏有什麼大事的時候，仙八穿着綉有正雪家紋的入門弟子禮服，出現在講壇上。「大家肅靜！」他臉上毫無表情——因爲他只是工具——「昨夜吉瑞異象，先生正在齋戒中，屋中得保持肅靜。」

講堂是兩個通間的屋子。外間十疊，用來給學生坐的，裏間八疊是正雪平常坐的地方。今天裏間都擺上祭壇。祭壇右邊供楠木正澄的畫像，左邊供楠木正行的畫像，中間供楠木正成的畫像。祭壇桌上燒着香，煙霧繚繞。還供有新的蔬果和正雪的軍書——兵道集十册，兵要集十三卷，獻捷錄二十卷，和漢軍理二十五卷。

正雪終於露面了，披髮垂肩（他一貫的作風）淺黃無花的外套，鑲着藏青色緞邊，一步一步走上講壇。先回身面對香案禮拜了半天，才轉過身子對着學生們坐下。他那莊嚴肅穆的神情，是仙八從未見過的。仙八大爲驚異，心想：「這樣一來和以前做跟班的樣子完全判若兩人。」

正雪雖然儀態儼然，但臉上却浮着微笑。一派謙謙君子閑雅之風。眞是一個寬仁大度的英雄，胸中似可容下百萬人。

「眞是古今第一流演員！」仙八一面瞪着他，一面想：「或許這不是他裝出來的，或許

是正雪的本質。」仙八越看越迷糊了。

「諸君，覺得奇怪嗎？」正雪用剛好讓人聽得到的低聲說話。後座的學生都得用掌撐在耳後才聽得清楚。「昨夜申時到寅時上刻之間，我夢見一個白衣仙人站在面前，溫和地對我說：『汝到我淺間山裏……』」聲音越說越小，連最前面的人也快聽不到了。正雪喃喃講了一大串話，大家都拼命凝神去聽。最後正雪終於提高聲音說：「所以這件事我就要拜託你們了。」說着站起身來又說：「今天和一位貴人有約，非去見面不可，以後就偏勞你們了。」說完就出去了。

仙八想：「今天根本沒有什麼貴人來約呀，這一定是正雪早就安排好的噱頭。」那些被撤下的學生互相詢問，剛才先生聲音小得要命，究竟說些什麼，大家你一嘴我一舌互相印證，終於湊出完整的意思。正雪夢見白衣仙人把他帶到淺間山山脚松林中，把草撥開，指着半埋在地下的五輪寶塔說：「這下面有個唐櫃（大唐製的盒子），把牠挖出來，那是楠木流軍學的象徵。」「這唐櫃象徵着楠木正成後世子孫中將出一個絕世英才。埋着的唐櫃出現，表示這位英才將出現。這位英才即汝正雪，這個唐櫃應該歸於你。」

當時的人比較單純，大家都相信奇蹟、祥瑞之說，因而把自己老師看得更神秘，這也是人之常情。只有仙八歪着頸子懷疑這是早就設計好的圈套，可是又沒有證據。其實楠木正成

是三百年前的人物，他的活動也僅限於「上方一圓」（指京都大阪一帶）。他不可能遠到關東淺間山中來埋什麼東西。但是仙八的腦子根本沒想到這點。

正雪的用意是要引起學生好奇去挖。這一效果是達到了，大家爭先恐後要去，亂成一團。仙八把要去的集合起來，大家抽籤決定。結果五、六個抽到了。馬上就準備動身。淺間山在上州五妻郡中。有個挿天的高峰。山區又很廣大。要找「五輪塔」並非易事，簡直像去抓天上白雲一樣渺茫，不知從何着手。當初正雪曾經小聲唸一首歌：

淺間畫狐跑，
嘎嘎夜啼無？

這是說淺間山中跑的「畫狐」在嘎嘎亂叫？是不是畫狐出沒之處就是埋東西的地方呢？當時就有一個小門人出聲說：「畫狐的意思——」仙八心中好笑，正雪才眞是一隻畫狐呢。

又有一個小個子門人叫道：「我懂了，這個古歌出自曾我物語（日本古史神話），要是這個典故都不知道，根本不配學兵法。以前建久四年（西元一二〇〇年左右——譯者註）鎌倉幕府的源賴朝將軍在淺間山脚下叫做三原曠野狩獵。在等着家人準備馬鞍的時候，天上飄來一朵烏雲，好像驟雨即將到臨。他身旁的馬忽然人立起來。梶原源太景季就作歌道：

「昨日臨淺間，
今日幸三原，
神武逼驟雨，
不敢降君前。」

唸完了歌，雲中忽開了一塊，太陽從中間穿射而下。賴朝大樂，當場賜給梶原源太附近五百町土地。這時草中跳出一隻狐狸向北奔去。

「你們誰以那匹狐爲題，作首歌來。」賴朝說。

住在武藏屬於橫山黨的愛甲山郎就出來作歌曰：

「試問畫狐跑，
嘎嘎夜啼無？」

賴朝高興極了，賞了上州松田三百町給愛甲三郎。」

這個小個子門人繼續說下去：「如果現在要去的人，從淺間到三原，去拜訪當地父老，

找出當時賴朝下馬的地點，和畫狐出現的地方，就不難找到五輪塔了。」

門人聽了就一道出發。

正雪到了夜晚才回到塾中，仙八把事情始末對他述了一遍。

「哦哦，的確只有學軍學的子弟才知道的典故。那個曾提到曾我物語的是誰呀？」正雪一面沉思一面問。

「奧平八郎右衞門。」仙八答。

奧平是伊勢桑名（今名古屋附近——譯者註）城主松平越中守綱定的家臣。是塾中唯一身份不同的人。是城主近侍的身份。

「好，記他大功一件，明天叫他做塾頭（班長）。」正雪說。

第二天正雪在大家面前發表了這件事，奧平喜出望外，當晚就請同學們在飯館中大吃大喝慶祝一番。

過了十天，到淺間山去找神蹟的弟子們回到牛込村來了。果然帶來神人所指示的唐櫃。

「好，把牠搬到這兒來。」正雪畢恭畢敬，把它奉到上位，這箱子的木板有地方朽了，漆也剝落了，鎖整個兒銹住了。的確，怎麼看都像埋在土中三百年的古物。

「先焚香。大家再一起開這箱子。」正雪命令道。鬧了好半天，才正式用一根彎釘去開

鎖，可是鎖孔都銹住了，根本打不開。看起來只有把固定鎖的釘卸下，才可以打開箱子，可是正雪偏不說。亂出許多餿主意搞了一個多時辰，大家都緊張起來。其實這正是正雪略施小計，故意引大家情緒達到高潮，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實這箱子對正雪並沒有什麼意義，是他在幾年前流浪各國時，爲了將來故做神奇，在淺間山中埋下的。

「要快點開的話，」連仙八都緊張得兩眼通紅地說：「把鎖底的釘子卸下來，是不是就成了？」

「的確，除此似乎別無他法了。」正雪轉過身去，似乎無可奈何地低聲說。說完，叫新任的塾頭——奧平八郎右衞門來。

「唐櫃，託我祖宗神靈才找到，身爲子孫後輩，我全身發顫，我什麼都弄不來，請你們替我打開吧。」

「謹遵師命，我會打開盒蓋的。」奧平卸下了鎖，兩手恭恭敬敬地掀開盒蓋。一看，裏面是雪白的一疊布。扯開布一看，有一朵大菊花和水紋的家徽，正是楠木正成的軍旗。還有圖譜一卷，是皇家御用紙寫的，內容赫然是醍醐天皇給楠木的聖旨。所有門人都被這奇瑞驚得呆了，正雪特意三申五令叫他們保密，但事實上這件事終於在諸侯貴人之間傳遍了。

過了八天到了戌日，這天就是正雪預言有個槍術無雙的人會來榎町的塾中拜訪之日。

丸橋忠彌

一

當時御茶之水臺地上叢林密佈，夏天蚊子非常多，而這一帶都是高位武官住的宅邸。其中有一位御中間頭（略似管區警察主管的職位——譯者註），名叫大岡源右衞門，他的外號叫「大鼻頭老爺」，因爲他有一個像山芋一樣的長鼻子掛在嘴上，連說話都不方便。夏天，他若沒去宮中值班，就喜歡架一扇門板在高樹枒上睡覺。

三年前這位大岡源右衞門在自己院中的樹上睡覺的時候，每天都看見隔牆吉祥寺的空地上，到了一定時刻就有人來教「槍術」。此人穿着很怪的粗紅護胸襖，聲音大而流暢，他一

來總是把五六根練習用的長槍往草地一架，叫道，「喂！年輕人，老師來啦。」他倒不像專門以教槍術爲業的教師，也不像個賣槍的武器商人。源右衞門看了，覺得很佩服。一個武士能拋下名利地位去改行當老師，在低級士兵和軍官間教武藝，的確很不簡單。他的學生每次都是兩三人一組的受教。源右衞門看學生的臉，總有七八個是他隊上的年輕隊員。這老師生得相貌威武，雄赳赳的一副武者面貌，連他自己都甚是傾倒。從遠處望去，只見他提起長槍一擺架勢，全身有如充滿電氣，蓄勢待發。源右衞門打聽了很久才知道這位浪人叫做——丸橋忠彌。

門人傳說，他出身於出羽山形縣，本爲豐臣派諸侯屬下，參加大阪城之戰才流落爲浪人的。

「那個槍法，那種氣勢眞是不得了啊。」源右衞門叫一個跟過他父親的老傭人去請那人來家裏一趟。老家人甚不以爲然道：「浪人都不是好東西，少爺要他來家裏，遭他偷盜事小，萬一做出有辱家聲的事就麻煩了。」

「我和他有緣，這個人不致如此不堪。」

源右衞門也問過他的學生，丸橋忠彌雖然住在大雜院，和賣柴、燒炭、做瓦的貧民混在一起，但是並不是無賴，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家中禮儀井然，仍是武者家規。尤其他的妻

子性格堅強，十足是大家閨秀風範。「這種人絕不會做盜賊的。」源右衞門說。他又打聽一下。知道他以前住在昌平街河岸附近，到了後來出一點事才搬到御茶之水這一帶來。他沒有兒子，七年前收了一個妻子娘家人的孩子叫做龜之助爲養子。後來忠彌以修武業爲由，到了上方（大阪附近一帶）去遊歷。遊學回來，竟然發現妻子懷中抱着一個六歲的娃兒。這是他出遊前懷孕生下來的。有和父親一樣的濃眉大眼爲證。這孩子取名爲辰次郎。不過他仍然非常溺愛養子龜之助，對辰次郎很冷漠。他的妻子阿勝爲這事非常生氣，以爲忠彌懷疑她不貞，不愛自己的親生子。所以漸漸集憤成狂，常常拿短刀叫忠彌殺了她。

有一天忠彌不在家，辰次郎同哥哥吵架，拿起一塊石頭照着哥哥的頭打去，把龜之助的右眼打瞎了，做母親的看到，一句話也不說，就拉着自己的親生兒子跑出去了。走一段路後，忽然拿出短刀撲向自己兒子的心口，「去死吧！」一刀殺了他，然後平靜地把屍體搬回家裏。等忠彌回來後便把前因後果告訴他。忠彌也眞是一個好漢，聽了以後，只答一句：「是這樣的啊。」就放過不提了。可是阿勝聽了，樣子很怪。她靜靜的說道：「你可以抓我送官，我做這事以前早就下了必死決心。」

她綳着臉，眼中閃着異於常人的光，說這話時，口角往上吊着，活像一個女夜叉。而她的話也比古今的貞女烈婦更慷慨激昂。阿勝說：「龜之助雖然是養子，但也是兄長，而幼犯

長是猪狗都不如的畜生。養子的眼睛弄瞎了，我這個做繼母的如果不處置，那豈不被世人認爲虐待養子？殺人償命是天經地義的，我只做了該做的事罷了。」

忠彌想，她性子太烈了，眞是瘋了一樣，爲了懷疑忠彌對親生子的愛，爲了維持倫理道德而做出這種超出常情的事情。這也和我所見過的一些爲政者一樣，爲了逞自己發揚道德的意氣，不管後果，毫不猶疑殺了自己兒子。把自己的悲痛化成一種亢奮的甘美。

「你眞是魔鬼！」忠彌定定看着這個惡魔般叫做「勝」的妻子。

但是阿勝根本沒有聽他的話，她用裂帛一般清楚而尖銳的聲音說：「你這個小人，生來就是浪人的命，根本不懂得道德與倫理。」

「又講這種話。」阿勝平日就常常這樣罵他，所以，忠彌並未特別不快，阿勝的娘家是武士之家，他的哥哥山內四郎兵衞在衙門裏當差。在江戶進修時與忠彌認識，而把妹妹嫁給他。山內家所以要一個浪人做女婿，是因爲看中了忠彌的武功。有這副本領，那天進入大藩諸侯家，可以做到槍術指導（槍術總教練），那麼山內家也可以沾一點光。可是以後忠彌却完全不想入仕。更糟的是還天天大碗喝酒，越喝越凶，越醉越亂說話。

「這槍術總教練算什麼？那一天我把一國一城拿下，做了城主，由一千槍手的隊伍前導出巡，才夠看！」他常常大言不慚地說醉話。有時候惡毒攻擊政府，批評政府，到了人人都

不能忍受的地步。阿勝的娘家越來越看不起，說他：「到底是浪人出身，既粗俗又沒有風度。」阿勝也這麼覺得，所以她常常說他不懂道德倫理。因爲道德是武家最重視的行爲準則，而這個雇傭出身的浪人當然不會懂。殺子事件以後，租房子的地保就把阿勝送進奉行所（警察局）。而裁判官聽了原由以後，大爲讚賞：「一個浪人的妻子，能深明大義如此，眞難能可貴。」因此無罪釋放。這個案件逐漸成了名判例，街坊鄰居議論紛紛，一些賣魚，賣菜的好事之徒白天晚上不時走到丸橋家前偷偷地徘徊，希望一睹阿勝眞面目。丸橋受不了，所以才搬到御茶之水的現住所。

二

御中間頭大岡源右衞門叫老傭人來說：「我們的大雜院中不是有一間空房子嗎？去把那間屋子便宜租給那個教槍的老師——丸橋忠彌住。對他來說可以省些錢。對我來說也是興旺武人同好的一件好事」。老傭人答應了。老傭人現也知道丸橋不是個身份不明的浪人。他妻子的娘家也是公門中當差的，所以覺得他還算可靠。忠彌聽了非常感激，親自到吉祥寺東鄰的大岡宅院去道謝。源右衞門走進客廳才第一次在近處看見這位高頭大馬的「槍手」，

「您的槍法在江戶也可以排在十名之內呢。」源右衞門稱讚他。忠彌聽見這種讚語，煩得耐不住，拿着槍跳到院中去。一聲不響地就在庭中泉石之間奔來跳去，一面舞長槍向四面八方劈刺。

「這是作什麼呀？」源右衞門完全不懂忠彌的用意，正楞在那兒的時候，忠彌已經進了客廳。

「如何？您看的結果？」忠彌問。

「唉呀！我實在沒有看清楚。」源右衞門想聽忠彌的解釋，但忠彌一笑，什麼也沒有說就告辭而去。事後源右衞門到院中去看，只見泉水中浮着無數片散了的櫻花瓣。過了二天這件事就被誇張地傳了出去：說忠彌在馬嘶一聲那麼短的時間內，臉不紅氣不喘地舞弄長槍，把飄在空中的櫻花戳了一百二十片在槍尖上。

「唉呀！唉呀！眞是稀世的槍法奇才啊。」源右衞門在宮殿值班時也亂吹一通。後來源右衞門知道忠彌好酒，就請他來飲酒。忠彌喝了酒，臉似乎變大了，身體變得更寬大厚壯了。

「酒的力量眞大呀。」源右衞門想。這時忠彌大聲笑起來，笑聲宏大直衝天際。他說：「老爺，您是這個世界上的人呀。」他笑得接不下去了。

「不錯，我這不是在呼吸嗎？當然我是這個世界上的人囉。」源右衞門道。

忠彌聽了，把他的長臉伸過來說：「我可是來世的人喲。」

「丸橋別來這一套，你現在還一面喝酒一面吸鼻涕，活生生的呢。」

「那是你不會看。這個丸橋是來生的亡靈。」

「這傢伙也迷禪迷到發狂了。」源右衞門想。當時的確有很多迷上禪而久久不得頓悟，便發瘋了。

「什麼叫做來生的亡靈？

「是這樣的，所謂亡靈就是對過去的一世還有留戀、遺憾所以變成飄浮的鬼魂。我不一樣，我是對來世有野心和憧憬而飄在世上等待機會的鬼魂，等待做英雄豪傑的來世亡靈，這和普通幽靈完全不一樣。」

「然後呢？」源右衞門覺得氣氛有點不對勁。

「這樣一來，我對今生今世完全沒有留戀，甚至丟了這條命也沒什麼可惜。」忠彌連連點着頭：「等來生我就是完全不同的人了。」

「怎麼說呢？」

「今世對我完全沒有好處，我只能做個浪人一天過一天。但是說起來失禮——我看您老爺也不過才混到兩千石的身價，這是無天理的世界。——可是來世便是我的天下了。」

老成持重的源右衞門馬上叱他一聲，叫他別再說這種話：「你的聲音太大了，這是反話哪！」

「有這種事？」忠彌笑起來：「講講來世那干現在幕府的屁事？怎麼能算謀反？」

「好了，好了，別講這些了。」源右衞門急忙把話題轉到他妻子的事件上，源右衞門說：「眞是一位了不起的貞女烈婦。」他一再讚嘆。忠彌却像洩了氣的氣球，馬上變了一個人，本來紅光滿面的臉現在皺成一團黝黑，他頻頻低頭向源右衞門行禮，一面說：「我眞是有一點醉了。」

「這傢伙的性格眞複雜，」源右衞門想：「那就把你這個未來的幽魂的醉話弄醒吧。」

「不，我絕不願意做林大學頭（指另一位軍學家林日春——譯者註）一樣的御用學者，道貌岸然地以武家道統護法自居，但滑稽的是我自己家中却出了一個現世道德的女護法。」

「能手刃親生子，這眞夠厲害的。叫人佩服。」

「不是，這不是爲了義理道德，這只是爲了逞强而已。」忠彌凝着神。

源右衞門看他發呆的樣子想道：「這個人內心眞是太寂寞了，就是因爲孤寂才會想到什麼來世，什麼幽靈，越來使自己越相信這些鬼話。」爲了轉變忠彌的心情，他提到：「啊

呀，對了，在牛込區榎町有個有名的由比正雪，你聽過嗎？」

「那個吹法螺的？」忠彌漸漸有精神了：「他說他能教當世流行的軍學、武器、兵法以及其他文武百般藝技。這個正雪自己以爲是神還是佛？眞是膽大包天的稀世騙子！」

「這可不能隨便說，這世上也許眞是有神佛一樣的人呢。」

「哦？你認得這種人嗎？」

「唔唔，也許吧。」大岡源右衞門很得意的回答。他得意的是他自己這麼寬宏大量，居然在世人面前不否認由比正雪的本領。他又道：「不瞞你說，最近我正想去他的塾中拜訪一下，你要陪我一齊去嗎？」

「再願意也不過了，」忠彌道：「等我去了，一槍挑下他的假面具，砸掉他的招牌！」

雉鷄草原

「你看。」正雪抬了抬下巴，叫仙八看籬笆外，果然有個高頭大馬的人，背着十字紋寶藏院流的長槍向塾中走來。

「眞的來了。」仙八小聲地說，內心着實嚇了一跳，正雪的預言實現了！這不能怪仙八嚇成這樣，今天是戌日——戌日有個肩負長槍的人來找我——這是正雪親口說過的，正雪是神仙嗎？其實這是正雪最拿手的要人詭計，這是早已安排好了。仙八左思右想只覺得：「還沒有見過比正雪更厲害的人呢。」他想想自己，忽然害怕得掠過一陣寒慄，想起來眞是怪，在這江戶中，我是最知道由比正雪的厲害的人。不錯，現在江戶一帶的人們對由比正雪的評價越來越高了，連越後（東京之北）山中的小諸侯都說：「張孔堂先生是比孔明和楠木正成

還要棒的人物。」一付心服口服的崇拜相。仙八却見過正雪以前做跟班的德行，所以始終不能眞正地佩服他，仙八自己也搞不懂到底對正雪是什麼心情。現在仙八在這道場中擔任的是接待傳達的工作，他看到有人進了玄關當然趕快出去，跪在臺階前盡歡迎之禮。來的人是常客，一個旗本叫大岡右衞門的，而在他身後的便是那個肩負長槍的大漢。那人見到了仙八，用天生的大嗓門嚷道：「呀！你還記得我嗎？」講完了也不理仙八一直往後房走去。

「想起來了。」仙八聽他的聲音，看着他的背影，想起在住吉村時有一次把他誤作吉住神社的神官拜了半天的長槍浪人，仙八想起來了，「不錯，他是丸橋忠彌。」

「在下丸橋忠彌。」大個子坐在正雪對面微微地低頭報名。

「不才就是由比正雪。」正雪架子十足。引見人是大岡源兵衞，他只陪坐一旁，臉上浮着和氣的微笑，手中的扇子一開一合地玩着。主客二人就如此面對面坐着，但二人心中所想的恐怕都不簡單。

「在下才疏學淺，一無所長，只有槍法還可以對付，不管什麼高手還難不倒我。」忠彌說：「說起槍法，我看貴塾門前看板上說你什麼都能教，請教你的槍法是哪一流派的？」

正雪出乎意外地答道：「寶藏院流。」

「咦，那不是和我同門嗎？但這一帶有誰是寶藏院流的，我都一清二楚，怎麼沒有聽過

由比正雪的名字？」忠彌想道：「這傢伙又弄鬼，好，我一定要他好看。先別拆穿他，等他自己露馬脚時，再用槍尖把他卸成五大塊！」想畢，便道：「原來是同門，這眞太意外了，請問你的師傅是哪一位？」

正雪笑起來，並不回答。忠彌把扇子打開，輕扣着疊蓆等着看好戲。正雪好像要挫他銳氣似的嘻聲笑道：「就是眼前的丸橋忠彌。」

丸橋楞住了。

「丸橋輸一招。」在隔壁侍候着的仙八一直看着他們，對正雪的演技眞是絕倒！

「忠彌先生，這廂有禮了，我一直想拜入門下爲徒，請勉爲收容，不勝感激之至。」正雪避開坐墊，二手伏地，殷勤地叩下頭去。

這個正雪眞正膽氣不凡，他其實根本沒有意思要學什麼槍術，他只希望能在門前板上加一條「由比道場槍術示範師傅——丸橋忠彌」，把這個槍術名家收入自己門中而已。忠彌現着一付怪臉在沉思，他懂得正雪說的是什麼意思，可是要不要答應他呢？想了半天，他一掌拍向膝頭。唔，能使我槍術遠播的方法的確沒有比收正雪做我徒弟再好的了。而且正雪剛才要我把這道場當作自己的，可以自由使用它。於是他說：「既然如此，我要把另一塊招牌掛在門口，寫上『寶藏院流丸橋忠彌之道場』，怎麼樣？」忠彌一臉堅決的表情。

正雪忙說：「這可不行。」

忠彌聽了馬上變了一臉凶相：「等一下，唉呀，你可變得眞快呀。」

「這個人不簡單。」正雪心中警覺地想：「我一定要想一個解決的辦法，可是現在有什麼辦法……」終於想出一計，就說：「好，那我們就這樣吧，我先和你試戰一場，用長槍對大刀怎麼樣？」

「正合我意。」忠彌答應了。兩人就以道場爲賭，如果長槍勝了，正雪做忠彌的門人，而忠彌可以慢慢地在江戶兵法界取得執牛耳的地位。但，如果正雪贏了呢？

「那就請先生做不才的朋友。」意外地正雪竟提出這種條件。忠彌一聽方寸大亂，一瞬間臉上現出披肝瀝膽的表情：「朋友？」忠彌重覆了一遍。

「不錯，」正雪點頭：「肝膽相照的朋友。」

「忠彌又輸一招。」仙八想。正雪收服忠彌，將來一定有什麼陰謀。想當年漢高祖把張良、韓信都收爲己用才能利用這些英雄豪傑做幕僚成大事。正雪爲了將來，也不得不收服忠彌這種人吧。但是，正雪能不能打贏忠彌呢？仙八爲正雪擔心起來。

正雪很悠閒地說：「比武時間就定明日此時吧。」

忠彌點頭同意：「場所呢？」

「那要您來選了。」

忠彌想了想，覺得應該找一個人煙稀少，不會被人看見的地方才好：「川田窪的雉鷄草原怎麼樣？」

正雪無異議。叫人端上酒菜招待忠彌痛飲一番，直到半夜才回去。

第二天下午就開始下雨，到了傍晚天色很暗，正雪準備赴約了，外面的雨正瀑布似的下着。正雪穿了蓑衣，戴起斗笠。「仙八，要不要跟着我去？」正雪若無其事地問。仙八本來就打定主意要跟去的，正雪一個人根本不是忠彌的對手。於是兩人出了家門，後面的仙八帶着木刀，而前面的正雪既沒帶木刀，腰上也沒掛大刀。

「你到底想怎麼樣對付他？」仙八忍不住了。

正雪揭開斗笠舐着雨絲說：「我有一把扇子。」想用一把扇子去比武？從月桂寺門穿出來，路開始往下斜，雨水由坡上流下，把路面弄成一條小川一樣，坡道盡頭的窪地就是雉鷄草原，現在那裏更成了沼澤。遠遠地在草原那一邊的大櫟樹下有一點乾地，上面早已站了二個人影。看起來忠彌也和正雪一樣帶了一個人來。正雪登上草原這邊的一塊小高土堆避水，面前是一片沼澤，而忠彌站在另一頭。這一片沼澤就是戰場了。二人對立了半天都沒有動靜。

「仙八，」正雪把斗笠揭起一點，小聲說：「忠彌會贏吧。」

仙八連聲音都發不出來，唇色發青，這不是因爲雨的關係，而是看見忠彌頂天立地的杵在那兒，二條露出來的腿兒長滿了毛，蓄勢以待，彷彿有一點動靜，他就會呼風喚雷把大地一裂二半！仙八感到那逼人的氣魄。

「他勝不了的。」正雪對緊張成那樣兒的仙八憐惜地微笑道：「眞的用大刀和長槍來對打是最低級的兵法，因爲這是爲了試試敵人强弱才使的手段，總之，用刀槍劍法打仗的人等於是狗，狗兒才用本能來感覺對手的强弱，來決定攻擊還是垂下尾巴投降。仙八，你一定得聽我的計策行動，不得擅自行動。因爲這次決鬪不是刀槍的比武，而是大軍對壘，整體的大戰。我是大將，你是士兵。士兵一定得配合大將的命令行動。」

雨還是傾盆地下着。

正雪所站的土堆四週水深約一人高，忠彌要接近非常困難，萬一走到不對的地方，脚不能站穩，當然不能好好的使槍了。

「就是要他來這種地方，」正雪說：「這也算軍略之一。忠彌如果是有勇無謀的呆子，那他就會行動；如果他還有一點腦筋，他就不會動。」

「如果忠彌不動，那你要在這兒等一百天呀。」仙八說。

「自古以來按兵不動，懂得等待之妙的人會贏。」正雪道。

這時，忠彌揮舞着長槍吼道：「你上呀！到這邊來呀！」

正雪一聲不響，彎下腰順手揀了地上幾塊石頭，就這樣又等了半天。

「仙八，怎麼樣？」正雪回頭問仙八，這一問是問仙八忠彌那騰騰的殺氣，那呼風喚雨的殺氣，那動物一般的精力氣魄有沒有持續着。

「還在，還是一點也沒有減退。」

「這樣的話，那得再等一下了。」正雪說。這一下「再等」又等了約半個鐘頭的樣子。在這半個時刻裏，正雪對仙八下了作戰指令。這個指令大大地動搖了欅樹下的忠彌。原來正雪叫仙八去竹林中砍了四五根大竹子，拿來插在土堆的四週，上面用葉子遮蓋，正雪在這棚下坐了下來。

氣氛有點變了，「認輸算了。」忠彌開始想：「恐怕認輸比較有利。本來正雪自己就沒有帶武器，腰中一把小懷刀，手中一把扇子，根本不能打鬪，難道他有什麼其他的妙計不成？既然他到現在還沒有動靜，似乎也沒有什麼詭計。他帶來的仙八也只是一個半徒半佣的人，手中只拿着一根木刀。這樣子決鬪勝之不武。而且如果不打這一場，正雪會領我的情。還是認輸比較有利也說不定。『忠彌若是輸了，就做我的朋友。』正雪說過的。做正雪的朋友總比打勝這場實力懸殊的比武要引人多了。」

「看吧，那人會把槍丟了。」正雪遠望着對方，向仙八說道。果不其然，只見忠彌把槍遞給旁邊的人，離開樗樹走入水中，叭哎、叭哎地涉水前進，有時水都浸到他的胸部那麼深了。忠彌登上正雪所在的土堆，站在正雪面前默默無言，對這種槍法高手來說，「我輸了」三個字實在很難說出口。半天他才說：「由比正雪，讓我們做朋友吧！」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擠出這句話。

正雪置若罔聞，根本不理。

「你沒有聽見嗎？」感情激動的忠彌對這個無禮的態度馬上發火了：「我可看錯人了。」忠彌越想越氣，急忙回頭大叫：「拿槍來！」，他一時之間連自己沒有拿槍都忘了。這時，正雪才開口說話：「丸橋先生，做不做朋友可是得看比武的結果而定的哦。——仙八！」站在正雪背後的仙八猜到了正雪沒講出來的話，馬上拔出木刀。忠彌見了往後一退，雖然沒有槍，但隨身還帶着大小二把配刀。他趕緊拔刀。刀才出鞘一半，仙八的木刀已當頭罩下了，如果再繼續拔刀，那忠彌的腦袋一定馬上開花。忠彌不覺大叫一聲：「我輸了！」。正雪馬上就地擺上酒，做爲結拜盟友的證酒——正雪眞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厲害人物。

正雪把盞，忠彌二手捧杯，連倒了三次，忠彌連乾了三杯，即時醉得太陽穴咚咚直跳，與其說這一點酒使他醉的，不如說他被由比正雪陶醉了。

珍陀美酒

一

「人生在世究竟何爲？」由比正雪口中常常唸着這句話，這是這個浪人學者的口頭禪。不知是學生門人常問他這個問題還是他自己常問自己，想找出人生的目的而不可得。反正在晚上，正雪一個人靠着靠枕獨飲到酩酊大醉時，總會縮着脖子，對着孤燈口中喃喃唸着這句話。這樣的情景仙八見過不知多少次了。仙八覺得他眞是一個千變萬化的人。白天和夜晚燈前的正雪完全是二個人。有太陽的時候，正雪就像「能」舞中猩猩那個角色，衣飾華麗，光芒四射，說假當眞而華貴高雅，專門爲了愚弄世人，叫人注意他而使出了渾身解數，手舞足

蹈地推銷自己。至於爲什麼要推銷自己、欺世盜名，仙八就不懂了。到了陰晚，獨自一人喝夜酒，面貌變得瘦小而琅琅，由喃喃自語到低聲呓泣，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到底哪個正雪是眞的呢？仙八不知道。

「人生在世究竟何爲？」不知不覺仙八口中也常唸起來，被他的陰陽變化搞得不能不唸這句話了。

仙八常常奉命到御茶之水區的丸橋忠彌家去，忠彌現在是正雪道場的槍法老師，一個月中逢三、五、七日就來由比道場教槍法。正雪對忠彌非常好。他沒課的時候，如果有人送了什麼好東西給正雪，他一定叫仙八送到忠彌家中去。有一天，仙八又奉命把人家送正雪的禮物——一瓶珍陀酒，就是紅葡萄酒，當時是非常稀奇的舶來品——送到忠彌府上。由於前一天晚上就開始下雨，忠彌一早就開始飲酒，直到仙八去了，他還沒有停。

「哦呀，珍陀酒。」忠彌大爲驚喜。他捧神位似的恭恭敬敬地二手抱着那重重的陶瓶，欣賞了半天，才在仙八面前用小刀弄掉封瓶的臘，半天才往碗裏倒了鷄血石般的液體。忠彌喝了一杯說：「仙八，你也來一杯。」他倒不是小氣的人，拿了一個大茶碗，汩汩地倒酒。仙八也不賴，拿過來一口氣喝乾。

「味道棒吧。」

「我聽過這種酒是非常好的奢酒，今天才第一次開洋葷。」

「我十四、五歲時流浪到九州，那時在長崎頭一次喝到這種酒，覺得眞是仙酒。」忠彌開始吐露他那內容複雜的前半生了：「回想起來，在前朝（豐臣時代），這種酒多得很。在織田豐臣時代，貿易繁榮，南蠻的船揚着白帆進入博多港（九州）和堺（大阪）港。世界上種種稀奇事和珍奇的東西傳得到處都是。人人都收藏着幾件舶來品，比如說『唐物』啦，這種酒啦，在堺港稍微有錢一點的人家都藏有一、兩瓶。」忠彌雖然沒有趕上那個時代，却聽過老人家們講古，因此有一個錯覺以爲那才是理想的社會。

「就好像，」忠彌說：「春天到了暖和得稍稍有點汗的日子，藍天下，岸邊嫩黃色的葦芽像火焰似的往上冒。那時的世情也一樣，人人都像萬物一樣生氣勃勃地往上長。」

「現在呢？」

「黑暗囉。」忠彌嘆氣般地道：「你想想看，豐臣時代秀吉太閤爺的東西都用純金做，碗盤不說，連大阪城中的釘子也是純金的。愛怎麼豪華奢侈就怎麼豪華奢侈地過了一生。而他豐臣家直轄領地不過二百萬石——這些都是正雪告訴我的。」

「原來如此，正雪眞是個學者。」仙八佩服地想。「可是有一點不懂；爲什麼現在德川家的直轄領地就能有八百萬石，是豐臣家的四倍呢？」仙八問。

「不錯，德川家是八百萬石，而這八百萬石是從豐臣派那裏沒收來的。把諸侯的土地沒收，把武士都貶爲浪人，趕到大街小巷中由他們自生自滅。德川家是個下三濫的小偷。」

「既然說奪天下的人是小偷，豐臣太閤也該是個小偷呀。」仙八說。

「這不一樣，秀吉太閤是一個會爲人民生聚計算，像商人一樣的小偷，而德川是一個下三濫的純小偷。」

「純小偷？」

「是啊，他本來是三河郡種田的農人，現在大家稱他神君，其實他骨子裏還是一個種田的農人胚子，最會忍耐，但多疑而小氣。拿了天下之後，只求德川一家的安樂。你看他的制度和政令都是從那個窄狹的莊稼人腦袋中出來的產物。到現在他的孫子也還是如此。爲了德川一家的安樂，把農民的土地收爲直轄地，才有八百萬石，比起那豐臣二百萬石來，做事用錢反而小器鄙吝窮相多了。」

「爲什麼呢？」仙八問。

「這個原因也是正雪告訴我的。豐臣太閤以堺和博多二港爲根據地，招來許多南蠻（西洋之意——譯者）船通商，每天都好像過節一般地大做交易，金銀財寶一船一船地賺進來，世上的景氣也非常興盛。這些收入流入民間，讓大家都有錢，然後徵取稅收，自家留二百萬石，以這二百萬石，過豪華奢侈的生活。德川呢？他把堺和博多兩港都關閉了，因爲他那鄉下小人的本性根本就害怕海外有錢、異教、和力量强大的人進入日本。他怕這種人來了以後，商人會越來越有錢，百姓會信異教而看輕將軍和諸侯，兵士會去學蘭學（由荷蘭人傳入的科學、醫學等——譯者）、南蠻的大砲和手槍，海賊會搶從呂宋或緬甸來的外國船，勢力越來越强大，人民也會越來越有力量。如此一來，德川和他那些三河郡老鄉好不容易拿下的江山就危險了。所以他才實行鎖國政策，把人民的智識擠光，把人的身份都固定，用法律來當作手鐐脚梏鎖住人民，使他們得不到新知識、新生活和新方法，大家都成了有病瘦病的侏儒。這樣德川一家才能長保安泰，所以我說這時代實在黑暗。」

「這也是張孔堂先生的話嗎？」

「不是，是我自己想的。」忠彌醉得有點口齒不清了：「我，丸橋忠彌是已亡豐臣諸侯的遺孤啊。」

啊！這個臉，這個肩膀、表情和一切都和以前在住吉村坐在我面前那個武士浪人一模一樣。「這傢伙一醉就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意氣飛揚。可見他平時到底還謹愼地收斂着自己的吧？」仙八覺得他很有意思。

「幾年以前，丸橋先生有沒有去過住吉村的海邊呢？」

「我幾乎各國都遊遍了。」

「有沒有到過住吉村?」

「當然到過，可是我現在記不起來了。」

「那時候，還記得我嗎?」仙八把砂丘上的事說了一遍，忠彌看了仙八半天，終於記起來了。

「哦，想起來了，開頭我在張孔堂那兒見到你，就覺得面熟，原來你是住吉的那個小漁夫啊。」

「雖然是漁夫，其實我也是大阪城陷落時，一名小兵的兒子。那時候，我告訴你這話時，你對我說——」仙八站起身，把牆壁和紙門都檢查一遍才回坐。

「說，那時我對你說了什麼?」

「謀反的事。」仙八小聲說。

「哦?謀反?」

「噓，不要這麼大聲。從那時起，雖然經過種種事情，您說的話我一直都忘不了，您說過與其在這小漁村過一生，不如到世界上去走一遭，如此這般。」仙八說完就想：「眞是胡扯!」仙八罵自己：「跟着正雪，我竟不知不覺受了他的影響，會說謊了。」仙八由小村跳

出來當然不是爲了忠彌的一句話，也不是被忠彌的正氣所感而想倒德川復豐臣。今天講的話也不知道怎麼就像河上漂浮的木材一般，很自然地順口而出。仙八只是想看一看忠彌對這件事是贊成還是反對。這也是正雪常掛在嘴邊的軍略之一，用計策來試探人心。

果然忠彌像魚吃了餌一樣地說：「是嗎?我說了這種話?」他的臉馬上就萎縮下來，眼神也沒了，好像醉也醒了。

「那時你的話是騙我的嗎?」仙八問。

「不是，是我的本意。」這時，後面厨房中，似乎有人在走動，大概是他妻子在煮東西吧。

「現在嘛，我在東都（指江戶）就是你看到的這樣，有了有名的門人，名氣也慢慢有一點了，內人的那件事也終於堵住，無人再提了。再過不久，也許在江戶就大大地有名了。」

「那你現在怎麼想呢?」

「現在就難了。」謀反的冒險和刺激和現在生活的名利和安逸，忠彌選哪一種呢?

「不管怎麼樣，內人是很蹩扭的。去年，有一次我想出去旅行，並和別的流派比劃比劃，她二話不說、十天不吃半口東西。如果我沒有這種妻子，我今天用根槍也能把江戶城搞得天翻地覆。」

「用槍?」仙八裝成嚇一跳的樣子。

忠彌信以爲眞，慢慢地精神又來了，說道：「不錯，用槍殺進江戶城，把那幾百個諸侯一個個戳死，再一口氣跑進西之丸內殿，把將軍當槍靶子，一槍把這蓋住世界的陰暗戳個透。」

「這個人是這樣矛盾的人呀！」仙八稍稍懂得忠彌的心情了，不知怎地竟覺得他有點像可愛的動物。仙八現在才眞正了解正雪爲什麼老喜歡唸：「人生在世所爲何來。」忠彌對自己這一生也是非常難決定呢。

二

「說起來，」忠彌似乎想起什麼來了：「這珍陀酒是誰送給張孔堂的呢?」這一問並不奇怪，自從寬永十六年，島原之亂後，幕府實行鎖國，除了長崎港外，其他海港一律關閉，而且嚴格限制荷蘭人和大明人來日本，誰還能得到這個珍陀酒呢?難道是張孔堂的諸侯學生孝敬他的?現在的諸侯人人自危，可沒有走私外國貨的勇氣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仙八搖搖頭。到底是誰拿來的，仙八的確不知道，只知道這是一

件不能讓人家看到的違禁品。因爲正雪再三囑咐仙八：「一定要告訴忠彌，喝完了這酒，空瓶子得用盒子裝好埋在後院子土地上，不要忘了。」

仙八回家的時候，醉得差不多了。這是雨夜，無星又無月，只有手中提的燈籠照着眼前的路。等仙八從迷糊中用心看的時候，才注意到自己已快過水道橋了。他發現似乎有一隻狗一直跟在他後面，因爲仙八可以聽到它呼吸和它跳過水窪的聲音。「它要回哪裏去呢?」仙八停下來往後看，恍惚有一隻狗，毛都濕透了，走過來，經過穿蓑衣的仙八，一直向前走去。

「喂，」仙八對狗叫道。仙八這時頭昏昏的，眼睛有霧般的矇矓，自己叫了狗，還是狗叫了自己都搞不清了。那個狗眞的停下來回頭等着仙八。

「是仙八吧?」狗開口說話了。

仙八想起來了，自從自己意識到要過水道橋時，就一直以爲有一隻狗跟着他，自己又醉得有點乘雲駕霧。

「是我呀。」這可不是狗會說的話呀，仙八慌忙睜大眼睛看去，霧中的影子是一個非常高大的人，再看清楚一點，是戴了一頂斗笠的和尙，正是大濤禪師。

「我剛到江戶沒好久。」禪師說。

仙八楞在那兒。禪師又說：「你大概沒有注意吧？幾天前我就一直住在正雪的道場。」仙八很懷疑，禪師和他在同一個屋頂下住了幾天，而他居然一點也不知道。怎麼可能呢？

「醉了吧。」禪師說。仙八說是喝了珍陀酒。剛講完才悟到這酒一定是禪師送給正雪的。

「過橋吧。」禪師命令仙八。仙八上了橋，禪師在後面跟着，聽不見脚步聲，却有話從後面傳來：「忠彌也不行了。」

「我們講的話他全聽見了吧？」仙八嚇了一跳。

「正雪也慢慢覺得這個世界有趣了，這樣一來，恐怕不久也要不行了。」禪師說。

五島之行

一

雨把江戶弄得又暗又濕，和尚還是大搖大擺的走着。雨打着和尚戴的饅頭笠沙沙有聲。和尚就是大濤禪師，他不管喧鬧的雨聲仍舊繼續說着話：「世上的人爲了生活越變越精明，這個忠彌也是如此。他口口聲聲說很討厭這個世界，心中其實是很渴望求得世俗的榮華顯達的。」禪師的脚旁有一隻狗緊跟着。「人的自以爲聰明和狗本質的愚笨眞是差得太遠了。仙八——」他叫道：「你好像答應做正雪的『工具』了，是吧？你這樣看輕自己是不對的喲。你來做我的狗吧。你看孔子，他最講求『忠』字，是因爲人性根本就不會『忠』的。天生萬

物之中，最重視忠字而把它實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恐怕只有狗這種動物了。」仙八到現在才悟到原來大濤禪師對正雪抱着一腔希望，期望有一天他能有一番大作爲，可是現在似乎對他的不滿越來越深，正雪也越來越不買禪師的帳了。因此這個來路不明的和尙對浦安仙八重新估價，似乎想把什麼重大的任務交給他去完成。

「想想看，」禪師說：「如果我要做出像盜天下這樣轟轟烈烈的大事，就一定要像狗一樣忠實的人來幫忙才能成功。」

「那麼正雪呢？」

「他是屬猫的，他愛惜自己的身體和前途比對餵他的主人效力還要有興趣多了。而仙八呢——」

「我是屬狗的。」仙八在黑暗中苦笑起來。

「我這是讚美你呀。」

「我知道。其實每個人都一定很難決定自己是要盡力變成猫好還是變成狗好。而我太年輕又懂得那麼少，也根本不知道如何選擇。」仙八道。

「還是做狗好。」

「爲什麼做狗好呢？」

「你看看歷史好了，自古以來所有的忠臣義士都是一樣，就拿現在正雪推崇的楠木正成來說，也是這樣，出身草莽，爲了後醍醐天皇而獻出了一族的性命。明知會敗也還是出陣攻打湊川，戰死爲止。」說到這裏，禪師忽然轉了話題：「仙八，離開江戶向西去吧。」

「向西去？到大阪？」仙八問。

「不，更西邊。」

「中國？」

「還沒有那麼遠。」

「那就是九州了。」

「比九州還要西。」

仙八沒話說了。九州之西就是大海，隔着大海的波濤就是大明國，那這個中間的地方在哪裏呢？

「去五島。」禪師說。原來如此，的確很「西」邊。五島是位於九州西端的小島羣，在東中國海上，屬於肥前藩的治下，和長崎及佐賀一樣，這島上也有諸侯。

五島中最大的是福江島，有一座福江城，是一萬二千六百石的藩主，家紋是武田菱。他在江戶和其他諸侯一樣有一個小聯絡所，在六本木。

「島上的諸侯等於做島王一樣。」禪師說：「這個島王的家系比德川家還古遠，據說是在文治年間（西元十三世紀——譯者）平家在壇之浦滅亡了以後，有一團武士跑到五島羣島最北的久宇島，打敗當地人，擁他們的首領做了島王。這樣由鎌倉幕府末期經過室町幕府一直到戰國時代（西元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半——譯者）凡是島主都兼倭寇的首領，一直騷擾着從朝鮮到中國的沿海地區。有一句話說『倭寇一人抵千人』，這並不太誇張。你要到五島去，得記住這句話。」大師說。

「戰國初期是五島羣島的大倭寇時代，也是它的黃金時代。凡是在日本本土不得志的人，都跑到五島去碰運氣。當時有一萬個浪人組成的海盜軍，橫行於東海中。明朝水軍和他們爭戰了好幾年，不但未勝，反而被他們占領了舟山羣島。」禪師說這就是先例：「翻覆天下有很多的前例，現在得一一研究才行，比如說日本本土有數萬個浪人，把他們招募起來，集中到五島中的一個島上，由大明國秘密幫會的巨艦運去中國，在那邊參加戰鬪，不是去打大會戰而是去幫助練兵、組織軍隊，等到日本這邊時機成熟，招集回來，由大阪上岸進攻也好，由將軍脚下的江戶港進攻也好。倒幕府計劃馬上可以成功。」禪師說。

「這計劃是蘇一官策劃的。」仙八對蘇一官有甘美如幻境似的記憶，那個和正雪見面的奇妙的中國人。

「哦，你認得蘇一官。」禪師感到意外。仙八便將他和蘇一官的事講了一遍。禪師聽了點點頭：「原來如此。這次他也說有事非去五島不可呢！」這次蘇一官爲了聯絡日本方面的組織，秘密潛入五島的福江城。禪師正好叫仙八去見他，並且和他密切合作。

「什麼時候出發呢？」仙八問。

「今夜，在這雨中馬上就走，從這裏像鳥飛一樣地一去無踪。」

「不用回正雪那兒去了嗎？連一聲招呼也不打嗎？」仙八想知道爲什麼。

禪師在黑夜中用力吸了一口大氣，半天才吐出來，他說道：「因爲你現在是我的狗了。」他馬上帶仙八轉向西北去。他們走到一個大宅子的大門邊屋簷下，禪師對仙八說：「在這裏稍等一下。」他自己就開了旁邊的小門進去了。仙八一個人站在屋簷下，雨仍下着。這屋子是廟還是人家的大宅院，仙八完全不知道。仙八只認得自己住的屋子。現在又要到那裏，去做什麼，他也完全不知道。他只知道現在已經不可能離開這個禪師所主持的秘密幫會，而且必須服從他的命令了。

仙八等了一個多鐘頭，終於，小門再開了，出來的人並不是禪師。飄來一股脂粉香，是個女人！不一定是這宅子中年青的女佣人，這麼暗的地方，根本看不見她的臉，但女人似乎早就知道仙八在那裏一樣，舉起手來拉着仙八的袖子問：「是浦安仙八先生嗎？」

「是，可是，禪師在哪裏，他怎麼了？」

「那個禪師怎麼了我不清楚。我的任務是給你準備旅行用的衣服和所需要的金子。走，去換衣服。」女人說。

「在這裏脫衣服嗎？」仙八問。在這大門簷下的牆角邊？

「就是要換衣服才帶你來這兒的嘛。」女人換了一個人似的，很親熱地笑着說。她非常俐落地一件件脫下他的衣服，又用手摸索着一件件地摺好。漸漸地仙八只剩一件犢鼻褲（內褲）了。那女人跪在仙八面前，替他穿上新衣褲。仙八侷促地赤身站在黑暗中，那女人腰上裹的新綿和服寬腰帶在仙八的腿間磨來磨去，仙八都快要受不了了。費了好大的勁才壓下心猿意馬，低聲問她：「這裏是哪裏？」

女人在他胸前答：「六本木。」仙八不响了。唔，這一定就是剛才大濤禪師說溜了嘴的地方——五島藩駐江戶聯絡府，而這女人的雇主一定是五島的什麼人了。

「這裏的藩主是誰？」

果然不出所料，女人答：「怎麼？你不知道啊？五島近江守大人。」女人低低地說。

「五島家？」眞是膽大包天！這個和尚居然敢把這種大逆不道的事帶到這個小諸侯家裏來，難道他不怕幕府知道了會以謀反的罪名廢了五島藩嗎？不過再想一想，也許這個五島家

根本就是和尚的同謀，他們從開始都知情的，想當年這五島家一直都是暗中雄據一方的海賊頭子，幾百年來非常風光，一度還佔領過中國一部份土地。可是到了德川幕府，爲了不讓幕府有廢藩的藉口，只好耐下性子跟着其他諸侯的行列，每年一次從千里迢迢的西洋岸到江戶來向將軍問安，伺候將軍眼色不說，還要裝模作樣地穿上長袴禮服向幕府的大小官僚卑躬屈膝，眞是無聊到了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因此他們也許會參加禪師的組織而成爲他的同謀也說不定。另一方面，也許是禪師編一套故事讓五島家出個名義，而其實五島家並不知情，也有可能，仙八左右不定地胡思亂想起來。

這時女人說話了：「您以浪人的身份旅行有種種的不便，所以您現在是以五島家丁的身份返鄉，這樣就沒有人會找麻煩了。」仙八想，這樣看來近江守總管一定會安排好必要的文件，並已經通知本國了，能讓我這麼快就改變身份，這個五島家到底還是同謀。

二

仙八向西出發了，從江戶到長崎路途非常遙遠。但是旅途是年輕人見習世情最好的場所。每天停宿的地方，在路上交到的朋友，大概世間各種各色的事都會在旅行時碰到，不但

碰到各種男人，也會碰到各種女人。這些女人大都是爲了吃一頓飯就肯委身相許的，因此仙八到大阪時，就已經比他出發時懂事得多，變成一個水陸碼頭通了。只有一件事，仙八仍然不明白，就是這位千變萬化大濤禪師的底細，他到底是誰？還有一件事就是仙八也搞不懂爲什麼只憑他一句話就不問前因後果，丟了一切奔往長崎。仙八回想在江戶出發前，那個雨夜裏在六本木的五島宅院大門前，在那屋簷下換裝的情形，越想越不對勁。如果禪師和五島家有默契的話，至少也要借一間空屋子，比如說門房，柴房之類的地方給他換衣服，不致在屋簷下叫女人給他脫內褲。那個女人的笑聲又引起仙八的回憶，似乎在那裏聽過。女人當時住了手，忍住笑問道：「你忘了嗎？」她那慢拖拖的聲音，高雅的用詞……仙八想起來了，在大阪城御殿中寢宮內的就是這個女人。仙八好像有人殺他一刀似的嚇了一跳，這是什麼世界啊？怎麼這個女人會在這雨夜出現在五島家的屋簷下呢？仙八搞不懂。

「你是五島家的女佣人嗎？」仙八問。可是那女人忙着脫他的衣服並不回答。等到仙八回過意來時，他已經隨着女人倒在牆邊冰冷的地上了。等他再會用腦子想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想到這女人一定是大濤禪師給他的酬勞中的一部份。大唐的故事以及日本本國都有這種情形，主人把女人給刺客或食客當酬勞。可是在毫無遮攔的簷下，要演出一段情，可未免太不可思議了。

「禪師也許並不是我當初所想像的那麼了不起的人。」仙八這樣想的時候，他已經在攝津西宮的船碼頭等經瀨戶內海到九州去的定期巡廻船了。「說不定這個大濤禪師是個大幻想家，夢想做件轟轟烈烈的事，就好像用彩筆把天空畫滿了畫之類的空想，是一個大妄想家，像神仙一樣的純潔天眞，思想浪漫，想翻覆天下，夢想着革命的奮昂精神，所以才出錢出力組成幫會。而這個巨人在指揮別人的時候，還發出開心的嬉笑聲……那我不是任人呼來喝去的擺布了嗎？」仙八想：「眞是搞錯了。在江戶出發前，應該去見由比正雪一面，單刀直入地問問他，這禪師到底是誰？想做什麼？到底是正義之士還是狂妄的瘋子。那天雨中，大濤禪師抱怨過，說他看錯了正雪，由比正雪也不行了，完了。由另一方面看來，也許這正表示由比正雪覺醒了，知道一直跟着這個神仙一樣的空想家什麼前途也不會有的。」仙八想到這裏，恨不得現在就回江戶見由比正雪一面。這次陸程也到最後一站了，過了海便到五島了，仙八如在弦上的箭，不得不發。也許禪師眞是爲正義而戰的鬪士吧？因爲仙八到這間肥前屋治郎右衞門所開的船屋——這是五島藩特約船屋，專門搭載五島藩中爲公事奔走的官吏公人——來的時候，進門一報名，馬上就有人來招呼，請到裏面去見主人。這表示有人用快馬把仙八的長相和衣裝都預先通知他們了。仙八拿出江戶總管的信，主人看完了說：「既然信上說看完付火，那我就燒掉吧。」，主人又拿出二百金給仙八，說是信中交待要給他的盤纏。

仙八想，如此看來，五島家還眞是大濤禪師的同謀。禪師雖然很瘋狂，作起事來倒很仔細週到呢。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爲見蘇一官到五島的福江城去走一趟。

仙八上了船，出了內海，鼓浪而去。

鄭將軍

一

仙八從長崎坐船到五島列島的福江港，中途沒有島嶼，是一段長二十五公里的海路。仙八覺得好像要去龍宮一樣的遠。長崎到五島列島並沒有定期船往來，只能搭漁船或運貨船。碰上季節不對的話，一個月也沒有一條船可乘，眞像要去夢幻島一樣地不眞實。這樣的島上居然還有諸侯藩國，更是不可思議的事。仙八搭上一條從福江運貨來長崎而現在要回去的「一宇久丸」號船。五島上產有一種有特別香味的魷魚乾，這船就是運這個魷魚來長崎的。搭順風船的乘客只有二位：仙八和一個畫師。這畫師曾在江戶狩野派進修，現在回故鄉去，是個

黝黑的小個兒。

「眞不想回去呢！」畫師說。對所有的藝術家和師匠來說，只有在江戶才能找到識馬的伯樂，才能被人欣賞，才能成名，所以這個正在進修中的畫師，突然接到藩中的歸國令，當然是非常不情願的。但是拿了公費留學，就得聽藩中的命令。

「回到那個島上……」這個很自負的年青畫師叫寶田探齋，講到一半就講不下去了。他那一半沒有出口的話應該是：「一想到像我這樣有才華的人就如此在那島上埋沒一生，眞不甘心。」

「你這麼不願意回去，當初爲什麼要接受藩裏的安排呢？」仙八和他在海上二天竟成了好似有十年交情的老友，無話不談。

「你不了解我們五島的情形才會這樣講。」畫師說。五島藩內需要畫師也是在德川開府，天下泰平之後，藩主的宅院需要許多繪畫來裝飾。可是五島上並沒有眞正的畫師，有的只是像我這樣，平常給人畫畫人像的業餘畫匠。有一天，藩裏把我這個在福江街上土生土長的畫人找了去，說可以供我公費留學到江戶，學成後回來當藩用畫師。我在江戶三年，而藩中也建好了藩主的御殿，牆壁都已刷得雪白地等我回去，因此一催再催，非叫我回去不可。」

同時畫師也問了仙八的遭遇，「眞是不敢相信。」他嘆道。仙八和他初見面時，告訴他：「我有幸蒙貴藩召爲劍術老師，因此渡海到五島去的。」當然這是大濤禪師要仙八如此說的。現在的鎖國政策，不許人民隨便去五島，通常在長崎就會被奉行所攔下了。因爲五島和外國的走私活動關係非常密切。這個畫家所說的不敢相信是說他不敢相信有人竟不利用在江戶的機會來揚名立萬，反而特地渡海到荒涼的五島去。所有的劍客和藝人都得在天下第一的京城中才能有出頭之日，仙八離開江戶是不是對自己的本領沒有信心？

「你被人打敗過嗎？」

「沒有，我在比劍中沒有敗過。」

「那是日本第一把劍囉。」畫師睜大眼睛。仙八說：「我還沒有跟日本第一的劍客比劃過，所以不敢說。」

「在五島上，拳法比較流行。」畫師說。在五島上劍法非常落後，有的只是倭寇的「度胸劍法」，這是戰國中期在九州一帶流行的土法，根本不入流。

第三天船進了福江港。街上的景緻比仙八想的繁華多了。他以爲福江只是有一條街通到底那種小漁村。一見之下，哇，大概比伊勢的桑名城的市集還要熱鬧。普通日本本土的城下市區都用草頂蓋屋子，可是這裏都是用厚重的瓦頂，不管商家，還是大船家，一片瓦頂相連

直逼到城廓下。

「這是倭寇時代的財富集到現在才這麼繁華的。」畫師站在船頭說。所謂倭寇的財富就是海賊掠奪的成果。「有的時候揮劍跳上敵船，殺它個鷄犬不留。有時候侵入中國大肆搶奪。但多半還是交易而來的。交易所得的利益比夢想的還要大。到我祖父時代都是如此。」

「爲什麼停了呢？」

「現在不可以了，現在有鎖國令。本來五島有日本西海的黃金島之稱，現在可一切都變了，現在開始，大概只是一個地位偏僻的窮島了。」

二

從日本本土有船來五島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所以街上港口都轟動起來。船還沒準備好放人下來，街上的人已經都知道有個從江戶回來的畫師和一個「日本第一劍」的劍術家要登陸了。仙八受到很隆重的禮遇，一下船，船邊早已有藩府派來的人打着官燈來接他了。他們是藩府總管朽尾平內的家丁。他們一行人走了半天才進了一家高級武士宅院。這宅子外觀和日本本土的大宅子一樣，只有土牆不同。這土牆不像一般用土作的，而是用石塊壘成的。當時

積石造牆的方法很落後，新的城廓積石法還是在豐臣秀吉時代，西征朝鮮時學來的。另一方面中國的石橋造法也比日本高明許多。這不知是師承那一種的。「要是張孔堂先生在就好了，他一看就懂的。」仙八想。由比正雪以張孔堂軍學家聞名於世，他對城廓的建築尤其精通，各種的設計和積石的技術，不同的築城家各有其秘法，非常專門。在泰平時代，這些知識漸漸要失傳了，只有軍法家拿它來和戰陣法畫在紙上加以想像，而以這種講義來吸引諸侯貴人都來聽講學習。

藩府總管朽尾平內是個膚色黝黑的人，他接見了仙八，對他說道：「在這裏土生土長的我，從來沒有踏過江戶的土地。」他說話速度很快，而且特別把這幾句話重復講了好幾次。每次講的時候，仙八都覺得他別有用意，却又不明白有什麼深意。

他招待仙八住在院中的獨立客房，派一個女佣人專門侍候他起居，每天好酒好菜地款待他。「他到底想要做什麼？」仙八想不透。似乎朽尾平內也沒有要他做什麼的打算。雖然仙八以「劍法教師」的名義得以到這裏旅行，可是仙八並不想在這兒開館授徒。而朽尾平內也只有用客氣話：「閒得無聊的時候，您教教我們這裏年輕的侍兵們一點劍術。」敷衍一番。其實仙八此來最重要目的是見蘇一官。但大濤禪師對他到五島後要做什麼却沒有一字指令。

如此匆匆過了一個月，時令已是初夏。有一夜朽尾平內到別所來看仙八，講了一大堆

話。

「可是——」仙八聽了半天竟完全不懂他說的是什麼。什麼你明天要走了，好不容易來這裏做客，我什麼都沒有替你做，請你見諒。現在一別，不勝依依……。

「明天，要走了？」仙八連自己明天要走都不知道，這個朽尾似乎知道明天有什麼重大的秘密等着他。看朽尾吞吞吐吐要說不說的樣子，一付不可思議的神秘態度。

「沒關係，反正我也被他們要慣了，早就見怪不怪了。」仙八可憐地想。說不定這藩內和家老們跟走私有關，他們怕給幕府知道了，而慣於這麼神秘兮兮的。

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飯，什麼也沒發生，並沒有朽尾說的那樣。仙八每天都獨立練劍法，從吉住村出來以後，仙八遇到各種各樣的事情，只有劍法是唯一每天都沒有停過的功夫。到了晚上，起了風，這種風比不得在日本本土，它非常强烈，在四面都是海的島上，特別叫人覺得驚心動魄。海濤沖激着離屋子只有幾百尺的岩石，似乎地板下隨時會湧出海浪來。聽着這海天的吼聲，仙八意外地感覺到了寂寞。

「天地間，獨我一人！」他不禁百感交集大吼起來。他想：反正再大的吼聲都會消失在風濤之中，於是他放心地再吼一聲。

「有什麼事嗎？」不意有個人影映在屋角的紙門上，不知何時那人把紙門拉開了，自己就坐在紙門後。仙八好久沒有聽到人聲了，這一聲問話傳到仙八耳中特別優美。

是蘇一官。

「別來無恙？」自江戶別後，時間便像停頓了，蘇一官很家常地打着招呼：「我們就這樣出去走走吧。」他說完就站起來。仙八把灯滅了，追著他後面走出去，說也奇怪，這時風停了。

「這是怎麼回事？」仙八出得門來，老天似乎在嘲弄仙八，只見朗朗明月掛在天上，草上露珠閃閃發光，剛才的風聲想來竟像在做夢。「要不要點個燈籠還是燒個火把？」仙八問蘇一官。雖然有月光，但地上還是一片漆黑，脚踩下去不知道地在哪裏。不過蘇一官倒走得很平穩。

「握住我的手。」蘇一官說着伸出左手來。仙八因爲自己是練劍的，手勁特大，怕唐突了他，只輕輕地握住那中國人的四根手指。一握之下嚇了一跳，這人的手出乎意外的小，絹似的柔若無骨。仙八不覺心跳不定，自覺非常狼狽。「難道這蘇一官是女的？」這樣一想，在江戶牛込城遺址的臺地上，那唐人用妖術幻化的夢境又再現眼前。那唐人把他畫的女孩繪像再生成人和他歡好的情形，到現在還清楚地印在腦中。他當然是用道術，可是這道術中的替身一定是蘇一官本人。結果那女孩就是——沒錯！仙八握着她的小手隨她向前走，走到哪

裏，走了多久都不知道，這天地間似乎只有這一個小手掌。仙八的大手掌握着握着，慢慢地那小手開始出汗了，不對，是仙八的大手心中汗越來越多了。

「蘇一官。」仙八忍不住叫了一聲，聲音不覺地抖着，下面的話都說不出來了。等到仙八發現脚踝上有刺草攔着，才知道他們正順着山路往上走。仙八像做夢一樣，不知又過了多久，脚下已變成了一片碎石地，四週好像都有岸石圍繞。

「蘇一官，」仙八又叫一聲：「你是女的吧？」蘇一官噗哧一聲嘰嘰咕咕笑起來。

「分明是女的，不是嗎？」仙八發急地問：「不是嗎？」

「當心您的脚。」蘇一官聲音輕快，又變了。明明是女聲，但更柔媚親熱。

「到底是個女的。」

「這，是你自己想的。」

「哦，那麼你是男人囉？」

「當心，走好！」聲音一凶，是男聲！仙八當時一脚沒踏穩，正要抬起第二脚：「到底是男是女？你！」

「隨便你想，你想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又是女聲了。仙八從來沒聽過這麼會變的聲音。這時已走完石子路，進入林中小道。

「要去哪裏？」仙八隨便問一句，只爲了要聽她的女聲。

「去見一個世界上最想見你的人。」聲音又變了，冷得像冰，分不出是男是女。

「那人是誰？」

「鄭成功將軍。」

浦安仙八對鄭成功並不陌生。仙八知道他是中國最大的海賊兼最大貿易商鄭芝龍的長子。大明帝國崩潰了以後，清軍南下北京，愛新覺羅改國號爲清後，便四處用兵，希望平定四方。同時南下的明臣遺老也在江南聚集，準備反清復明。這時有一個王族——唐王，聯絡鄭成功，打算以福州爲立足點，確保中國沿海的制海權，再加陸上的反清勢力，海陸夾攻清軍。當然鄭成功是抗清戰爭中的主導，而鄭芝龍這隻老狐狸則見風使舵，萬一不濟事時，要投降清廷，故不肯參與其事，同時又連結日本，希望日本方面支援抗清，若能成功，便馬上擴大抗清戰線。

「這位鄭成功是怎麼樣的人呢？」仙八問蘇一官。

這個年輕的中國道士唸了一首鄭成功的詩給仙八聽，仙八不太聽得懂，不過鄭成功雖然是個武人，少時曾在南京求學，和一個秀才一般飽學。蘇一官告訴仙八：「老爺（鄭成功）對你非常景仰，想請你做將軍。」

「將軍？」仙八嚇了一跳。這時他們已經走到一座山門前，裏面的屋頂也隱約可見了。

海上

一

仙八進了山門，昏暗中，這個山門像中國傳說中的龍宮，後面有中國宮殿式的房子，再後面有山峯，猫頭鷹的啼聲就從那兒發出來。

「到底要領我到哪裏去呢？」仙八多少有點不安，凝神一看，只見走在前面的蘇一官不知何時竟換了一個女孩子。她領着他走上磚舖的長廊。她身上穿着薄絹的衣衫，隨着她身子擺動，像煙一樣輕。走了半天進了一間屋子，裏面紫檀木的桌椅井然。那女人端上茶來。她的化粧很濃，眼睛閃着光，約十六歲的年紀。茶的味道非常香。

「現在又有什麼新招啦?」仙八問那女孩。女孩不懂「倭語」，只眨着發光的眼睛看着仙八，帶着腼腆。門開了，走進來十個男人，仙八警覺地以手按劍。可是這十個男人每人手中捧着純銀的盤、碗食器。一時屋中充滿了食物的香氣，非常誘人。這些男人態度殷勤有禮，而對個這女孩非常恭敬，好像對皇室的公主一樣。

「你是?」仙八轉向女孩，「什麼貴人家的小姐?」

「……」女孩沒有說話。

有人用銀杯端上透明無色的酒來，仙八一聞，這酒味非常强烈。

「該不該喝呢?」仙八覺得自己很差勁，現在竟連喝不喝酒都拿不定主意了。仙八終於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連乾了二杯。肚子裏馬上火樣地燃燒起來，人馬上就醉了。桌上的菜也一樣一樣地揀到盤子裏吃起來。仙八生平第一次嚐到這麼美味的食物，竟然覺得自己以前的年歲都是白活過來的。

「這是什麼菜?」

「閩。」那女孩在桌子上劃了這一個字。仙八後來才知道「閩」就是福建省的簡稱。仙八又吃又喝終於不省人事了。等到醒來已是夜半，而自己在一個上下四週都是紅色的房間中，連帳子都是紅絲做的。這個年輕的倭人不知道自己被人家放在這床上有多久了。

「這裏是哪裏呀?」沒有人回答，天地都在搖動。仙八覺得一定得找個人問問，但沒有人在房中。他坐起來，天地還在搖動。

「——」仙八慌張中拿起枕邊的叫人鈴想叫人，這時有一隻皙白的手把他的手握住了。仙八一驚。

「什麼?有人睡在我身邊?」那女人臉埋在絲被中，只露出二個眼睛，那雙媚眼開始微笑了。仙八想昨夜和她一定有過什麼事了。仙八有一點知道了，一定是酒的關係，說不定酒中還下了什麼藥也說不定。他現在好像全身的血都流光了一般地四肢無力，不要說使劍了，做任何事都沒有辦法。

「這裏是哪兒?」仙八轉臉問那姑娘，女孩仍舊微笑着，却什麼也不說。仙八揭起了帳門，下了床，看到牆上有扇窗正開着，忙過去朝外看，他嚇住了，窗外一片湛藍，是大海!

「海!」仙八呆了。外面是海，那這個搖搖晃晃的小天地就是船了。好呀，被蘇一官騙了，她把我騙到海上來了!

「蘇一官在哪裏?」仙八火大了，一回身右手竟抓着蘇一官婀娜酥軟的香肩，那狐臭味又來了。仙八很記得這個味道，可是蘇一官應該是個男的呀——仙八糊塗了——不，也許是個女的。果眞如此，仙八不由得嚇得張口結舌，昨夜難道是蘇一官睡在我身邊?

「喂，蘇一官，」仙八抓着她的肩不放，這種柔若無骨的感覺也是仙八熟習的。

「什麼事？」

「我和你——不是眞的吧？」仙八講不下去了。本來明明在五島唐式的大宅院中，見到一個公主似的美麗女孩，難道這也是蘇一官改扮的嗎？「昨天晚上，我去過五島山上一個中國式大宅院，對不對？如果我現在把肚子割一個口，一定會找到那時吃的菜。」仙八一心一意要證實自己的意識沒有錯。

蘇一官把肩膀靠過來，抵着仙八，用女聲笑着說：「你要切腹呀？」

仙八一時會不過意來：「爲什麼我要切腹？」

「沒有呀，你剛才自己說的嘛！你們倭人動不動就切腹。」

「我要問的還不止這些。山上那個中國式的房子是誰的？」

「是老一官的。」這個老一官一定是個尊稱，仙八想。

「老一官是闖地，南安縣石井人氏，字飛皇，富比王侯的鄭芝龍。」蘇一官又說。

鄭芝龍是鄭成功的父親，仙八當然不認得他。日本在德川幕府以前，鄭芝龍以五島爲根據地而建了那個山上的中國式宅院。自從鎖國之後，這宅子就荒廢了。蘇一官昨夜只是借用它來款待仙八而已。

「仙八大人，您懂了吧？」

「不懂。」

「您的眼光眞淺呀。」

眼光淺就是理解力不夠，對天地之大看不清楚。這也難怪，在小小的日本列島上，看不見無限的天空和廣濶的海洋，這海洋可伸展到英吉利去呢。蘇一官眞想讓仙八有這種天高地廣的感覺。

仙八却看着這位不知是男還是女的嫋嫋的美人，看得呆住了，根本聽不見他說了些什麼。

「您的眼光變廣濶了嗎？」

「嗯，嗯。」仙八隨口應道。

「還是沒有變廣。」她嗔他。

「我是從胸中看到的。」仙八拍拍肚子。

「看得見嗎？」蘇一官用手指順着仙八的胸劃下去，把他的和服衣領分開，再劃向他褐色的胸膛，她溫柔地改用手掌撫摸，仙八無言地站着，一股柔美輕鬆的感覺傳遍了全身。

「仙八大人。」

「什麼事？」

「心胸一點一點地變開濶了吧？」

「是嗎？」聽起來是在講傻話，可是仙八覺得似乎是心胸開濶多了。

「你想我是個女的嗎？」

「那就是我最不知道的囉。」仙八苦笑着回答。蘇一官舉起嫩白的手指在仙八身上動來動去，把仙八的衣帶鬆下來，手向仙八的胸腹之下揉去。

「是男是女都一樣。」蘇一官喃喃地說。什麼意思叫做是男的也好，是女的也好？難道說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意識眼光不要那麼狹窄，是男是女就沒有什麼關係……這是不是蘇一官想說的呢？蘇一官蹲在仙八面前，仙八只得呆站着，她竟把臉靠在仙八腿間，仙八差一點要叫出來了。這傢伙到底想做什麼？

「說實在，蘇一官，」仙八用平常的聲音說，拼命想把自己拉回現實。「昨夜那女孩是誰？」

「昨夜的女孩？」

「昨夜給我酒喝的那個公主一樣的姑娘是誰？」

蘇一官沒有說：「是我呀。」反而說：「鄭芝龍的第一個夫人是倭婦，你知道嗎？」

「倭婦？」

「日本女人。她父親是平戶武士田川七左衛門。她生了鄭成功，鄭成功就是我們老爺。」

「這個我知道。」

「鄭芝龍有四個夫人，顏氏、陳氏、李氏和黃氏。」

「唉呀，你趕快言歸正傳。」仙八沒有興趣知道鄭芝龍的事，他只想知道他和蘇一官的事。

「這個顏氏夫人早死，」蘇一官在仙八腿前回答：「只生了一個女兒，鄭芝龍自己帶在身邊養大的，小名叫姚姚。」這個姚姚就是鄭成功的異母妹妹了。

「姚姚。」仙八喃喃地跟着唸。這太不可信了。鄭芝龍是海賊商人，被明朝流亡的帝王收服，賜以高官，待以親王之禮，當然他的女兒也等於公主了。那麼這個貴公主竟然招待仙八喝酒？

「眞的是這樣。」蘇一官承認：「浦安仙八大人，如果您肯的話，鄭芝龍準備向明朝皇帝保舉您做提督。如果成了，您就是抗清軍隊的提督，手下有陸軍十萬、水軍二千艘。」

「陸軍十萬，水軍兩千艘？」仙八嚇了一跳，有這麼多軍隊，足可攻破江戶城了。

「仙將軍。」

「你叫誰?」仙八問。

「我叫你,你就是仙將軍。」蘇一官說:「再過幾天海上旅行,您就會見到鄭成功了,他一定會這樣叫您的。」

「我,將軍?」仙八根本就不相信,蘇一官也在仙八的胸前小聲地笑起來了。

「倭人的心胸眞窄小,好像可以拿來放在掌中一捏就碎成一片一片的樣子。我看你們倭人中比較心胸寬大的是由比正雪張孔堂先生。」

「蘇一官,不要說這些,我剛才正在想昨夜那個叫姚姚的小姐的事。」

「唉呀,姚姚怎麼啦?」

「……她呀,嗯……」仙八有些猶疑了,不太好意思說。「反正我想問的就是昨天晚上我在那個帳中和她睡在一起,對吧?」

「仙將軍,」蘇一官的聲音變正經了:「你不是說你的心胸已經變宏大了嗎?幹嗎還要對這種小事追根究底?」

「我是倭人,所以矮小,不能變宏大。」

「雖然是倭人,離開了倭人國,在渺渺的海上走了幾天,倭人也變『長』人了。」

「然後呢?」

「我該怎麼說你才懂呢?就是剛才講的,要像天地一般地把心胸弄寬大。」

「弄寬大了以後呢?」仙八問。

「我不是指去追究和誰睡覺的意思。我是說天地悠悠,二個像罌粟子似的不同性的人一瞬間有緣在一起,這就夠了。爲什麼要管那人叫什麼名字呢?名字又有什麼關係呢?您爲什麼還這麼計較呢?」

「蘇一官,」仙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叫道:「你躺下來。」仙八心中湧出一股說不出的愛憐,把手放在蘇一官肩上,心中奇妙地激動着。蘇一官粉白的臉抬起來看着他,他的眼睛是紫羅蘭色的。

「這是女的!」仙八心中嘶喊着,但是不敢斷定:「告訴我吧,你是女的還是男的?就是你笑我這個倭人心胸窄小,追根究底也沒有關係,你是女人?還是男人?這個搞不清的話,我要愛也不敢,不愛你又放不下,我就像斷了纜的小船一樣心神不定。你是女的!」

「你這樣想嗎?」蘇一官的眼睛蒙上了一層煙霧。

「對,我是這樣想。」仙八忽然一彎身,緊緊抱住蘇一官苗條的身子。蘇一官小鹿般敏捷地一掙,可是仙八却緊摟着她,像搾油似的徐徐用力,生怕她忽然化成一陣煙兒逃走。

「骨頭要斷了。」仙八臂中的肢體很纖弱，她的叫聲傳到仙八耳中，有一股說不出的甜蜜。但仙八還是不放她走。

「我就是你所說的沒有腦筋的倭人，你到底是男是女，我只好用蠻力來證明了。這就是倭人的辦法。」

「不能呼吸了！」她好難過的樣子。眼圈開始發青，唇兒微開，眉兒縐着，臉上近乎陶醉的表情。

仙八用右手緊抱着她，騰出左手向她下身摸去，「啊！」她悶哼一聲，呼吸都停住了。仙八的手指濕了。「這個野蠻人！蘇一官一定會這樣想吧。」仙八的心臟越跳越快：「是個女的。」仙八的手停住不動了，吃人似的凶相也漸漸溫柔下來，心中湧出一種前世註定而今生終於找到對方了的感覺，躺在他臂彎中的原來正是自己一生中千尋萬覓的女郎。

「總之，我愛上她了。」仙八想著而女郎也放棄了抵抗，委身於他了。

船向福州港駛去。

寧波

一

太陽一天比一天熱。

仙八從五島出發以來，在這唐船上，時間都混雜不清了。仙八每天用漢字和周圍的人溝通：還沒有到福州嗎——天氣倒像春天，每天都可以看到沿途中國海岸的風景。當時的船還沒有天測儀和羅盤來導航，只能大半靠沿岸的風景來測定船的位置。

仙八一點也不無聊，航程中有很多突發的事件，有時還有生命危險。在寧波港中停泊的時候，船從島嶼參差的舟山羣島縫中穿過，進入杭州灣口，海面平靜無波，岸上的山巒圈繞

着紫色的雲氣，翠嶺之中隱約可見紅色的樓閣。仙八這個野蠻人（他自己開始這麼想）深深地被美麗的風景感動了。

「這後面便是寧波港，這兒自唐朝以來一直是繁榮的海府。」蘇一官說。日本第一次派出的遣唐使，乘的船就是停在寧波港。宋代以後才加上廣州、杭州成爲三大貿易港。室町時代（西元十四十五世紀——譯者註）倭寇大舉入侵，寧波港受害最大。

「到現在寧波人用『倭寇』嚇哭鬧的小孩。小孩子根本沒見過倭寇，可是聽父母談起來，倭寇就是鬼一樣可怕的東西。」蘇一官又說。

「鬼——就是我。」仙八想着，不由得一縮頸子。

船夫把帆降下一半，慢慢地開入港內。船腹中伸出槳來，擠在種種不同的船中前進。港中非常熱鬧，大小各類船隻錨並着錨，繩子纏着繩子，停泊着。偶而有山一樣的大怪船，船舷上有無數大砲。

「那是什麼船？」仙八問。蘇一官告訴他那是從媽港（澳門）來的葡萄牙船。媽港在中國南部沿海，本是中國的漁港，但百年前倭寇非常猖獗，而且還聯合了許多中國人組成的一大羣海賊，到處殺人越貨。明朝地方官就和葡萄牙人商量，如果能幫忙逐退倭寇和海賊，便租借媽港——澳門給他們。從此澳門成爲葡萄牙人的東亞貿易中心。

「啊啊，原來是天川呀。」仙八想起來了，小時候在住吉村聽老漁民說，葡萄牙人在南中國海有個港口叫做天川——這就是澳門的日本名字。

「要不要上岸？」仙八問站在船頭的陳文貴，他是個大個子，會說日本話。

「想都不要想。」陳文貴畏縮地答道：「這裏已被清軍佔領了，就在這艘船去日本時，寧波已經陷於清軍之手了。」

「你怎麼知道呢？」仙八問。

「看那裏就知道啦！」他用手指着岸上。仙八一看，眞的，搬運夫都梳着很怪的頭，前面剃了半月青，後面留着辮子。再看看，岸上的男人大都是這種髮型。

「這就是證據。」原來是滿清異族的髮式，每征服一地，就强制執行留髮不留頭政策。

「那我們……」仙八道。

「我們不上岸。」在這擁皇派鄭氏船頭，陳文貴這樣地回答他。因此他們透過寧波商人做交易，水和糧食都用舢舨運上大船來。仙八很遺憾，生平第一次出國到異鄉而不能上岸一遊睹眞面目，好奇心揪得他心疼。

「眞是遺憾極了！」蘇一官細聲細氣地笑道。下面竟說出這種話來：「我看了您失望的樣子，心裏很滿意。」蘇一官似乎比仙八還了仙八：「因爲到現在爲止，您都像置身事外的

人。到了這裏，您居然想要進寧波城看看，表示您已經漸漸地關心起我們了，這是以前仙將軍從來沒有的心態。」

「講什麼傻話。」仙八沒有和她爭辯。

太陽下山以後，有一條舢舨划近大船邊，船上的人叫道「來接貨呀！」大船常用舢舨把他們向寧波商人買的食糧運來，吊上船。因此這次也就依例把一個大木箱子吊上來了。上了船打開一看，赫然是一具屍體。

「是姓彭的。」大家都嚇了一跳。這個姓彭的是船上派上岸的探子。大家翻查一下他的衣服，只見他的內臟流出體外，看來他的肚子被劃破放了東西在裏面。果然，肚中有一個油紙袋，袋中裝了一封信。用死人當信封傳信！連仙八這個野蠻的倭人，這個被叫做「鬼」的人，也被這種殘酷的手段嚇住了。尤令仙八感到恐怖的是，船上的人竟然毫不以爲怪。

「被清鬼子發現了，所以這樣子送回來。」大家只如此說。打開信一看：「汝等眞正身份已暴露，望速退去，否則格殺勿論。」這是清軍寧波佔領軍統軍的手諭。他們因爲地方初靖，清軍到底屬於少數，不想再生事端。如果上船檢查必會引起打鬪燒殺，萬一引得本地漢人乘機起事便更麻煩了。因此用這個恫嚇手段護鄭氏船自行退到海洋上去。

「這一下可麻煩了。」陳文貴說。如果等到天亮才開船，恐怕會被包圍，只有現在馬上

起錨，逃回海上去。「仙將軍，您看這怎麼辦才好？」陳文貴來請教。全船上下似乎早已知道鄭成功對仙八的心意，因此都對仙八恭敬非常，待以貴人之禮。說也奇怪，他們用這種態度來問仙八，仙八也不知不覺有信心起來，也許天生將才就是指這個吧。

「照倭人的方法就不如此。」

「不如此？您是說倭人就不逃嗎？」

「不是，倭人當然也逃。不過在逃走以前，要對敵人狠命一擊，這就是倭人戰術的妙處。在逃以前出其不意的一擊，讓敵人在追趕的時候心有餘悸，不敢死追不捨。那我們逃走時就沒有那麼困難了。而且這會給世人一個印象，以爲我們不是逃走而是大勝而歸。」

「原來如此，倭人的心機眞狡猾啊！」仙八四週的人聽了翻譯的話都紛紛贊嘆。可是仙八却茫然不知他們談些什麼。

「要去打清國的守備隊，我一個人就夠了。」仙八又說。四週的人用閩南話小聲說：「原來如此，倭人眞慓悍哪！」當然仙八還是莫宰羊——聽不懂。

「倭人兵法中有『朝駈』一法，就是乘着天未亮，摸進敵營，把敵將的首級取下，乘着天光高掛示衆。」原來如此！但衆人不忍仙八一人去冒險，終於選了二個壯丁相陪。

這時蘇一官說：「這件事最好用倭人的名義來作，這樣比我們鄭家軍直接與清軍爲敵

好。等到今晚事成，我們散傳單到城中，說有三萬倭軍進襲。今晚你們同去的三人得剃日本髮裝成倭人才行。」

同去的二人，一個姓林，另一個姓錢的是寧波土生土長的人。漢人在這段期間，最不情願的就是留清式的辮子頭，由於這種心情，對扮成有光榮歷史、雄霸南中國海的倭寇，反而覺得有一股勇敢蠻野的憧憬。

仙八呼呼大睡到出發前才起來，把大刀包在蒲蓆中，把衣服放在小販用的販賣箱裏，戴着草笠，坐上小船和其他兩個同樣打扮的伙伴一齊出發了。

上了岸，走進黑黝黝的街巷，兩邊的房子緊緊相連，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楚，只覺得比日本房子似乎厚重得多了。小巷中瀰漫着一股餿肉加黃酒的怪味（係指燉金華火腿的味道也未可知——譯者），仙八想，漢人能在這種怪味中安然生活，果然比日本人「寬宏大量」多了。到了寧波府衙門前，這裏是清軍駐防之地，內部還看不清，可是外面城牆高大，僅有小門洞出入，就像日本的大寺廟或城一樣。

二

「這要潛進去可不容易。」仙八看了厚重的石牆，站在暗處沉思。其他兩人說：「不用

爬牆進去，快天亮時，大門自會打開，那時再乘亂混進去，我現在先找個地方躲起來。」「倭人一當抵千」，這是中國流傳的話，而今夜仙八可要一顯身手了。

天漸亮了，街上有了動靜，府門終於開了，仙八一溜煙奔進去，守衛大叫：「到那兒去？」

「到裏面去！」仙八說着就快跑繞過長廊，走到一個小門前，稍微用力一推，門開了。進去又是廻廊，不時有兵巡邏。仙八也可以看出這些兵與漢人不同，留着辮子不說，穿着皮靴，上着馬褂，捧着馬蹄袖。有時竟和仙八擦身而過。「你是誰？」有一個高頭大馬的兵在仙八上方問道。仙八只要假裝發抖就可以過關了。因爲這些滿兵，不太會說漢話，到了南方更是語言不通，他們已經習慣於和當地人不能溝通的事實了，往往也並沒有期望對方會有回答，這是天時地利幫了仙八一個忙。

到了後進，有一間屋子吊了豪華的燈籠，仙八知道這一定是統軍的寢室了。仙八潛進去。看到這位統軍身材高大，剃着青皮光頭，兩個眼角微向上吊，高顴骨，嘴角下垂，十足的滿州人種。他聞聲從床上抬起頭來。

「我倭人浦安仙八是也！」仙八一口倭話，他當然不懂，不過却意識到有什麼不對勁，拿着劍從床上坐起來。仙八沉住氣，先不去理他，拔起桌上架着的毛筆在附近粉牆上劃下五

個大字：

八幡大菩薩

這也是蘇一官教他的，因爲往年倭寇入侵時，都是如此，這在中國盡人皆知。仙八劃完了「薩」字，忽然頭上劍光一閃，床上蹬一聲跳下個人來。這個統軍果然了得，不愧爲以八十萬少數民族征服數億漢人的勇士，他也不叫來人，一言不發拔出劍來，對這些剃日本半月型的倭頭上就是一劈。這個倭人左手拿着包劍的蒲蓆，右手丟下毛筆，順勢一抽劍柄，一陣寒光向來人刺去。乘着來人劈劍向前未能收勢之際，仙八翻手一劍，生生地把一顆大好頭顱一刀削下。仙八即時跳開，以免頸血濺身。仙八轉身出了長廊，這時身後已人聲噪雜。仙八快步奔到府門，看到有三個辮子兵守在門口，正要閉門，仙八搶上去一揮刀，剎時倒了兩個，剩下一人嚇得逃之夭夭了。

仙八跑入街巷中，往有海潮聲的方向奔去，途中出現兩個人影，正是來帶路的同伴。他們一齊跑到碼頭。走下石階，底下有一條五槳小舟等着。三人往上一跳，才看見蘇一官赫然在座。

「大船呢？」仙八問。拿着槳的五人一語不發划起來就走，繞着葡萄牙人的大船，出了

海港。在港外，大船正等着呢。

「仙將軍」的威望從此一天比一天高了。

福州城

一

正午的太陽熱得叫人受不了。仙八現在只有一件事掛在心上——見鄭成功。他什麼都不想，只有這一念是他目下生存的目的。蘇一官說過，到了福州，進宮裏去見鄭成功。船航向福州。福州是南中國有名港市，在仙八的腦中它是一個極富色彩的都市，福州地處亞熱帶，一定非常熱，是古來南方第一貿易港，中國大陸豐富的財貨都由此集散，是一個國際港都。仙八對它有一種憧憬。這也是由蘇一官引起的。

「還沒到嗎？」仙八一日一問。船終於過了馬祖島。

「快到了。」蘇一官背着身子，面向窗外，窗外正映着馬祖島。

「眞是個妙人。」仙八嘆着氣想道。晚上裹着輕紗到寢室裏來的是一個美麗少女；早上就變成了年輕貴公子，一領瀟洒的青衫，有時現着憂愁的表情。不管是哪一個蘇一官都緊緊地扣住了仙八的心。

「你到底是男還是女？」仙八常常忍耐不住地叫起來：「你到底是男是女？」蘇一官總是回答說：「天界上，本來無分男女，只有人，只有人和人的戀愛之情。」

水色變了，船開入閩江，終於進了福州港。仙八雖然見過寧波的繁華，但還是被福州港的光景怔得目瞪口呆：無數的巨船，上面的財貨如山，水面上佈滿小船，小船上人聲沸騰，吵得仙八耳朵都聾了。

「這些街市，」蘇一官在船樓上依着欄干：「都是鄭氏屬下。」

這港中上下貨的巨船，差不多都是鄭氏的，運上岸的貨物，財寶源源不斷，遠比想像中的還要富有。

「鄭家的港不止福州，興化、泉州、漳州這三個港，再加上廣東省潮州的揭陽、浙江的溫州、台州。鄭家的財富算起來有德川將軍的十倍。」

「十倍？」

「不，也許有百倍也不一定。」蘇一官說。

船好不容易靠岸了，蘇一官替仙八準備了一套衣服，要他換上了再上小船。

「不用，就穿這衣服好了。」仙八指着自己身上髒得要命的衣服。蘇一官不肯，他說：「你們倭國人的優點是不注重他人的財富，只尊重別人的品質，但在這個國家裏就不一樣，這裏很注重儀容，儀表堂堂，衣履鮮明才會有相似的人願來相與。」

「鄭成功也是這樣嗎？」

「不是。但是你現在得爲民衆而穿得得體。倭國的仙將軍來了，在這街上大街小巷都知道了，連小孩子也在道旁等着瞻仰你的風采呢，到時你不要讓他們失望才好。」蘇一官說完就召了少年侍者進來，侍候仙八換裝。「這些衣服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蘇一官說。仙八想，蘇一官說的絢爛的衣衫了不起是和天皇宮中公卿的狩衣、武家的大紋禮服差不多的吧？

「好了，你請看。」仙八一看，有下着的金鎧，紅底織錦繡着金銀線，鑲着金鎖片，拿出來很厚重。二臂上也有二片金甲鎖的護臂，翻毛靴子，身裹紫腰帶，頭戴風折烏紗帽，最後披上大紅披風，配上黃金大刀。打扮好了，仙八不見了，只有一位叱咤千軍的仙將軍乘小船上了陸。

光是環着街市的城牆就能表現福州的富庶了，城牆非常厚，街上黑色的紬瓦一層層疊

起，高到天際。街長二里，仙八坐着八人大轎，在街上遊行，前後的護衛就有千人。行列從南大門進城，繞道由東門出城，城外沿石板道東行，有一座壯麗的宮殿在高丘上。雪白的粉牆，朱紅的樓門，下面有銅釘鐵門。還隱約有金屬的鑼鼓聲，這是爲迎仙八而奏的。大轎進了宮門，不知抬過了多少長廊，多少進院子，終於到了一個高廳，磚石地，光線從美麗的彩色玻璃窗中射進來，不像是人間。

「這裏是聖堂。」蘇一官說。原來鄭芝龍是個基督徒，有個教名叫尼可拉斯，鄭成功却是個國粹迷，不喜歡外教，因此從父親手中接下這個城時便叫人撤去聖堂的擺設。

「很有意思的人。」仙八想。

蘇一官和仙八在船上的時候也陸陸續續講到鄭氏父子的事：這個做父親的鄭芝龍雖然器宇不凡，但他骨子裏還是商人心態。他雖然對流亡的明國皇族要復興帝室的努力非常感動，也願意伸張大義，反清復明。另一邊却基於現實利益，想半通清國，二邊騎牆，他的感情和心理是矛盾而複雜的。「這個兒子，鄭成功就不一樣了。他身上流着一半日本母親田川氏武家的血，勇敢非常。少時在南京從錢謙益先生習仁義忠信和學問。他深明大義，行動明快。他常矢志伸張大義於天下。如果說拿他和漢民族中忠肝義膽的傳統英雄相比，那只有岳飛將軍了。」

聖堂中一時樂聲大作，左邊門開了，進來了一位高挑身子的年輕人，着明朝寬袖朝服，身後力士二人，侍童十人一字排開。侍童也着寬袖明服。這位年輕人高高的鼻子，銳利的眼神，紅樫木似的雙頰，是仙八從來沒有見過的精悍容貌。他笑容滿面地走到仙八面前，拱手爲禮。

「我是鄭成功。」開口說出日本話，把仙八嚇一跳。「仙將軍爲了拯救大明江山，渡過萬里波濤來到福州，眞是感激不盡。」

「唉呀，這種客套話，我吃不消。」仙八笨嘴笨舌地道。

高挑身材的鄭成功走上前來抱住仙八的肩膀說：「那邊已經備下水酒，我們這就入席吧。」態度誠懇，似乎和仙八是百年知己的老朋友。

二

這一頓「水酒」席開了三天三夜。仙八醉了就由人連人帶椅子抬到寢室去休息，醒來又被人請上席。每次席面都設在不同的場所，每次陪客也都不同。

「這簡直是吃的疲勞轟炸嘛！」仙八想。仙八不知道鄭成功這三天三夜睡了沒有，不過

仙八一上席，他總是笑臉相迎，毫無倦容，好興緻地大乾其杯。其實在五十倭里外的恬州，鄭家軍和清軍這會兒正戰得凶，一日三次快馬傳書到宴席上。鄭將軍也即席下令，馬上送到前線戰場上去執行。眞是超人，年紀也才二十幾歲。

「鄭老爺，」仙八用的是日本稱呼：「我這樣連喝三天酒，不妨礙您嗎？」第三天仙八不安起來。

「不礙事，」鄭成功微笑：「我們已經在沿海散播了傳言，說倭軍百萬已經登陸福州了。現在被清軍侵佔的地區，聽了這個消息的大明子民都士氣大振。」

「倭人是指我嗎？」

「不是，是將來什麼時候，你回日本去把幾萬日本浪人帶回來。」

「我？」

「不錯，大濤禪師有如此的安排。」鄭成功也知道禪師的大名，「還有由比正雪先生手中現在就有二萬人呢。」

「想都不要想！」仙八心中說。將來不敢說，就現在的由比正雪的實力是絕對沒有這個力量。是誰拿這種謊話來騙這位純實善良的年輕人？

「恬州戰況如何？」仙八一問之下，似乎不太樂觀。這時仙八念頭一轉，臉上有了喜

色，「對，爲了答謝這頓盛宴，請准我參軍作戰。」仙八求鄭成功。

鄭成功拉起仙八的手，對左右說：「看這份俠氣，看這份勇敢。」鄭將軍常自以爲有一半倭血而自豪，現在見到仙八這種若無其事就輕易決定從軍，生死與共的豪氣，更知道倭人是多麼勇敢善戰了。其實仙八只是覺得「修屋頂的木匠去修屋頂」是天經地義的，所以他才若無其事地要參軍打仗。

「我直話直說，我現在馬上就要組織『僞倭』三百人，請您准我領導他們。」仙八說。僞倭就是漢人剃了日本式的半月頭，拿着日本刀掛在肩上的隊伍。鄭家藏有武士刀三百口，因此第二天，仙八乾了酒席上最後一杯酒，就離席出發了。仙八並沒有帶部下，只有蘇一官一人騎驢陪仙八徒步而行。仙八戴着用竹皮做成的斗笠，穿件短襖，中間用帶子一繫，赤脚而行。倭人不重儀容，所以現在這種短打似乎便適合仙八的個性。

「怎麼樣？還慣嗎？」蘇一官在驢上問仙八。照漢人的意思，這麼草率的衣服，仙八一定很不安。

「放心。」仙八很自在地說。他計劃在恬州城附近的陳家莊，秘密地結集三百人，由仙八指揮，把這三百人剃了半月頭，穿上短襖，拿日本刀裝成倭人，不用訓練，也沒有戰法。蘇一官在途中休息時一再重述戰況，仙八聽得不耐煩說：「這樣太麻煩了。最重要的只有一

件事，就是我們是被包圍在內而清軍在外圍，對嗎？」仙八根本連敵人佈陣的樣子都不問。

第五天晚上進入陳家莊，這個山中的小村還是在鄭氏支配之下，現在這裏是離前線最近的安全地帶了。他們下脚村長屋中。第六天起從各地陸陸續續湧來了壯丁，到了晚上已有三百人。這些人都是海賊的手下，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死的好漢。

第七天早上，仙八對他們說：「我是倭人，最討厭麻煩的戰法。我只要知道敵將的營帳在哪裏就夠了。」

陳家莊的探子報告道：「在柳家溝。」

仙八用扇子敲着桌子說：「好，戰術已決定好了。不用計也不用策，衝進營帳去，」仙八抽出一把寒光森森的利刃，指着桌子上擺着的戰利品——一個清軍軍盔，「這是敵將的冬瓜頭，咔嚓一下。」手起刀落把軍盔斬成兩半。大家看得怔了好久，忘了呼吸。「這種戰法叫有去無回，所以跟我去的只有三人也好，不，一個人也好。不怕死的就跟我來！」

擠在小屋外向房中看的壯丁們不由得背上發毛，混身起鷄皮疙瘩。仙八走到屋外，在地上劃一條線，說道：「要跟我去的，走過這條線站出來。」頓時有八十人走出來。後來又有二十人走過來。仙八只留下最先的八十人，帶着他們出發。到了山下天已黃昏，只見眼下敵營的篝火燃燒着。仙八選了行動敏捷的壯丁去四週偵察，打聽出中央最華麗的帳幕——「是

諤爾哈王爺的帳幕。」仙八斷定這是督統愛新覺羅・諤爾哈。仙八把兵分三路，自領一隊。倭人愛單純，所以仙八的這一隊，在友隊的掩護下只是拼命向裏奔跑，清兵發現了他們，他們也不理，拼命往前，衝進諤爾哈的帳幕中，一陣亂砍割下了滿人頭，八十人再四散突圍，各憑本事逃回預約好的集合地點。等到仙八他們終於回福州時，消息傳來，清軍因主將被殺已退軍北歸，恬州之圍解除了。

平國公

一

今年的秋天到得特別遲，但秋天一到，却也是一片天高氣爽的颯爽天氣。

被人叫做「仙將軍」的浦安仙八平日非常忙碌，並不是有大規模的戰爭要打，而是編制軍隊，調度兵糧馬草。這時的仙八在福州城中已有了一個大宅院，而蘇一官日夜陪着他。

「眞是古怪的精靈。」仙八越來越不懂她了。蘇一官對仙八來講，既是仙八的翻譯，又是參謀以及忠實的朋友。但到了晚上，她又變成婉約柔美的天降美女。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眞是個謎一樣的人。與其說仙八搞不懂他，不如說仙八搞不懂自己是愛上了男的蘇一官，還

是女的蘇一官？一想到這個，仙八的腦子就像罩上一層紅色的薄霧，心中一片混亂。

「到底是怎麼搞的，我自己也不明白。」仙八有一夜就跟進入寢室的女蘇一官這樣說。

蘇一官馬上回答說：「這很簡單嘛，仙將軍把自己分成兩個人就可以解決了。」

「人怎麼能分呢？」

「可以呀，你把自己的心分成兩個、三個、就是五個不也是可以嗎？」

「那得會妖術呀！」

「那裏，說自己只有一個心的人才叫怪呢。」

「你把我越弄越糊塗了。」

「習慣了就好了。」

「這種想法能習慣嗎？」仙八想：這天地間有我一個仙八就已經太多了。

「這樣想可不對喲。」蘇一官似乎能看透仙八的心意。她以爲這種執着的意識也許是日本血統中根深蒂固的特質吧，就像所有的倭人一樣，永遠戀着日本。就拿倭寇來說吧，他們在中國海上橫衝直闖，甚至佔領中國的都市，但是不到兩年，在戰勝的情況下，忽然有一夜，大家竟悄悄地撤退回國了。蘇一官也許是想用每天都不停地變換身份，用忽男忽女的裝扮來改掉仙八那倭人執着的戀日心情吧。

有一天夜裏，鄭成功傢一陣風似的走進仙八房中，劈頭就問：「仙將軍，你能去見家父一面嗎？」仙八馬上點點頭。身材高挑的鄭成功用手搭着仙八的肩就往外走。「眞是個性急的人，」仙八想：「渾身都是勁。」

走出了宅子，有車子和護衛兵士等着，但是這個書生模樣的貴公子叫他們遠遠地跟着，自己和仙八且談且走。

「仙將軍，我得先告訴你一點家父的情形。」鄭成功小聲地說，但是仙八可以感到事態一定很嚴重：「家父是握着南海通商及制海權的老英雄。」仙八到了福州以後才知道鄭氏家族的實力，的確不是一個小島國倭人所能想像的。鄭芝龍不止是個武裝商人，勢力遍布中國沿岸，其實各河川伸入的內陸也都是他的勢力範圍。鄭芝龍自從受了袁亡明室的招請任了都督後，就在安平鎭建了一座城做爲起居之用。這安平鎭位於福州南方約十七公里，是個海港城。鄭芝龍利用海岸的絕壁造了一個西洋風的城廓，城內有水路直通到鄭芝龍的寢室，準備萬一有事便可用船直接逃到海中。

「家父，」鄭成功說話的時候，一派溫文儒雅年青儒者的風範，有一點像南蠻人（西洋人——譯者）的神父對神講話那樣謙虛和沉靜：「是殘餘的明朝貴族所能倚靠的支柱，他們在南京立了一個新的王，福王。但不久清軍南下，攻破了南京，福王被殺。回此明朝遺族都

移入了福建，利用家父的勢力來保護另一個皇族，唐王，年號隆武，是隆武帝。但是——」

鄭成功的聲音更低了，「本來我不應該批評家父的，但家父年紀已老，現在只想保有自身的安泰。他眼看清軍一日比一日强大，他反清復明的心理就動搖了。」

「滿清眞的那麼强嗎？」仙八問。

「你到過寧波，你應該知道，寧波以北都是辮子頭的天下了。還有杭州、西湖、紹興、錢塘江流域差不多全是辮子頭的天下。家父似乎對前途開始失去信心。當然這幾年中清廷不斷地派密使去勸家父，威迫利誘之下，家父已經有心歸順了。」

「這萬萬不可！」仙八被蘇一官感化了，以一個大明遺臣的心情憤慨地叫出來。

「家父是商人一樣的武人，對利益有特別的敏感。照本來的計劃，家父是把日本人的力量計算在內的，如果日本人成了盟友，肯出援軍，那就穩操勝券。因此好幾次派人到日本去乞師求援，請他們借援軍。家父並不想和民間的勢力結合，而是想和幕府直接交涉，因此鼓動長崎奉行大人代爲說項，和幕府內閣正式談條件，辦手續。但似乎被幕府拒絕了。事實上，家父所知道的日本是以前的日本，那時若有所請，他們一定會有動靜，但是現在這個德川幕府，是吝嗇又小家子氣的政權。因此家父才會失望而斷念。」鄭成功繼續說下去：「既然日軍不可能來，家父就轉而只想保護鄭氏一族的安泰，不顧大明遺臣，想幫助清人底定全

中國。」

「您和令尊所想的不一樣嗎？」

「我並不想違叛父親，可是在現實中，不得不做出不同的決定。照我想來，家父的基本理論錯了。我認爲忠義遠比勝負爲重，就算只剩我一人，我也要打這場義戰。」鄭成功是篤信孔孟之道的男子漢，他的生涯也將完全獻給這場他說的「義戰」。

「因此，」鄭成功說：「家父之心一天比一天動搖，現在只有你可以阻止他了。」

「我？」仙八嚇了一跳。

「對呀，倭人首領的仙將軍。」

「爲什麼呢？」

「我要你到家父面前去言明，在日本，派遣援軍的計劃正一步一步的進行中。」

「不要再讓我演戲了，我對演戲已經吃不消了。」仙八想：「不過說不定眞的在日本國內，大濤禪師和由比正雪他們正在設法調度，召派援軍呢。」到底哪邊對呢？仙八不知道，糟糕的是現在的仙八，無論如何都得以倭人代表的身份，硬着頭皮，神氣的挺着胸脯到鄭芝龍面前去，朗聲保證那日本援軍不日就會大舉衝上福州的海灘了。

二

在仙八見鄭芝龍的前一天，鄭芝龍就從安平鎭到福州來了，住在山上的大宅院中。侍者帶仙八到宅中一間大客廳裏。仙八把大刀解下，想跪坐在磚地上。這時侍者阻住他說：「啊，你這是倭禮，不用坐在地下，只站着就好了。」

等了半天，鄭芝龍進來了，仙八行禮畢，抬眼望去，面前這人一點不像傳說中的海賊王，不像明朝都督武官，不像在福州擁立唐王隆武帝的朱姓軍閥，却只像個被封爲平國公的殘民遺老。鄭芝龍走到中央正面，有一個上面懸着華蓋的龍椅上坐下，命侍者教這個倭人正式禮拜。侍者走上前去跪下叩頭，起，又跪，又起，不知做了多少次，仙八站在旁邊都看傻了。侍者說：「中國以禮爲尊，你不這樣拜，只算是個野蠻人。」仙八無法，只得照樣拜了一遍，一面拜一面眞的覺得坐在上面的人越來越偉大起來。行完了拜謁之禮，仙八被帶到別的屋中，這是個有「南蠻」風味的屋子。有一張西式桌子，四面圍着五把彫刻精美的椅子。仙八想，在這南蠻風味的屋裏，恐怕不用再拜了吧。一會兒鄭芝龍進來了。

「請坐，」從白鬍子的口中講出一口簡明的日本話。仙八嚇一跳。再稍微想想，鄭芝龍年輕時在日本平戶和五島長大，人們都叫他五島一官和平戶一官，他在平戶家有一個老婆田

川氏。他也曾從松浦家的院丁那裏學到精妙的日本劍法——二刀法。

「請不要拘禮。」他的眉毛很長，一直垂到眼皮上，兩眼細長，兩頰微陷地笑着說。那柔雅的態度根本不像清兵聽了喪膽的海賊王。

鄭芝龍問起最近日本政治情勢。

「我不清楚。」仙八老實地回答。仙八根本不可能知道什麼幕府政治的微妙機密。

「大濤禪師在作什麼？」鄭芝龍閒閒地問一句，仙八連呼吸都嚇停了：「你知道嗎？」

仙八在鄭芝龍不改的微笑下作聲不得，說不定大濤禪師也是鄭芝龍的手下一員。仙八如此問鄭芝龍。

「他在我這裏借住過一陣子。」鄭芝龍答道。他又說大濤禪師是一個諸侯的庶子，少時到福州入禪寺求學過。仙八猜這個諸侯爺一定是平戶松浦家不然就是五島家，他們都是鄭芝龍的走私伙伴。

「我想他自稱是天皇血胤大概是出自想像的。」仙八說。

「唔，也許是吧。」鄭芝龍的話更像大海中的霧，叫人摸不清。

「您聽說過由比正雪這個人嗎？」

鄭芝龍沒有聽過。仙八想，這表示由比正雪還是個小人物，不夠讓鄭芝龍知道他的名

字。仙八繼續說：「由比正雪認爲日本若能推翻德川幕府會更好。」仙八就把鎖國政策的壞處照由比正雪的理論重述了一遍。

「日本在織田時代還要更好。」

「織田時代？」

「嗯，那時來中國的日本人個個都生氣勃勃的。」

「大濤禪師如何？」

「大濤禪師那幫人都是只會嚷嚷的角色，其實豐臣也是不夠份量的人。」鄭芝龍熱心地評論日本問題，仙八雖然不想談這個題目，但也聽得津津有味。鄭芝龍的意思是說如果日本肯和海賊合作貿易，再開海運，日本才能再度繁榮起來。仙八覺得他眞是三句話不離本行。

「不說這些，」仙八改了話題：「您看大明國會如何呢？」

「我正要問你呢，仙將軍，你可是貴國的代表哦。」

「我國代表？」仙八想起來了，似乎他不得不代表日本了。「唔，不錯，日本會出兵。」

「胡說，德川家已經很明白地拒絕我們了。」

「不是，是草莽間的浪人，人數也有五十萬人。」仙八吹起牛來：「那裏面肯參加遠征的，少說也有五萬人。」

「誰去證實過？這個證實的工夫最要緊呢。」

「大濤禪師。」

「那個窮和尙能做這麼大的事嗎？」鄭芝龍雖然看不起禪師，可是對仙八來說，大濤禪師可是响噹噹的人物，他却叫人家小窮和尙。仙八無奈只得再提一個名字：「由比正雪，他會做。」

「哦，叫正雪的這一號人物呀。」鄭芝龍沒聽過正雪的名字因此不敢妄加批評。

國姓爺

一

「長江中有一種叫鰳的魚，仙將軍就是那種魚。」蘇一官有一天對仙八說。

「我，是魚？」仙八不太高興。

「這是一個假設的說法嘛。」

「那也不用把我比魚呀。仙八是倭人，不懂得漢族文明華麗活潑的文字遊戲。」蘇一官的意思是說人很像魚。湖南沼澤中的鯉移到海中就死了。但是長江中的鰳，雖然生在淡水中，一旦它順着水流游到海中，它就會生出翅膀飛上天去。蘇一官對這個倭國來的年輕倭人似乎也有相同的期望。說也奇怪，仙八沒有受過大明國半點恩，却對這個已滅的皇室第一次生出忠誠的心來。今年五月，清軍破了南京，皇族遷入福建。鄭芝龍突然擁立了隆武帝。因此這是由鄭芝龍一手擁立的流浪皇帝。本來他們安排了一些特別的儀式來讓這個倭人仙八謁見皇帝，可是有一天，在福州宮廷的御花園中，有許多野狗，仙八正追着野狗，不知不覺闖進了皇帝散步的區域中。只見朱紅橋上站着皇帝，他旁邊有個大臣叫黃道岡的指着仙八大叫「狗爺，狗爺。」，但四十歲年紀的皇帝表情溫和，竟和這個「狗爺」無拘束地講起話來。仙八見了皇帝，慌忙跪在道旁。

「東海的倭人是世界上最勇敢的種族，」皇帝彎腰對仙八說：「而你從那麼遠來救駕，這個忠誠眞叫我不勝感激。」他在仙八耳邊低低地說着。仙八忘了他是個異國的皇帝，從頭到脚都被他感動了。這是當時仙八那種人共同的心理，覺得貴人都有一股似神的神秘感，一親近馬上就生出近乎崇拜的心理。仙八退出後，去見鄭成功，對他說：「我現在才了解你的心情。」所謂心情就是鄭成功的忠誠之心。鄭芝龍被封爲平國公後，有一天，平國公帶着鄭成功去謁見皇帝，蒙皇帝賜姓朱，升爲御營中軍都督。當時皇上說：「我沒有你這個年紀的女兒，否則就要你當駙馬。」另外又賞了他許多東西。那時鄭成功的心情，一定也和仙八一樣地感動。他退朝後，把儒服拿到孔廟前，一把火燒了，再換上戎服，拔出劍來發誓復興大

明江山。

二

秋去冬來，仙八隨鄭成功轉戰各地，雖然鄭成功所到之處勢如破竹，但是滿人在各地煽動漢人加入清軍，組成漢人的先頭部隊。因此鄭成功越打敵人越多，這就好像和魔術家打仗似的。

仙八提議：「我的戰法就是殺眞正的滿人，殺得越多越好。」仙八以爲滿人自己的軍隊往往躲在清朝漢軍的後方，只要潛入敵後去殺滿人，清軍的勢力就會瓦解。

「這個非常困難。」鄭成功說。因爲女眞族善騎射，他們的馬上功夫非常了得，絕不是漢人可以比的，因此只派幾個敢死隊去突擊他們，實在不容易。而且刺客用脚跑的速度往往不及他們的馬隊迅速，尙未建功就已經成仁了。

「所以我們要以舟代馬。古來南船北馬，我們利用鄭家的船隻沿海岸北上，所到之處隨時上岸偸襲清軍，一陣斯殺後，跳上船乘風而去，這也是倭寇們傳統的戰法。」鄭成功說完了，仙八大爲贊成。鄭成功於是去和父親鄭芝龍商量，請鄭芝龍負責陸上防務，他自已率水

軍北上。

「好像很有希望。」鄭芝龍也贊成。

第二年五月，鄭成功在福州港編制了大型艦隊。小型艦上配用日本式的火繩槍，大艦上配有南蠻砲。一聲令下起錨向北推進。先頭艦隊十艘，由浦安仙八指揮，仙八立在船頭望着巨艦羣乘風破浪向北方壓去，六月靠順風近了杭州灣。間諜打探得在杭州灣裏，有一隊清朝船隊。浦安仙八乘輕舟，帶着敢死隊，摸上一條像旗艦的大船，一陣亂殺，仙八手刃五十人，刀口都缺了，仙八無奈，丟了自已的刀，奪過敵人的青龍刀再殺下去。「倭人將軍殺人如惡鬼喝血，永不饜足。」連跟隨他的同伴都這樣議論紛紛地說。不幸仙八估計錯誤，滿人的水軍中多爲識水性的漢人，所以仙八並沒有殺多少眞正的滿人，反而把着清軍水兵服，留着長辮子的漢人殺死了。從杭州灣上岸，鄭成功領五千人，仙八領二千人包圍杭州府。費了好大勁才打破城門。蘇一官跟着仙八，隨時教他：「滿人多爲單眼皮，扁鼻高顴骨，頭髮黑白相雜，也有完全無髮的。」守備杭州的清軍，有十分之一是滿人，他們駐在城內，而漢軍駐在城外，因此這次鄭成功攻入城內，盡是滿軍來迎。鄭成功拉起「反清復明」的大旗，在各街巷搜索滿人，殺得錢塘江水都染成深紅色。第二天鄭家軍便完全佔領了杭州城。第三日，探子來報說有清人大軍南下來救杭州，鄭家軍才上船離開杭州灣而去。再南下到臺州登

陸，岸上清軍聞風而逃。大艦隊再南下到溫州登岸。溫州是個自古以來的貿易港，妓女如雲，剛好使百戰的疲勞士兵們得到休息。可是仙八一心都在蘇一官身上，什麼艷妓都吸引不了他。鄭成功自己是不沾女色的，他的理由是：「大願未成，不近女色。」，他這種清純的個性，從漢民族看來也許太嫌纖細了，但這裏有一半是因爲他日本母親田川氏的影響。

溫州城在甌江邊，仙八他們到的第二天有一艘大船開入港中，船體遍是割刮的傷痕，似乎航行了很長的海路。船上下來了二十個衣履鮮明的武將。鄭成功對仙八說：「他們似乎是從日本回來的人。」果然不差，他們是明武官崔芝提督派到日本去請求軍援的大使船，他們見到了長崎奉行，請他代向倭國王（將軍）要求支援軍隊三百人和監甲二百領，但無功而返。

第三日，鄭成功的艦隊出了溫州港向福州駛去，在中途有兩個可怕的港：一個是福寧，一個是二都澳。二都澳是深入內陸的港灣，他們決定停靠二都澳。在艦隊入了二都澳正要開入澳底時，有一艘小船划近了，鄭家軍一看，那不是駐在二都澳鄭家軍中的一個小兵嗎？

「不要到澳底去！趕快離開二都澳！」小兵向他們大叫。

鄭成功在船舷邊上親自探頭下望，問爲什麼不能去二都澳。小兵叫道：「二都澳被清兵佔領了。」

「怎麼回事？你睡糊塗啦？」鄭成功很少出口傷人，這次也忍不住罵人了。這太不可能了，因爲二都澳就在福州港老巢附近，一直都是鄭家軍的範圍。那皮膚黝黑的小兵上了大船，跪下道：「福州陷落了。」鄭成功不覺唰一聲拔出劍來叫道：「你再胡說不饒你！」

「福州港內駐滿了清軍，老爺。」

「爲什麼？」

「老一官把敵人引進城中來的。」

「胡說八道！」鄭成功口中雖然罵着，但看那小兵聲嘶力竭地說着，全身發着抖，鄭成功心中有數，鄭芝龍極可能做了內應。且看現在天下，七成在清軍手中，爲了順應大勢，他一定會獻出去年才擁立的隆武帝，而乘自己兒子不在時，做出這件事。

「皇帝呢？」

「往汀州方面逃走了。」

「逃走？」鄭成功是個儒將，非常注意用字，「是蒙塵！那汀州呢？」

「汀州後來也不保了，也許皇帝已經遇害了。」

「還有什麼？快說！」

「還有太夫人……」

「母親怎麼啦?」鄭成功的母親，日本人田川氏一直留在日本平戶的家鄉，去年鄭氏父子才把她接到福建省，住在安平鎮。這是鄭成功母子十五年來第一次團聚。這次清軍打入安平鎮，田川氏等到所有的宮女都平安逃到海上以後，自己帶着一個從日本平戶家鄉跟來的老媽子，二人自殺了。搶入宮中的清兵，見了她們的屍體，嘆道：「自古倭人的勇氣名振天下，原來婦女也烈性如此。」就把她們厚葬了。

「父親竟把母親如此捨棄了。」鄭成功心中有太多的衝激，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過了好久才問：「現在我父親在哪裏?」

「在清軍營中。」小兵回答。鄭芝龍的確在清軍中備受禮遇，還放出話來叫鄭成功一齊來降清。

厦門島

一

厦門島陷落了，清兵沒有費一兵一卒就拿下了鄭成功的根據地。鄭成功只有飄流海上，沒有陸地可返了。

「鄭成功會怎麼辦?」仙八自問，他關心鄭成功在這種絕地，有什麼決定。「那個青年的大將會怎麼樣?」仙八問蘇一官。

「我不知道。」蘇一官縱然會算卦，也卜不出鄭成功的心意。

「如果是倭人，他們會怎麼辦。」蘇一官反問。

「是呀，」仙八揉着頸子，想着答案。這時蘇一官自已像吐氣似的回答：「日本人就會毫不猶疑地投降了。」「恐怕對吧？」仙八想。蘇一官說：「現在清兵握有北方，南京被拿下，又控制了中部地方，到了這種地步，大明的正統皇帝又下落不明，實在是政戰兩敗了，大家都得爲自已打算，誰也不會再爲這聖戰犧牲了。」蘇一官說：「你看日本的源平戰爭，關原之戰或大阪之戰都是如此。在大阪之戰時，受過豐臣秀吉恩惠的各諸侯，紛紛背叛幼主豐臣秀賴，而倒向德川家康。大家不是不愛豐臣秀賴而是先求自保。」

「就好像鄭芝龍一樣。」蘇一官說：「捨了自已的兒子，讓他流落在海上，自已通敵做內應，竟讓北方的蠻族佔領了福州城。」

鄭成功一直把自已關在船樓的一間屋中，足不出戶。到了夜晚，仙八推開房門走進屋去，只見暗中有一個大影子，戴盔穿甲，坐在椅子上。

「啊啊，仙將軍。」他回過頭，本來無鬚的臉更像生病一樣地無精打采，兩眼充滿血絲。

「請進。」鄭成功擠出了微笑，特別站起來讓坐。風起了，船也隨着浪搖晃。

「您要怎麼辦？」仙八問。

鄭成功在杯中注了赤血似的葡萄酒，一面說：「眞難辦。你看日本好了，本來是豐臣的

天下，而德川篡奪了，各諸侯反而倒向德川，是因爲大家太爲自已着想了。」蘇一官說過同樣的話。「那時沒有一個諸侯以必死的決心站在豐臣秀賴身旁，替他擔當一點痛苦……」

「蘇一官也說過這話。」仙八說。

鄭成功明快地下斷定：「這是因爲倭人無智。」

這是倭人不學又無智，因爲人的本性就是先爲自已。但是加以教養就可以改變本性的衝動。而鄭成功受的教養正是尊仁義的儒學。

「義這東西，本來不是人的本性，不學不練就絕對不會以身殉義。這點倭人是辦不到的，所以會被利所吞滅。」

「可是您自已還有一半倭血在身體中呢？」

「不錯，這是我一直都很自傲的。我以一半漢人血，而行完人聖賢道。實在說起來，大明國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大明封侯、將軍和官吏都不肯爲國賭命，這是明擺着要以王室的滅亡換自已的安泰。這和野蠻的倭國毫無分別。」鄭成功繼續說：「現在只有一件事很難辦。現在家父降清了，我這個孝道怎麼自處？」

照仙八想來，似乎很容易。遙想當年源平之戰（西元十二世紀——譯者註），武門父子在戰場也曾兵戎相向，各爲其主。就是戰國時代，也有諸侯手刃父親的。可是漢人不同，他

們尊父母爲神一般，所以才煩惱。

「我也寫過好幾封信諫過家父，可是都沒有用。所以我昨夜寫了這個。」仙八往桌上一看，只見斗大的「義」和「孝」字飛躍在紙上。義字在孝字之上，原來如此，看着這一臉倦色的男子漢，他背着這個義理可也背累了吧？

仙八改了話題，「如何？我們有勝算嗎？」他舉起玻璃杯，對倭人來說，最要緊的事是勝負。

「沒有。」不能上陸的艦隊是最悲慘的了，不要說勝負，馬上就得受飢渴之苦。

「這得用非常手段了。」鄭成功說。

二

「這個非常手段，先得殺一個人，」鄭成功對仙八說：「到時候你得幫我把他做了。」仙八答應了。第二天早上，仙八乘一艘船，頂着强風，脫出船隊單獨南下。在這清兵水師出沒的地區，單獨航海非常危險。但是仙八是倭人，大家都覺得他特別慓悍，火裏來水裏去，而仙八自己也只有這樣才覺得最合自己的性情。

目的地是厦門島。厦門島是厦門灣中的大島，是南中國的貿易基地，有歐洲的船舶，有東洋的船隻，各種特產在此集散。這裏也一直由鄭氏把持，是鄭氏的「直轄地」，是曾被隆武皇帝封定遠侯的鄭芝龍之弟鄭聯的地盤。厦門島外，有金門羣島等大小島嶼，古來便是海賊的巢窟。自然，現在是鄭聯的武力最强，控制着整個地區。

「爲什麼要殺鄭聯？」仙八問。

鄭成功忽然像少女似的滿面通紅地說：「理由？慚愧得很，沒有理由。」鄭聯不是壞人，鄭成功也不是想害他，但是最重要的是鄭聯只聽鄭芝龍的指揮，現在鄭芝龍投降清朝，他也不能保住自己的忠貞，也屈順了清朝。第二個理由是厦門島可以把守厦門灣，是抗清的一大理想根據地。

「可是無故的殺了鄭聯，就是不義。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不義。」鄭成功這個由儒生變成的武將，爲這件事竟像吞銀似地苦着臉難以下嚥。

仙八的船由厦門外港轉入鼓浪嶼，這是一個港內的小島和一條狹窄的水路，馬上就有十條打着龍旗的小船圍上來叫停，這些就是海賊王鄭聯的嘍囉。「誰的船？」小船上的人用手槍指着仙八。仙八不回答，帶了蘇一官就放繩梯爬到小船上。

「帶我去王府。」仙八頭也不回地說。仙八身穿柿色的黑邊日本外套，日本寬褲，怎麼

看也是日本人。小船中的嘍囉，大概多少也聽過仙將軍的大名，因此毫不猶豫地帶他們去了。

「來這裏幹什麼？」有一個人問。

仙八瞪着大眼看他說：「勅使。」說是「勅使」，但是這時隆武皇帝已被清軍抓去了，而在廣西另立的永曆帝尚未和鄭成功取得聯絡。仙八只是假借這個名義去見鄭聯而已。

上了岸，被他們帶到王府中，房間非常豪華，牆壁全用紫檀板鑲鏍鈿山水。仙八他們等了一個鐘頭。

「我說仙將軍，」蘇一官坐在桌旁：「這是準備殺我們了。」

「你怎麼知道？」

「這屋中只有一個出口，現在已下了鎖。」蘇一官站起身來，去搖那門的把手，推都推不動。她回頭瞇着眼說：「你看。」臉上帶着少女調皮的微笑。

「蘇一官不怕嗎？」

「我是術士，天上地下沒有叫我怕的事，仙將軍您呢？」

「我是倭人。」

「哦？倭人也有膽小的呀！」

「不錯，倭人大概都很膽小，但是到了一個會被人批評看輕的地方，就會變得很勇敢。」

「噓，你聽見嗎？」蘇一官小聲說。再等半小時，嗯嗯嗦嗦的脚步聲更清楚了，長廊下大概跑來了十五六個配有重武器的人。

「要衝進這屋子了。」仙八說。

「好像是吧？」

「我怎麼辦？」

「請躲在那個門後面。」仙八照蘇一官指的方向，緊靠着門後，拔劍在手準備着。

門嘩啦一聲被推開了，人們衝了進來，仙八一劍斬去，連盔的頭應聲飛去，仙八跳出廊下，左衝右突，到處留下二、三個屍體，他向一進一進的內殿奔去。由蘇一官揮着大袖在前指引方向，這一場就殺了三十多人。說也奇怪，人人殺紅了眼，竟無一人想到要去殺蘇一官，畢竟這是男人的修羅地獄吧？

仙八殺得性起，竟覺得像做夢一樣，也許是蘇一官施了什麼催眠術，把仙八勇猛的潛能解放出來，仙八才能心無二用地儘量發揮。最後衝到一間掛紅紗帳的屋子，仙八最後在這裏殺的人就是鄭聯。

與這同時，鄭成功的艦隊開進厦門灣和金門島，包圍了厦門，鄭聯的手下不戰而降了。

酒匂(香)川

一

鄭成功占了廈門和金門二島之後，國姓爺名聲遠播，他的反清聖戰從此揭開了第一階段的序幕。

「現在就該要倭國的援助了。」鄭成功站在鼓浪嶼城頭望著廈門說：「我有一個構想，在鼓浪嶼造大船，練軍隊。確保浙江、福建和廣東三省，以供給軍需品和軍費。一面再加强和日本、琉球、臺灣、越南和菲律賓之間的貿易。一旦有反擊的力量，派大軍北上佔領南京，進而用水軍把佔領臺灣島的荷蘭軍趕走。取得臺灣。」鄭成功又說：「有好的策略和確

定的方法以後，就不難打勝仗了。」這個方法就是在大軍的編制中，要有一隊不怕死的敢死隊，當做錐頭似的。不管什麼戰爭，都先用這個錐尖突破，然後大軍一湧而上。而這個敢死隊就要：「用倭人比較合適。」鄭成功說。倭人不但剽勇善戰，而且日本戰國時代的盔甲比中國式的鎖革有較優的防禦性和運動性，而這個組訓敢死隊的任務就落到仙八身上。仙八用「倭風」訓練出一團「僞倭隊」，是鄭家軍中最强的一羣，同伍都稱他們爲「鐵人」。照鄭成功的構想，這個「鐵人做成的倭隊」，還須要讓大量的眞倭人加入，成爲銳利無比的錐，隨時能插入敵陣的鐵壁中。

「快回日本去替我徵募敢死隊。」鄭成功交代仙八。仙八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因爲他本來也是爲這個任務而來的。

「遵命！」仙八爽俐地一口答應下來。但是徵募的工作眞能成功嗎？他心中非常不安。是要動用大濤禪師呢？還是由比正雪！

不管前途如何，仙八乘著滿載貨物的商船向長崎出發了。雖然說有鎖國政策，但仍有正常的商業在長崎進行，而仙八就可乘機混入長崎，由京都潛入江戶了；仙八帶著蘇一官同行，由鼓浪嶼起錨，揚帆而去。

二

途中託天之福，順風進入長崎港，下了錨。仙八偷摸進長崎街區，在估衣店買衣服改裝後，便向江戶出發。仙八爲了搬運這次徵浪人軍用的金子，還帶了三個壯小子隨行。

「大濤禪師在哪兒呢？」仙八想，連關鍵人物的住址都不知道，只好先上京都再說。由長崎向東走山陽道，仙八一伙搭上便船，在瀨戶內海上前行，這一帶風景極美，小島林立，島上的赤松現出一片柔和的綠姿。早晚海邊的山峯都籠在霧中，這麼美的山川，對仙八這個看慣了異國粗獷風景的眼睛來說，他覺得：「美是美，可是太小家子氣了。」仙八覺得在這個國家的人也和風景同樣小氣。當船揚著帆走在海邊的時候，仙八才發現自己的心情。

「蘇一官，我變了一個人了。雖然好容易才見到日本風景，這風景像照鏡子般地映在我心裏時，我對它的感覺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完全變了？」蘇一官的聲音清涼透心，她輕輕地點頭，額前垂著流海，一付日本少年的樣子。

「爲什麼會完全變了樣子？」

「以前就像小孩兒一樣。」蘇一官噗哧一笑，像日本人一般，用袖子掩口，一副叫人疼

煞的模樣。

「小孩兒是什麼樣？」仙八反問。

「對呀就像小孩兒，年歲都過了二十了還什麼都不懂，就像土中繃出來的新芽一樣。」

當然啦，在住吉村的人，對世間的種種事，就像新芽被太陽弄得頭昏目眩一樣。

「你見到這種人又見到那種人，大家都高深莫測的樣子吧？」

「高深莫測？」

「是呀，所以會被耍得團團轉嘛！」蘇一官說他。一點都不假，仙八一出來就遇到大濤禪師，搞得昏頭脹腦，一直都好像有幻覺的樣子。

「蘇一官，在江戶時，你也騙得我好慘。」

「我不一樣。我才不像大濤禪師那樣，把人弄得頭暈目眩叫人做白日夢的那種狐狸術。」

「才沒有不一樣呢。」

「我告訴你，我可沒像大濤禪師那樣用假計什麼的。」

「你用道術還不是一樣。」

「不一樣，道術是讓自己變身份，像神仙一樣，可不像那種用計策來騙人的。」

「哦呀！這個人眞的還是神仙嗎？」仙八仍像長不大的孩子很認眞的懷疑起來。蘇一官

這時指著仙八說：「仙將軍，你和以前不一樣了，你現在可是見過場面的人，連倭人沒去過的唐土你都去過，你的見識深廣了，而且被比倭國更高貴的大明國封爲將軍，你覺得怎麼樣？」

仙八很認眞地想想，心中並沒有特別感覺。

「你現在看得比哪個倭人都深遠，所以一定要有自信，對人對事都一樣，也要有決斷，知道嗎？」

「我，比別人强？」

「你想想看，我蘇一官道術高深，像神仙一樣的人還當你的奴婢，任你使喚，你這個仙將軍是多麼高貴的地位，你不明白嗎？」

「哦！原來是這樣。」仙八想。

「仙將軍，」蘇一官說：「你現在可不是倭人了，你現在可是大明王族鄭成功的使者身份。」蘇一官儘量加强仙八自信心，把仙八改造成和以前完全不一樣的人。

仙八一入京都，就到京都北邊一個大濤禪師曾住過的寺廟打聽大濤禪師的現況，他們竟連現在大師是死是活都不清楚。蘇一官白天是打扮成一個翩翩美少年的，所以好多人爲他著迷。連寺中的住持老和尙都在日記中道：「他的美麗只有神可比。」

蘇一官利用這種方法讓自己的名字傳到大濤禪師耳中，由於禪師本來就很記得蘇一官，他一定會自己找上門來，但是等了好幾天，禪師並沒有出現。

「這一下可不得不上江戶去找了。」蘇一官對仙八說。仙八對蘇一官是言聽計從，絕無二話。他們由東海官道經過箱根的上坡山路，這可把那三個年青人累壞了，因爲他們每人都扛著一大箱作爲軍資的純黃金。

過了小田原到酒匂以前，突然下雨了。蘇一官最討厭雨了，他把旅行的斗蓬罩在頭上，躲在道旁不能行動。仙八覺得好笑，這個「神仙」居然還怕下雨。而三個從人也跑到樗樹下去躲雨。仙八站在雨中不動，保護這個有懼雨症的「神仙」。

「又不會把你們淋化掉！」仙八罵那三個從人，蘇一官躲在斗篷中嬌聲地問：「爲什麼倭人不怕雨淋？」仙八沒有回答。好不容易雨變成白濛濛的霧氣，濃得連眼前的酒匂川土堤都看不見了。在這濃白的雨氣中，突然來了一個大巨人一樣的身影，不過它越走近，變得越小。

「仙八！是我呀。」他戴著斗笠，走近時豪爽地叫。

「禪師——」仙八在他經過身邊的一瞬間聽到了這熟悉的聲音，而他却一陣風似的，往前走進霧中。仙八拔腿就追，蘇一官告訴他的話全忘了，什麼他比大濤禪師和由比正雪還要

偉大，當他一看到大濤禪師就不由自主地恢復了原形。後來爲了這事被蘇一官大罵一頓，說他沒出息，他也沒有一字可以辯解。

仙八一直追下去，趁著霧氣被風吹開的時候，他看見大濤禪師的背影正走下酒匂川的河堤口。仙八不停的往前追了好久，才發現自己不知何時已經站在河水齊腰的河中了。幕府爲了控制旅人，故意不在這河上建橋。過往行人都得自己尋淺灘涉水而過，而今天下雨，河水特別深。

「禪師，我們從中國回來了。」仙八對著禪師的身影上氣不接下氣地吼。禪師頭也不回地涉水向前。雨又下大了，打在仙八臉上，仙八就這樣一面追，一面把在中國的種種事情，鄭成功的事，自己在鄭成功幕中的地位都述了一遍，最後說了他回國的原因和使命。

「仙八，你可別忘了。」禪師聽他說完了才說道：「你連自己是日本人還是漢人都忘了嗎？」

「我是倭人。」

「對，你是日本人。可是你似乎連這都忘了，現在你滿腦子只有大明國的利益。」禪師轉了方向，走岔道，在雜木林中有一個小祠堂，禪師走上去坐在廟廊上，仙八也走上前在禪師身邊要坐下。禪師用隨身拄的長杖敲敲地說：「這不是你坐的地方。」因爲長者坐在上

面，位卑者得坐地下才是禮數。仙八趕快走到雨中，面對著禪師坐下。蘇一官的英雄教育至此完全失敗。

「仙八，聽我說。不管大明國如何禮遇你，仙八還是仙八。你得記住，命令你到大明國去的可是我這個大濤禪師，而不是大明國的鄭成功，你不要忘了。」

仙八漸漸地低下頭，一句話也沒有。

「他們要乞師日本的事，我也一直在聯絡各方面，算起來總有五千浪人可用。第一次打算用船送兩百人過去，還是隨時都可以出發的。」

「兩百人，」仙八想這樣也不錯，因爲這兩百人都配有重裝備，兩百領盔甲等全付武裝不算，還有兩百枝手槍，這是當時鄭成功最喜歡的「倭鏡」，非常精巧準確。

「可是，你到江戶可不能對由比正雪透露一個字。」禪師斬釘截鐵，意外地說出這種話來。

仙八想，禪師和正雪大概翻臉了。原因一定是正雪不贊成禪師想利用大明國的軍隊東渡日本推翻德川幕府。

「正雪想收這兩百人爲己有。」禪師說。

江戶的張孔堂

一

東海官道有一站叫做鴨立澤，走出市街不遠向右轉，有個很有名的無頭地藏王石像。蘇一官指著這個無頭石地藏對仙八說，當地人都叫它「會變的石地藏。」幾年前，這個地藏王常常在夜晚變人形在路上走來走去，很多旅行的人都見過，有時變成一個武士，有時變個年輕女子。一天晚上，一個武士遇到了這個地藏變的女子，嚇得全身發抖，拔刀往這女人頭上就一刀，頭落地時一看，是個石雕的地藏頭。

「這個石地藏會變年輕女人，講起來實在很可怕。但是大濤禪師和仙將軍的關係不也

是這樣嗎？我講了您別怪我，其實仔細看起來，大濤禪師這些人說不定只是下三濫的鼠賊呢。」

禪師自從在酒匂川和仙八一會後，又不知去處。蘇一官以爲將來一定還會生不少事，如此特別拿石地藏的事來點醒仙八，要他小心注意。然後仙八一行走到最近江戶的驛站宿夜。住在旅館中，聽到很多人是專程到江戶拜謁由比正雪，他似乎很受人歡迎。

到了渡船上，有個坐在船頭的人回頭對別人說：「我們來江戶都是想進由比正雪的軍塾學的。」

「我見過正雪先生，」坐在船中的一個上年紀已隱居的武士說：「那時他正好出了御治橋的御門，從大名小路上走過去。黑漆轎子，上面印有金色的菊水紋徽閃閃發光。後面跟著三個侍衞，一個捧刀、一個拿箱，還有一個捧著笠和草鞋，後面還跟著十五、六個人，那個排場簡直跟個小諸侯一樣。」老人很得意他看過天下有名的由比正雪。

「這麼飛黃騰達啦？」仙八不在日本的期間，正雪變成這麼受歡迎眞叫仙八大感意外。

「他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收的。」有一個中年的旗本貴族的佣人模樣的人告訴老人。不錯江戶有傳言說由比正雪對學生很挑剔，十萬石以下的小諸侯，他還不一定收呢。仙八聽了這個傳聞，不太敢相信，因爲他還沒有見到正雪本人。

「這是因爲紀州大納言作他後台的關係。」有人這樣說。仙八心裏更感意外，所謂的「御三家」是有資格繼承將軍寶座的三家，其中之一就是這個紀州大納言，而浪人學者正雪能成爲他家的賓客和老師，眞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

「聽說備前岡山的池田老爺也想聘他呢。」旁邊一個浪人不勝羨慕的說。

岡山的池田家，三十一萬五千石的大諸侯，家主新太郎當政，是當世人人稱羨的名君，他爲了裝點自家的學術門面，正想用五千石的高祿來聘正雪。

「正雪先生平步青雲了。」浪人說。

仙八進了江戶，走到牛込町榎區，只見正雪的張孔堂道場的草編籬笆整整佔了一條街那麼長，進了玄關，有一個管接待的門人出來招呼，他不認得仙八，仙八不得已報了名，好不容易才被引入到裏間。等了半天，隨着脚步聲進來了鵜飼七郎右衞門和金井清兵衞兩兄弟，很親切地解釋說，正雪先生正巧不在，大概去紀州大納言家了。鵜飼又問仙八從那裏來的。

「西國。」仙八只告訴他兩個字。就在這長屋中的一室休息，等待正雪歸來。

「你是班長（塾頭）嗎？」仙八問。

「不敢，我在班長之下。」鵜飼告訴仙八，現在有一千多人。各地的浪人如果在江戶得

不到自己本國駐江戶代表的介紹，是做不到正雪門人的。而且町奉所（管區警察局）對正雪的門人另眼相待，所以有的浪人雖然不關心軍學也千方百計求著入門。

「請問塾頭是那一位呢？」仙八問。

「不知道您聽過沒有，是由上方（大阪地區）來的金井半兵衞。」

「金井？」仙八太知道此人了。原來他做正雪的總塾頭啦？不一會金井半兵衞進來了，鵜飼畢恭畢敬的屏息侍侯他，他的地位顯然是等於一個諸侯家的總管。

「眞是好久不見了。」金井還是以前一樣地咧著厚唇，諷刺地微笑著。「中國情形如何？」

仙八想：他一定聽正雪講過我偷渡到中國去的事了。

「你現在混成塾頭了？」

「浪人要進門的太多，所以一定要一個人招待一下。」金井囉囉嗦嗦地把這事講了半天。

「你什麼時候習起軍學來了？」

「你由江戶西去以後，就開始了，現在先生已經認可我作爲傳人了。」

「不嫌太快一點嗎？」仙八說。

「這反正是遲早的事。」金井馬上吊起眼睛，生氣了，還是以前一樣容易生氣。

「那以後有沒有會過大濤禪師呢？」仙八改變了話題。可是這個金井半兵衛聽了這個名字毫無所動，故意顧左右而言他，根本不答腔。

這是什麼緣故？仙八很在意。

這時正雪回來了，仙八和其他門人一起由玄關排到廊下跑著來迎接這偉大的軍學家。仙八翻眼看去，看到他尖尖的下巴，他一點也沒變，皮膚仍然很白皙，長髮垂肩，黑緞子的上衣，白緞子褲、黑縐綢的十德禮服外套（一種袖根縫死了的外套，是江戶時代書家、學者、醫者之禮服——譯者註），格調雖不太高，但有退出政壇隱居候爺的味道。正雪看了仙八一眼，視若無睹地走過去。到了講堂，那裏已經有五、六十個塾生從早上一直等到現在了，正雪坐上講壇，仙八坐在長廊上，背著庭院，也準備聽講。

正雪開口道：「軍學各派之不同各如人面，一樣都有眉有鼻，可是軍學的各流派正如人的眉眼有特徵，所以完全不一樣。」他的態度很謙卑而且平易近人，說的話也很容易讓人聽得懂。他接著討論其他流派：「小幡流和北條流是講攻取敵人城池的方法，大內流和岡本半助流是教天文軍學爲主，雲氣、煙氣和人和，他們所有的內容都不外這三項。謙信流是教軍備、編制的精粹，長治流是講斥候的技術。而本流是什麼呢？」正雪說：「是不作空言，先由原典研究把它精通以後，再立論引申而來。」所謂典就是「孫子」「六韜」和「三略」。

「孫子」當然是孫子的兵法，六韜是周朝的太公望所作的兵法書，分文韜、武韜、龍、虎、豹、犬等六卷六十編。「三略」就是張良從黃石公那兒傳來的兵書，有上略、中略、下略三部。正雪說：「別的諸流也稍稍有說理的時候，但是本院却是要弄通原典中的兵法原則，然後才談運用法。」所謂運用法，則用正雪自己作的「兵道集」、「軍要集」和「獻捷錄」由門人研讀當作普通課程。然後進入高級課程，這便是由比正雪的流派特徵—實習。由正雪拿出全日本王畿七道中的各個城的平面圖，這都不是以前的城，而是現在仍然存在的城，再把各藩各城的人數列出來，然後問門人，怎麼樣攻？門人詢問的，則由他回答。在問答之間，修正各人的答案。比如說出一個問題，如何進攻紀州德川老家，五十五萬五千石的諸侯城，假想敵人是各國的諸侯，要踏平這城池，將如何佈局。可是它的內容演練起來似乎等於征服全日本的國土演習，而不是只攻一城，正雪的本意如果洩露出去，被人看破了的話，是多麼危險的事，幕府不知要叫多少人人頭落地。仙八覺得正雪的本意已經心照不宣了。

正雪這樣的人，眞正是氣豪膽大。他並不是天眞不懂事，却敢利用世上崇拜他的力量，使當局不便對他輕舉妄動。

二

這天夜裏，正雪和仙八相見了，地點在倉庫中，因爲這裏平時不准別人隨便進來，是非常隱密的地方。仙八把他到中國的經驗，見聞種種情形報告了一遍，當然也將鄭成功的人品和力量詳細解說了一番。最後仙八講了自己的意見：「現在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武士，要數千人，而且馬上要送兩百人也好，三百人也好，鄭成功對這件事是如大旱之盼雲霓。不才就是爲了這件事以使者的名義回來交涉的。」

「剛才你說——」正雪答道：「你在旅行到酒匂川時見過大濤禪師了，對吧？大師怎麼對你說的？」

仙八答：「大師說——先送鄭成功援兵去幫助大明國，然後再利用明國大軍來貫徹打倒德川幕府的目的——等等。」

「那個小賊還在做夢呀。」正雪說。

「小偷？」仙八不能不問原因。

「嗯，是天底下最大的小偷。這樣說來，這禪師被梅毒菌弄壞了腦子，一天到晚總是夢想不斷。先送多少日本人，以後再換人家的大軍來日本，天底下有那麼好的事？」

「這些全是騙人的嗎？」

「你仔細想想看，現在鄭成功自己就保不住了，只要多一個兵都是好的，那能談得上以後派什麼大軍到日本呢。」

「正雪和大濤禪師翻臉了。」仙八想。

「仙八，」正雪兩眼望天，很神氣的說：「不要再和那個有梅毒大瘡的和尚來往了，他太過份了。」

「太過分了？」

「不是嗎？那個渾球，自己沒有腦筋，還要亂談什麼打倒德川政權，做他的謀反大頭目的美夢。」

「嘿——是。」仙八實在很難回答。

「仙八，」正雪的口氣又變成白天講學的那種正經聲音了：「你仔細聽好，要找打手，首領在這裏呢。」

「這是什麼意思？」

「換句話說就是謀反的大事，可以由張孔堂的由比正雪一手來做。」

「這樣不成，」仙八生平第一次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意見，所以聲音特別興奮：「不成

的，張孔堂先生。」仙八說話的態度也變了，再也不能馬馬虎虎地對他們所說的言聽計從，仙八覺得自己非得說出自己的意見不可。

「什麼不行，仙八？」正雪也學著仙八緊張的問。

「大濤禪師和你之間有什麼過節我不知道。但是那個禪師本來就是謀反的老主角，大家一起來合作吧，兵分二路的話，兩邊都會完蛋，我們是希望兩位一定要通力合作才行。」

「這個『我們』是誰呀？仙八，你是什麼人的什麼呀？」

「我是仙將軍。」仙八衝口而出，說出這個頭銜來。仙八雖然覺得自己有點厚臉皮，可是他說出來了以後，他的表情和態度都有了威嚴，仙八一旦成了中國代表，那他就是在和倭國浪人大將由比正雪及謀反事業老手的大濤禪師在談買賣了。

「我是以大明國的延平郡王鄭成功的代理身份來日本的。」

「你不是以前的浦安仙八嗎？」

「歲月已經改變了我，張孔堂先生，今後我的態度和言語都要很正經，而我希望你也一樣。」

「……」正雪無言地一杯一杯地自己喝起酒來了。一共喝了七、八杯，然後吐氣一樣地說：「輕薄無禮的傢伙。」其實正雪並沒有一直在生悶氣，他也是在肚子裏考慮過了半天才用他的態度說：「好吧！你想說什麼就說吧。」他抬起頭來。仙八這才放下一顆心，心平氣和起來。然後告訴自己說：先把張孔堂先生的態度確定一下。

「您參不參加謀反？」

「參加。」

「用什麼手段？」

「現在怎麼能知道？」

「好吧，讓我一個一個地問你。你是說你不會先出兵援救鄭成功了？」

「我可沒說不出兵。我的想法和禪師正相反，我要先把日本這邊收拾好了，把德川打倒了，統一天下以後再援救鄭成功。」

「好，我懂了。不過這個成就什麼時候可以達到？」仙八想：這才是問題。如果眞能在一年之內完成大業，那鄭成功還可以等着，如果十年才能完成，大濤禪師那邊的辦法才比較可行。

正雪也意識到仙八的想法，他說：「在一年之內平靖日本，再遲也不超過一年，這樣如何？仙將軍。」

「很好。」仙八點頭。

正雪高興起來，說：「今夜我們來痛飲一番，浮一大白，哈哈哈！來預祝一番。」說完叫門人七手八脚地預備起來。

榎町的武者小路

一

花花轎子，人抬人的力量是可怕的。正雪住的街，竟正式的被人稱爲「榎區的武者小路」這不是單指正雪的講學塾堂，而是由正雪統一管理的一排五十間相連的所謂「長屋」式的平民住屋。這裏根本就是一個大工場。

「你一定要去看看，就是看一間也行。」正雪邀仙八。因此第二天一早，浦安仙八和少年打扮的蘇一官一齊去參觀長屋了。

「眞是了不起。」仙八想。這不是指這長屋的設備和人才，而是正雪在仙八去國的幾年

之中就集合這麼多頂尖人物，而且全把它合法化，實在太不可思議了。比如說，這個兒名叫惣五郎的甲冑師，他是將軍家特別指定的甲冑製造師岩井河內的兒子。他因爲遊手好閒，被父親趕出家門，在市井間混混，正雪把他找來，供養他，而且馬上找幾個門人跟他學做甲冑。這還不算，平常正雪出入諸侯之家，有什麼鎧甲要修理，還是什麼貴人公子要作甲冑，正雪就乘機大攬生意，後來這也成爲正雪一項重要收入。各位諸侯也皆大歡喜，安心的拜託鐵器零件。

軍學家正雪去找甲冑師來做出「正確合軍學理論」的甲冑。

在隔壁一間寫著「鏊」。這在中國文字中是指頭盔上雕刻的細工的意思。在別的地方鍛造好了的鐵頭盔拿到這裏來打孔、刻花等等，完成最後的修飾。這個工作間只有浪人七、八人，臉上沾著鐵粉，拿着小鎚雕著盔。

這一間掛著的招牌上寫個「鋏」字，「鋏」是古「鐵」字，這更可看出正雪門人中確有高手，這工廠的頭頭也是毛遂自薦的，正雪也馬上安排幾個浪人跟他學，專門製造甲冑上的

「在這兒看到你，眞是意外得很，半兵衞。」仙八在門口向內望時，竟看見半衞兵雜在工人中用小槌工作著。半兵衞馬上跑出來，說出原因：

「這是正雪先生的主意，本來是武士的浪人，現在叫他以研究軍學爲名而作武具，比較

不會傷武士的自尊心！如今在先生面前紅得發紫我也參加作業，一部份輕蔑勞工的浪人更會改變看法，尊重勞役。」

仙八說：「不過這個工作也只是在頭盔上打孔、雕刻而已罷？」

半兵衞說：「不止如此，要打頭盔的繫帶孔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的位置、重心等等都有一番學問。這個技術本來是北條流軍學獨傳的秘密工夫。而由比正雪現在却公開地教導學生如何製造。江戶有名的北條軍學者紫田良臣有一次看見了，不禁仰天長嘆，馬上要求正雪先生停止這種教學，這是這麼嚴重的事情呢。」半兵衞說。

下面一家寫著「御鐵炮」，就是手槍，因爲手槍是當時江戶的禁制品，諸侯無處可買，所以正雪在此生產，這裏的主管是近江浪人福原傳兵衞，正雪派了十個門人在此工作。

再下一家掛着「鑓」的招牌，裏面製造槍的穗子和箭鏃，主管是羽州浪人安見又兵衞。如此這般，一條比鄰的「長屋」中差不多有八十人工作着，這些工作都是諸侯交代的工作，而正雪正憑此大賺其錢。

「每個想要工作的人都可以做嗎？」仙八問。

「不是，只有手藝好的人才能參加。」半兵衞說。

另外正雪還將有能有藝的門人介紹給諸侯聘用，所以正雪的勢力在各國浪人中急速壯

大，因爲正雪一手握住浪人入社會作官的管道。到現在爲止，在大諸侯下任職的有七八人，加上沒有眞才實學只能當旗本貴族跑腿當差的也有三十人。

所以北從津輕南到九州，正雪先生名聲響亮。浪人們到江戶往往必須拜在正雪門下，才有出仕任官的希望。

「那和大濤禪師的構想完全不一樣。」仙八想。大濤禪師是想利用世中這些走頭無路的浪人和不安的社會現狀來謀反，顚覆德川幕府。而正雪相反，他掃除浪人的絕望，重新燃起他們仕官任職的希望，一個傳一個，慢慢在浪人中把仕官的燈點遍，全國十萬或二十萬浪人的心志因此動搖了，因而取消了謀反的動力。

「正雪做錯了。」仙八難得用這種銳利的話來責難別人：「正雪這樣做自然是名利雙收，但最重要的是他也間接鞏固了德川幕府的基礎——他是——。」

「是什麼？」半兵衛問。

「是在謀反人中造反。」仙八認爲他是背叛謀反人的人，爲了自己的名利而背叛同志的人。

「半兵衛，你想對不對？你自己也是大濤禪師介紹給正雪的，而正雪却要從紀州家或者備前守池田家取得高官厚祿。」

「噓，太大聲了。」金井半兵衛在大榎樹下坐下來。仙八坐在樹根上看看四週，各工廠煙囪中冒出黑煙，而路上來來去去的人都爲正雪奔忙着，好個生氣勃勃的由比國呀。

「說起來，大濤禪師只是個會吹法螺的人。光會叫革命呀，謀反呀。他在各地有力浪人間穿梭，宣傳他那套謀反和顚覆德川幕府的大理論，以致大家都以他爲大英雄，因爲他而提起無限勇氣和信心，但是他只會如此而已。」半兵衛說：「每次革命前，總有一個人站出來竭力鼓吹，乘着時勢把瘋狂的野心種在每個人的心裏。大濤禪師所做的就是這個任務。現在他的任務完畢了，」半兵衛接着說：「現在禪師的手下全都跑到正雪門下了。禪師沒有了從人，也沒有謀反的方法，而正雪先生二樣都有。」

「正雪先生怎麼會有呢？」

「你看眼前這種光景，這些禁制的武器竟光天化日的公然在這些長屋中製造着。要人有人，就光住在這榎區中的，以張孔堂爲戶長的就有千人。」

「不是說現有三千多人嗎？」

「人數是個秘密，不能說。可是正雪先生所有的人不止浪人而已，還有很多有名的門人，三十萬石諸侯就有五、六個，只要一聲令下，天下大事馬上就成功一半。比那禪師無根無葉，只曉得吹法螺，眞是不能同日而語。仙八，把舊夢丟了吧。」

「夢？」

「禪師爲你所織的夢。你看——如果這裏有一個人站在一盞豆大燈前，他映在牆上的影子却像一個大佛一樣。你以前也曾被這個影子似的大濤禪師搞得心服口服，但經過這些歲月洗淨了你的眼睛，現在你看禪師就好像一顆霜打的葡萄——慢慢乾癟而死。」半兵衞語中充滿了看透大師的悔悟。

二

世事變化得不可思議。有關大濤禪師的事，在正雪的家中，反覆的討論了十天。

「把大濤禪師殺了吧！」有人提議。

「——殺了他。」仙八想，人在革命的熱情中往往失去理智，就像由比正雪這幫人一樣——包括正雪的副將丸橋忠彌、塾頭牛兵衞、熊谷三郎兵、脇板甚兵衞等門人和一個叫廓然的和尙一共九個人，這些人像正雪的親子弟一樣親密，別的本領沒有，嘴巴却一個比一個厲害。另外還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希望在謀反成功之後，由奧州到九州，一人當一國一城的諸侯。

有一天晚上，這九個人聚集在張孔堂的後堂內室，也把仙八叫來。仙八打開紙門，房中只有一燈如豆，十個人圍坐無言。

「仙八，」正雪很有精神的說：「這一圈坐的人是我最內的一環，就算鐵桶會漏水，我這一環中的秘密也不會漏出去。當然，你仙八更是內環中的內環。」正雪一付大將之風：「現在有一件很麻煩的事來了，所以我們今天聚在這裏開秘密會議。仙八，你是自己人，所以請你也發表意見。」正雪說得很漂亮。

「是什麼麻煩事？」仙八問道，大家欲言又止，要說不說的樣子。過一會正雪才回答：「我不太清楚詳細的情形，所以金井半兵衞來解釋一下。」金井半兵衞馬上正襟危坐，挺着腰板說：「是關於大濤禪師的事，我也是從有竹作右衞門那裏聽來的。有迹象顯示這個禪師已經對政府當局檢舉正雪，說正雪有謀反的企圖。」

仙八直覺的反應就是不信。大濤禪師是自從德川「元和休戰」宣告之後，一直策畫謀反的一大巨魁。他出身京都貴族，搞謀反這麼危險的事對他一身的安危絕無任何好處。何況這由比正雪和金井半兵衞，甚至仙八以及這裏的半數機密幹部都多少受過禪師的恩惠，禪師可以說是日本謀反人的大家長。這種人會向現在的政府出賣正雪這一幫人嗎？

「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仙八說。

「如果你不信，現在叫有竹右衞門來說明。」半兵衞說。有竹是正雪的同鄉，爲人老實正直，和正雪完全不同。照有竹的話說來：正雪有個門人安田重藏，正雪把他推薦給朝倉石見守做家丁。後來他們的主人朝倉石見守昇官昇到了町奉行（市區警局長），安田自然也變成奉行的家臣了，於是就常常聽到了很多秘密，大濤禪師密告正雪的事就是這樣傳出來的。本來這個安田在拜入正雪門下以前，就已經參加了大濤禪師的幫會，因此對禪師的情形非常清楚。現在大濤禪師人在江戶，常在閣老、寺奉行（寺廟管理局）等高官家中進出，因此也有機會出入朝倉石見守府，他就是這樣密告的。昨天石見守叫安田重藏去說：「你是張孔堂由比正雪的門人，我個人也很景仰正雪先生，和他交談過很多次呢。正雪這個人心地光明和藹，風度閒雅，一點不對勁的地方也沒有。可是世間的人情很妙，就是看不得別人好，就好像見不得月圓一樣，馬上就起壞心嫉妒。昨天我就聽到人家來講他的壞話，所以你可以去告訴正雪先生，叫他自己多小心。」安田這才跑來告訴有竹的。

「這就怪了……」仙八低着頭想，會不會安田把事情搞混了，照說大濤禪師出賣正雪一點也沒有好處的，反而會削弱了謀反的力量。

「大概爲了是意氣之爭吧？」仙八想。

這時正雪正好大聲說出：「大概爲了爭意氣吧？我把禪師的風頭都搶了來，他氣不過才不擇手段地害我吧？人要是恨別人的話，就會變得不可理諭。因此現在禪師已不是我們的同志了，拿出賣同志的這一點來說，他是一個比德川還要可惡的敵人。」

「他會不會是臥底的德川間諜？」那個叫廓然的和尚說。

吉祥院

一

「把大濤禪師殺了！」秘密會之後，仙八想了一夜，是不是該殺大濤禪師呢？

「殺了他是對的。」蘇一官似乎也很贊成。蘇一官是中國派到日本來和謀反者交涉的負責人，而他似乎也覺得和由比正雪派合作比較妥當，因此贊成正雪的決定。

「殺了他，殺了他，殺了他。」仙八自己拼命說服自己：「這個禪師本來就沒有那麼想謀反了，現在加上嫉妒，又向幕府告密，他是我們眞正的敵人了。」仙八問道：「不過現在禪師在不在江戶？如果人在江戶的話，會在哪裏呢？」

「這些事情正雪一派會去查明的，仙將軍只要握着正義之劍等着就可以了。」

「正義之劍——」仙八想：「爲了誰的正義？正雪的還是鄭成功的正義？仔細想想，眞不甘心爲了由比正雪那樣的人而殺人，要殺人只有爲一心想復興大明國的鄭成功才有價值，那種宏大的氣度，根本不是正雪這種謀反的小人物可以比的。」

「殺，大濤禪師！」仙八心中跳出結論，好！就殺了他。

數日後，半兵衞一付胸有成竹的樣子說：「已經開始打聽禪師的行踪了。從市井到諸侯宅院，甚至到將軍府的千代田城裏都放話給正雪先生的門人了。」

「動員多少人？」仙八問。

「一千人。」半兵衞應聲回答。他們這一幫人都跟老師正雪先生學到了誇張癖（也是一般軍學者的通病）講到數字，就滿天亂蓋。

「一千人？那秘密不是全洩漏了嗎？」仙八被他們這種不小心的態度嚇了一跳。

「安心！安心！我們的老師還沒有這麼笨。」半兵衞解釋道：「這時候正好講到『孫子兵法』的『用間篇』，『間』就是間諜的意思，是軍法上很重要的一個課題。爲了實習，老師說他已經在江戶中放了一個間諜，並不告訴學生們他的姓名和他的住處，只有講出身體特徵和平常穿着——當然是和大師一模一樣，叫學生找出來。」

「這眞是妙極。」

「還有更妙的呢。」

「別搞得太過份。」仙八想，這個正雪眞是膽大包天，把幕府和世間玩弄在手掌之上，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所有日本謀反的人都會被一網打盡呢。

過了幾天，半兵衞到仙八的房裏告訴仙八說：「眞是意外，事情不知會如何了，大濤禪師似乎算準了我們會追查他。」

「算出來我們會追查他？」仙八想這個半兵衞又在亂蓋了。

「不是，不是他會算，不過像他那種神情古怪又敏感的人，一定早已有一套防備的方法了吧？」半兵衞囉囉嗦嗦講了一大堆，主要的意思是說，大濤禪師已經發覺在大小諸侯家中出入是很危險的，因此改變方向，現在只在市井中出沒了。

「他變成了泡齋。」半兵衞說。

「泡菜？這是什麼東西？」仙八問。

「連泡齋都不懂呀！那個禪師裝成泡齋的樣子在市街上亂走。」半兵衞解釋說：「泡齋就是瘋和尙，一天到晚發脾氣胡亂鬧，裝瘋賣傻的在大街小巷中穿梭，後面跟一大堆小孩看熱鬧，跟着他叫：『泡齋僧，無事忙！』這種瘋和尙有的時候頭上頂著大芋頭葉，或是鍋

子，兩個肩膀上掛幾十條線穿的紅蘿蔔，說是紅胄甲，一面走一面發出猴子的聲音唱歌，像貓一樣的跳舞，有的時候像一陣風似的大街小巷中亂跑。到底他在那裏睡？誰供給他吃，沒有人知道。所以現在江戶名士中又多一種叫泡齋的狂僧了。」

「本來江戶眞有這麼一個瘋和尙叫泡齋，可是去年起，忽然好多人都學他的樣，有的單獨行動，有的三二結伴，念起佛來跟跳舞一樣。」半兵衞又道。

德川幕府初靖，政治、風俗、禮節和社會秩序大亂，而人們的進身出路也全變了，人心非常苦悶，很多人不得已只好放浪形骸佯狂渡世。

最近有個更怪的「泡齋」出現在街頭，怪聲怪調的唱：

完蛋囉，世界完蛋囉！

完蛋中的完蛋囉！這世界是完蛋的天下，不是誰家的天下！

聲音又高又大，有時還夾着狂笑，街上奉行的（警察局）的同心（警察）一追他，他就不見了，而他所說的「不是誰家的天下」就是指不是德川的天下，他用這種方法叫人家一口一聲地相傳下去，搞得江戶人人皆知。

「這事可別找我。」仙八對半兵衞說：「第一、這事得花很多時間，天天得在大街小巷追查、跟踪、辨認每一個瘋和尙，而且一個正常人去追一個瘋子，一定會惹出很多笑話，街

上的人尤其是小孩更有好戲看了。」

「何況我是堂堂大明國的仙將軍，在日本江戶大街小巷追和尙成何體統？」仙八又說：「半兵衞，你想想看，當時大濤禪師的氣概是恨不得一口咬碎這個德川幕府的，會落到裝瘋賣傻的地步，那他就沒有威脅性了，我仙八現在如果要去殺一個毫無輕重可言甚至落魄到連臉都不要的人，傳到中國去簡直太難聽了。」

「你是說禪師現在已經霉得起不來了嗎？」

「不是嗎？他的法螺已經在謀反的大場面前吹不響了，他的大將地位也完蛋了、誰都不睬他那一套了。就好像被逐出羣的猴子一樣的可憐了。最主要的我不相信禪師會裝成泡齋，說什麼我也不能相信。」仙八說。

又過了幾天，一早就出去的金井半兵衞跑了回來，他氣喘喘地到仙八面前坐下，臉好像煮過一樣通紅。仙八問他怎麼了，他說：「今天，我看到禪師了。我在山谷看得明明白白。」

因爲烏越的熱田明神昨天移座到山谷的廟裏，所以今天天亮的時候，差不多有一萬人進進出出的參拜，半兵衞也去了，這時看見一個瘋和尙突然擠開人羣，唸着他的老話，半兵衞不敢大意，從羣衆肩膀上望過去，只見那個泡齋瘋和尙，帶了一頂網笠，着旅行裝，又唱又

跳的在人羣中。

「你看到他的臉了嗎？」

「戴着斗笠，我看不見，可是那個猪腦袋，高寬的肩膀可決不假的。」

「你爲什麼不追上去一刀做了他？」

「做了他？你叫我這樣的人宰他？」半兵衞都要哭了，抽噎着說。到底半兵衞對禪師還是畏懼有加，大師的恩惠還暖在半兵衞心頭，那時半兵衞的勇氣最多恐怕只能叫一聲「禪師」要是禪師大喝一聲，恐怕半兵衞會活生生倒地而死。

「我要是叫了他，那一定不會這樣就回到榎町來的，說不定又被他叫去像以前那樣搬東西，甚至把我帶到什麼地方殺掉也不一定。」半兵衞顧不得平常裝模作樣的態度，現出原形來了。半兵衞比仙八還早認得禪師，跟隨禪師的時間比仙八長。

「你就這樣跑回來了嗎？」

「不是，我回來以前叫和我一起去的鵜飼和松田跟踪他，他們兩個和禪師沒有淵源一點瓜葛，所以可以跟踪大師而不被發現。」

二

第二天早上鵜飼帶着好消息回來了！「禪師在寬永寺。」

「在忍之岡？」仙八問，這時東京的上野還叫「忍之岡」，寬永寺是最近才蓋的新廟。德川家康的謀臣海天和尙有一個構想，他認爲京都既然是天皇的永世帝都，德川將軍就該在江戶另開一片天地和天皇相對。因此德川家康死後，海天和尙想到京都的天皇家廟祖是叫天照大神，就建議進諡家康爲東照大權現，京都有個延曆寺在叡山鎭護神靈，海天和尙就向三代將軍家光獻言改上野忍之岡爲「東叡山」而在山上建寬永寺。把各諸侯的堂塔迦籃（靈骨）都遷來此處，規模非常宏大，單支院就有三十多處，鵜飼說看見大濤禪師進了支院吉祥院。

仙八換下浪人裝，打扮成一個掃墓的高級武士的孫子，還帶着一個家奴，馬上趕到吉祥寺。從山門進去，有一段上坡路，右手邊就是慈眼堂，在那兒等着的松田跑出來說：「禪師還在吉祥院。」仙八點點頭，走過本堂，由學寮後面出來，只見西面和北面一片高樓層疊的屋瓦，好像海波一樣，眞是壯麗。再走一點路就到吉祥院門口了，時間正是黃昏。

「這裏就是了。」仙八想。這裏是德川宗廟聖地，沒有閒雜人等，仙八走過花房看見很

多小和尙，他們都對仙八俯頭行禮。仙八聽張孔堂正雪說這些都是監視大濤禪師的。仙八出了吉祥院大門，在山裏面隨便逛到天快黑了，遠遠傳來大鼓聲，這是各院關山門的時刻。夜來了，仙八又回到吉祥院門前，走上中堂西邊的松林小路，沿着彎曲的吉祥院牆向前走。這牆是石塊砌成的。忽然黑暗中有石頭動了，「是正雪的人吧？」仙八想：我可以叫他蹲下來，讓我踩着他的背翻進吉祥院去。這時那個大石頭竟然站起來，成爲一個大人影。

「是我，仙八。」人影一直不動，等仙八走近了才說話。

「啊！禪師。」仙八已經走得太近躲不掉了。大師手一舉丁一聲，手中的扇子架上了仙八的肩膀，把仙八壓跪在地上。

「仙八，是爲喝一杯茶而來的嗎？」

「我能殺得了他嗎？」等禪師准仙八站起來時，仙八心情沈重地想。這時仙八全身的血像鉛一樣重，什麼也做不了。禪師轉過身，寬背對着仙八去開一個邊門，然後彎着腰進去了，仙八想這時正好從他背後一刀斬下去，但是手動不了。仙八不得已，只好也彎着背準備跟着禪師進小門，突然仙八停住了，他感到門內有殺氣。

「不會殺你的，快點進來。」禪師在門內說。禪師既然這樣講，再不進去的話太不像男子漢了，仙八只好彎着腰，用手扶着門，伸着頭一閃進入門內暗處，不料頸子立刻碰到一個

冰涼的東西。

「沒命了。」仙八想，唰，拔出刀來望空處一揮，什麼也沒殺到，頸上那個冰涼東西還在，仙八慌得伸手一抓，一片露濕的巴掌大樹葉飄到脚下。

「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笨東西。」大濤禪師的聲音傳來了，似乎又開始向前走了。仙八彎着腰，跟在後面。

花園中有一座茶屋，禪師就借住在這裏，禪師從院子走上長廊，推開緊閉的門。

「簡直和在自己廟裏一樣自由嘛，」仙八認爲不可思議。江戶城中的寬永寺，是德川家顯威的地方，禪師竟毫不在乎，不當回事的說：

「有客人，把燈點上去，水燒開。」小和尙們馬上照辦。

大師又說：「拿襪子來，我的襪子被露水打濕了。」小和尙又不知從那裏拿了新襪子替大師換上。

「怎麼這麼神氣？」沮喪的仙八看見這情形，更吃一驚，小和尙捧來煎茶後，退了出去，仙八說：「簡直像自己家一樣自在嘛，您老。」

「嗯！嗯，和自己家一樣。」大濤禪師斜着嘴有一點冷笑的樣子，他以前從來沒有這種表情，看來他也變卑鄙了。

「這個吉祥院住持叫山內，是個勢力很大的人，可是我是唯一知道他秘密的人，這傢伙的父親是關原之戰豐臣的大將石田三成手下，如果被知道了，他就慘了，所以他很怕我，對我特別客氣。」

「原來如此，禪師也墮落多了。」仙八一面想，一面窘迫地正跪着。

斬殺

一

「仙八，」大濤禪師直盯着仙八，端起茶杯放到嘴邊，眼睛還在杯子邊上瞪着仙八不放，「你是來殺我的吧？」

「不錯。」仙八就是說不出這兩個字，只好點點頭，臉色發青；「這樣的我能殺得了他嗎？」仙八死了這條心。

「對，殺不了的。」大濤禪師似乎能看透眼前這個年輕人。

仙八覺得屋中氣壓非常低，他儘量鎮定自己，低聲說：「我希望殺得了你。」

「這實在是一件大難事哦。」

「如果我是瘋子，」仙八想：「再難的事也做得出來。」仙八如果是瘋子就不會被禪師的威嚴鎮住，而且仙八過去一直把禪師看成神一樣，對他敬畏有加，心中還留着禪師的巨像。就在此時，仙八也只見到自己心中禪師的虛像。仙八如果想殺禪師，先得把自己心中的禪師虛像一刀斬成二段才成。

「不可能的。」禪師又好像知道仙八心中想什麼，他慢慢地把茶碗放在面前。本來仙八心中的虛像就是禪師苦心造成的。用了千方百計才把這個年輕人的心捏鑄成現在這個樣子，就好像做出的玩偶娃娃一樣。有點麻煩的是自他從中國回來以後，就有一點怪怪的，好像已有自己的主張。

「仙八，你被正雪那個叛徒騙了。」

「誰的叛徒？」

「我的叛徒。」

「我不覺得他騙了我。由比正雪有多少斤兩我看得很清楚。」仙八併住兩膝正跪着，兩手放在膝前恭敬的行禮，好像學徒對老師傅一樣。這是仙八的計策，如果大濤禪師稍微大意，他便可一刀宰了他。

「那麼，你是被鄭成功騙了。」

「那是您大師——」仙八被禪師的威嚴逼急了，索性豁然大笑起來：「判斷錯誤。鄭成功那樣的年輕人，在中國也是百年才得一見的人物，當然比禪師高明得多。」

「比我還高？」

「那是不能比的，我從中國回來以後，看這個倭國……」

「是日本國！」禪師打斷他的話。

「這個日本國中的人，眼光短淺，只注意繁文縟節，看您禪師也覺得褪了色似的，看正雪也只是個有小聰明的人。」

「被中國迷昏了頭了。」

「不是，是因爲我見過了眞正的男子漢，人類中第一等品格之後，再來看其他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們裝模作樣，簡直受不了。我如果一直在日本的話，恐怕現在還以爲禪師和正雪是了不起的人呢。」

「被鄭成功迷昏了頭了。」

「說什麼謀反，叛逆，人家鄭成功才是眞正的行動家，禪師的作法太萎縮，太小器了。」

「仙八！我把你從住吉村帶出來，養你，教你，這些恩情你都忘了嗎？」

「究竟還是小器才會這樣講。」仙八輕蔑地想：「我現在可以殺得了他了。」

第二天早上，仙八回到榎町張孔堂，二話不說地直闖正雪房間，正雪從書上抬起頭來，諂媚地笑着說：「怎麼樣？」仙八把刀連鞘唰一聲拔出來，舉到正雪面前，正雪慢慢地拿過來，拔去刀鞘，一陣寒光隨着正雪的動作，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細看那刀面上果然沾着粒粒的脂肪珠。「仙八到底辦成了。」正雪想，就笨手笨脚地要把刀插回鞘中去，仙八看他那不入流的插刀法，心中就來氣，這傢伙是個大老千，連刀都不知道怎麼收。爲什麼還有什麼諸侯貴人爭着做他徒弟，向他學什麼軍學？世間的人都是瞎了眼的笨蛋。就是因爲有這麼多笨蛋，正雪才能這樣張狂地招搖撞騙。

「唉呀！眞難爲你了。這在軍中來講可是立了一件天大的功勞，等於取下將軍的首級一樣的一等大功喲。可是你這種武功可千萬不能洩漏出去，否則我這個張孔堂軍學塾就要成了窩藏凶手的賊窩了。」

「原來軍學的門裏規矩這麼嚴呀。」

「不錯，古語說得好，『深藏不露，可以免禍。』」

「這眞是意外呀，」仙八站起身來：「只砍了一個狗頭，就被軍學家這麼鄭而重之的下警告，張孔堂軍學眞是了不得呀！」

「什麼？」

「只砍了一個狗頭呀！」原來仙八在禪師那裏住了一夜，一大早在晨鼓聲中等寬永寺開了門，仙八才離開的。這時山路上還很暗，好幾頭野狗又追又叫，有兩頭奔上來要咬仙八，仙八轉身一揮刀，狗頭就掉下來了，另一頭正嚇怔的一瞬間，也被一閃刀光劈成兩半。

「那禪師呢？」

「眞是了不起的軍學塾，哈哈哈。」仙八不理他，逕自豁達地大笑着，向下看着生氣的正雪。從這個角度望下去，正雪一點也不偉大了。

「這刀要是殺了人，佈在刀面上的脂肪粒就會像霧一樣的細，狗的油粒比人的還要粗，仔細看看就知道。」仙八說。

「這個我知道。」正雪點頭。

「這禪師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什麼？」

「本來就是屬狐狸的，狐狸的血和狗血差不多，難怪張孔堂先生會搞錯。」

「嗄——」

「這個正雪也有說不出話來的時候，平常說什麼謀反，又說什麼顚覆天下，這種千秋百年的大事業，豈是你這種人夠資格做的嗎？」仙八想着就走出正雪的屋子，經過長廊準備回自己房裏去，不經意地向院中一望，有一個大胖男人站在那裏，是禪師！「他竟敢到這險地來。」仙八不自覺地替禪師捏一把汗，跳到院子裏。這時禪師已經跨上了長廊，他只瞥了仙八一眼，就背過身去，一步一步堂堂地走進去了。

「我眞服了他。」仙八想，「也許他是比鄭成功還要高一籌的人物吧。」

二

從去年起，由比正雪就斷斷續續地畫着那個住着日本第一大的征夷將軍的江戶城。最初是畫這個巨城的外貌——護城河、土堤及各城門的位置。然後再憑想像畫內部。他叫各位諸侯級的門人來講出一廊一殿的細節，憑理論加以修正，再慢慢地畫出來。再就是吩咐幾個諸侯學生上朝時特別留意一些地方，回來報告那個地方的結構，大小和位置，這樣一步一步地把城中內部細節填補上去。到了最近終於才完成了略圖，正雪正趴在地上忙着上彩色。

「——似乎有人進屋子來了，大概是仙八吧？」正雪想着，抬起頭一看，禪師赫然立在眼前：「這就是江戶城呀？」禪師道。

正雪嚇住了，一點表情也沒有，過了半天才俯身下拜說：「大駕好久未曾光臨了。」握着的彩筆索索地抖個不停。

「這圖畫錯了，」禪師用手杖，突的一聲點在圖上面的西之丸（西邊的偏殿）上，杖頭的泥巴沾在圖上、「這邊三個倉庫不是雜物庫，朝西的這個是乾糧庫，朝北的這兩個是煙硝火藥庫，在這裏藏着的火藥夠一千人放三天三夜的火槍。」

「他怎麼會知道的……」正雪又急又佩服，不愧是謀反的大宗師。

「這個門，」突的一下，杖頭泥巴又點髒了圖面，「裏面沒這麼寬敞。實際上是用石頭砌成矮牆，中間只容一騎通過。這樣萬一城被攻破了，敵人也不能一湧而入，從這牆上還可用大木棒來砸敵人的頭，進來一個敲一個，可以把敵人殺光。這個圖這樣畫，錯得太離譜了。」

「請你安靜點好不好？不通報就闖進來，太過份了！」

「正雪，什麼時候攻這個城呀？」禪師理都不理正雪，只管問話。

「我是軍學老師，我每天看一次這圖，每天就攻城一次。」

「誰支持你？」

「紀州大納言。」

「騙小孩的玩意，」禪師在正雪上方笑起來：「這種軍學老師哄小孩子們玩玩還可以，要眞搞謀反可行不通呢。」

「我正雪在這裏並不想以軍學來謀反。軍學本來就不是用來謀反的，這一點禪師你恐怕不太清楚。我的意思是必要的時候，能揚名天下，連江戶城中將軍殿上都能聽到我的名字，這就是我教軍學的政策和抱負。」正雪把臉抬起來向上望：「可是，禪師似乎到處向軍政要人散佈我要謀反的謠言。」

「爲了這個，你搧動仙八來殺我，對不對？今天我就是爲這事來的。」

「來抗議嗎？」

「我可不想那麼煩，正雪，我只要把你拉到外面院子裏，一刀宰了你，報殺我之仇就完了。」

正雪頓時血色褪盡，偷偷從背後抽出刀來。大師飛快地一把抓住他的衣領，一脚踢去正雪的刀，左手刀光一閃，拿出一把短刀抵着正雪的頸子。

「站起來！」禪師命令道。這時門人已經聞聲聚在廊上，半兵衞和鵜飼都在。

「站起來！」禪師說着，就拉住正雪的後領，把他拎了起來，輕鬆地拖着走，眞是驚人的臂力。正雪在龐然大物的禪師手下，就像個小孩一樣瘦小。他一點都不敢抵抗，怕一有動靜，頸動脈馬上就會被割斷。他就像死人一樣，由禪師拖着。門人圍過來了。

「不要過來，再過來我就給正雪一刀。」大家都不敢動。

這時的仙八正在南邊的院子裏，和蘇一官站在樹籬後遠遠地眺着。

「實在太難了。」扮成青年男子的蘇一官說。

「你是說去救正雪？」

「不是，」蘇一官似乎別有所指。

這時大師和正雪的身影出現在走廊上了，紙門被擠倒了，門人蠢蠢欲動，大叫大喊。

「這樣看來在日本謀反也是很困難的呢。像這樣親蜜如父子的還反目成仇。」蘇一官摘了一片南天竹葉銜在口中說道。

這時禪師四面受敵，不得已，跳起來一壓，騎到正雪身上，正雪在下面用力抓着禪師的左手，使禪師手上的短刀搖幌不定。

「仙將軍，現在怎麼樣？」蘇一官閒閒地說。她說的是仙八可以趁現在跑上去一刀宰了禪師。

「到底是殺了禪師比較好嗎？」仙八說。爲了日本也爲了中國，還是殺了他吧。仙八想。

「不錯，像禪師這種人，德望全失了，留着他到後來一定成爲禍害。如果他有自知之明，肯退隱山林，那就沒事。留在市井中，成天亂叫，一定會害了大家。這次禪師這樣鬧張孔堂，只是想殺殺張孔堂的威風而已。」蘇一官卜一聲吐掉樹葉。「他只會在正雪的徒弟面前將正雪綁起來，絕不會殺正雪的。他只想撕破正雪的面子，叫門人不再崇拜他，最後把正雪送到町奉行（警察局）去。」

「送到官府手裏去？」仙八覺得胃裡一翻。這個要打倒官府的老祖宗居然要和官府握手言和了。

「這是當然的嘛。這是奪回失去的權力最好方法。人不管做什麼都離不了本性，這禪師是禍害中的禍害，有這種人橫行攪局，日本的反抗勢力統統要給他搞砸了。」

「還是下手吧。」仙八胸中還留着對禪師的敬畏，心中很悲哀。

禪師這時正用口咬着繩頭，綁着正雪，正雪只會兩隻脚亂蹬，活像兩隻小鷄翅膀。

「仙將軍，去吧！」蘇一官像往常一樣，斷然發出命令。仙八跳起來跑過院子，衝上長廊，用右手掐住禪師的頸子再往後使勁拉。禪師回頭看到是仙八。

「仙八。」禪師的唇動着，但聲音却發不出來了。過一會兒他終於昏倒在仙八膝前了。仙八趕快扯起禪師手中的繩子，一圈圈地把他綑了個結實，放倒在一邊，然後騎在他身上作人工呼吸。

「正雪。」仙八回頭叫：「我和禪師決裂了，這禪師活着實在是個大禍害，我會倒楣的。」

「倒楣——」正雪驚魂初定，搖晃地站起身來：「那怎麼辦？」

「我正在想拿他怎麼辦呢？」眞正說起來，仙八對這一綑大「貨」眞不知怎麼辦呢。

家光之死

一

「謀反也是軍學中的一門重要課題。」正雪常這樣說，但因爲顧忌，不敢公然搬出謀反二字，而把它說成「易世革命」。正雪認爲這易世革命就是說：天把人民托付給有才德之人來治理，如果一個王者失了德，那天就會把他的命革去，重新任命一個有德之人來代替。這是古代中國的革命思想。殷的湯王和周朝武王都是如此代天討伐失德之君的，這實在不叫謀反，是天革其命而已。漢高祖也是一樣，在沛縣的鄉野中起兵，攻入關中，大破秦兵，這也是天假其手懲暴君而已，不能說是謀反。因此這個「革命」正是正雪軍學中最高級的學

問理論。

「因此，我根本就不會計畫謀反的。」正雪有一天晚上和心腹門人喝酒時就如此說：「有人常問我要如何打倒德川幕府了，其實這不是我軍學家該回答的問題。軍學家是研究消除謀反的方法的。」這到底是正雪的眞心話還是門面話，連門人也搞不清。

正雪又常在口中唸：「時勢造英雄。」平時也常自問，如果天時地利人和的時候，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有一次他的門人熊谷三郎兵衛就問他：「那老師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呢？」正雪面不改色地說：「那當然是將軍了。」正雪以爲他天天講的軍學，不光是紙上談兵，是實際上可以用來取天下的學問。一介浪人，起於市井，想做將軍便可做到，想做諸侯就可做到，這才是張孔堂的軍學。

「正雪講的都是眞心話嗎？」浦安仙八很懷疑。

「是眞心話，」蘇一官說：「我看正雪每天用軍學來考慮謀反的事情，到底是爲了學問還是爲了眞的想謀反？他自己現在也搞不清了。不過等到時機到來，他一定會揭竿而起的。」

蘇一官說的「時機」來了，慶安四年正月六日夜裏，有人來告訴正雪說：「將軍德川家光病倒了。」本來將軍身邊的消息是不可能外洩的，因爲有一個很嚴的「職務律」，禁止將軍身邊的人對家人透露任何日常小事。因此，這位四十八歲的三代家光將軍是賢是愚？外界

一概不知。那正雪的情報又是怎樣得到的呢？原來每年元旦和初二，家光都要出朝接受羣臣拜賀新年。初二晚上還要參加宮中百官的謠曲吟唱大會，在大會開始不久，家光忽然一個倒栽葱，從坐臺上倒下來不醒人事了。大家慌忙上前，七手八脚把他抬進內宮去。在場的能樂師目睹了這一幕，下了殿就到紀州屋告訴紀州屋主人了。紀州屋中有很多人拜在正雪門下，因此就跑來告訴正雪。

「家光的病很可能只是個小小的貧血。如果眞是大病，那他的嫡子才十一歲，古來幼主的天下總是多事，家光死後，一定天下大亂，這就是所謂的時機。」正雪對心腹說：「當然這是純軍學的學術觀點。」正雪永遠不忘加上這一句以免賈禍。不久，正雪對十個門人下了一道怪令：「到江戶市上的各處用具店買『挾箱』。」挾箱是武士外出旅行用的衣箱，內有層匣，外面可用一根棍子由頂上穿過，叫二人抬着走。箱子木製，外用黑漆塗好，上描家紋。

「家紋的種類越雜越好，每人去買五個，共要五十個。」

「要上好質料的還是差一點的？」門人問。

「有個樣子的就可以了，不用好的。」正雪回答。

「要做什麼用？」仙八不懂正雪葫蘆裏賣什麼藥。

箱子買來後，正雪常常一個人關在後面倉庫中忙着。差不多過了十天，正雪傳令叫仙八

到雜物倉中見他。正雪在倉中舖了蓆子，把頭髮用手巾包起來，坐在地上，旁邊放了一大堆木匠用的工具，正忙得起勁。

「你在做什麼？」仙八問。

「你看了就知道。」正雪說。仙八一看，他正在改造挾箱。他把箱底改成雙層的，仙八把底一抽，下面又出現一個底來。

「這是放燻衣香料用的。」正雪解釋說。衣服放在匣中，再放在假底上，假底下可以燃香料，這樣誰也看不出來。

「這個做好了就跟謀反成功了一樣。」正雪說：「這種挾箱是一種空前絕後的新武器，把燻衣香料做成定時會自燃的，香燃燒了一段時間一定會發火，火燒着了衣服再燒挾箱，慢慢就燒大了。」

「燒大了以後呢？」

「你還不懂嗎？比如說今夜決定要起事了，就算準風向，然後把箱子送到當舖去當掉，到時候，江戶市中五十家當舖一齊起火，江戶開始大亂，我們的人就乘機起事。」

「這傢伙怎麼會這樣想。」仙八覺得由比正雪像這個箱子一樣，也有個可怕的底層。

「在我門下有很多能出入將軍殿的高級武士，還有大諸侯的家丁。如果拜託他們把箱子寄放在諸侯府一、二天，到時候江戶城中和諸侯家裏都會失火了。」

「只放火對起事影響並不大。」仙八很驚訝地說道。正雪得意的笑了：「火只是造成氣氛罷了，其他種種配合都在我這三寸胸間。」

「不能見告嗎？」

「嗯，計是越保密越好——說起來，」正雪又要重復每日必問的話了，今天也不例外：「大壽禪師怎麼樣了？」

「沒有什麼改變，」仙八說：「還是非常小心不讓他死。」

二

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在祖父家康和父親秀忠打下了天下之後，繼承家業，未出一力而當上了將軍。這是自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以來從沒有的事，因此德川的幕僚都很擔心會有人想奪將軍寶座。因爲上二代家康父子都是武功高強，甚得諸侯擁戴，打仗時也和他們同甘共苦過，德川將軍和諸侯間的關係更形親密，不止於君臣關係而有生死伙伴的味道。可是家光生下來就是現成將軍，這就不能叫諸侯們服氣了。因此在家光登基不久，就把各大諸侯請來，

對他們說：「我自己未用武力就坐上了這個位子，在坐諸位一定有不服氣的。不服的人請站出來，我願和他比射箭，贏的人得天下。」這時有個外姓諸侯代表叫伊達政宗的霍然站起來說：「萬萬不可以這樣，我們代代受德川家恩惠，才能平安渡日到現在。如果有人不服，叫他出來先和我政宗較量，政宗當場一腳踹死他給大家看。」當然這是預先安排好的一場戲，是家光身邊的人獻的計。可是家光得動這麼大一個腦筋來確立他的地位，可見家光當政初期潛在的政治危機有多深了。

現在這個家光病倒了，到了二月二十四日，德川家系的諸侯都上江戶城和閣老會面，一齊去探病。正雪聽到這消息時，他推斷這是家光病危的表示。第二天消息傳來說家光這天到自己長子家綱的二丸城，去欣賞開年例行的「能狂言舞蹈會」。正雪大吃一驚，「哦呀，病又好了不成？」正雪氣急起來。

到了三月，來的情報更叫正雪搞不清了。家光雖然是貴公子，難得的是他對武術特別有興趣，也喜歡學武技，因此三月二日在御花園中叫一個旗本山本加兵衛表演槍術，同時也叫柳生宗冬表演劍法，身體似乎非常健康。

三月八日，家光叫閣老阿部對馬守來說：「今年九月，我要去日光拜祖廟，請準備好。」正雪聽到這消息的時候就斷了謀反的念頭了。

到了四月八日，京都天皇特使菊亭大納言經季來江戶，家光並沒見他，改由家綱代爲接待。正雪想，家光的身體還是有問題。

第二天，家光叫內院總管堀田正盛帶重要部屬來見，當時一干人等都俯伏在長廊之下，家光在他們面前的長廊上來回走了兩趟，又把監督諸侯的大目付（監察長）井上政重叫到廊上，當他的面把衣帶放鬆，說：「有你政重在，余很安心，你看連我的腰圍都加粗了。」這也是閣老們設的計策，因爲前一天他沒有接見天皇勅使，恐怕大家疑心，故意安排這麼一幕表示他的健康良好。正雪得到這情報後，對仙八說：「這代表什麼意思呢？」似乎在考仙八軍學的成績。仙八猜不出。正雪斷定：「這也許是死前發瘋了吧。」正雪認爲這也許是閣老和侍醫知道家光來日無多商量了以後，演出的戲，將來就算家光死了，也可以秘不發喪，以爭取時間。

十天之後的一個晚上，家光眞正病發，到了四月二十日下午就病危了。閣老馬上傳令告急，召集本家以下的諸侯，還有直系武士旗本登城（進殿），到了午後二點，殿中已擠滿了人。——自然正雪又得到情報，他想「家光今日死矣！」午後三時，有資格被選爲將軍的三大家族：紀州、水戶和尾張三卿會同「大老」井讚岐守忠勝一同去見御容，可是家光已神志恍惚，沒有任何遺言，到了下午四點就正式「殯天」了。

當夜正雪把心腹徒弟、蘇一官和仙八都找到密室中會談。他興奮地說了好幾次：「這是德川家未曾有之事。」因爲初代家康也好，二代秀忠也好，都是由將軍隱退爲大御門，退到幕後做種種安排，並且靜觀天下情勢，讓新將軍安然登基，以防天下大亂。可是這次的將軍死在任上，加上嫡子才十一歲。「町奉行和軍隊們擔心的事說不定要來了，從閣老以下，都有人人心動搖了。」正雪也蠢蠢欲動，興奮異常。

家光死的當天，有一個德川家系中的諸侯代表，保科正之，把大家都召集起來說：「現在有一件事，要大家傳令全國的諸侯，命令他們從現在起封閉國界，不准人民旅行，諸侯也不用到江戶來弔喪，一切盜賊格殺勿赦。」這位保科正之是家光的庶弟。——正雪聽到這消息，信心十足地說：「天下一定會大亂。亂火從大阪和九州燒起，說不定奧州也有可能。」正雪說的大阪是指豐臣的餘黨。去年大阪府出了兩次叫「多、夏之陣」的亂子，大野治彥的妻子被捕，後藤又兵衛的兒子也被捕處死了。九州的島民和奧州的伊達氏也都不是省油的燈。

侯爺和尚

一

德川家光死後，十一歲的幼主德川家綱做了將軍，天下保得住嗎？大家議論紛紛，都認爲天下一定會大亂，而德川幕府就此結束。另一方面又有很多怪天象，比如江戶街上就傳說從三月開始，在常陸和甲斐，每天都有四五寸熊毛般的細毛從天而降，早上起來，山野一片漆黑，都被這種毛蓋滿了。還有人見到飛天怪獸。五月洪水，六月旱魃，街上都傳說這是天怒的跡象。

時序進入七月，江戶市中出現了一個怪人，天天在大街小巷中穿梭。

「這人是誰呀?」

「好像是東照公（家康）的姪子，是個大侯爺。」

這個「人」是個托鉢僧，每天站在人家角門外乞食。他大約四十歲，南瓜臉，大眼睛，肥肥的臉龐和家康公的畫像一模一樣。身穿黑僧衣，用繩子當帶子攔腰一繫，腰裏插着長刀，領着一個家丁一樣的和尚。兩人捧着銅鉢到處亂走。

一個雨過天晴的下午，地上還留着一灘灘的雨水映着青天，仙八在下谷廣小路往南走時，見到這兩個和尚。看那領頭的和尚，踩着不急不徐、從容不迫的步子，泱泱的風度眞叫仙八佩服。就是前面有水灘，他也不避開，毫不在乎地踩下去，一步也不停地向前走。諸侯爺們的風度，果然名不虛傳。

「爲什麼要捨棄諸侯的名位呢?」仙八覺得納悶。

這個和尚俗家官名叫「松平能登守定政」，松平家是家康公的生母，傳通院老夫人，再嫁到久松家，生了久松定勝（等於德川家康的異父兄弟），而定勝的兒子就是這個定政。松平家蒙德川賜姓而列入德川一門中，是三河刈屋的二萬石諸侯。定政小時就在家光身邊做侍衞，當時就顯得氣宇不凡。家光死後，他不知爲了什麼，突然削髮爲僧把塵俗捨棄了。

「我一定要見他。」仙八想着就去近旁路邊米店中買了一合米，在黑門町的街角追上托

鉢僧。

「和尚爺，我來隨喜。」仙八把米放入僧人捧着的銅鉢中，僧人取下饅頭笠，恭敬的低頭行禮。

「和尚爺，請教大名?」仙八假裝不知道。

「能登入道不白。」和尚慢慢地回答。

「他的俗名一定是松平能登守定政沒錯。」仙八想到這兒，就問：「您是三河刈屋的城主老爺?」

「那是以前的事了。」

「以前?」

「現在是這個。」和尚敲敲銅鉢，急忙高聲笑了起來。他的笑聲很特別，聲音非常高，聽起來多少有點狂妄之氣。

「我要試試他是不是眞瘋了。」仙八想了一下，馬上跪在地上要行大禮的樣子。

「你這是做什麼?對一個托鉢僧哪裏還講究這一套?」他伸手拉住仙八的袖子把他拽起來。能這樣謙讓，這人絕對不是瘋子。

仙八離開了托鉢僧走到五島藩駐江戶的宅院中，大濤禪師就是寄關在這裏。這是蘇一官

和仙八商量的結果，因爲禪師在走私貿易上和五島屋有很深的淵源，五島屋爲了避免惹起不必要的麻煩，情願置禪師在他們的保護和看管之下。

仙八到軟禁禪師的倉庫中，二人見面了。

「仙八，我無聊死了！」禪師先開口。這是不可避免的，倉庫權當牢房，整天鎖着門，五島家的人日夜監視着他。

「眞是太無聊了。」

「總比死好吧？」仙八回答。

禪師若是到外面去，正雪門下有的是武藝高强的人，他們不會放過他，況且五島家也不願意這個握着他們走私秘密的禪師再出去招搖走動。最好讓他就在這倉庫中了了殘生算了。

「什麼時候我們到中國去？」仙八說。

「那是什麼時候呢？」

「等正雪革命成功時。」

「怎麼可能成功呢？」禪師大聲咆哮起來：「革命得我來搞，你不要弄錯了，我是日本謀反派的本尊佛，老始祖！」他像唱歌似的把這詞背得滾瓜爛熟。

「禪師，好了，算了，請你冷靜一點，這都是因爲我們的看法不同。你呢，是大家都知

道的，最先集合浪人，鼓勵浪人，最先開始計畫謀反的人。這個呢，正雪也知道很清楚。如果正雪的革命成功了，正雪當然會推崇大師的功勞，給你建一座比日光東照宮還要大的廟。」

「日光東照宮？作什麼？」

「祭你的菩提（遺骨）呀！」

「祭我？那麼他要殺我嗎？」

「他不會殺你的，禪師，我仙八用這條命做保。不過老實說，禪師，你只有在變成神的時候才能顯出你的偉大。在有生之年，反而是個麻煩。」

「麻煩嗎？」

「人世眞是很奇怪的，有很多非常偉大的人，生的時候却是別人忌諱的麻煩。」

「說得倒蠻像回事的。」

「我仙八，也不是以前那個剛從住吉村出來的渾小子了。」仙八轉了話頭，告訴禪師今天在下谷廣小路見到能登入道不白。仙八問禪師關於他的事，禪師對這類事的見聞比仙八廣多了。

「哦，能登守呀！」禪師似乎眞的吃了一驚。禪師會不認得能登守嗎？「他做了乞食和尙啦？那眞是比慧星過境還要稀奇呢。」

「我剛才碰見他。」

「世道崩壞，亂者爲王囉。仙八，你還知道他什麼更詳細的事嗎？」

「我聽說他把刈屋城所應得的食祿二萬石，還有武器、馬匹以及所有的財產都還給幕府了。他的長子定知很能體諒父親的心願也削髮做了和尚，還有一個家丁和兩個總管也隨主人遁入空門了。」

「這是自暴自棄的行爲啊！自古以來從未有過這麼自暴自棄的人。這是因爲世界已經殘破動搖，才使得人不得不捨棄它……眞是亂世啊！」禪師瞇着眼睛喃喃自語，低聲感慨着。

二

仙八回到榎町張孔堂，入夜後，到正雪房裏去報告這個能登守的事。

「嗯，你看得沒錯，」想不到正雪倒是蠻清楚這事的來龍去脈：「刈屋松平家中現在有總管三人。兩個隨主人做了和尚，一齊托鉢度日，還有一個本來是松平駐江戶府的總管，他也是我的門人叫靑柳忠兵衞，他沒做和尚，倒成了浪人，因此我常常斷斷續續地聽到他們的消息。」正雪說了當時的情形：七月九日夜裏，松平能登守事先沒有透露任何消息給自家的總管，也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請了幕府的若年寄（政務次官——譯者）六人到府中來吃晚飯。酒過三巡後，他突然宣布：「這次請各位到寒舍，其實是有事相求。」在座的客人面面相覷，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看他說話的神情，眼中似要噴出血來，非常激動：「我——我不要這個諸侯了。」

在座的六位大員大驚失色，「爲什麼突然有這種念頭？」他們要知道原因。

能登守忽然低頭流着淚說：「我自己身受家光公如山似海的大恩，粉身碎骨都難以報答。現在家光公歸天了，我一直在想：今日我就可以死了，明日我就可以死了，但一直沒有適當的機會，因此才苟延殘喘到現在。」他抬起頭來說：「現在少主初立，我仔細觀察少主身邊的輔少主的顧命大臣——御老中（最高政務長官），他們根本就是老狐狸。」

幕府最高大臣叫做大老，是有「下馬將軍」之稱的酒井讚岐守忠勝，以下有老中四人：

永井信濃守　尚政
阿部豐後守　忠秋
松平伊豆守　信綱

松平和泉守　乘壽

這幾個人都是忠心赤膽爲保全德川天下的顧命大臣，尤其松平伊豆守信綱是有「智慧伊豆」之稱的才子。現在能登守却稱他們爲狐狸，應該是指他們有狐狸般的辯才，狐狸般的用心和狐狸一般地自我中心主義。

「他們，」能登守的聲音發抖：「也許眞的是滿腔忠義，可是他們做出來的事沒有一樣不是引導德川家走向滅亡之路的。」他說完就走到裏間，用剃刀剃去眉毛和頭髮。等他再出來時，青色的光頭上滿是刀傷，嚇得客人說不出話來，只有四個字：「此人瘋了」可以解釋。

「這是我的陳情書，」靜靜的他拿出三封信和給在座六位客人的「能登守書狀」（陳情書）。大家看了不禁慌亂起來。六個人連夜跑到那專管德川直系諸侯的伊井直孝那裏報告。伊井直孝是個熟透人情世故的人，馬上就收下所有的陳情狀。第二天一大早帶去上朝，給其他閣老看，以免日後惹來不必要的嫌疑和責任。

「他瘋了。」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因此准他歸還所有的名銜、食祿和財產，以免再生風波，動搖人心。

「他是不是眞的瘋了？」仙八問正雪，正雪拿出手抄的「能登守書狀」給仙八看。仙八唸了覺得很像神靈附身的女巫寫的半歌半警句的文章：

天下之事　皆出于心　一曰有心　一曰無心
我欲改人　必先改己

這文章看來似乎毫無章法，其實自有很深的寓意：政治以誠爲基礎，再來運用智慧和手段（用心）才是正道；以智慧和手段爲基礎，再來造成以誠爲政的印象，就是逆賊。

還有一首歌，大意是：

金銀財寶出　天下泰平入
金銀財寶入　謀反叛亂出

這也是勸當政大老不要只顧貯藏金銀，而讓武士諸侯家窮財盡鋌而走險；相反的應該設法放出金銀以安人心，間接可以消彌叛逆於無形。這文章本身非常隱晦就和降神女巫寫出的神諭一樣。接着能登守又堂皇地寫道：因此我將二萬石食祿奉還主上，請主上分給爲財而苦的幕府諸侯，以每人五石爲準來計算，當可救四千人之急。我有二萬石而主上將失四千人心；我捨此封祿爲主上買四千人之心。」

「這不是瘋子。瘋子是不會寫這麼通人情合道理的東西的。」仙八說。

「是這樣嗎?」正雪不知在想什麼，過了一會他笑着說：「這幕府倒眞有些小聰明，他們用三天的時間來討論，第四天就宣判能登守瘋了，將一切轉由他哥哥繼承。你看到的瘋和尙現在和諸侯一點關係也沒有了。」

「眞是清高得叫人佩服，不是嗎?」

「這不是叫人佩服的問題，也不是他是眞瘋還是假瘋的問題，這是表示幕府和這個世界都病入膏肓、流膿流血無藥可救了。」

「無藥可救?怎樣說呢?」

「嗯，病得太厲害了。看我的好了，我要拿不動明王的破邪劍，刮起一陣狂風，把這麼破碎腐爛的國家完全改造。能登守托鉢乞食在大街小巷亂走的瘋相，正是德川家氣數已盡的啓示。」正雪斜吊着眼說。

「這傢伙比那能登守還瘋!」仙八想。

石谷將監

一

這時發生了一件仙八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一晚，天氣蒸暑，悶得厲害。要上床睡覺嘛，時間還太早，可是又沒有事做，仙八就在自己房中舖一條蓆子，躺着看院中樹籬上的月亮。

「怎麼樣?要不要到外面走走?」一個聲音說。

仙八以爲是蘇一官，轉過頭去看，蘇一官也像仙八一樣地躺在蓆上看月亮。而蘇一官也似乎發覺了這個怪事，低聲對他說：「要小心。」

這時院子裏浮動月光的萱草叢上，有一個影子站起來了。

「這麼晚了，不敢用轎子來接，怕引人疑心，麻煩你和我走一趟，好嗎？」影子近前來了，仙八拼命想看清他。這個影子有兩條很細的腿，手中和腰上似乎都帶了武器，衣服穿得像個諸侯的小使，可惜光線太暗，看不清他的臉。

「你是誰？」

「你不要假裝不認得我。」影子竟這麼警告他，聲音像剛午睡起來的富家老爺那樣：「我不是常常見到你嗎？在江戶，在京都都見過。」

「在京都見過？」仙八腦中一片混亂。

「你也許見過我而沒有注意，不過我可是對你的一舉一動一直都很清楚，連現在你在想什麼我也知道。看在老朋友的份上，給你一個忠告，」影子說：「想要謀反就得把情勢再看清楚一點。如果你眞的想鬧事，我可會毫不留情的制止你。」

仙八忽然想起來了，在京都山中寺廟裏見過這個人，怪得不得了，還自承是幕府密探。不錯，這影子的確是他的身形。

「終於想起來了吧。」

「喂，」仙八站起來，那人馬上像來時一樣地突然從邊門消失了。蘇一官也站起來了。

怪的是這個密探並沒有讓他們覺得危險，從那人身上發出一種道德修養的氣息，使人安心。

仙八出了邊門，那人在前面沙沙地快走着。由榎町出來有一個神社，神社前立了很多稱爲「鳥居」的朱紅大牌樓。仙八追在後面叫：「喂，」仙八不知他的名字：「喂，你叫什麼名字？」

「鳥居赤右衞門。」那人說。

走上了街，雖然家家關着門，但有時有光線從門縫中洩到地上，赤右衞門的大牛臉就時時出現在燈光中，仙八對這個臉有奇怪的親切感。

「要去哪裏呀？」仙八好像對老朋友說話。赤右衞門也不拘禮地說：「石谷十藏將監的府上。」十藏是高級武士旗本，將監是他的官名。

「哦，原來是町奉行。」仙八停下脚步。仙八知道此人，他在幕府中是有名的富人情味、有氣節的人。現在當上了町奉行，盜賊和賭徒都視他如鬼，而良善的百姓却對他有好評。他們說：「玻璃鏡會被霧迷住，將監老爺的市政却不模糊。」

「爲什麼不走了？」

「當然不能再走了，我和『奉行』二字沒有緣。」仙八答。

「這話要是給將監老爺聽見，一定會嚇一跳。你知不知道他提拔了多少浪人？」

「不管提拔多少人他還是奉行。」

「不錯，那是他的職位。將監老爺他自己可不覺得自己是『奉行』輩的。他很有原則，雖然有人怕他怕得像鬼，但他可是浪人的保護人。」

石谷十藏出身遠州古老家系，祖父起就替德川家打仗，忠心耿耿。十藏成長在德川家康時代，隨秀忠（二代將軍）從軍，勇敢善戰，生活逸事很多，是個有名的人物。二十二歲初上戰場，本來令他留守江戶。他不願意，自己背着行李，拉着馬，沿東海官道走到大阪去參加大阪大會戰。這個年輕人很有「戰術眼」，對情報判斷非常精確，指揮斥堠，立了許多功勞。凱旋後從小兵一躍而爲三百石大諸侯。秀忠十分愛惜他，常交給他重要任務。三代將軍家光時代，德川家的士風開始敗壞，人人貪逸惡勞。當時激烈抨擊世風日下的大臣——大久保彥左衞門就說過：「現在世上只有石谷還沒腐爛。」讚美他還有戰國武士的情操。十藏參加平定島原之亂，任副將。開戰初期，戰情不利，主將板倉戰死，十藏領頭在潰敗的軍前叱咤衝殺。終於大崩潰來了，人人向後逃，他更是單人一騎，衝到島原城下，用槍和敵人搏鬪，敵人從城上投下石彈、鎗彈把他的胸甲都擊碎了，盔甲也破成零片披在身上，身上綁着一個「不惜身命」的大旗也變成破布條了。他依然奮戰不懈，終負重傷，被隨從抱住身體硬拉回後方。由於這場戰爭他才體認到浪人的痛苦，他以爲：「幕府想儘量消滅浪人，排除浪

人，用武力施行政道，這會引起第二次、第三次的島原之戰。應該儘力撫慰浪人，然後考慮他們安身立命的出路，才是眞正的解決辦法。」可是他還不夠格在幕府內講什麼政策性的話，因此無人採納他的建議。十藏便自己力行，以個人財力救濟浪人，在自己宅院中蓋房子，讓浪人白吃白住做所謂的「食客」。有時十藏遇到軍中伙伴時，他就推介有能力的浪人給他們：

「有一個槍法高手，可以用。」

「有一個打鼓高手可以給你用。」

「字寫得不好是諸侯之恥，我那裏有一個浪人寫得一手好字好文章，介紹給你辦文書，你看如何？」就如此這般，經他推介的浪人有一百多個。幕府聽到他很會應付浪人，就提拔他做江戶的町奉行，到了五十八歲的年紀，換了別人早就享受退隱之樂了，可是他——

「這是老年人的興趣。」仙八說：「把浪人召來家中當食客，又辛苦的替他們找出身，石谷老爺這樣做並不能救全天下的浪人，他這樣做無非是爲了自己的『興趣』」——這理論也是正雪的解釋，仙八不過拿來現買現賣就是了。

「你說得對，可是這是非常有意義的興趣呢。」赤右衞門解釋說，「浪人生活的悲慘無人可比，除了饑餓外，前途希望都沒有，石谷老爺提拔三百多人，這帶給所有的浪人無限希

望。這可不是單純的『興趣』就可以做到的。」赤右衞門接着說：「我想這世間不會再有石谷老爺這樣的人，想想看，仙八，他身份那麼高貴，武功那麼高强，他大可以潔身自好不管別人死活。但他却像基督一樣，儘替別人擔心。」

「喂，赤右衞門，」仙八這一下抓住他的小辮子了：「你是基督徒嗎？」仙八覺得他的語氣和態度都有一點基督徒的味道。如果他是的話，那他就是當局眼中最痛恨，最罪大惡極的人，判的刑可以比殺人放火的强盜還重。這個赤右衞門剛才說過什麼「像基督一樣」，他一定是拜邪神外道的基督徒。

「不是，仙八，我是坐過牢的浪人，出獄以後，石谷老爺叫我去，要我去探索浪人的秘密，有人以爲我出賣朋友，但我如此做完全是因爲我對石谷老爺的信心而心甘情願去做這件事。」接着他又說出一件驚人的事來：「仙八，你知道，正雪和大濤禪師的事，我也一直十分注意，但我只把我所知道的十分之一報告石谷老爺。如果我把全部的事告訴他，大濤禪師的腦袋早就搬家了。我不如此做是因爲我相信大濤禪師。」

「嗄，」仙八歪着脖子想不通他爲什麼要這樣。

「你要相信我，我說的全都是眞話，你不是以爲我是基督徒嗎？你知道你只要對什麼人提到這三個字是我，我的腦袋早就搬家了。我把這個秘密告訴你，讓你可以把我的脖子捏在你手裏，爲的是什麼？爲的就是讓你安心的可以和我交往。你能相信我就等於相信石谷老爺。」

仙八一句話也不回答，他想，現在就得看蘇一官的直覺了。原來他們出門的時候，蘇一官就一直偷偷地跟在後面，只要她覺得此人有一點不對勁，馬上就會殺了這個牛臉的傢伙，可是到現在她還按兵不動，表示她對這人很放心。另外，仙八也越來越覺得這傢伙可以信任。仙八隨着牛臉走了好久，月亮已升上了中天，才到石谷將監老爺府門前。

二

一進府內，滿眼荒草，沒有修剪整理的庭木亂伸着枝枒，雜草都蔓延到空屋內了。仙八上了玄關，見到了破天荒的怪景象。這位遍訪天下諸侯替浪人尋找出路的將監老爺，他的玄關竟這麼破落，拄子根都朽了。仙八上了地板竟像上了小船一樣搖幌不已。

「赤右衞門並沒有撒謊。」仙八想，將監老爺儘力收容浪人做「食客」，連房屋都沒有餘力修補。進了八疊席的書房，牆上沒有畫軸，臺上沒有香爐，只有二尊大鐵砲擺在那裏，上面架着一桿青貝鑲的長槍而已。這間書房有點不對勁，對了，原來地上沒有疊席，只剩下

黑色發光的木板地。但是，在這麼熱的夏天裏，屁股坐在厚木板上倒也特別清涼舒適。

主人出來了，「我是石谷十藏。」這位老爺臉上有一痕舊刀傷，雖然有很多英勇的傳聞，他的聲音却出奇的和氣。

「喝點酒吧。」他從腰中解下葫蘆，要倒酒給仙八，仙八左右看看，並沒有酒杯，慌得他只好移身向前，用手掌去承酒，低下頭來喝。看樣子，這屋子裏一切都是如此。

「我早就從大濤禪師那兒聽過你的名字了。」石谷將監說：「禪師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和尚，世人都錯看他了。」

「這位將監老爺對禪師怎麼想呢？大概不會認爲他是日本第一的謀反宗師吧？」仙八想。談話一直繼續下去，仙八覺得他了解自己的內心比自己還清楚，而對仙八不了解的事情却一清二楚。

「厦門夏天很熱吧？」石谷隨便地談着。在鎖國令中，仙八私渡外國是「以鋸截身」的重罪，但這個將監老爺却這麼無所謂。世間對他的種種傳說似乎不假。

「您知道啦？」仙八一面答一面想，那麼大濤禪師的謀反企圖他一定也都清清楚楚，反正有鳥居赤右衞門替他打聽。

「禪師出身貴不可言，」石谷說：「他並不是瘋子，只是一個大空想家。」石谷臉上浮

着善意的微笑：「禪師的腦中有一張張的空想圖。在這圖上的天子就是禪師自己，將軍將由禪師任命，二年一任，任何人都可以做，在淺草吃殘羹剩飯的要飯的，拿骰子賭錢的，一夜之間都可躍升將軍。眞的很有趣，聽大師說這種話，一夜都不會疲倦呢。」

「但是——」仙八想了半天又把嘴閉上了。雖然大濤禪師是空想家，但這種空想怎敢在將監的面前說呢？別說實行了，就是隨便談談都可以招來殺頭大罪呢。這麼危險的話題，身爲幕府町奉行的人，爲什麼高高興興地說着呢？

「老爺，您是町奉行將監老爺不是嗎？」

「不對，我只是石谷十藏而已，幕臣只是我在這世間暫時扮演的角色罷了，天地間的我還是我，永遠不會變的。」

「現在也不變？」

「不會變的。浦安仙八，你不用隱瞞，什麼話都可以告訴我。」

「話？」

「對。如果你認爲你有你自己的秘密不想講，你也可以不告訴我。就是別人的秘密，你也可以不講，我保證你不會有麻煩，我以石谷的性命作保證。」

仙八覺得更要小心了，石谷似乎不想向他探聽什麼，但石谷要的到底是什麼呢？

「我只是想找個人說說話兒罷了。」

「這個人對我是鬼？是佛？是禍？還是福？」仙八迷糊了。

奉行町

一

仙八和石谷十藏町奉行談了一夜話，心中很感動，這人不是普通的「奉」字輩。仙八和他對坐着，非常自在，就好像和老樵夫在山上砍柴的小屋中談話一樣。

「唉呀，你眞是了不起呀。」仙八崇拜癖又犯了，眞心誠意地向他低頭表示敬佩。

「傻瓜，仙八。」石谷十藏笑起來了：「這麼容易就佩服別人，難怪會被大濤禪師耍了，後來還跟在由比正雪屁股後面侍候他，到了中國又被鄭成功感動得五體投地。這些事我石谷都一清二楚。」

「連我本性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仙八無可奈何地微笑起來。

「怎麼樣？」石谷的表情帶點嘲笑：「不要一下子就佩服別人，先看清楚現實情形好不好？」

「這是什麼意思？」

「現實還是現實，我石谷——還是當着幕府中町奉行的官。不管我個人如何向你保證，世間能讓我這麼自由嗎？」

「可是方才您叫我忘了您的身份，以人和人的資格來談話的，不是嗎？」

「這是我的理想，其實在現實中我一分鐘也沒有忘記我是德川家的臣子，爲了主上我可以死，而爲了不負我的官位，我也可以一死解脫。」

「對，聽說您年輕的時候，身上綁着『不惜身命』的大旗衝進島原城下時，也是這種心情嗎？」

「那時年輕氣盛，現在想起來不知那時怎麼會那樣？」

「那您現在當町奉行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我倒不想用這職位來建功，也不想用它來掙什麼諸侯爵位。恐怕是我上了年紀，看開了功名這種東西是要靠運氣的，是不能由自己決定的。」

「如果您不在德川家當臣子，而生爲駿河府的種田老百姓，您會如何？」

「會變成叛黨而謀反吧。但是幹了二年以後就一定會洗手不幹了。我這個人有一種本領，能看透現實的眞象，會用『心』來感覺一件事值不值得做。你看那駿河種田的農家子正雪，他是難得的聰明人，讀了萬卷日本和中國的古書。可是每每連愚夫愚婦一看就知的道理，他反而看不到。一般謀反的大概都是這種聰明的瞎子。」

「您說正雪是瞎子？」

「就是瞎了眼才會一直向前衝，什麼都不怕。」

「瞎了眼看不見所以才什麼都不怕？」仙八生平第一遭和這種人說話，他到底要說什麼？他是嘲笑正雪呢還是讚美正雪呢？仙八完全搞不清楚。

「總之，您以爲正雪很偉大，對不對？」石谷又說：

「是，是會做出大事的男子漢，做出大事的男子漢大都是瞎子，常言道：『瞎子不怕蛇。』就是這種瞎子。」

「不過還是偉大，不是嗎？」仙八想知道正雪究竟是不是偉大的人。

石谷笑起來：「傻瓜！仙八。」雖然口中罵着，口氣却很親切：「你要知道他偉大不偉大，然後再去佩服他對不對？你聽好，我不能告訴你他偉大不偉大，可是別人看了正雪的所

做所爲馬上心裏就有數了。這是愚夫愚婦都會的事，爲什麼你仙八就是不會自已判斷呢？」

「您再詳細的說下去。」

「仙八，我問你，坐在你面前的是誰？」

「是將監老爺。」仙八一板一眼地老實回答。——本來就是將監老爺坐在面前呀。

「這個石谷——的確領有將監的符令，職位是町奉行沒錯。但是這符令是政府給我的，因此仙八面前坐的是政府的化身。如此一來，坐在這裏的傢伙可就不能像我石谷這麼可以隨便的人了。」

「那就是幼主將軍。」

「不是這個意思，仙八。正雪雖然瞎，但是總還把幕府看成一個蟋蟀籠，不敢太大意、太造次。而仙八，這也是你該小心在意的地方了，什麼東西都要先看清楚才行。」

「東西？」仙八攪不清了。

「那我先講幕府的事好了。」

二

「德川家康和兒子秀忠在馬上得了天下以後，他們也知道這個權位不能持久，因此選了聰明的高級官僚來幫忙維持政局。你看那三代將軍家光週圍都是聰明的閣老大臣們。看那有『智慧伊豆』之稱的松平伊豆守信綱，我和他一齊參加過島原之戰，他眞是絕頂聰明，本身又是五百石的大諸侯，他並不是拼命表現自已才被德川家康發現任用的，而是他們世代忠於德川家，是爲德川家死而無憾的人。

三代將軍家光在病床上曾說過：『奠加賀，留讚岐。』這是說大臣堀田加賀守正盛得殉死而留酒井讚岐守忠勝來輔助幼主。這一句話就決定了二大臣的生死，這也是德川家的威勢和得人心的證據。不像織田和豐臣，人死了，人心也離了。再說這些顧命大臣們聽了遺言出來以後，奉命留下的酒井忠勝知道自已不能以死殉主上，激動悲憤得眼淚直流，而奉命『奠』的堀田正盛却很安慰，覺得一生忠膽終得殉主，眞是死得其所。這就是世稱的『三河武士』精神。

再說德川家光有一個庶弟叫松平保科正之，是秀忠的側室所出，長期養在保科家，直到十八歲才認父歸宗。家光非常疼愛這個弟弟，把他由三萬石小貴族漸漸升做二十三萬石——實領三十萬石——的大城主。保科正之今年三十九歲，國學和儒學的教養之深是當今諸侯中無人可及的。仙八，這位會津爺的名聲你也聽過吧？他是最完美的諸侯，治理自已的家族，治理人民都非常出色，而他自已本身是遵行武士道的人。這人對江戶初期武士道風的轉變很

有影響，從他開始，一藩之主不再高高在上，只發命令，反而有一點像藝匠般經營自己的領地。

家光在病床上頒遺詔時，把這個庶弟叫到面前來說：『你沒有忘記我德川對你的恩惠吧？』他聲音非常小，使圍在病床前平伏的大臣們都以爲家光要『奠』了這位老弟，而保科正之也這麼想。因此他在哥哥耳邊說：『我片刻都不敢忘。』家光聽了很滿足地點點頭說：『到我兒家綱成人前，你得留在江戶輔導朝政，這是遺命。』這等於是托孤，因此這位保科正之到現在未出過江戶一步，一次也沒有回過自己的領地。因此現在的政府是以保科正之爲首，酒井忠勝老死，智慧伊豆和阿部忠秋二人爲閣老實際處理政務。這位阿部忠秋也是了不起的人，他和伊豆是家光少時的玩伴，成人之後封爲諸侯，現在背負着幕府的重任。他比伊豆守的政治手腕還高，但心地厚重，不喜搶人風頭，因此默默地做事而把功勞讓給伊豆守。世間反而不知他的優點。這位官拜『御兩所』的阿部的確是有大功的人。他設計了『參覲交代』和『鎖國令』。全國三百諸侯的妻子都得送到江戶來居住，這是變相人質。每年春天四月中，諸侯必須由自己的領地到江戶來參見將軍，這就是『參覲交代』。而『鎖國令』是在島原之亂後才實行的，不准人民自由和海外接觸，限制港口和荷蘭以及清國的貿易。取消諸侯海外自由貿易權，改由幕府一手包辦。別人以爲這兩個命令會危及幕府而我却不以爲然。

幕府統一交易，相對的諸侯的收入減少，就漸漸萎縮了，各諸侯的妻子住在江戶，使諸侯不敢輕舉妄動。這都是阿部『御兩所』的功勞，論起來遠在關原之戰的先鋒大將井伊家之上。」

「這個功勞對天下民生並不好，只保住德川一家安泰而已。」仙八說。

「正雪如此說嗎？」

「不是，是我在大明國時想到的。」

「不錯，這種批評也對。但這兩件事會使諸侯不敢謀反而暫時安定下來。」

「這不用說，一定會安定泰平一個時期，但諸侯都被削弱了。」仙八道。

「就是要如此。」石谷拍着膝蓋說：「把諸侯的手足都從根本斬掉，諸侯對謀反斷念以後會反轉來與盛德川的天下。這時各諸侯會變得怕戰亂比怕虎狼還厲害，那天下就泰平了。你看現在這種泰平日子是日本破天荒第一次呢。」

「也許對吧。」

「你要知道，在一個往上升的盛世謀反，一定失敗，要等幾百年後，世道衰微了，謀反才能成功。」

「那時我早死了。」

「再投胎不就成了？重點是：在現在的德川天下謀反，是愚不可及的事。」

「大濟禪師呢？」

「說他笨不如說他瘋。」石谷想起了大師的作風不禁吃吃地笑起來。

「仙八，」他還在笑：「禪師的底細你知道嗎？」

「剛才聽您說，他的身世也極高貴。」

「他是天皇的兒子。」這麼重大的消息，石谷竟然還一面講一面笑：「不知是第幾代天皇和煮飯的女佣生的孩子，當時德川幕府供給京都皇族三百多口人員，一年才五萬石，天子的嫡子是當然繼承人，而這個女佣的孩子幾乎養不活，因此一生下來就被送到叡山天臺教宗法親王那裏去養育，座主再三交代要底下將這孩子養大，因爲他父親不知養了多少孩子，根本就不記得有他這一個了。寺中的高僧很多，學問都了得，因此教這孩子看「神皇正統記」，從小就教他天子是正統而將軍是篡奪天下的人。還教他在時來運轉時，以他的血胤可以做到日本天皇等等。再說這個禪師並不是他的封號，禪師是天皇特別贈給有道高僧的，他只是自稱而已。」

「這怎麼說？」

「依規定做『僧』得由叡山或是南部的戒壇選出來，加以嚴格考試，才能得到的頭銜。有的聰明的落選者只好叫私僧、無僧位，無僧官可做，地位如同托鉢僧。」石谷說。

「那大師竟是要飯的和尚……」仙八道。

「不錯，他年輕迷上了外道，逃出叡山，專門研究呪術、幻術，做了當時『筑紫外道』的法華秘事法門的徒弟，流浪各地，也渡海去大明國。中年時回到京都，京都中還有老公卿知道他是天皇落胤，所以招待他在宅院中出入，慢慢招待他的公卿越來越多了，他也用外道修來的法替人卜凶吉、治病、祈禱女主人生產順利，很受歡迎，連內院都准他進去了。普遍人到此，該心滿意足了，但是由於他修鍊外道，精神變形了，又因他出入權勢之門以及幼時所受的教育，加上自己的血緣，使他自己以爲是全國六十多州的統率，走遍各國集合浪人，把出牢監的，下三濫的全都納入自己的制下。」

「那爲什麼不逮捕他？」仙八很驚訝：「既然你們對他這麼清楚，爲什麼？」

「他並無害處，」石谷十藏說：「愛吹牛，賣弄一點小聰明，有撒嬌一般的調皮而沒有大害。所謂大害是指損及幕府利益。禪師好權勢世家，常去幕府公卿家走動，也常來我石谷屋中大吹法螺。而我由他的話中反而可以得到許多民間耳語消息，不穩浪人的企圖，派人跟踪禪師可以找到叛賊的巢窟。」

「人家說大師是幕府的密探，這是不是眞的？」

「要如此說也對，因爲禪師是那種口沒遮攔的人。」

「原來如此，眞相今天才大白。」仙八想着不禁悲哀起來。

「仙八，怎麼樣？對眼前的事比較看得清楚了嗎？」說完就不響了。仙八也就告辭了。石谷親自送到門口，這時他說只有一件事相求：「這個鳥居從今夜起開始跟着你，可別拒絕哦。」

道灌山

正雪自己也不太清楚他眞的要不要將謀反的計劃付諸行動，因爲他是個計劃迷，以紙上推演謀反行動爲樂。仙八回來的第二天早上，聽到門人悄悄地傳着正雪的命令：「今夜子時到道灌山集合。」仙八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可是這一天，張孔堂中的弟子眼睛都發光，像狐狸附身樣地緊張，空氣非常凝重。仙八去問正雪，正雪淡淡地說：「是軍事演習。」

「有多少人參加？」仙八問。

「五千人。」正雪回答，仙八嚇得忘了呼吸，想再問什麼也問不出口。仙八見過町奉行石谷將監，了解石谷是希望仙八能傳回正雪的情報，可是仙八却狠不下心來出賣正雪。只因爲仙八和石谷有這麼深的接觸，仙八自己更不肯多問正雪什麼事，以免知道正雪的更多秘

密。仙八對自己這種密探間諜似的行爲非常不舒服。

道灌山在新堀（今日暮里），由寬久寺的上野丘陵往飛鳥山途中的一個高地便是。對以前的文人來說，這裏是賞秋月聽蟲鳴的名勝。但是到了仙八時，這裏就是武士、流氓打羣架、鬧事的地方了。因爲離江戶還算偏遠，德川政府對這裏的搗蛋分子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此正雪才選在這裏起事。

到了黃昏，正雪出去了，不但如此，門人弟子也都一個一個的不見了，張孔堂成了「空孔堂」。「正雪眞要起事嗎？」仙八問蘇一官，蘇一官沒有回答。

過了一會兒，這二人也出了牛込町往道灌山走，這趟路很長，而且途中要經過一個野猪出沒的丘林。兩人怕引起別人注意，都換了旅行裝。走了一半路，月亮出來了，到了道灌山脚下時，上野寺中子時鐘聲飄在雲間。丘陵上滿是雜樹，月光從樹縫中洩下，地上遠像樣的山徑都沒有，樹根露出土外，崎嶇難行。這時却有無數的人在暗中向上爬，肩摩着肩，沒有一個人出聲。仙八不知不覺已混在人羣中了。人羣是人羣，只是像魚羣一樣，一聲也不出，似乎也沒有意識地向同一個方向走上去。仙八第一次體驗到這種事。

「這些眞的是人嗎？」仙八看看左右，樹枝中洩下來的月光照出男人的臉，似乎每個人都像魚嘛。「正雪眞不簡單。」仙八不禁想到。只有神才能使每個人的臉人人相同，現在大家都爲了這次謀反起義行動，心情焦躁而激動，竟使大家的臉都相似起來，仙八微微地感動着。人魚不斷地增加，像逆流而上產卵的鮭魚一樣，擠擠擦擦地往上爬。這個洶洶的來勢，讓仙八覺得他們隨時都會把他壓倒在地上。

「蘇一官，這些人都在想什麼？」

「有竹八藏的事你聽過嗎？」蘇一官竟答非所問。有竹八藏是張孔堂的內圈弟子，學問平平，走起路來却像馬一樣地快。江戶到京都，五、六天就往返一趟。正雪在大阪和京都方面早就布置好了兩個聯絡人：在大阪的是金井半兵衞，在京都的是加藤右衞門和熊谷三郎兵衞。他們的傳令兵就是飛毛腿有竹八藏。有竹在外面奔走時總是穿着專門遞快信的「飛脚」信差打扮。

有一次有竹在大阪淀川坐船到伏見去，船中有一個打扮成商家富豪的老人，他講起前朝秀吉的隱居城，木幡山的繁華景象以及出身卑賤的豐臣秀吉，以後是何等的榮華富貴，等等這些老故事。他說：「人的命運都是註定的，在座的各位說不定有將來的將軍、諸侯爺之類的人物。」說完了就給大家看面相。全船都興奮起來，「你的耳垂很厚，是有福之相。」「你的眼瞳中還有一個眼瞳，是重瞳，取天下之相。」他向大家斷起命來。這時有人指着打扮成「飛脚」信差的有竹說：「老人家，您看這小子的面相如何？將來會成諸侯嗎？」老人看

了以後，大聲笑倒在位子上。有竹八藏爲了這件事非常不開心，回到江戶後就去問也會看相的正雪：「我這樣的爲先生東奔西跑，就是想待先生成大事後，得到大功大利和看見一個和平極樂的世界，難道我的面相成不了諸侯嗎？」

蘇一官當時正好也在正雪旁邊，聽了這個問題，就屏住呼吸想知道正雪如何回答。正雪開口道：「八藏，你難道不信任我啦？」說完馬上站起身來走出去了。有竹轉向蘇一官、請他解釋。蘇一官說：「這是你自己太小看自己了，張孔堂先生若能得天下，這幾位如手如足的高徒們自然會封爲諸侯，至於看不出會不會封侯的人，這人將來一定會和張孔堂先生平起平坐，享更大的榮華富貴。現在你這樣懷疑張孔堂先生，難怪他要不高興呢。」八藏一聽之下，啊！一聲會過意來，高興得大笑，連忙向蘇一官道謝。仙八聽到這事，問蘇一官：「正雪門人中很多人這樣想的嗎？」蘇一官說：「每個人都有一點吧。」這個是當然的，多數的諸侯因爲戰爭的關係沒落流亡，尤其是武士淪爲浪人，判過刑的更是悲慘，更希望靠着正雪出頭。照蘇一官看來，知道正雪這次謀反眞相的弟子只有內圈的十五、六人，其他的人眞的以爲是「軍事演習」。正雪自己當然對這次軍事演習非常有興趣，但興趣以外還有「實利」，因爲正雪門下分二十三級，門人以學問和實技慢慢高昇，高級的門人常有資格被推介到諸侯府中，得個一官半職。

「正雪還是個了不起的人。」仙八想。居然敢在將軍脚下的江戶集結這麼多人，紛紛在深夜爬上道灌山。這是多麼厲害的力量呀。

爬上了道灌山頂，一片漆黑，山頂是一塊四週都被松林圍繞的平地，中間就是設壇的地方。人們集在壇前，坐在地上。在黑暗中，仙八看見燒着篝火的祭壇，點點火光在夜色中閃出各種色彩。壇中央放着一張朱漆大坐台，中央坐着正雪，穿紫綾綢的內掛，外披深藍色緞子的無袖外套，茶色寬邊褲子。胸前用金線綉成「菊花和水」的家紋。頭上戴着黃色的綿帽。他稍後面副將的位子上坐着丸橋忠彌，黑綢的內掛，大紅硬緞寬褲，白緞子織金線的外套，映着火光十分華麗。這二人後面部將的位子坐了五個弟子，也是衣帽鮮明。正雪一言不發，部將也沒有發任何命令，就這樣一直到篝火燒完，壇和壇上的大將們都消失在黑暗中，這就是軍事演習。

第二天早上，仙八問正雪昨天的事，正雪說：「只要那樣就好了。」別的什麼也沒說。其實這次正雪只是想知道萬一起事有多少人會參加，昨夜看來確實數字是一千七百人。

「不是說會有五千人的嗎？」仙八問。

「不錯，我的門人分成三組，一組上山，二組在家待命，所以全體還是有五千人。」

「若在江戶有五千人，起事可以成功了。」仙八想。

這一天下午，仙八難得的去看大濤禪師。

「唉呀，仙八！來得正好。」禪師舉起大手向他招呼，精神奕奕，馬上又談起謀反聚義的事來，意氣風發的樣子一點也沒變。仙八看他在這個倉庫改的牢房中還這麼神采飛揚，覺得很驚訝。

「正雪昨天在道灌山集合門人，對吧？」禪師似乎已聽佣人們講過了。這五島屋中也有幾個正雪的門人在工作，一定是他們說的。

「道灌山的集會我也參加了，規模很大，可是不能成大事。」仙八也許不太贊成昨日的集會，也許是怕太刺激禪師才這樣說的。

「他並不是可以領導革命的人，仙八，你知道閣老伊豆守松平吧？有一次他家的總管劍崎源藏，大概奉了主人之命，請正雪去喝茶。在茶室中劍崎問正雪：

『先生的門人有多少？』

『唔，一萬人吧。』正雪又吹了。

『那浪人有多少？』

『大概七千人。』

『那眞有意思。如果我們新立一個諸侯，把這些人都召進去做他的家丁，那浪人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解決了嗎？如果，我說如果可能的話，新設一個諸侯，姓橘，家紋定爲「菊和水」，以楠木正成的子孫爲名，大概可以蒙上面恩准吧？』

『那，是指我而說的嗎？』正雪問。

『這也不是沒有先例可循的。』劍崎並沒有明言。德川家就是前例，德川家本是種田的，後來以足利氏的名義獲封諸侯，這就是硬拉扯上關係的例子。還有一個遠在南北朝（西元十四世紀——譯者註）和足利氏對抗的新田氏的子孫，不久前也在家康的指名下列入有資格直參將軍的旗本武士。因此楠木正成的子孫作諸侯，加上正雪持有的眞僞不辨的種種證據，呈報上去大概可以成事。

『如果有這種機會，你會接受嗎？』劍崎問正雪。」

「這個，你看——」禪師聲若洪鐘在倉庫中廻響。

「正雪好像答應了。」仙八說。

「眞蠢到家了，正雪。」這是人家「智慧伊豆」叫家人來試探正雪有多少斤兩的，這種小器人怎能擔當救天下的大任。這麼容易就被人家掂出斤兩了。」

「大師還是只有嘴巴厲害。」仙八想。仙八以中國鄭成功代表的觀點看來，正雪謀反的可能還要大於禪師。大濤禪師的確是第一個鼓吹謀反的人，但是他只有偉大的幻想，底下毫

無實際組織，充其量是個妄想家而已。

仙八回到張孔堂後，晚上去找正雪談天。

「我一定得回中國去了。」仙八很隨便地說道，以試探正雪的反應。

「幾時走？」

「過了秋天，海浪就太大了，因此如果可能，我秋天以前不走不行了。」

「唔，爲什麼你想走呢？」

「我對你的援軍不抱希望了。」仙八覺得正雪天天口中嚷着謀反，因此仙八才在這裏伸長脖子等着，到現在已經絕望了。「你絕不是可以做鄭成功伙伴的人。」

正雪馬上拉下臉來：「你講話好聽一點。我也在等待時機呀。事情的成功要靠天時、地利、人和，你懂不懂？」

「你到底要幹還是不幹？」

「所以我說等待時機嘛。」正雪還是只有這句話。

黑色波浪

一

「謀反得等天時、地利、人和這三樣要件充實了以後，才能揭竿而起，一舉成功。」正雪平素如此教導門人：「但是凡事在理論之上還有運氣，而這個運氣就是要靠偶發事件引起。在作戰中，一定有一連串出乎意料的事發生，而這名將就會利用這些意外事件來反敗爲勝，這也是我說的運氣。爲什麼從表面看起來名將打仗總是天時、地利與人和俱至呢？這是因爲這個大將運用得當而將它結合而成的。」

現在正雪的謀反計劃面臨了兩個突發事件了：

正雪有兩個駐京都的心腹弟子，一個叫熊谷三郎兵衞，一個叫加藤市右衞門。兩人以畫師的身份住在佛光寺附近。這兩人負責給從江戶來京都辦事的同志帶路，並負責平時吸收新人參加謀反大業。

這一天熊谷三郎兵衞突然行踪不明——這是第一件意外。

本來熊谷在江戶的時候，每天來正雪門下聽講軍學，是個死心眼的人，正雪說的每一句話他都當眞理似的一一記在心裏，認爲是絕對正確的事。後來他當了京都負責人到京都以後，心中漸漸地冷靜下來。有一天他告訴加藤右衞門說：「江戶的那批人太自說自話了。正雪先生總是提到現在天下爭亂不已，民生塗炭，人人都渴望有人推翻德川幕府來解救大家。可是我到京都一看，街上非常繁榮，商家昌盛，連一個餓死的渴死的都沒有。說什麼天下爭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在江戶做夢。」漸漸加藤也對謀反失去了熱情和勇氣。二人把軍資預備金的一部份拿去島原花街上玩樂，習慣成了自然。不久加藤就姘上了一個叫淺香大夫的妓女，而熊谷也弄了一個妓女叫九重大夫。二人也不回住所，天天在女人家請客，叫了許多朋友玩樂，二人這才體會到諸侯和有錢人的享樂原來是如此美妙。

「說眞的，」有一夜熊谷舉着酒杯向加藤說：「我們能在此享受歡樂，都是因爲天下太平的緣故，就爲這個，我們也該感謝江戶德川家的德政。」

「一點也不錯。」加藤苦笑着說。

第二天，熊谷就帶着所有的軍資預備金不告而別了。此事非同小可，當時在京都的飛毛腿有竹八藏馬上帶着密函奔回江戶向正雪報告——這是第二件意外：當有竹跑到中途天龍川時，天下着大雷雨，有竹站在天龍川河灘上找渡船，每艘船上都沒有船夫，他拼命大叫也無人出來。不得已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上一條空舟，自己撐過河去。那知這時河灘上突然出來了很多船夫對有竹指指點點，一剎時就划出三、五條小船來追他。有竹一看事態嚴重，拿出縫在衣領中的密函，撕碎了投入河中。到了對岸，追的船夫們也趕到了，有竹雖然百般解釋道歉，他們却不聽，拿出錢來賠償，他們也不理。大家一圍而上把有竹揍了個半死，搶了荷包和腰刀，剝了衣服，丟下有竹，大罵而回。有竹全身赤裸又一文不名，不能繼續趕路。不得已只好等到天黑，埋伏在官道旁，等夜裏有趕路的「飛脚」信差經過時，突然撲上去，搶了對方的腰刀，一刀就把人殺了。這才換上死人的衣服，偷了死人的錢，繼續向江戶奔去。

「我這樣回來，也算軍略的一種。」有竹到家後，很得意的向正雪報告。

「有沒有留下什麼證據？」

「那怎麼會？」

「大事當前，半點風吹草動都會壞事。古人說『千里長堤決於蟻穴』，一定得小心謹愼

啊。」正雪全心都在熊谷逃亡這件事上，因此也無暇責備有竹。正雪叫丸橋來商量對策，丸橋聳肩說：「要走的只好讓他走，這種人留他無用，他不能擔當大事。」

「不是這麼說，我這個謀反的事恐怕到此爲止了。」正雪搖着頭說。

「爲什麼？」丸橋嚇了一跳。

「熊谷怕我們報復，一定會向官府告密，告密的人可以免罪，爲了自保，熊谷一定會去告密的。」

「正雪先生您太多慮了。」

「不是，你才是考慮不週呢。」正雪神情焦躁，臉上淌着汗珠，面色漸漸暗淡下來。可是丸橋却非常不滿地歪着嘴說：「你不配做大將，大將的態度是這樣的嗎？」丸橋在心中嫌他太悲觀，出一點小事就放棄不幹了，這可不是大將。丸橋心中的大將是無論在多麼悲慘的情勢下還能夠對左右談笑風生、面不改色的人。正雪這種動搖使他失望。的確，正雪又慌忙找仙八這種客卿身份的人來傾述一番：「這一下我不得不改變計劃了，現在只好提前集結兵力。本來我準備在秋末冬初時再集合，因爲那時是萬物衰退的季節，我占過星相，那時最宜。但是這個企圖可不能實現了。」

從此以後，正雪開始忙碌了，在長廊上上下下地跑，集合子弟下命令，遣散無關人等，

寫了很多信函，又常躲在倉庫秘室中和丸橋會談。爲了冷靜頭腦，時常到院中勺水沖頭。

「他就只會如此而已。」蘇一官對仙八小聲說：「他是個桌上的完全主義者，什麼都要點點滴滴的計劃好，一點也不能出錯。比如說計劃中要二萬支箭，少了一支，他就不能動了。又好像造塔，事先層層綿密地計劃好，到時候少了一根木材，他也沒有辦法了。你看，單是出了熊谷這件事，他就覺得他全完了。謀反像造塔一樣，計劃了又計劃是沒有用的，反而有害。先就起兵，然後一面打一面隨勢推進。有德之人自然會得人心，隨着機會，一仗一仗地往上推。像正雪這種紙上談兵的人，用什麼兵法，只要事實有一點出入就慌成這樣，這根本不是謀反嘛。」

「正雪就是這樣。」仙八縮着脖子道。仙八看來，正雪似乎還不是蘇一官說的那麼不堪，到底哪裏還有那麼一點大將之風。

「不是，這是他平素練的演技，故作大將的樣子。這種演技是日本軍學家人人都會的技倆。」蘇一官說。

「是這樣嗎？」

「我本來也差一點上他的當，後來才覺得總有一點不像的地方，原來這個人只會演大將，演一個一心謀反的英雄而已。」

「這樣說他未免太殘酷了，你要知道謀反的事，踏錯一步腦袋就會搬家了，當然要特別小心，等待時機才行。」

「不是，他不是這種人。」蘇一官斷定。蘇一官認爲正雪本自認爲是稀世大英雄，只是不幸生在這治世而無用武之地。他只好講英雄術的軍學來聊慰自己，一面又可得名和利。其實他心中很不滿足——要是我取了天下——他不但這樣想，還這樣對心腹門人講，並把它理論化，教自己的高足弟子。教著教著就越來越會扮演這角色了。他自己可能還不知道呢。蘇一官說：「仙將軍，」蘇一官總是用唐人的尊稱對仙八：「說不定這是個機會，叫你對他死了這條心。」

「怎麼說？」

「我們得回中國去了，君子不居危邦。」

「……」仙八不響，他覺得正雪好可憐。

二

仙八不清楚正雪的安排和計劃，正雪只告訴他：「三天後的深夜子時，像上次那樣到道灌山來，有大事。」

「在道灌山集合嗎？」

「恐怕要起事了。」

「算了吧，正雪。」仙八衝口而出。仙八想，如果由比正雪眞是個「大器」，當會在計劃出了偏差的時候，冷靜的退一步再做打算，這才是進退之道。像這種趕鴨子上架的窘態，只是逞匹夫之勇而已。現在反而該退一步，先把謀反的證據消滅了，再重新開始才是大器大量的人所該做的。

「你想想看，」正雪很憔悴：「你想想看，前年知道謀反內容的弟子有十五人，去年有二十五人，到今年加起來有五十人，我現在如果不幹一場，慢慢的將來說不定哪一天哪一個人會洩密，而大家都會被一網打盡了，大家都是死路一條，沒一個能活。」

「兵法不是也講奇蹟嗎？」

「一旦起事後，一切都得靠運氣了。沒錯，軍學上是這樣說的。」

「正雪，萬一失敗了，你打算亡命中國嗎？」仙八低聲問。

「當然我相信這樣能救我一個人，但是隨着我一起密謀的人都得砍頭，我不會獨活的。」

「正雪，我只想問問，你這一舉事有幾分成功把握？」

「百分之百成功。」正雪說：「這是理論上的，半兵衞現在在大阪，如果半兵衞能召得一千人，乘夜在大阪城放起火來，和江戶城相呼應就可以成功。如果半兵衞在大阪連一個人都召不到，那就成畫餅了。」

「那麼這不是統統像畫餅一樣地不可靠嗎？」

「不是，夜裏在道灌山有三千七百人集合，這可是眞人不是畫的。想想看一人捨一命到江戶郊外集合，就是事不成，我這個由比正雪，一個駿河農人能做到這一點，也可以垂名千古了。」

「你是爲了這個才謀反的呀？」

「仙八，什麼都要靠運氣，誰規定我不能當將軍的呢？」正雪硬擠出了一個笑容，這不是笑，這是對自己運氣的疑懼心。

三天後深夜子時，仙八登上了道灌山，在山上的松林中，大家都已集合了。像上次一樣，正面壇上點點篝火，紅紅的火焰浮在黑夜中。正雪身穿金線晃眼的外套坐在正中，背後松枝上掛着白底「菊和水」紋的旗子。丸橋坐在正雪的左後方，他的後面掛白底粗墨大字「摩利支尊天」大旗。

「還眞的想大幹一場哩！」仙八想。半天以後，正雪站起來了，下面的人馬上拉來一黑一白的牛，正雪下了壇，拿起大刀，唰！唰！兩頭牛的頭落地了。

「接血。」正雪說，門人拿來兩頭個銅盤把牛血接了放在壇上去供「摩利支尊天」——這是日本軍神，然後喝下。這祭血不是日本的習俗，正雪爲了表示他和日本其他的軍學家有所不同，他同時也是一個玄學者，以中國古書上看來的方法把血分給大家喝，表示衆志一同之意。喝完了，只見副將丸橋站起來，用意外高昂的聲音叫道：

人生僅有五十年
唯望代代傳義名
服從指揮遵命令
堅持到底不放鬆

接着坐滿在松林地上的人都站起來，陸陸續續像黑色波浪般地向山下流去。

脫逃

一

下田港的位置遠在伊豆半島的尖端，是江戶唯一的外港。爲什麼幕府不在離江戶比較近的地方，如三浦半島或是浦賀開設官港呢？這是因爲幕府怕外國船艦太接近江戶，容易入侵首都。這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是德川幕府與生俱來的膽小體質造成的。蘇一官、仙八和大濤禪師在烈日下由下田街道南下要去港口等船出洋。當然不可能等外國船，而是等日本五島藩御用巡廻載貨船，先坐到肥前或者五島，再換乘等在那裏的走私船突破中國海的警戒而西到中國去。

「我很希望能在這裏見到由比正雪謀反起義的結果，可是等不了，因爲現在是西渡中國最適宜的季節。」蘇一官雖然用季節做藉口儘快地離開日本，但他眞正的理由是覺得再待在日本恐怕就要出事了，何況由比正雪的謀反計劃註定要失敗的，必須及早逃出日本才行。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怕仙八不肯走，不得已才以季節做藉口。在他和仙八前面，大濤禪師大步從容地走着，還是一付「我是盜天下的大祖宗」的氣焰，堂堂地領頭走着。外人看起來是他帶着蘇一官和仙八往前走，妙的是禪師自己似乎也這樣以爲。實際上，蘇一官費了九牛二虎的苦心才把禪師從江戶五島宅中領出來，希望能帶他回中國去和鄭成功一齊流亡。禪師在日本的謀反事業可以說完全完蛋了，就算正雪的反德川革命成功，他也不可能容納禪師的。他們一行三人進了下田港市，市中低矮的漁家、旅館和商店沿着海岸排成一排。幕府的「船改番所」——也就是下田警長長駐的地方——在附近不遠的一塊小小的高地上。

「看看這個又窮又小的港，小氣巴拉的，跟德川幕府一個德行。」蘇一官小聲地說。

這時有一個像是奉行所低級管理員模樣的人正對一個像是西部藩國來的中年商人大吼。這個商人血色紅潤，面貌堂堂，衣履鮮明，要是在戰國亂世做個武將，至少能打下一、二個城池。而現在却乖乖地聽這個像小蜻蜓一般的低級管理員訓示而不敢哼一聲。

「看那邊，」蘇一官見到了這個情景，把頭向那邊點了點：「張孔堂先生似乎生不逢時

呀。」

「爲什麼?」仙八問。

「因爲德川幕府的氣數還在往上昇呢。」蘇一官道：「你看那個小管理員就知道了。本來他是個小人，你看他一臉煞有介事的樣子，這是因爲他對這個幕府政權有信心，覺得神氣才會如此的得理不饒人。德川幕府的盛衰看那個小人的嘴臉就可知道了。幕府要是衰敗了，那個小人馬上會卑顏曲膝的；幕府氣數往上走，那個小人才會作威作福，拿着鷄毛當令箭呢！」蘇一官又說：「更絕的是那個商家，他的人品可見得比那小人高一百倍，却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份量。當政權强大的時候，往往被壓服的人不敢認眞去衡量自己的價值，任憑那小人欺負，本來是老虎却只好裝成貓……，那個生意人自己什麼時候意識到了自己是老虎，日本就變得有意思了。這不知得幾百年以後吧？張孔堂先生等不到囉。」

「連這位禪師也一樣。」仙八道。

「禪師生在什麼時代都一樣。」蘇一官大概想起禪師這個妄想家，覺得他好可愛，因此低下頭咬着唇輕輕地笑起來。仙八看了她的笑受了傳染似的，不禁也笑起來。仙八的笑中含滿了對她的柔情蜜意。

他們三個人站在下田港的防波堤上。

「能不能順利的出去呀?」仙八很擔心。

「麻煩不是沒有，但是那五島家御用貨船商，肥前屋的和左衞門會替我們安排好的，我們只要坐上船就行了。」蘇一官說。

「這都是托鄭成功的福。」仙八想。在日本這麼嚴的鎖國令下，幹走私的五島家竟不顧自身處境的危險，拼命保護着這一條鄭氏秘密通道，可見他們多麼重視它，不肯讓它斷掉。船名叫做「琴平丸」，現在已經裝好貨，準備起錨出海了。他們三人終於平安地上了船。

海上的天氣很好，可是還是浪濤洶湧，船多少搖晃着。仙八和蘇一官都沒有不適，禪師却慘了，從遠州灘起就暈船暈得都快沒氣了。

「我什麼都不怕就怕坐船。」禪師躺在船艙窄小的床板上，是半個病人了。

仙八很不安，他想這船才走到日本列島沿岸就這樣不濟事，等一下到了東中國海，那個浪可不比這裏這麼小的。仙八看着這個謀反的大始祖，覺得他再也不能使他着迷了。而仙八却對蘇一官的態度感到意外。

「你呀，這一下現出原形了。」蘇一官罵禪師。禪師一點氣焰也沒有了，說話的態度和語調都像個下人一樣地謙虛。

「蘇一官，不要再說了。」仙八不准蘇一官無禮。蘇一官對仙八還是很親切有禮，千依百順的，可是對禪師却又凶又冷，說話一點也不客氣。

「到底是中國人。」仙八看到這種情形，多少有點不快。船走到志摩的鳥羽港，爲了要等順風停了五天。這時仙八聽見有人說這幾天駿府(靜岡縣——譯者註)在大肆搜捕亂黨，詳細的情形不清楚。船却馬上起航了。在船上，仙八才想起來所謂搜捕叛黨——也許是由比正雪失敗了吧？他去問一向斷事準確的蘇一官，蘇一官根本不回答，對這事毫無興趣。她一定是對向日本求援的事已感到絕望，因此對正雪的事也不再關心了。到底蘇一官不是正雪的同胞。可是仙八就不一樣了，他想起那一夜他們從道灌山下來時，正雪還要他去駿府的事：正雪說：「事情有了麻煩，熊谷三郎兵衞逃逸無踪，飛脚有竹殺了人。」不但如此，正雪還得到情報，松平伊豆守和奉行町石谷十藏正要來調查正雪謀反的事。正雪反正早就想好一套謀反戰略了，要實行起來馬上就可開始。利用裝有定時點火裝置的「挾箱」，選一個多風的夜裏，在江戶街頭放起火來，叫江戶街市燒成一片火海。再由江戶城火藥庫的管理警長，河原十郎兵衞——是正雪的學生——帶引一隊門人，乘亂進入江戶城中，擄將軍作人質——可是現在這計劃已成泡影。當時正雪還告訴仙八說：「只有一件事可行了，馬上登上駿河的久能山，找出家康貯藏的金銀，拿這些錢可以做軍資，索性揭竿而起，義旗一揮，天下的義士會

蜂湧而來的。我因此必須去久能山，仙八，你也來。」這時蘇一官却暗中扯着仙八的袖子把他拉到別的地方，離開了正雪。仙八很怪蘇一官，可是蘇一官說：「仙將軍，你不要搞錯，你的主人是誰？」蘇一官聲音充滿威嚴，使仙八大感狼狽。

「我的主人就是妳。」仙八忽然怕起來，脫口而出。

「大明國的延平郡王鄭成功才是你的主人，而我只是奉命監視你的，因此我的話就和主人的命令一樣，你自己也知道這一點。」既然如此，仙八和蘇一官才轉到下田港去——

等船到了大阪，風聲仍然非常緊，仙八三人不敢下船，因此也沒有打聽駿府的事。禪師一天睡到晚，連飯都不吃。

「他是故意嘔氣不起床！」蘇一官歪着小嘴對仙八說，聲音大得故意讓禪師聽得見。這還不算，蘇一官日日夜夜都在禪師耳邊說些諷刺的話。「我這是要拔他的毒，」蘇一官對仙八說：「不然到了中國他又吹牛說他是什麼謀反老祖宗，就麻煩了。所以我要叫他知道，他只是個沒用的笨蛋，讓他到了中國之後，就會乖乖地不再出歪點子了。」仙八覺得蘇一官以爲既然禪師要落到求中國保護他性命的地步，他就不許禪師再要那一套了。哪曉得蘇一官說：「我們中國人才不是這麼小氣的人呢！這是爲他本身的安全着想，到了中國，沒有人理會他的身份，才沒人管他老幾呢？但是如果他還像在日本一樣的擺架子吹牛皮，可能惹人討

厭會遭來殺身之禍。」

這以後，船又經過了好多地方，三人依然不敢上岸去。船終於進了東海。禪師每天喝水渡日，飯也不吃，死人一樣地躺着，有一天終於到了五島的外海，還未進港，船旁就來了一條像山影一樣的大船。他們拋過粗繩連住仙八的日本船，上面架了七塊船板做橋，船夫開始來來往往地搬東西，最後把仙八三人也渡過去了。

「這是什麼船？」仙八問。

「不要多管閒事。」蘇一官威嚴的聲音出奇的冷。仙八三人走下無燈的船艙，過了一夜。天亮了，由窗子中射來的日光判斷，船是在向西走，而這船是一條唐船。仙八想到這一下可脫離日本的手掌心了，不用擔心被抓，但同時也有一股不安像雨雲般的迷漫在心中。

「從現在起，會如何呢？」仙八也不懂爲什麼自己要覺得不安，不是一切都安排好了嗎？到鼓浪嶼附近的水軍基地去和鄭成功一起復興大明帝室，從此獻身異國戰爭……

但是爲什麼不安？爲什麼有怪怪的感覺。以前的仙八總是爲了打倒德川幕府的大目的，心志高昂，因此才遠走中國做了那麼多轟轟烈烈的事。現在仙八的「日本」已經和他絕緣了，現在只有流落在中國南方沿海，出賣自己的殺人技術做人家傭兵了。

「人眞是怪啊。」仙八想，在日本謀反的時候，從來沒有爲自己的利益想過，連最低程

度的女人和酒都沒有想，也沒有要求過。可是現在要仙八在別人的國家爲別人戰爭而奔走，沒有了「打倒德川政權救日本」的大前題，仙八的心中竟是這麼不安和空虛。難道究竟還是捨不下自己的祖國？但是現在的日本有什麼呢？浪人的不幸已是個改不了的事實。

船再往南下，寧波已被清軍佔領，第二天航路改變了，直下南方，連一個島影都看不見。仙八這一夜睡在床上，忽然起了一個念頭，忙起身去找隣床的禪師。禪師現在已經有點習慣水上生活了，自從上了唐船，身體一天天恢復，也不整天只想睡覺了。

「好，我們來把這個死氣沉沉的大帆船大鬧一場。」仙八想。既然謀了一輩子反，趁現在不在日本，也不在中國，何不就在這船上鬧起來，奪了這唐船，乘風回日本。幸好這時蘇一官不在身邊。仙八走去搖醒禪師，禪師睜開他的大牛眼說：「幹什麼？有事嗎？」仙八小聲地把自己的主意說一遍。當然回日本後會因私出國境而被砍頭也不一定，但是既然謀反，還要怕死，那就不必謀反了。

「哼，你以爲我禪師天生就是個謀反胚子啊！那眞是太小看我了。」禪師罵完就閉上眼睛不理他了。過了好久，忽然他又睜開眼睛，眼神竟完全變了，神采四射，把仙八嚇了一跳：「嗯，有意思，就幹它一場吧。」這位巨人似的空想家又像在日本一樣，開始了種種偉大計劃了。

歷史叢書53

大盜禪師

——鄭成功反清復明外一章

原　著／司馬遼太郎
譯　者／莊　華
發行人／儲京之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10909大理街132號三樓
電　話：(02)3066842・3025638號
郵　撥：0103854-0 時報出版公司

校　對／楊瓊珠
封面印刷／胡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02-3917597
內文印刷／文群印刷有限公司／02-3053735
裝　訂／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02-2519704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號

定價一二〇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船依然向南行，在這個船底還能聽到帆被風吹得噗噗響，船速很快。

「開始動手吧。」禪師臉頰好似被火烤得通紅，大眼球骨碌碌的轉動：「不幹了嗎？」

仙八看見他興高采烈的樣子，興緻也來了，以前的憂鬱一掃而空。奇怪，爲什麼會這麼愉快呢？難道是對祖國的依戀？還是謀反本身就是一件叫人興奮不已的事？不然就是禪師的精神和大法螺把仙八的心鼓吹得像天一般高，也許這三種都是理由吧？

晚上的海風越吹越強了。（全文完）